

乾隆辛巳冬鵝

吳興董遐周共生著

廣博物志

高暉堂成板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廣博物志者吳興董斯張廣乎晉張華者也其

廣也奈何蓋斯張生十有八年而病日三藥其

未藥也日公車者言也廢則既藥廢之也者終

之也於是乎百家然則其廣也奈何百家者王

嘉之書儼然在乎中言詭而不夷乍而眠之豐

矍然掩之皇皇然讀既則恨恨然裴裴然曰壯

武之不得盡昭乎其述也嗟哉博物者猶有遺

焉武帝沒之也平原生而崑崙死安瀾生而倒

流死武帝生而義農之佚者死夏殷周之不傳者死秦死漢死三國死嗟哉乎是拘拘者之罪也先張氏而書吾蒐焉迨其後焉者厥載孔多行而無倫鈴之槩之晨乎宵首乎三墳尾乎隋其比也類以廣乎張氏始天道次時序次地形則戎狄附焉次斧辰太子后妃附焉次神僊附鬼焉次職官次人倫次高逸次方伎蓋幻術附焉次閨壺次形體次菽苑附圖畫焉次武功次

之局五十閱二十有六月而庀則賓有獻疑矣曰紹張氏者乎子何波乎晉以下噫弗廣爾廣則烏乎弗廣唐也五季也宋也非歟曰繇此以降乃繁矣繁則焉可極也勢也極可極否待諸請問張氏之錄也錄詭焉爾矣不逮乎史吾子曷史哉曰晉以下之史史也稗史乎史乎遷乎班漢乎職官人倫而下張氏多闕焉曰人倫也庶物也吾臆乎是夫鄉者子輿氏之言也物之

爾矣然則郊祀封禪籍田巡狩刑賞之屬曰唐
之佑闔之樵鄙陽之端臨三子者備焉矣曰菽
苑之入經與史也何居有非經而稗有經而稗
有非史而稗有史而稗羣若昧焉何弗錄古琴
疏嫻嫻記古乎曰前之爲竹書爲連山吾惑之
忍汰也乎哉勿喙焉可也代楊朱曰三王之事
若存若亡疇識之哉惡乎信嗚呼女未嘗以澆
火割玉之說之通之也則曰若之何子之眡有
務而以曠論也一用焉耀耀且無誇詞終以類
吾好也亦以爲賢乎博奕者而已矣客起曰旣
聞之矣河有所乎窮書之有類也孰之昉曰七
畧哉

萬曆丁未上巳日書

古今圖史之厄莫大於燹焚黃圖靡焚經籍及
讀晉武之詔茂先始嘆開闢來環文秘事又絕
於典午也賴茂先雅好異書默識強記怪至於
是毛龍鮮下至於幽館食漿細至於故宮門戶
應對如流到眼便識又復汰三十乘彙爲一志
搜四百卷僅存數篇可謂博矣然而有疑焉嘗
武庫火時茂先列兵固守漢高斬蛇劔王莽頭
孔子履等盡焚焉茂先能識延津劔氣於牛斗

之間及見高帝劔穿屋而飛莫知所向何也能與雷煥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而中台星坼不肯避位又何也大抵晉書好采裨官小說如所載張茂先傳正類東方朔管輅凡卜筮射覆弔詭之事悉取而附麗之而其寔不盡爾也且博物一書文采不雅馴斷不出六朝手而况茂先善乎遐周氏之言曰吾之廣志也姑以艷夫瞠餓眼而曬空腹者於史則獵於裨則筏斷自書

被以迄於秦蜀下無轍焉且曰嚴先生之鶴也

遐周大父首典秩宗父兄名第俱在蘭臺石室間藏書萬軸率多異本遐周以曠世軼才歛其適往不屑之氣窮年討究手自鉛摘棄羸白而集青鳳焚椒林以建檀枝真可洗宇宙之貧瘠山海之鑄簡而裁竒而核但恨茂先不見遐周耳予戲謂遐周令尚書一旦給筆墨錢六萬使校子書縮卷帙如太康故事子必將懷篋而遜不然取唐宋勝國以來蕪穢之史書分局排纂

塵盆欲嘔子寧甘紅藥堦前方寸地耶遐周唉
曰審若是則子之屣金馬而隱木雞也殆將分
吾野史之權然昔人有備身集賢以便稽閱者
豈天下真無讀書處乎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
春之歲散之不疑是編也成亦我與子休糧法
也抑晉人同時博物者郃景純葛稚川與茂先
而三茂先景純卒以伎成而累未若稚川謝浮
榮賤尺寶全生之道於是爲優則吾與遐周又
當是行壽師采真編藥超然於晉進葉舌之表

鈍菴韓敬撰

高瓊堂

廣博物志目次

第一卷

天道一 天 日 月

第二卷

天道二 星

第三卷

天道三 風 雲 雨 雪 霧 虹霓 雷電 霜

第四卷

時序 總歲時 春 夏 秋 冬 曆附

廣博物志

目次

一

廣博物志

第五卷

地形一 總地 山

第六卷

地形二 海 河 江 湖 諸水

第七卷

地形三 都邑 田 石 城 池 井 墓

第八卷

地形四 丸^丸

第九卷

第十卷

斧辰二 堯舜至漢止

第十一卷

斧辰三 太子 后妃

第十二卷

靈異一 山

第十三卷

靈異二 女仙

第十四卷

靈異三 神

第十五卷

靈異四 鬼

第十六卷

職官一 總職 三公 宰相 尚書

第十七卷

職官二 刺史 郡 縣

第十八卷

第十九卷

人倫二 叔姪 兄弟 夫婦 戚屬

第二十卷

人倫三 朋友

第二十一卷

高逸

第二十二卷

方伎 醫 術 附 卜筮 相 碁博諸戲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第二十三卷

閨壺一

賢母 孝女

賢婦 節婦

才婦

第二十四卷

閨壺二

妬婦

美人

襍紀女婦

第二十五卷

形體

第二十六卷

藝苑一

總經 春秋

易

禮記

詩

書

孝經

論語

第二十七卷

藝苑二

史

第二十八卷

藝苑三

圖籍

釋道經典

第二十九卷

藝苑四

好學 詞賦

博古

著作

文章

第三十卷

藝苑五

紙 書

墨 圖畫附

筆

硯

第三十一卷

武功一 論六

第三十二卷

武功二 刀 劍 弩 射 諸軍器 弓

第三十三卷

聲樂一 總樂 歌 舞

第三十四卷

聲樂二 總樂器 琴 瑟

第三十五卷

第三十六卷

居處 明堂 宮 室 苑 園 臺 門 觀

第三十七卷

珍寶 金 玉 珠 羅 寶 錢

第三十八卷

服飾 不 冠 釵 釧 履

第三十九卷

器用一 諸器物

第四十卷

器用二

舟

車

第四十一卷

食飲

總食 藥餌附

肉

酒

茗

第四十二卷

草木一

穀

芝

諸草

諸木

第四十三卷

草木二

果木 異木

瓜

竹

異草

第四十四卷

第四十五卷

鳥上

鳥獸二

鳥下

第四十六卷

鳥獸三

獸上

第四十七卷

鳥獸四

獸下

第四十八卷

鳥獸五

異鳥

異獸

第四十九卷

蟲魚一

龍

蛟

蛇

魚

第五十卷

蟲魚二

介蟲

諸水蟲

諸蟲豸

廣博物志卷之六

終

隴西董斯張纂



武陵楊鶴訂

天道上

天

日

月

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心有四佐不和曰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

周書

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

廣博物志

卷之六

廣博物志

卷之六

之始也生於戊仲

八月酉仲為太初屬雌九月戌仲為太始屬雌

清者

為精濁者為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

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剗判分

離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中和為萬物

詩緯曰陽本為雄陰本為雌物本為鬼雄雌但行三節而雄合物鬼號曰太素也三未分別號曰渾淪

○廣雅

天者何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

地者易也言養萬物稟任交易變化也

白虎注天以不地為地也以地影萬物以心腹為天

思慮合至精也

太玄經

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維地有四瀆

河圖括地

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

素問

天以六六為節地以九九制會

上

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

管子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尸子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

者也

隋書

天象蓋笠地法覆盤

周禮

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表丹黃

爲裏以象天地之位上

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

爾雅

臣覽太始天元册文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戊分

齡天之氣經於心尾巳分蒼天之氣經於危室

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昂畢玄天之氣經於

九天一中天二美天三從天四更天五晡天六

廊天七咸天八沈天九成天

太玄經

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

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

其星湏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

奎婁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方曰朱天

其星觜鶻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

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淮南子

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人金木火凡十端天亦有喜怒哀樂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春秋 繫露

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

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淮南子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

弗以為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

則有始故莫弗以為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

不亂略取譬行微也木莫弗與瘡疔者烟瘴其

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

為常天誠信明因一不為衆爻易一故莫能與

爭先 鵠冠子

保章氏 官屬如馮相氏○保掌天文以志星辰

日月之變動 天左轉日月五星右以觀天下之

遷 天下災祥禍福之遷辯其吉凶以星土辯九

州之地所封 星土星所主土封域各有分星 角

氏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牛女揚州虛危

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參益

州井鬼雍州柳星以觀妖祥觀者字客星所犯

張三河翼軫荆州以觀妖祥屬何分野主何妖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則火為相

在水則土為相在土則金為相在全則木為相

以五雲之物辯吉凶水旱雲有五色以二分二

為喪赤為兵荒降豐荒之祲象使人預知而為

備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十二風者風生於

地之氣和而成命乖別之妖祥乖則異別則離

風和則無事而為妖祥也故命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叙

事據訪天時所宜夫

職視占夢掌十煇之法煇光也以觀妖祥

辨吉凶六曰禘日旁有陰初二曰象陰氣附日

也三曰鑄黑氣如銀四曰監抱日之氣五曰闇

也六曰帶陰氣蒙蒙七曰彌白虹彌天

也八曰叙片段成列序九曰躋蟬珠升氣十曰

想雜氣以成○掌安宅叙降正歲則行事歲終

則弊其事付一立然三風欲五盈欲水國欲

天地渾沌如鷄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

開闢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

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
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
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
故天去地九萬里三五曆紀

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

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天

可倚杵淘淘莫知始終

河圖提佐輔

問云諸天衣服云何答曰如經說六欲界六天

中皆服天衣飛行者在看之以衣光色具足不

可與世間雜類之色界諸天衣用錦號天衣

法苑珠林

衣如非衣其猶光明轉勝轉妙不可名也

初利天衣重六銖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

衣重一銖半化樂天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

重半銖

問曰諸天住處其義云何答曰如婆沙論說天

雖有三十二住處但有二十八重以彼四空絕

離形報故無別處遍在欲色二界之中但隨欲

色二界衆生成就四空無色業者隨大乘說有

色也其二十八重者謂須彌山根從地上升去地四千由旬繞山縱廣一萬由旬是堅手天於中止任復上升一倍繞山八千由旬是彼持華鬘天於中止任復上一倍繞山四千由旬是彼常放逸天於中止任復上一倍繞山四千由旬是彼日月星宿天於中止任復上一倍繞山四千由旬是彼四天王天於中止任

其中由有七種金是四天

玉城聚落悉在其中

復上升四萬由旬至須彌山頂縱廣

四萬由旬其中有三層城縱廣一萬由旬有別

空四萬由旬有處如雲七寶所成其猶大地是炎摩天於中止任復上一倍有地如雲七寶所成是兜率陀天復上一倍有地如雲七寶所成是化樂天復上一倍有地如雲七寶所成是自在天如是乃至色界究竟天皆悉有地如雲七寶所成相去皆倍不煩具說依順正理論云三十三天迷虛山頂其頂四面各二十千若據周迴數成八萬有餘師說面各八十千與下際

四邊其量無別山頂四角各有一峰其高廣量各有五百有藥叉神名金剛手於中止任守護諸天於山頂中有宮名善見面二千半周萬踰繕那金城量高一踰繕那半其地平坦亦真金所成俱用百一襍寶嚴飾地觸柔輒如妬羅綿於踐躡時隨足高下是天帝釋所都大城城有千門嚴飾壯麗門有五百青衣藥叉勇健端嚴長一踰繕那量各嚴鎧仗防守城門於其城中有殊勝設種種妙寶具足莊嚴城天宮故名有勝面二千半十踰繕那周千踰繕那是諸城中諸可愛事城外四面四苑莊嚴是彼諸天共遊戲處一衆事苑謂此苑中隨天福力種種事現二處惡苑天欲戰時隨其所湏甲仗等現三裸林苑諸天人中所玩皆同俱生勝喜四喜林院極妙欲塵裸類俱臻歷觀無散如是四苑形皆異方周千踰繕那量居各有一如意池池面各五十踰繕那量各功德水彌滿其中隨欲四苑花鳥香林莊飾業果差別難可思議天福

城外西南角有大善法堂三十三天時集辯論制伏阿素洛等如法不如法事起世經云佛告比丘以何因緣諸天會處名善法堂三十三天集會坐時於中唯論微細善語深義稱量觀察皆是世間諸勝要法真寔正理是以諸天稱爲善法堂又何因緣名波婁沙迦苑隋書云此苑在波婁沙迦三十三天王已入坐於賢及普賢一石之上唯論世間麤惡不善戲謔之語是故稱波婁沙迦又何因

緣名波婁沙迦苑三十三天

故稱爲裸色車苑又何因緣名裸亂苑三十三

天常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放其宮內一切采女入此園中令與三十三天衆合裸嬉戲不生障隔恣其歡娛愛天五欲具足功德遊行愛樂是故諸天共稱此園爲裸亂苑又何因緣彼天有園名爲歡喜三十三天王入其中已坐於歡喜善歡喜二石之上心愛歡喜復愛極樂是故諸天共稱彼園以爲歡喜又何因緣名波利

夜恒邏拘毗陀羅樹下有天子住名曰末多日
夜常以彼天種種五欲功德具足和合遊戲愛
樂是故諸天遂稱彼樹以為波利夜恒邏拘毗
陀羅樹

初利天善見城周圍四萬十千由旬純金為城
城圍繞高十由旬城上埤堦高半由旬門高二
由旬其外重門高一由旬半十由旬有二一
門城之四面為千門樓是諸城門聚寶所成種
種摩尼之所叢蒨於城四分之中

門復有一小門凡五百門是城形相亦衛四兵
柵墜榭池禪林宮殿作倡伎樂及諸外戲種種
寶藏不可具述是城中央寶樓重閣名皮禪延
多樓長五百由旬廣二百五十由旬周圍一千
五百由旬其間四邊却敵寶樓東邊二十六所
三面各二十五所凡一百一所一却敵方二
由旬周圍八由旬其却敵上復有寶樓高半由
旬以為觀望一一却敵有七女天一一女天有

七采女樓閣之內有萬七百房室一一房室有
七天女一一天女采女亦七其天女者並是帝
釋正妃其外却敵及內諸房各四億九萬四千
九百正妃三十四億六萬四千三百采女妃及
采女合三十九萬億五萬九千二百皮禪延多
重閣最上當中央圖室廣三十由旬周圍九十
由旬高四十五由旬是帝釋所任之處並是琉
璃所成衆寶所填

問曰諸天讚乘云何答曰如經說云不知天皆有

君臣妻妾尊卑上下卑必從尊下必隨上乘者
以六欲天皆有裸類畜生諸天欲遊隨意乘之
或乘象馬或乘孔雀或乘諸龍若依婆沙論說
初利天已下具有象馬是雁鴛鴦孔雀龍等自
炎摩天已上悉無象馬四足衆生惟有教放逸
鳥寔語鳥赤水鳥等訶責諸天誠不放逸問曰
若無象馬四足衆生彼天欲遊何所乘耶答曰
卽如論說還自釋言雖無象馬諸天欲出以福

力故卽有象馬隨心化起任意所乘乘竟化滅
此教放逸鳥等遍在六欲天皆悉有之常與諸
天爲師訶責放逸不唯炎摩已上偏獨有也問
曰此鳥旣是畜生何得與天爲師答曰如正法
念經說此鳥本爲人時於三天下教化之師諸
天本是所化衆生由信愛化故布施持戒今得
生天其鳥本爲師時名爲利故破戒其心不是
今作天鳥然由教化微善力故今得生天由本
此種敗興諸天偏師若不施遂

三界之外次四民天所謂東華南離西靈北賁
行仁者生東華宮行禮者生南離宮行義者生
西靈宮行德者生北賁宮言三界之內大劫交
時有四行者堪爲種民王母迎之登上四天爲
下民種也

四見論

東方八天太皇黃曾天帝鬱鑑玉明太明王完
天帝湏阿那田清明何童天帝元育齊景玄胎
平育天帝劉度內鮮元明文舉天帝醜法輪上

明七曜摩夷天帝恬愴延虛無越衡天帝正定
光太極濛翳天帝曲育九昌南方八天赤明和
陽天帝理禁上真玄明恭華天帝空謐醜音曜
明宗飄天帝重光明竺洛皇笏天帝摩夷妙辯
虛明堂曜天帝阿卿婁生觀明端靖天帝鬱密
羅千玄明恭慶天帝龍羅菩提太煥極瑤天帝
宛黎無延西方八天元取孔昇天帝開真定光
太安皇崖天帝婆婁阿質顯定極風天帝招真

帝劫劫監無極曇誓天帝飄弩穹隆北方八天

皓庭霄度天帝慧覺昏淵通元洞天帝梵行觀

生太文翰籠妙成天帝那育醜瑛太素秀樂禁

上天帝龍羅覺長太虛無上常容天帝總監鬼

神太釋王隆騰勝天帝眇眇行元龍變梵度天

帝運上玄玄太極平育賈奕天帝大擇法門度人

劉向說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晉書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

波冢紀年

成帝建始三年七月夜有青黃白氣長十餘丈

光明照地或曰天裂或曰天劍

伏侯古今注

王擣史學博聞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

解擣云是榮光世祖大悅用爲永陽太守

齊書

沙門曇鸞雁門人家近五臺山神迹靈異鸞因

患氣疾周行醫療行至汾水秦陵故墟入城東

門窺青雲忽見天門調開六欲階位上下重復

星宮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乃使南正重司

天文羅鈞曰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

後漢志

顛項造渾儀黃帝爲蓋天皆以天象蓋也

劉氏曆正

近世有四術方天興於王克斯天起於姚信窆

天問於虞曷皆臆斷浮說惟渾天證驗無疑

賀道

養正天

古人言形者有三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曰宣

夜

蓋天卽兩碑也

廣博物志

卷之一

三

高暉堂

渾天之作由來尚矣考之在天信而有徵舊說
天地之體狀如鷄卵天包地外猶殼之黃渾天
言其形體渾渾如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
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東西南北展轉周規
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以
儀准之其見常一百八十三度有奇是以知其
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也黃赤二道見與交錯一
間相去二十七度以兩儀准之俱三百六十五

度有赤道見者高八十二度非強又相上之體圓

如彈丸非極出地三十六度是知南極入地亦

三十六度而兩相去百八十八半強也王蕃渾天說

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

云宣夜晉正義

宣夜之書云惟漢秘書郎郝萌記先師相傳云

天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精絕故蒼蒼

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

之深谷而窺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

月衆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湏氣
馬是以七曜或逝或任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
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繫也 晉書

漢太初中洛下黃閭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員
儀以考歷度後至和帝時賈逵繼作又加黃道
至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
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
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

相應因其開矣又傳論論蓋矣公皆下意明堂

侍廬江王蕃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而

制渾儀 晉書 劉洪特南陽孔定製銅

楊子雲好天文尚之於黃閭作渾天老工曰我

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我

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已又老且死矣

今我兒子受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已

桓子
新論

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為機巧作渾天

使地居於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星

度

晉陽秋

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常相覆冒方則俱方員則俱員無方員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焉洪問而譏之曰苟辰宿不麗於

天天爲無用更何言無可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並此而談稱川可謂知言之過也虞喜族禮

河間相聲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鷄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克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邪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邪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天地邪酉之位耳目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

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
斯天論云人爲靈虫形最似天今人顧前多臨
胸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
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
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
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
氣至故蒸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
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
夜長天去地不遠故晝短也日晷晷是午兆信
世如詩有異之謂非有變高天者也下日月

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月上屬爲使

婦從夫放月紀

李經按

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

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光

周書

日猶火月猶水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日光生於

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

盡

周禮

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成

數也

范于計然

日一南而萬物生日一北而萬物成地坎而天巖月遙而日湛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

太玄經

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

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匿影

後漢書

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緩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一萬里三度六千里與晨晷之飛相似類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九十三萬里也行其疾無以驗當與

陶鈞之遺孳外之滿相類似乎

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注天精爲

日地精爲月

五月午日日月會於鶉首八月酉日日月會於

壽星

太衍星分圖

常陽之山日月所入

山海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日月所出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大荒中有方山上謂松名曰拒格之松日月所

出入並上

日之臨照四十萬六千里月照四十五萬里

說書

瀛州有金鑿之觀飾以衆環直上千雲中有青

瑤瓦覆以雲純之素刻碧玉爲削龍之狀懸火

精爲日刻黑玉爲鳥以水晶爲月青瑤爲蟾兔

於地下爲闕楹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時有香

風冷然而至張神受之歷年不歇

拾遺記

佛告諸比丘日天宮殿縱廣正等五十由旬上

金成清淨光明一面一分是天玻瓈成清淨光

明有五種風吹轉而行何等爲五一名爲持二

名爲住三名隨順轉四名波羅訶迦五名將行

彼日天宮之前別有無量諸天而行時各常受

樂皆各牢行

阿含經云日天宮地薄如華蓋爲五風所持地

又日宮

殿中有閻浮檀金以爲妙輦舉高十六由旬方

八由旬莊嚴殊勝天子及眷屬在彼輦中以天

五欲具足受樂日天子身壽五百歲子孫相承

皆於彼治宮殿住持滿足一劫日天身光出照

於輦輦有光明復照宮殿光明相接出已照曜

遍四大州及諸世間日天身輦及宮殿有一千

光明五百光明傍行而照五百光明向下而照

日天宮殿常行不息六月北行於一日中漸移

北向六拘盧舍依雜寶經
有五甲未曾暫時離於日道

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漸移南向六拘盧舍不差

日道日天宮殿六月行時月天宮殿十五日中

亦行爾許佛告比丘月天子宮殿縱橫正等四

天銀天青琉璃而相間鑿二公天銀清淨無垢

光甚明曜餘之一分天青琉璃亦甚清淨表裏

映徹光明遠照亦爲五風攝持而行五風
如前月天

宮依空而行亦有無量諸天宮殿引前而行恒

受快樂於此月殿亦有五輦其琉璃成舉高十

六由旬廣八由旬天子身與諸天女在此輦中

以天種種五欲功德和合愛樂隨意而行彼月

天子身壽五百歲子孫相承比自於彼治然其宮

殿住於一劫彼月天子身分元明照彼青輦其輦光明照月宮殿宮殿光照西大州彼月天子有五百光向下而照有五百光傍行而照是故月天名千光明亦復名爲含冷光明又何因緣月天宮殿漸漸現耶佛答此月三因緣一背相轉二青身諸天形服瓔珞一切悉青常半月中隱覆其宮以隱覆故月漸而現三從日天宮殿有六十光明一時流出障彼月輪以是因緣漸漸而現復何因緣是月君殿猶靜備觀三因緣色諸天一切皆青當半月中隱於十五日時形最圓滿光明熾盛譬如於多油中然火熾炬諸小燈明皆悉隱翳如是月宮十五日時能覆諸光三復次日宮殿六十光明一時派出障月輪者此月宮殿十五日時圓滿具足於一切處皆離翳障是時日光不能隱覆復何因緣月天宮殿於黑月分第十五日一切不現此月宮殿於黑月分十五日最近日宮由彼日光所覆翳故

一切不現復何因緣名爲月耶此月宮殿於黑

月分一日已去乃至月盡光明威德漸漸減少

以此因緣名之爲日西方一月爲黑月初月一

六日已去至月盡名爲黑月也復何因緣月宮殿

此方通攝黑月合爲一月也中有諸影現此大州中有閻浮樹因此樹故名

爲閻浮州其樹高大影現月輪起世

由大海中有魚鼈等影現月輪故其內有黑相

現瑜伽論

易南爲日公精爲日分日月之精爲星辰綱者

連星也純者織星也星形正圓如丸不處仰覆

珠穿度又不容作鈴臭相綴理宜如破箭等還

相合以成體天地初成無子舉翅飛上乃在華

蓋之下左有北辰右有北斗星辰稍備東南西

北稍正星辰共以真道要養萬二千物下及六

畜糞土草木皆被服其祕道要德而生長焉玄門

寶海

日一名鬱儀月一名結璘太洞經

日中赤帝上皇真君諱將車梁字高騫爽月中

高軍堂

黃氣上皇神母諱曜道支字玉蒼條日中青帝
諱圓常無字昭龍輜衣青玉錦帔蒼華飛羽扇
建翠芙蓉晨冠日中赤帝諱丹虛峙字綠虹映
衣絳玉錦帔丹華飛羽扇建丹符靈明冠日中
白帝諱浩鬱將字迴金霞衣素玉錦帔白羽飛
華扇建浩靈芙蓉冠日中黑帝諱澄增停字玄
綠炎衣玄玉錦帔黑羽飛華扇建玄芙蓉冠日
中黃帝諱壽逸阜字颺暉像衣黃玉錦帔黃羽
飛華扇建黃靈芙蓉冠日中赤帝夫人
青華瓊錦帔翠龍鳳文飛羽扇月中赤帝夫人
諱逸寥無字婉遙靈衣丹蘂玉錦帔朱華鳳落
飛羽扇月中白帝夫人諱靈素蘭字鬱連華衣
白珠四出龍錦帔素羽鸞章飛華扇月中黑帝
夫人諱結翅字淳厲金衣玄琅九道雲錦帔黑
羽龍文飛華扇月中黃帝夫人諱青營襟字貝
定容衣黃雲山文錦帔綠羽鳳華繡扇雲及七籤
蘇利耶此云日神蘇摩此云月神大凡雀經

日月者天地之司徒司空也日姓張名表字長

史月姓文名申字子光

老子歷藏中經

日中有葉淵月中有瓊池

僊經

日有九芒月有十芒方諸宮有服日月芒法

真誥

日陽之精德之長也縱廣二千三十里金物水

精暈於內流光照於外其中有城郭人民七寶

浴池池生青黃赤白蓮花人長二丈四尺衣朱

衣之服其花同衰同盛日行有五風故制御日

刺星脂遊所借風林其銅塗地從吐關及越爾

故立春之節日更鍊晷於金門之內耀其光於

金門之外四十五日乃止順行至洞陽宮吐金

冶之精以灌於東井之中沐浴於晨暉收八素

之氣歸廣寒之宮也月暉之圖縱廣二十九百

里白銀琉璃水精映其內城郭人民與日宮同

有七寶浴池八蓋之林生於內人長一丈六尺

衣青色之衣常以一日至十六日採白銀琉璃

鍊於炎光之冶故月度盈則光明比十七日至

二十九日於騫林樹下採三風之華拂日月之光也秋分之日月宿東井之地土廣靈之堂乃沐浴於東井之池以鍊日魂明八朗之芒受陽精日暉吐黃氣於玉池諸天人悉採玉樹之華以拂日月之光月以黃氣灌天人之容故秋分是天人會月之道也

黃氣陽精經

青牛道士口訣暮臥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于鬼萬邪攻玉女來降萬禍伏走祕驗

取月之精華者當得清於者月者之藥也始

一名月鷲欲服日月當食此物氣感運之太虛真人曰鷲者羽族之總名也其鵠雁鷲鷗皆曰鷲鷲也古歌曰鷲鷲十年鳥為肴致天真五帝銜月華列坐空中賓

此古之鷲文歌也

日出於腸谷落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衡陽是謂閏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

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淵虞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於虞淵是謂黃昏至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淮南子

儒者或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時大日中時小也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者凡何如時謂日氣時寒也如寒時無利與氣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也驗日陽燧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日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

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為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况察十日乎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寔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寔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入燭十日妄

也十日處其上宜焦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爇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

冬至晷長丈三尺鄭玄注曰晷者所立八尺表陰也丈三尺長之極春

分晷長七尺三寸四分夏至晷長尺有四寸八

分秋分晷長二寸四分易卦通驗

陽數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鳥春秋元命苞

日者實也形體光實入君之象禮統

君乘木而王其政昇平則日黃中而青暈乘火而王則黃中而玄暈

禮斗威儀

政太平則日五色政公平則日黃中而赤暈政和平則日黃中而黑暈政象平則日黃中而白暈政升平則日黃中而青暈

上

日光曰景

星月之光通謂之景

日影曰晷出氣曰暉日初

出曰旭日昝曰晞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盱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反景

景在下曰倒景

蔡邕

日中五帝冕精內神名迭景赤童

雲笈七籤

日再中鳥連嬉仁聖出握知時

易解終備

羣臣恣則日黃無光羣臣爭則日裂入主排斥

則日夜出

春秋感精符

黑帝亡二日並出

尚書靈曜

凡日無光則日鳥不見日鳥不見則飛鳥隱窳

物類相感志

日者衆陽之精內明玄黃五色無主以象人君

精精似青翼翼似黑玄玄似赤縞縞似白煌煌似黃光照無王不可以一色名也

易傳

祭河婁國土人無有日月之光菩薩往造日城

造天
地經

東華方諸宮高晨師王保仙王曰青童者東華者仙真之州也在始暉之間高晨王保王所治也東華真人呼曰爲紫曜明或曰圓珠青童君乘雕玉之駢御圓珠之氣登雲波之山入東華

霄鬱如薄霧焉乃九日之所出有如一日之照耳六淵者乃先君之宮名寒童者山名也故曰登寒童之嶽會六淵之中矣

玄門輪及太洞經云九天真人呼曰爲濯耀羅三天真人呼月爲圓光蔚上清真人呼曰爲九曜生泰清天中仙人呼曰爲太明太極天中呼曰爲圓明東華真人呼曰爲紫曜明亦名圓珠亦謂始暉亦謂太明

並上○又真誥云方諸下真人呼曰爲圓耀明

君應陽君臣和得道度則日含王字

春秋緯

高上太素君曰高上皇人常宴紫霄之上玉根者玉清天中山名也乃五老上真之所治太素真人拂日月之光于帝一之前太素天中呼曰爲眇景也玉門蘭室並是上清宮中門戶名也月中樹名窈窕樹一名藥王凡有八樹在月中也得食其葉者爲玉仙玉仙之身洞徹如水精瑤璃馬

雲笈七籤

聖王山在龜州瑞州常乘明堂之輿轉舞加賜下也廣霞者玉清天中山名乃九日之所出矣日帝之所司也

太陽九氣玉賢元君曰太陽九氣者變化三晨之上策駕紫駢於微玄之下微玄者日中之神名曰玉賢大中呼曰爲微玄也

並上

之帝築圓丘以祀朝日飾瑤堦以揖夜光

拾遺記

苗之時三月不見日

金匱

夕吳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

尸子

堯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禋榮光
出河龍馬卸甲變綠色臨壇吐甲圖

出尚書中
侯宋均曰

不例

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

太平御覽

周文王夢日月著其身

帝王世紀

景公病水附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闕不勝晏子
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闕而寡人不勝我其死
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閭使人以車迎

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母反書公所

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

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闕而不

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

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

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

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

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

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晏子

晉侯問于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惜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說苑

曹請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

曰紅員曰要維之刺晏子也

公重字仲篤明帝時舉孝廉帝曰何郡小吏答

曰臣曰南吏帝曰曰南郡人應向北看日答曰

臣聞雁門不見羸雁爲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爲

郡臣雖居曰南未曾向北看日

後漢書

建武元年三日並出

晉陽秋

程立夢登太山捧自立以白太祖太祖遂加日

於立上因改名昱

魏志

惠帝時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乃消王隱以爲

歷代雜志 卷之二
愍懷廢死之徵

晉書

永寧元年九月甲申日中有黑子京房易占黑者陰也臣不掩君惡令下見百姓惡君則有此變又曰臣有蔽主明者

上

高祖夢天開數丈有一人朱衣捧日令帝張口納之及覺猶熱後二百日爲帝

陳書

五帝日君遂與裴君驂乘飛龍之車東到日窟之天東蒙長丘大桑之宮八極之城登明真之

日而遊此所謂奔日之道也

雲笈七籤

舊說曰日有五節謂起上下左右中央是也漢

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

下中央者春秋魯桓三年日蝕貫中上下竟黑

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月中鄭玄

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

南齊

書

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

次疑要注

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下絲腸之爲其不義也董子

一 卅符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織滅無光奈何

一 陰侵陽以卑凌尊周官大祝注

氣祭義 爲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傳人擊杖

庶人之妻挾搖白虎通 何汶字景山爲謁者持赤幘同僚問之曰日嘗

食時果食益部者舊傳

月天夜明聖人以辯昏象陰形月聖人以命相代政天月淫聖人以機密大臣代政山月升騰聖人以命相統治川月東浮聖人以恩及命婦

雲月藏官聖人以慎內政氣月其陰聖人以慎

羣小月氣夜圓聖人以定方象

三墳

月三日成鬼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阜時萌

度

政太平則月多耀政頌平則赤明政和平則黑

明政象平則白明政升平則青明

禮斗威儀

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平則月圓而多暈

上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有女子方

帝產洪則奎有角月有足

龍魚河圖

石月三珥者大臣有喜若有冠而復暈者天下

有喜

軍國占候

而侯謀叛則月生爪牙后族專政則日月並照

春秋考

去郵

蟾儲去月天下大亂

河圖

梁彥引老子道德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按白

滓圖火之精曰宋無忌蓋其入火僊也

史封禪書注

金華和丹其光上與日月相連丹金爲盤梳以

冰月得神精如方諸

太平御覽

月中仙人宋無忌曰

奔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

名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

將西行逢天晦若母恐母驚後且大昌嫦娥遂

託身於月是爲蟾蜍

搜神記

嫦娥奔月之後羿晝夜思惟成疾正月十四夜

忽有童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

夕可降身如期果降復爲夫嬪如初今言月中

有嫦娥大謬蓋月中自有主者乃結璘非嫦娥

高麗記云云

嫦娥字純狐

美言謂其苦因

公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

會稽先賢傳

忠者字少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

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

大水月中有一人披篋帶劍思自視之曰將

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劍仗

當大亂三十年後小法出耳後果如其言

真誥

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月生齒

天子有賊臣羣下自相殘殺桓玄篡逆之徵也

晉書

止齊釋曇遷常尋惟識論遂感心疾專憑三寶

不以醫術纏情夜夢月浴入懷乃擘而食之脆

如冰片甚訝香美覺罷以苦因其勝助食月成

遂私改鄉名爲月德也

續高僧傳

帝月夫人遂與裴君共乘飛龍之車西到六

日玩紫精之胎飲月華雲膏於是與五

方共遊此所謂奔月之道矣

雲笈七籤

事物志卷之一終

西吳特文英寫

蘇禮五刻

天道二星

隴西董斯張纂
古納夏儀訂

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易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
周於四行於五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
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
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二千五百二十五星之所

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夏秋冬伏見有時
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

吉祥

說苑

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
故其字日生爲星

春秋說題辭

衆星布列體生於地精成於天

明時各有

攸屬在野象物仕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差

有五列焉是爲

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

二十四可名者

一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

之數蓋萬二千

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

不然何得總而理諸

雲笈意

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

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

鹽鐵論

王鈐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脩短於結胎受氣

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
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

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僂宿則僂

地朴

太微者太乙之庭也紫宮者太乙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

雁子

大星一由旬小星三百步樓炭經云大星闕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二十里星是諸天宮宅瑜伽論云諸星宿中其星大者十八拘

下小狀如反羽

宋書

歲星其國齊其位東方蒼帝之子人王之象也其色明而內寔暗天下安寧夫歲星所居國人主有禱不可加以兵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一曰應星一曰經星一曰脩人歲星動人主怒無光仁道失歲星順行仁德加也歲星農官也主五穀春不勸農則歲星盈縮所在之國不可以罰小則民多病大則喜

天官星占

太白謂之太鷲

廣雅

太白位在西方白帝之子天將之象也一名天

相一名大正一名大臣一名大皓一名明星

天官

星占

太白暉芒鷄必夜鳴火精光盛馬必晨驚

劉子

熒惑主大鴻臚王死喪主司空又爲司馬主楚

吳越以南又司天下羣臣之過司騎奢亡亂妖

孽王歲成敗

廣雅

疾爲喪爲儀爲兵

天官星占

孔子曰火土不可握熒惑斑變不可息志帝應

其脩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

風俗

通

填星者黃帝之子女王之象也一名地候

廣雅

鎮星主德女王之象也所居國有德不可以兵

加也

天官星占

填星墜海水史黃星騁海水躍

晉書

辰星壯方之位黑帝之子宰相之祥也一名安
調一名熊星一名鈞星一名伺晨主德常行四
仲當出不出天下旱色黃五穀熟色白中謀泄
色青大臣憂

天官
星占

辰星一名變星一名伺星

廣雅

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爲人歲星降爲
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爲老人
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

綜氣日月繫之而明東方歲星真皇君姓碧空

名澄灑字清凝夫人姓涵常名寶容字飛靈南

方熒惑真皇君姓渙空諱維淳字散融夫人姓陽

常諱華凝字玄羅太白真皇君姓皓空名德標

夫人姓颺英字靈恩辰星真皇君姓口口名肇

啗字積原夫人名玄華字龍娥鎮星真皇君名

藏睦字航延夫人名空瑤字飛賢二十八宿爲

離落也織女水官星能致神芝食之壽與天地

無極傳舍水官星主天符南戒星同北戒水官
星且爲馬晝爲鹿暮爲麋天市星天之倉曹神
能致明月珠且爲木晝爲兔暮爲貉平門土官
星能致神女倡樂且爲生木晝爲豕暮爲醜踰
玄冥星姓冥樞諱定宜覺字法開度真名執天
之遊擊也主伐逆上總九天鬼神中領北帝三
官下監萬兆穀土星能致飛鳥來朱雀且爲鷄
晝爲烏暮爲鳶積水星能致四方萬物恣其所

秋步七星名曰行六害冬步七星名曰登絕

北極五星一名天極一名北極其第一星爲太

子第二星最明者爲帝第三爲庶子餘二後宮

屬也並在紫微宮中央故謂之中極其占明大

則吉若變動則有憂

大衆列
星圖

主有九辰華君中有九皇夫人蒐精魄靈皆九
斗之威神吐煥七曜之光流映九天之門洞朗
幽虛無毫不彰也其星陽芒則爲流金火鈴陰

芒則爲豁落七元皆高上之靈策元始之威章
也能飛尺素之訣隱緯呂之中列帛華晨之下
羊雁禮天以招真則玄光曲照于盟場九晨下
降于靈宇夫人權悅于寢席玄斗記名于隱書
有知此道存之便足以免大劫之會度洪災于

甲申也

雲笈
七籤

北斗君字君時一字克北斗神君本江夏人姓
伯名大萬挾萬二十石左右神人姓雷名機字
太陰在天下諸州賦又招遙與玉衡爲論北斗

東斗王擊君西斗王伐君中斗伏逆君紫微宮
丙神姓柳字君明紫微君字露光夫人姓王諱
叔華太微星君字卿元太微內有三皇一曰皇
君二曰天皇三曰皇老此卽三元之氣混沌之
真在太微總領符命也文昌星神君字先常天
子司命之符也土官星所主能致山內菓實且
爲後晝爲猴暮爲死石璇璣星君字處行鈞陳
水星主之常陳天之虎賁也五車夫之五嶽能

致甘露麒麟三台星天之陞官且爲龍畫爲蛇
幕爲魚三神者三台之靈也上台神君宇顯真
上台名虛精主金玉中台神君宇章明中台名
六淳主祿位之六兩星小潤晉張華爲司空死
其星開之也陰生下台名曲生主土田
軒轅星名也也其神且爲羊畫爲蟹
幕爲星名也昇宇幽韻真人星姓歸珩
諱妙光字度元天之司空主五嶽靈仙

飛翬頽雲髻第二星名中元宮宮中有帝君保
胎化形內嬪名太乙三兪字羅朱嬰著赤錦帔
綠羽飛翬頽雲髻第三星中名真元宮宮中有
帝君六遁七隱上元丹母名太乙虛夷字仲雙
兆著青錦帔繡羽華飛翬頽雲髻四星中名
紐幽宮宮中有帝君匿景藏光中元內妃名太
乙七列字橫單榮著紫錦帔黃華羽翬頽雲髻
第五星中名網神宮宮中有帝君變體易景斗

中太女名太乙鬱書字疇丘蘭芝朱錦帔紫青
飛帔頽雲髻第六星中名紀明宮宮中有帝君
隱迹散衆斗中中女名太乙氣結初字抱定陵著
朱錦帔青繡飛帔頽雲髻第七星中名關會官
宮中有帝君分景萬形斗中少女名太乙都墨
字天凡著朱錦帔青華明羽帔頽雲髻第八星
中名帝席宮宮中有帝君化日月水火斗中高
皇左夫人名太乙石啓珠字落茂華著紫錦帔
繡羽飛帔頽雲髻第九星中名元華宮宮中

條字雲育著綠錦帔翠羽華帔頽雲髻

第一天樞星則陽明星之鬼神也其星則號元
斗宮魁精玄上真皇夫人姓明通諱麗玄真名
上精頭建飛雲華頽之髻餘髮散至腰衣紫黃
青三色之禍帶九鈴之綬口恒吐青氣之光

第二天璇星則陰精星之鬼神也其星則號玄
斗宮虛精上玄皇夫人姓玄鏡諱鬱勃光真名
金歸頭建飛雲華頽之髻餘髮散至腰衣飛錦

羅扇風交錦帔帶靈飛紫綬口恒吐黑氣之光

第三天機星則真人星之魄精也其星則號上

精宮靈妃元皇夫人姓常明諱化雲真名流爛

頭建晨嬰寶冠衣飛雲明光錦褕帶六山飛晨

之綬口恒吐黃氣之精

第四天權星則玄冥星之魄精也其星則號綱

極宮上虛神妃華皇夫人姓開生諱運明真名

嬰闢頭建七稱之冠衣緋羅鳳文之褕帶金真

文口恒吐黑氣之精

明宮北上天金盃中皇夫人姓元方諱神武真名

勃頭建紫晨飛華之冠衣九色之褕帶神虎玉

文口恒吐白氣之光

第六闔陽星則壯極星之魄靈也其星則號紫

極宮安上晨華元皇夫人姓王元諱根華真名

冥會頭建玉晨進賢之冠衣飛青羽褕帶流金

火鈴口恒吐綠氣之精

第七搖光星則天闔星之魄太明也其星則號

運天宮玉華靈皇夫人姓度元諱終會真名啓
光頭建飛華顏雲之髻餘髮散至腰衣七色夜
光雲錦之帟九色錦帔九天威靈玉策口恒吐
赤氣之精

第八洞明星則輔星之魂精陽明也其星則號
空真宮太明常皇夫人姓幽昇諱無韻真名空
變頭建飛雲華顏之髻餘髮散至腰衣飛羅文
縷帶九光之綬口恒吐青氣之精

多常陽頭建飛雲七鬋玉冠衣青衣錦縹帶九
光夜燭口恒吐黑氣之精

陽明星天之天尉司政王非上總九天上帝真中
監五嶽飛仙下領後學真人天地神靈功過輕
重莫不隸焉星圖九百二十里皆琉璃水精中
有玉樹青寔金翅之鳥棲宿其上自生青精玉
芝食之一口壽九萬年星有九門門有四光芒
皆爛照九億萬里中上有青城玉樓據斗真人

號曰太上宮青城玉樓九晨君姓上雲號法嬰
容字董洞陽搖天槌頭建九晨玉冠衣青羽飛
裳手執斗中玄圖坐玉樓之中有玄名玉錄當
得知九晨君內諦

陰精星天之上宰主祿位上總天宿下領萬靈
及學仙之人諸學道及兆民宿命祿位莫不隸
焉星圖五百五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玉樹
里寔金翅之所棲自生玄芝玉飴食之一口得
色玉樓北上晨君姓育嬰諦玄上允字昌陽文
激明光頭建玄精玉冠衣玄羽飛裳手執五色
羽節坐玉樓之中若有玄名朱臺當得知上晨
君內諦

真人星天之司空主神仙土總九天高真中監
五嶽靈仙下領學道之人真仙之流莫不隸焉
星圖七百七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玉樹黃
寔金翅之所棲自生黃精玉芝食之一口得壽

三千萬年星有十二門門有四光芒燭照九億
萬里中上有黃臺玉樓真人號曰真元宮中黃
臺玉樓王仙華晨君姓歸珮諱妙陰光字通度
元度凝脂頭建飛晨寶冠衣青羽飛裳手執斗
中青籙坐玉樓之中若有玄名方諸當得知華
晨君內諦

玄冥星天之遊擊主伐逆上總九天鬼神中領
北帝三官下監萬兆伐逆不臣諸凡凶勃莫不
八千萬年星有三門門有四光芒燭照九億萬
里中上有朱臺玉樓出斗真人號曰紐幽宮中
朱臺玉樓玄上飛蓋晨君姓冥樞諱定宣覺字
法明度搖天柱頭建三華寶晨冠衣丹錦飛裳
手執命靈之節坐玉樓之中若有玄名玉格當
得飛蓋晨君內諦

丹玄星天之斗君三命錄籍上總諸天譜錄中
統鬼神部曰下領學真兆民命籍諸天諸地莫

不總統星圖七百二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赤樹自寔金翅之所棲自生金精冶鍊之膏食之一口得壽七萬年星有七門門有四光芒燭照九億萬里中上有素臺金樓躡紀真人號曰網神宮中素臺金樓躡紀真人金冠七晨君姓上闢諱真通光字朱煥元變五道頭建七寶飛天冠衣白錦飛翬手執青元籙籙坐金樓之中若有玄名崑臺當得知七晨君內諦

並極是依之欲當看昇匙座總觀從連一殿級悉總之馬星圖七百七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黑樹白子金翅之所棲自生玄芝水瑛食之一口壽五萬年星有八門門有四光芒燭照九億萬里中上有玄臺玉樓步網真人號曰紀明宮中玄臺玉樓莊晨飛華君姓羽靈諱長明化字淵洞源昌上元頭建飛精華冠衣紫錦飛裳手執九斗玉策坐玉樓之中若有玄名金臺當得知飛華君內諦

天闢星天之上帝主天地機運如四時長養天地否泰劫會莫不隸焉星闢九百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二華之樹五色之實金翅之所棲生自然九味芝膏食之一口身生九色之光得壽九萬年星有一門門有九光芒燭照九億萬里中上有九層玉樓乘龍真人號曰關會宮九層玉樓總雲九元北益晨君姓玄樞諱轉光字會元終明天徒頭建九元寶冠衣九色錦裳手執

靈神化境是極慶光中書

輔星天尊玉帝之星也曰常常者常陽

至飛仙

上總九天下領九地五嶽四瀆神仙之官悉由

之焉星闢九百九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青

華之樹自有九音之字上有青鳥三足鳥生自

然琉璃芝瑛食之一口得與玉帝同真星有八

門交通八氣門有四光芒燭照九天之上中有

紫氣玉樓遊行三命真人號曰帝席宮中紫氣

玉樓帝尊九晨君姓精常號常無龕字玄解子

空正上開延頭建飛精王冠衣九色衣羊執火
鈴坐玉樓之中若有玄名上清當得知帝尊內
諦

彌星太帝真星也曰空空者恒空隱也主變化
無方星圖九百九十里亦皆琉璃水精中有三
華之樹自生九天王章上有金口之風日銜火
鈴中生自然七曜之輝得食輝一口與大帝同
真星有九門交關九天門有四光芒烟照八極

空諦空無先字隱元覺冥陽暉幽寥元頭建飛
天王冠衣九天龍衣羊執帝章坐紫鐘之中若
有玄名九天當得知帝真內諦

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
相去八千里也

徐整長曆

北斗亦有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
太尊精神也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忽見
二星在斗中光明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

百
文門寶
海經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

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一至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

晉書

春斗爲天關軫爲地梁夏角爲北關參爲地

梁

玉衡北兩星爲玉繩王之爲言溝刻也瑕而不

掩折而不傷

禮斗威儀

樞爲雍州璇爲冀州璣爲青兗州權爲徐揚州

衡爲荊州開陽爲梁州搖光爲豫州

廣雅

東斗主箕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

大魁總監聚靈

度人經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一曰報陰第二星曰叶

請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理第五星曰防

件第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

一曰始西陽陳祖

斗殞精土者孝行溢則見

宋書

次南斗君及七宿法老君名南斗君姓唐名龜

字宣道太原人次西斗君及七宿法老君曰西

斗君姓劉名起字石嬰長安人次北斗君及七

宿法老君曰北斗君姓陳名奉字百萬江夏人

云云在流珠中

雲笈七籤

老君曰左司命一人也姓韓名思字元信長樂

人也司錄司伐等屬焉左司命有三十六大員

官右司命姓張名獲邑字子良廣陽人也司隸司非等屬焉右司命亦有三十六大員官

上台星名虛精求之感帝王之夢及金玉念名求之必應中台星名六淳求官祿盛興念名求之必得吉遂下台星名曲生求妻妾奴婢念名求之必遂

甲從官陽神也角星神主之陽神九人姓竇名遠生衣祿玄單衣角星宿主之乙從官陰神也

氏星神主之陽神十三人姓王名師子衣青紗單衣氏星神主之丁從官陰神也房神星主之陰神八人姓洪名寄生衣絳緋單衣房星神主之戊從官陽神也心星神主之心星火也爲工故在東方陽神五人姓女名涂祖牛頭人身衣黃單衣帶劍心星神主之巳從官陰神也尾星神主之陰神十一人姓涂名徐澤兔頭人身衣青單衣尾星神主之庚從官陽神也箕星神主

之桑木者其星之精也陽神十一人姓元闕名仲衣飄飄王紗單衣箕星神主之辛從官陰神也南斗星神主之陰神四人姓陽名多衣青單衣持矛南斗星主之手從官陽神也牛星神主之陽神十二人姓柳名將生衣絳玄單衣牛星神主之癸從官陰神也女星神主之陰神四人姓刁名徐字鬱子犬頭人身女星神主之寅從官孟神也金星神主之槐者虛星之精也孟神

十一人姓劉名歸生衣瓊紋單衣帶劍危星神主之辰從官季神也營室星神主之營室之內五色稷神營室天子受命之司水官星神主之季神八人姓呂名昇衣黃錦單衣營室星神主之巳從官孟神也東壁星神主之孟神七人姓石名蘇和衣頭人身衣黑單衣帶劍東壁星神主之午從官仲神也奎星神主之仲神六人姓黑名石勝衣丹紗單衣帶劍奎星神主之未從

官季神也婁星神主之季神十三人姓竺名遠
來衣流熒單衣婁星神主之申從官孟神也胃
星神主之孟神八人姓馮名謝君衣流黃單衣
帶劍胃星神主之酉從官仲神也泉星神主之
仲神四人姓張名弩小衣綠青單衣泉星神主
之戌從官季神也畢星神主之季神姓桑名公
孫帶劍衣白毛單衣畢星神主之亥從官孟神
也觜星神主之孟神十一人姓王名平衣龍青
單衣觜星神主之辰從官神神也

神主之丑從官季神也井星神主之季神九人
名搏陽衣黃水單衣帶劍能致鳳皇玄武東井
星神主之震乾之長男也鬼星神主之長男神
五人姓作名涂于蛇頭黑身帶劍衣赤野單衣
鬼星神主之坎乾之中子也柳星神主之中男
神四人姓角名石囊羊頭人身衣黃帛單衣柳
星神主之艮乾之少子也七星神主之少子神
五人名勝子衣飛霞單衣七星神主之巽坤之

長女也張星神主之長女神五人姓李名神子
衣赤血單衣張星神主之離坤之中女也翼星
神主之中女神十人姓張名奴子衣赭黑單衣
帶劍翼星神主之兌坤之少女也軫星神主之
少女神五人姓蘇子衣流黃單衣軫星神
主之

東方七宿一者角宿主於衆鳥二者亢宿主於
出家求聖道者三者氏宿主於衆生四者房
宿主於神藥利術者心宿主於衆人六者尾宿

井宿主於金師二者鬼宿主於一切國王大臣
三者柳宿主雪山龍星宿主巨富者五者
張宿主於盜賊六者翼宿主於商人七者軫宿
主須羅吒國西方七宿一者奎宿主行船人二
者婁宿主於商人三者胃宿主於婁樓迦國四
者昴宿主於水牛五者畢宿主一切衆生六者
觜宿主鞞提訶國七者參宿主於刹利北方七
宿一者斗宿主澆部沙國二者牛宿主於刹利

及安多鉢竭那國三者女宿主喬伽摩伽陀國
四者虛宿主那遮羅國五者危宿主著華冠六
者室宿主乾陀羅國輪虛那國及諸龍蛇腹行
之類七者畢宿主乾闥婆善樂者大德婆伽婆

法苑珠林

爾時法盧訶吒仙告一切天言初置星宿昴爲
先首衆星輪轉逆行虛空告諸天衆說昴爲先
首其事是不爾時日大而作是言此昴宿者常
行虛空歷四時而往善事魔谷求摩伽婆宿

是言彼昴宿者我妹之子其星有六形如似剃
刀一日一夜歷四天下行三十時屬於火天姓
鞞耶尼屬彼宿者祭之用酪復次置畢爲第二
宿屬於水天姓頗羅墮畢有五星形如立叉一
日一夜行三十五時屬畢宿者祭用鹿肉復次
置觜爲第三宿屬於月天卽是月天子姓毗黎
伽耶尼星數有三形如鹿頭一日一夜行十五
時屬觜宿者祭用根及果復次置參爲第四宿

屬於日天姓婆利失絺其性大惡多於噴怒止
有一星如婦人鬢一日一夜行三十五時屬參
宿者祭用醞酬復次置井爲第五宿屬於日天
姓私失絺其有两星形如腳跡一日一夜行十
五時屬井宿者以粃米華和蜜祭之復次置鬼
爲第六宿屬歲星天歲星之子姓炮波那毗其
性溫和樂修善法其有三星猶如諸佛胸滿相
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鬼宿者亦以粃米華和
蜜祭之復次置井爲第七宿屬木狗天和姓定

柳宿

凡乳糜右此七宿當於東門復次置

南方第一之宿名曰七星屬於火天姓賓伽耶
尼其有五星形如河岸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
此宿星者宜用粃米烏麻作粥祭之復次置張
爲第二宿屬福德天姓瞿曇彌其星有二形如
人之腳跡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張宿者將毗
羅婆果以用祭之復次置翼爲第三宿屬於林
天姓憍陳如其有二星形如腳跡一日一夜行

十五時屬翼星者用青黑豈煮熟祭之復次置
軫為第四宿屬沙毗黎帝天姓迦遮延竭仙人
子其星有五形如人手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
軫星者以恭稗飯而以祭之復次置角為第五
宿屬喜樂人姓質多羅延尼乾闥婆子止有一
星如嬾人歷一日一夜行十五時屬於角者以
諸華飯而祭之復次置亢為第六宿屬摩拏羅
天姓迦旃延尼其有一星如嬾人歷一日一夜
行十五時屬

者當取廉堂和蘇堂以利祭

耶尼一日一夜行三十五時屬氐宿者取種種
華作食祭之右此七宿當於南門復次西方第
一之宿其名曰房屬於茲天姓阿藍婆耶尼房
有四星形如嬰珞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房宿
者以酒肉祭之次復置心為第二宿屬帝釋天
姓羅延那心有三星形如大麥一日一夜行十
五時屬心星者以粃米粥而用祭之次復置尾
為第三宿屬獵師天姓迦遮耶尼尾有七星形

如蝎尾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尾星者以諸果
根作食祭之次復置箕爲第四宿屬於水天姓
持又迦旃延尼箕有四星形如斗角一日一夜
行三十時屬箕宿者取尼拘陀皮汁祭之次復
置斗爲第五宿屬於火天姓摸伽邏尼斗有四
星如人拓地一日一夜行四十五時屬斗宿者
以糝米華和蜜祭之次復置牛爲第六宿屬於
梵天姓梵嵐摩牛有三星形如牛頭一日一夜

行六時屬牛宿者以醍醐和迦遜取凡復置

四星如大麥粒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女宿者
以鳥肉祭之右此七宿當於西門次復置北方
第一之宿名爲虛星屬帝釋天娑婆天子姓憍
陳如虛有四星其形如鳥一日一夜行三十時
屬虛星者煮烏菟汁而用祭之次復置危爲第
二宿屬多羅拏天姓單那尼一日一夜行十五
時屬此宿者以糝米粥而用祭之次復置室爲
第三宿屬蛇頭天蝎天之子姓闍都迦尼拘室

有三星形如腳跡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室宿者以肉血祭之次復置壁爲第四宿屬林天婆婁那子姓陀難闍壁有二星形如腳跡一日一夜行四十五時屬壁星者以肉祭之次復置奎爲第五宿屬富沙天性阿虱吒排尼奎有一星如嬾人慳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奎宿者以酪祭之次復置婁爲第六宿屬乾闥炎天姓阿舍婆婁有三星形如馬頭一日一夜行三十時屬

婁星者以水祭之次復置

日一夜行四十時屬胃宿者以抗米烏麻及

對東而用祭之右此七宿當於北門上

水星姓篇名炎字神靈火姓炎名九明字光天

木姓艾名用字道輝金姓魯名遂字德璋土姓

司名辯字道后日姓孫名開字子真月姓唐名

末字天賢計姓翁名若字天真烝姓高名華字

俊夫羅姓馬名玄字伯惟字忠名炎字

忠應

五星合狼張晝視無日光虹蜺煌煌太山失金

鷄西岳亡羊太山失金鷄者箕星亡也箕者風也風動鷄鳴今箕候亡故鷄亦亡也西岳亡玉羊者星在赤為羊鷄失羊亡臣縱恣萬人愁

不祥

易是類謀

昴者天之可也至西方故稱雅曰西陸昴也

宋書

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散伏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

之奇異也應也論奇

列於庭

詩元履德

有星守三淵大火地動海魚出

天官占

維星散勾星信則地動散者不相從也」

太自上公妻曰女媧居南明天下祀之曰明星

甘石星經

軫星逐鬼張星拘鬼東井還鬼

抱朴子

魚星主理陰陽事知雲雨之期也故譖曰漢中

魚星知雲雨也占曰魚星明大河海水皆出

謝承

後漢

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三柱一曰三泉天子得靈

臺之禮則五車三柱均明有常

晉書

四輔四星在紫微宮中抱之細星此爲輔臣之位贊於萬機其占以小而明則吉若微闇則官不理也

鈞陳六星在紫微宮中華蓋之下天帝所居之官亦護軍將軍之象占以明則吉

華蓋七星其正九星於中者是也蓋在傍則

也

女史一星在紫微宮內柱史北此嬪人之官掌記宮中之事占以明則爲記史直詞不明則反是

柱下史一星在紫微宮內近尚書此左右掌記君之過其占以明則爲史直詞若不明則詞不依過無真寔也

尚書五星在紫微宮內東南之隅此八座大臣

之象故讚曰尚書納言夙夜詔謀占以小而明則君臣和

宦者四星次帝座西南主侍者帝旁闈人也占以不明則吉若明則內臣專權

勢四星在太陽西北主刑餘人而用事者也占以不明為吉若明則闈宦用權

輔一星附北斗杓第六星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則吉若大而明則臣奪君政若小而不

明則臣不任戒若月天具十八者則國災星

五諸侯五星主刺舉戒不虞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當為帝定疑議

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

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星動則有土功並上進賢一星在平旦西垣星明賢士用進暗小人

用星經

帝席三星在大角北星暗天下安星不欲明明

則王公商平旦西風星明則上風出小人

女床三星在天紀北主後宮明則宮人自恣

扶匡七星在天柱東主桑蠶之事

離珠五星在女北主藏府以御後宮移則亂

瑯瑜三星在秦代東南列北主王族衣服

傳說一名太祝並主

織女星主瓜果元命苞

河鼓一名三武荆州星占

匏瓜明則歲大熟上○又天文嬰集云匏瓜為天子果園

農丈人一星在南斗南主農正官也占明則為

豐稔若暗則為歉晉書

筆星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也釋名

咸池至五穀其星五者各以其職以精委為國

也元命苞

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劉子

昆弟有親親之恩則鈎鈴不離房

考經內事。宋均曰鈎鈴

遠房則疎闊今昆弟相親故相近也。

帝命驗曰有人雄起戴玉英履赤矛

鄭玄注曰赤矛瑞星

名

瑞星有十二一曰景星二曰周德三曰合譽四

曰王蓬芮五曰格澤六曰玄保七曰昭明八曰

昏昌九曰旬始十曰司危十一曰菟昌十二曰

地維滅光瑞星五行之冲和氣也五行順樂旺

則其命之瑞星也周伯又於客星見之無王蓬芮而客星則有

為星帝命之為瑞星然考之晉志瑞星止四星

其周伯又於客星見之無王蓬芮而客星則有

王蓬絮芮所至之國非福也而三家所言妖星

則別有蓬星焉曰蓬芮曰蓬絮芮曰逢星其言

禍福不同豈各有據乎又晉志無玄保以下七

星其昭明司危地維滅光則皆為妖星若隋志

則因晉志而又無格澤疑當從晉志

通志

天樞得則景星見衡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

壽

運十

作樂制禮得天心則景星見也

禮稽命圖

景星者天曜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

王者不私人則見

醒音精孫長瑞應書

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星有兩赤彗上

向有益下連星見必有歸國者昌光赤如龍狀

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晉書

祥氣昌光握譽可錯持勝履子

廣雅

文且強女子爲王在邑爲喪在野爲兵

晉書

流星之類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雉鳴斯天有也

所墜國安有喜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雁其所墜

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曰天雁軍中之精華也

流星大如缶其光赤黑有喙者名曰梁星其所

墜之鄉有兵君失地飛星大如缶若瓮後皎然

白前甲後高此謂顛頑其所從者多死亡削邑

而不戰有飛星大如缶若瓮後皎然白前甲後

高搖頭乍上乍下此謂降石所下民食不足飛
星大如缶若瓮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
車輪此謂解銜其國人相斬爲爵祿有飛星大
如缶若瓮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
爲雲流下名曰十滑所下有流血積骨有飛星
大如缶若瓮後皎白縵縵然長可十餘丈而委
曲名曰天刑一曰天節將軍均封疆

歲星之精流爲天棊天槍天循天衝國皇及登
天

蚩尤虹蜺擊處黃彗太白散爲天杵八梢伏靈

大敗司姦天狗天殘卒起白彗辰星散爲枉矢

破女拂樞滅寶繞縋驚理大奮祀黑彗

並上

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

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譽

管子

漢京房著風角書有集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旁
互有五色方云以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
天槍天根天荆真若天接天樓天垣皆歲星所

生也見以甲寅其星咸有兩青方在其旁天陰
晉若官張天惑天崔赤若蚩尤皆熒惑之所生
也出在丙寅日有兩赤方在其旁天上天伐從
星天樞天翟天沸荆彗皆填星之所生也出在
戊寅日有兩黃方在其旁若星帚星若彗竹彗
牆星彗星白彗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寅日
有兩白方在其旁天羨天龜天社天麻天樞天
蒿端下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兩黑方
在春方氣之中在庚申庚午辰漸虛

期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見則有旱兵喪

饑亂所指亡國失地王死破軍殺將

文獻通考

凡妖星五行之乖戾氣也五行掩合陵犯怒逆
錯亂離散雜變之所生也李本黃帝時一女子
脩行不得其死蚩尤則黃帝所誅者亦五行戾
氣之所蓄結而爲之者也按申湏公羊杜預鄩
璞俱以彗孛爲一星左氏昭公十七年有星孛
於大辰魯申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曰

孛者何彗星也文公十四年有星孛於北斗杜預曰孛彗也邵璞釋爾雅曰彗妖星也亦謂之孛綜其實不然彗孛長三星其占畧同而其形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星光芒長參之如掃帚長星光芒有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二十丈宋均注鉤命決曰彗五彗也蒼則王侯破天子皆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

星公以爲彗孛于日君高臺澤池

彗如卵

刑罰恐弗勝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然則孛甚彗也董仲舒曰孛者乃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太率孛彗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爲兵革事

上

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鷄其怒有青黑爲伏鱉或曰怒雌也王爭兵

晉書

東北有三大星出名曰女帛見則有大喪

上

彗星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

指正義

國有兵凶則星墜爲鳥獸天下將亡則星墜爲
飛虫天下大兵則星墜爲金鐵天下有水則星
墜爲土國王亡有兵則星墜爲草木兵起國王
亡則星墜爲沙星墜爲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
又曰國有大喪則星墜爲龍

隋書

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攜耀

堯遭大水填星逆行入水府

大象賦注

仲尼曰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潛有五老

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御

王苞金泥王檢封盛書咸曰知我者重瞳姚黃

五老因飛爲流星下入鼎

論語識

帝堯時有五星自天而實一是土之精墜於穀

城山下其精化爲地橋老人歲星之精墜於荆

山化而爲玉側而視之色碧正而視之色白下

和得之獻楚王火星之精墜於南海中爲大珠

光照數百里紅氣亘天今名其地爲珠池金星

之精墜於終南圭峯之西因號爲太白山其精
化爲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水星之精
墜於張掖郡柳谷中化爲黑石漢之末漸有文
彩未甚分明魏青龍年忽如雷震聲聞百餘里
其石自立白色爲文有牛馬僂人之狀及王環
玉玦兼文字果應司馬氏爲晉以符金德焉

錄異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
之信則及造化之治舜殫於焉五老去其地

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

拾遺記

張淵賦云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

注舜將受

禪先有星見員而無鋒芒云
揖讓而受不以兵事競也

桀末年而日並闕五星交錯枉矢流火神見關

龍逢行黃圖諫不聽焚圖誅逢

路史

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星在北方不北征

武王不

從尸于

太公釣於磻溪夜夢北斗神告以伐紂之意

尚書

中

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秦五星聚東井四星聚柳張而光武興復於

洛

宋志

周公黃錄記太白下爲王公然歲星變爲審壽

公等所見非一家

劉向列德傳序

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

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

劉子○佐助期云蕭何稟鼎耳

周書卷之二

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卽周莊王十年也遂卽易筮之云西域銅色人出也所以夜明非中國之災也

莊王別傳

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弟彗入斗亡其度

孝經鈞命訣

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

之分知齊將有霸主遂共戮力來投齊地

觀象賦注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

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

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也又何禳焉若德之

穢禳

之何益

一作損

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

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

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

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新序

按天官曰背水陣爲絕紀向阪陳爲廢軍武王

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

擊紂之營

紂人謂背水爲廢軍

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因

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

尉繚子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

爲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

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

石妖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

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

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夫星王祭祀者齋戒

不嚴則女人星見

益部耆舊傳

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子越爲范蠡齊爲鴟夷言其變化

無常也

集仙錄

東方朔云天下無知我者唯曆官大伍公知之帝名問之曰諸星在唯歲星不見

西京雜記

武帝元狩中有日者奏太乙星不見帝召東方

朔問其由朔奏曰是星不見則遊於世爲居民

則爲驗見則所竹建壇醮謝之帝如奏朔日迎

之是月果有會稽太守奏海中有入了角面如

玉色乘一葉紅蓮約長丈餘偃臥其中手持一

黃書自東海浮來臣等焚香迎拜俯及百步俄

而雲霧所遮後霧散不知所之遺其黃書飄至

亭側進於帝帝令朔驗之曰此土界火珠經也

或曰連珠

漢遺史

帝嘗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

木指彗星星尋則沒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

說謂之獸鳴星

洞冥記

部翰嘗遇織女降其室衣玄霄之衣霜羅之帔

翹鳳金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張霜霧丹縠之

幃施九晶玉華之簾轉會風之扇有同心龍枕

翠日丹鈿昔青縑一幅以寄翰

東方朔神異記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

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

也言畢水昇神觀居良一七鍊而與衆衆別在

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

也

晉書

司星奏曰三台星墜於蜀化為三井遣使人驗

之管麗譙鐘聲為度而汲之各使人候於井遂

汲一而兩動

上

劉聰淫泆無度時有星隕平陽化為肉羣臣諫

以淫色所致聰曰自是天家事於朕何干

十六國春秋

秦符生時太白犯東井有司奏東井秦之分也
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
必將渴耳何所怪

晉書

晉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
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符堅曰朕聞西域
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卽遣外求之

神僧傳

晉大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
勤佛事令滅禳災彙敵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

見精象小兒麻海過云橫勞法師從經羅是似

僧慧紹爲僧通法奉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
止臨行招提寺常念

所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

趙自就山建八剎齋會闔境奔赴雲滿山谷至
山紹自行香執燭然薪入龕而坐誦藥王捨身
品火沿至額猶聞經聲大衆忽見一星大如斗
直下火中俄而升天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
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爾而生

並上

桓玄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

銅盆水中忽如三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
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
照室占者竒之故小名靈寶

晉書

容城令徐路舍古無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
駕崔隆宗就禁慰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
卽時應至隆宗遣人試出城候馬俄而赦至時
人重之

後魏書

源師宇踐言爲尚書那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

見精靈詩高祖那卷王條角齋事闕那卷五州

是龍星初見依禮禮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

所降阿那肱忿然俛色曰漢見多事強知星宿

祭事不行師出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

旣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

北史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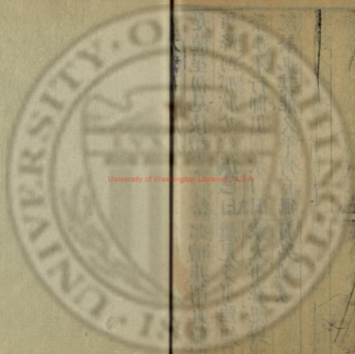
廣博物志

廣博物志

廣雅釋義

卷之三

三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隴西董斯張暴

上海高士煌訂

天道三

風

雲

雨

雷

電

雪

霜

霧

霽

霽

霽

霽

霽

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電霰之流也陽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雲則

五色而爲慶三色而爲禱露則結味而成其結
潤而成膏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
河雪至牛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侵
沴之妖也

春秋繁露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
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
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
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
則秋不暘黜而秋駭電馳賭秋氣也其音徵也
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
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
之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

陰陽之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
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
之專氣爲電陰之專氣爲霤

大戴禮

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
則多重鎮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淫雨多

淮南子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

管子

風猶人之有吹噓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天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吹噓噴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

論衡

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

黃帝風經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通視明

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

也赤奮若天神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而馳身諸

黃帝風經

卷之二

一

比涼風之所生也諸比天 臯稽闔閭風之所生也

也臯稽天神也 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隅強天神也 窮奇

廣莫風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在北方淮南子

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正封疆

修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

置位宮室 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闔閭

屋至則不張不周 風至則修宮室

繕邊城廣則閉關梁決刑罰 上

風究深司合聲言之風也其風專已

也氣放散也 釋名

風氣者禮樂之使萬物之首也物非風不能熟

也風順則歲美風暴則歲惡樂動聲儀

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禮命散

人君政訟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禮

儀

鎮星黃時則祥風至禮斗威儀

猛風曰颶涼風曰飈微風曰颺小風曰颺風俗

廣博物志 卷之三 四 高軍堂

風或清明來久長不擺樹木枝葉離地二三丈者此有龍德在於下風或清明不及二三尺者此君子之風也上

太微天帝君曰九天真人呼風爲浮金房在明霞之上九戶在瓊闕之內雲笈七籤

天宮之書以正月朔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論衡

風高者道遠下者道近凡大風非常三日三夜一曰天下盡風也二曰二夜者三曰半風也一曰

一夜者千里抱朴子裂葉風洞冥記

治風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李時珍

雷公江赫冲電母秀文英風伯方道彰雨師陳華夫七籤

九真郡居風有風門常出風山海經

大荒之中有山曰鞠陵焉山有人名曰折丹處

東極以出入風

上曰風也
冊神人也

景公爲長康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云穗乎不得獲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頽而流涕張躬而舞公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晏子

列禦寇鄭人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於風穴是風至卽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述異記

射的 山南有白鶴山此鶴仙人取箭漢太尉鄭

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免弘還之問何所欲弘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且南風莫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爲鄭公風

孔靈符會

禮記

吳真君嘗遇大風書符置屋上有青鳥啣去風

卽止

續仙傳

齊神武時芒山之役風從西來入營李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後果驗

北史

隋文帝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爲回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丈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年漢王諒在并州潛逆謀亂車及騾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沛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衆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隋書

煬帝汎舟忽陰風頗緊歎曰此風可謂跋扈將

軍

大業拾遺

雲之爲言運也觸石而起謂之雲合陽而起以

精運也

春秋說題辭

雲猶云云衆盛意也又言運也運行也

釋名

雲者天地之本也

河圖帝通記

冬至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小寒合凍蒼陽雲出房出氏大寒降雪黑陽雲出心立春青陽雲出翼春如積水雨水黃陽雲出亢驚蟄赤陽雲出翼春分正陽雲出張如積白鶴清明白陽雲出奎穀雨大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當雲出背赤如硃

小滿上陽雲出七星芒種長陽雲出斗夏至少

維

陰雲如水波萃萃小暑雲五色出大暑陰雲出

南赤北蒼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繒處暑赤雲出

白露黃陰雲出秋分白陰雲出寒露正陰雲出

如冠纓霜降大陰雲出上如傘下如礮石立冬

陰雲出而黑大雪降陰雲出而分冬至日謹候

見雲送迎從其鄉來歲美民和

易通卦驗

春有白鶴雲

易說

人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則景雲見也

禮斗威儀

山雲艸莽水雲魚鱉旱雲烟火涇雲波水各象

其形類所以感之

淮南子

雲外赤內青謂之商雲雨雲曰油雲雪雲曰同

雲

雲狀若有象馬以鬪名曰滑馬

呂氏春秋

凡占長吏耕當視天有黃雲來覆車五穀大熟

青雲致兵白雲致盜烏雲多水赤雲有火

東方朔外傳

至亂之國君相賊其雲狀有若犬馬若白鶴連

者

上

赤雲如兎蜀國當富

京房易傳

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鶴尾來

陰國上三日亡

兵書

有雲如丹馳隨車後大戰殺將上

四方北斗中無雲惟河中有雲三枚相連如浴

豨三日大雨

黃子發
雨書

四方有濯雨雲雲疾者立雨遲者雨少難至上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

如馬

衛雲如犬周雲如車韓秦雲如行人魏雲如屋

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菌車

晉書

群雲如狗赤色長尾爲亂君爲兵表上

九真華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人唯聞

服日實之法未見其知霞之精也夫食霞之精

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

之法也

真誥

崑崙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

群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南

西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汚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如飴

拾遺記

員嶠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駁駱如綿扣之片片則蒼然雲出

上

霍山南嶽有雲師雨虎雲師如蠶長六寸似龜雨虎如蝮長七八寸似蛭雲雨之時出在石上

欄山

漸有不毛山上有無爲之君分布雲雨於九州之內

上清玉房生七寶之雲雲色七重其氣九扇以童子辟非童子宣彌得乘此寶雲上入玉清之天也而辟非者太微之內神宣彌者玉清之神女若兆能離合百神間關帝一變化九魂混暢五七者則辟非可賴宣彌可致七度死厄三光所利五老延日以曲照太上三便以相入矣三便者太上金房之名也

雲笈七籤

炎帝時有流雲灑液是謂霞漿服之得道後天而老

拾遺記

黃帝戰涿鹿之野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路史

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文命之侯玄龍御雲

天命於湯白雲入房

春秋孔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

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

虛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問

之宿齋沐浴將以身禱焉王曰止楚國之有

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

身之有股肱也匈脇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說苑

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璠中有荷斧之人向軫

而蹲於是楚唐史畫遺灰而雲滅故曰唐史之

策上滅蒼雲

春秋文

東方朔乘雲飛去仰天霧覆之不知所往

漢武

帝寢靈莊殿召東方朔於青綺牕不隔綈執重

曠問朔曰漢承庚運火德以何精瑞爲祥應朔
跪而對曰臣嘗過吳明之墟是長安東過扶桑
七萬里有及雲山山頂有井雲起井中若土德
王黃雲出火德王赤雲出水德王黑雲出金德
王白雲出木德王青雲出此皆應瑞德也帝曰

善

述異記
以下雨

雨者天之施也

河圖帝
通記

雨羽也如鳥羽動則散

釋名

候月知雨多少八月一日二日三日凡月色黃
者其月少雨月色青者其月多雨常以五卯日
候西北有雲如群羊者卽有雨至矣冬戊巳春
辰巳日雨蝗蟲食禾稼立春雨傷五禾立秋日
雨害五穀常以戊巳日日入時出時欲雨日上
有冠雲大者卽多雨雲小者少雨

師曠占

凡候雨以晦朔茲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東風
曰雷雨暴有黑雲氣如船覆於日下當雨有黑
雲氣如斗牛彘當雨暴有異雲如水牛不三日
大雨黑雲如群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雲如浮

舟昔雨止斗獨有雲不五日大雨四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寒之雲雨微蒼黑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皆為暴雨京房易飛候

一歲二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春秋說題辭

大將軍行雨濡衣冠是謂灑兵其師有慶

魏武帝兵

書書摘

夫軍出逢天無雲而雨此天立也軍受不冠大

兵

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周易集林

雜占

朱轡浮於波上必大雨淮南子

焦明至為雨備焦明水鳥也樂動聲儀

文襄遊東山雲起恐雨筮遇剝李業興曰坤下艮上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矣遵世曰坤為地王尅水故知無雨文襄曰遵世若著賞絹十不

者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會我意也湏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

北齊書

攝木生江上有寄枝高三四丈生毛一名楓子

天旱以泥塗之卽雨

爾雅

西海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朱冠從十二童子馳馬如飛名曰河伯使者其所至之國雨水

滂沱

神異

耒陽縣有雨瀨此縣時旱百姓同壅之則甘露

普降者一鄉獨壅雨亦偏隨方所其信符刻于

御覽

湘東有雨母山山有祠壇每祈禱無不降澤以是名之

荆州記

絳北有陽石山有神龍池黃帝時遣雲陽先生

養龍於此國有水旱不時卽祀池請雨

遁甲開山圖

張元寶得僊入華陽洞爲理禁伯其職主水蓋

雨官也

真誥

君恚恚怒無雲而雨

河圖秘微

三軍將行其旗摯然若雨是謂天露三軍失徙
將軍雨甚是謂浴屍先陣者敗亡

魏武帝兵
書摘要

春早求雨合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祀戶祝
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暴巫聚馳八日於邑東門
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
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清潔
辯言利辭者以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
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五穀以養人

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起進清酒膊脯再拜請

八文豆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
鄉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
舞之曰高天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
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秘中池方八
尺深二尺置水蝦蟆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
取蒼衣拜跽陳祀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豬皆
燔之於四通神宇令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
北門其殺豬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者亦置

一豨豬聞鼓聲皆燒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
淵積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夏求
雨令邑以水日家人祝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
暴金於壇曰杼於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
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
雞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
陳祝如春辭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居
中央又爲小龍六長各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
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二日服赤衣

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
方七尺深一尺酒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
初取三歲雄雞豨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
如春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壹徒市於邑
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
雷無與土功羸巫疋爲益四通之壇於中央植
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五玄酒具清酒膊脯
令名爲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巳日

爲大黃籬一丈五尺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
二丈五尺於三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
五人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五人亦齋三日衣
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取蝦蟆池方
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至九日無舉火
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
外九尺植白繒九其神大昊祭之桐木魚九玄
酒具清酒脯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
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皆
方於西水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鱗九人皆
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亦齋三日衣白衣
而立之設募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冬舞
龍六日禱於各山以助之家人祠井無壅水爲
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
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脯脯祝
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
一長六丈居中央爲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
皆升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

黑衣而舞之尉亦齊三呂服素衣而立之蝦蟇
 池如春四時皆以水爲主必取潔土爲之結蓋
 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
 皆偶處凡求雨之大者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
 而樂神書又曰開神之神淵積薪夜擊鼓諫而
 燔之爲其卑也春秋繁露

天及龍皆能降雨何以取別天雨細霧下者是

龍雨麤雷者是又阿修羅共天鬪時亦能降雨

雨有二種有喜雨有與雨若雨和調者是歡喜

太白竊織女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小仙洞

天帝怒命五鳳搜捕太白歸位衛承莊避焉玉

清有子容母休玉清詣於北斗常春琪子乃配

與河伯驂乘行雨子每至小仙洞耻其母淫

妄之所輒回馭不言少雨東方朔內傳

周穆王時天下連旱其地盡吹笛其雨不止

述異

魯僖公時雨澤

天九月率群臣禱山川

高聯堂

大

高聯堂

以大過自讓退公

天立大雨

春秋考異郵

墨子歸過宋天雨旌

閻中守閻者不內也

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

之望行

汝南周獲善占天文爲郡門下掾鮑昱爲汝南

太守時郡境天_上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

罷三郡督郵_下當自北出到四十里雨可致

也豈從之果得之

司馬彪續漢書

管輅與兒青可

兩明兒未信輅曰十六日壬

子直清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州辰

此必至之應也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

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群岳吐

陰衆川激結雲_上兼澤蛟龍含靈燁燁朱電吐

咀杳冥發發雷聲噓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

同該睡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

足爲難也向暮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

山雲_上起黃昏之後雷鼓動天到一鼓中星月

皆_上風雲_上與玄氣_上合大雨河傾

管輅列傳

馬均大巧能削竹命時天下大旱人皆將

酒與此竹人語天下瀆史雨也郭子

文虔字仲孺爲郡功曹時霖雨廢民業太守憂

悒召虔補戶曹掾虔奉改齋戒在社三日不夢

見白頭翁謂曰爾來何遲虔具白所夢太守曰

昔禹夢青繡衣男子稱滄水使者禹知水脉當

通若掾此夢和其兆也明日果霖長沙口舊傳

太康中都界大旱東督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

生叔謂晉世或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

三日甘雨零零我黍以育我稷以成何以爾之

報東長生晉書

晉周暢性仁惠和篤穆帝時爲河南尹永和二

年夏旱久禱無雨因收墓枯骨萬餘乃大雨後

位至光祿勳

宋大明六年天下尤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

祖請求卹跋陁羅三藏法師祈雨跋陁卽往北

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

咒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團蓋日在桑淪風

震雲合連日降雨

法苑珠林

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

雨毛

京房易傳云又易妖云天雨毛羽貴人出走

內淫亂百姓勞苦則雨土君彘祿信表厥妖雨

草雨五穀人相食

上

天雨墨君臣無道讒人進

災祥集

雨杼曰饑誦贈糗

占鏡

雨筋夫饑

上

雨綿絲絮皆兵喪

內記

雨晉鏹爲餓荒州如甘露而黃

雨血君殺雨膏忠輔多貪內記云天雨膏師敗

雨肉將易君

占鏡○計不年天雨肉

天雨水銀是謂荆祖不出三年兵喪並起云國

失王

內記

雨水多風雨菓君有咎

占鏡

河圖云怪目勇敢兩童天雨刀於楚之邦謂項

羽春秋演孔云八政不中則天雨刀

雨鼈兵喪

雨金占精云黃時天雨金與金葉

夏禹時天雨金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

土述異記○河間有雨鉛城漢世天雨鉛錫於此○王莽時雨五銖錢賦而至地志爲龜兒

京房云雨冰大疫桀末年冰生於朝梁赧

二年齊地雨冰廣者六尺漢桓時京師雨冰張

駿二年二月雨水片如纈

殷紂時十日雨此於亳尚書中候

紂末年雨石皆大如甕

趙簡子問於翟封豨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

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

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夫哉妖亦足以亡國矣

對曰雨穀三日重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擊鳥

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

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蔽其

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

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

而有怨此其妖也說苑○又國策云樂毅伐齊

謂王出走地方數百里雨血

陽雨血後二年王莽擅朝

惠成王七年天雨碧於鄭竹書紀年

梁惠成八年雨骨於赤鞮後國饑兵疫內記云是謂陽消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述異記

武帝時天雨白毛時征役繁興戶口凋弊元帝
嘗雨草而葉相膠結大如彈丸時帝外氏權盛

成帝時雨魚王氏專政

搜神記○十六國春秋云蜀李期末年宮中雨

魚色黃是年為李壽所殺

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雨穀三秦魏地二

設二十頃

又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

一疋易一斗夏堃生旅豆民收取之明帝永

平十八年下邳雨大豆似槐實

古今注

漢永和年長安雨綿皆白

伏虎古今注

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

述異記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雨肉似羊肋或

大如手是時梁太后攝政梁冀專權

搜神記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

庭前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

而至於君庭與之言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上

梁武同泰年雨灰色黃時帝信佛法蔽賢絕道
後有侯景之亂梁簡文時雨黃沙其年人相食

隋書

梁武大同元年雨黃塵如雪攬之盈掬

大同中雨襍色寶珠虞寄上瑞雨頌

隋仁壽年在仁壽宮天雨花

同上。以下雪。

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也

釋名

霰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

成監臨雨雪炎薄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而
而為霰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熨陰氣脇之不相

入則轉而為電霰者陰脇陽也電者陽脇陰也

洪範五行傳

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黃竹詩以哀民

穆天子傳

管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日不得歸思其

父母作梁山吟

琴操

管寧家貧久雪陰霾不開謂友人曰吾恐凍斷

三足烏脚寧不足憂

俗說

焦先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至先祖臥
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高士傳

大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

暴衣自上以爲嘉瑞群臣皆作雪花詩宋書

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釋名

豐山有九鐘霜降而自鳴山海經

廣延國去燕七萬里其地常雨青雪冰霜色皆

紺碧拾遺記

禁無道也土黃霧夏曠露冬下雷命曆序

天氣下地不應曰霏地氣發天不應曰霧炎注

十月癸巳霧赤爲兵青爲殃望氣經

六月三日有霧歲熟土

曲江縣有銀山常多素霧湘川記

大霧君迷或云霧四時則時多隱士京房妖古

王之千歲者行遊諸國其所居國必三日變爲

日中之霧地鏡圖

白霧四面圍城不出百日大兵至城下抱朴子

服霧法常以平旦於寢靜之中坐臥任已先閉

目內視髮髯如見五臟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
過臨目爲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繞纏托面上
鬱然因又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唾六十
過畢乃微呪曰太霞發暉靈霧四遷結氣宛屈
五色洞天神煙合啟金石華真藹鬱紫空鍊形
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扇虛時乘六雲
和攝我身上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
乃開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
術者爾可行此去邪久行之常乘雲霧而遊真
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天霧三日

後主禎明三年元日大霧四塞人人口鼻氣皆

酸

神書曰
以酸爲露

露慮也覆慮物也

釋名

物之不朽者莫如金氣之清者莫如露

曹植論

君治政則軒轅之精散爲甘露

禮斗威儀

武露布文露沉

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
武况重者人尚文春秋緯

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
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甘如飴名

曰天酒中興書

聖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下

子鵠冠

諸沃之埜播山之民甘露是飲不壽者八百歲

山海經

勅畢國人長三丈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

國常飲甘露為藥甘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

也洞冥記

胡帝詠呼叶北辟裝見北帝詠烈隕指帶也

官採之帝伏御牀流涕也後漢書

皇甫謐幼時有甘露降其柳樹謐每以食之謂

蜜也言書

新蔡鄭敬都尉高懿廳前槐樹有白露類甘露

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曰明府德政未致甘露

露但樹汁耳懿不悅稱疾而去汝南先賢傳

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釋名

霓齧也其體斷絕見於非時此災氣也傷害於

廣博物志 卷之三 高瞻堂

物如有所食齧也

上

鎮星散爲虹霓主肉淫又霓者氣也起在日側

其色青赤白黃

河圖稽
褱鈞

日傍氣白者爲虹日傍青赤者爲霓

尚書考
靈曜

霓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度則投霓見

宋均注曰
投應也

春秋演

孔圖

天弓虹也又謂之帝弓明者爲虹暗者爲霓

通

九女拉譌則九虹並見

感精符

麟鬣光似仙人傾惑

虹當雙見鮮盛者雄其暗者雌

埤雅

天一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

淮南子

攻城有虹從南方入飲城中者從虹攻之勝白

虹遠城不匝從虹所托擊之勝謹守其缺賊乃

從其地破走

黃帝出軍決

古者有夫妻二人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

故俗呼美人虹

異苑

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恐失權齊侯

大懼去色黨更立賢輔

春秋文曜鉤

崔文子學道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嬰弗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

視之子喬之尸也

王逸離騷註

郎顛上章曰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時白虹貫日見日旁氣色白而純者多白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日旁政變常也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則堯在中台自司徒居立陰陽多變立鼎天

靈帝時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上問蔡

邕對曰所謂天投蜺也

晉義熙初晉陵薛顛有虹飲其釜澳頃臾噲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澗便吐金滿釜

異苑

李特長子盪字仲平少子雄字仲雋初特妻羅氏任雄夢雙虹自地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有先亡者有貴者後雄王蜀

華陽國志

太原溫湛婢見一嫗向婢流涕無孔竅婢駭怖

告湛湛遂抽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

長舒上沒霄漢

異苑

有黑虹下樂輶營少日輶病卒

述異記

劉義慶在廣陵臥病食粥忽有白虹入室就食其粥義慶擲器於階虹遂作風雨聲響撼庭戶

良久不見

獨異志

故越王無諸舊宮上有大杉樹空中可坐十餘

人越人夏世隆高尚不仕常之故宮因雨霽欲

暮斷虹歛於宮也斬斷縮小化為男子入樹良

久不出世隆怪異乃召隣之年少十數人往視

之見男子為大赤虵盤繞衆懼不敢逼而少年

遙擲瓦礫聞樹中有聲極異如婦人之哭頃臯

雲霧不相見又聞隱隱如遠雷之響俄有一彩

龍與赤鵲飛去及曉世隆往觀之見樹中紫虵

皮五色蛟皮欲取以歸有火生樹中樹焚蕩盡

吳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

東甌後記

正光元年首陽溪有虹化為女宇文顯進之帝

逼幸之不得異聲如鐘復為虹而去未幾帝崩

○以下
雷電

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霓北方

之氣雲雨雹露雪

造化權輿

雷根也如轉物有所碾雷之聲也

釋名

電殄也乍見則殄滅也

上

河圖謂雷曰玉虎鳴

雜詠集

春雨初起其音恪恪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

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占

豐界

音音之幹晴之幹音音雷殿殿音音且音音且音音當葛

礮其聲震也電烜烜其光睽也昔王由是動干

戈擢兵威

元包仲明

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饑

易妖占

夫雷入君相也入能除害出能興利

東方有電名曰無厚南方有電名曰順流西方

有電名曰墮光明北方有電名曰百生樹無厚

與墮光明相觸相對順流與百生樹相觸相對

起世

東方光明電王名阿揭多南方光明電王名阿
嶷嶸西方光明電王名主多光北方光明電王
名蘇多末尼善男子女聞是名字及知方處者
遠離一切怖畏雷電災橫之事

雷部鬼神晝勞夕役動有搖楚大則考戮屑雲
雕雷無有已時檄龍命鴉以息彼作

玉樞經

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
掌行火於人間

酉陽雜俎

新山周迴十里樵人常聞雷聲在山下俯看初

雲六如扇溈史雷雲強漫數百里

楚商梁出遊九阜之澤覽漸水之臺引翠置周
於荆山臨曲池而漁疾風實雹雷電奄冥大水
四起霹靂下臻矍然而驚其僕曰孤虛設張八
宿相望熒惑于角五星失行此國之大變也君
其返國矣於是商梁返室援琴歎之韻聲激發
象霹靂之聲故曰霹靂引或曰商梁卽楚莊王
聲誤也

琴操

秦穆公出狩至於咸陵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爲

白雀銜綠丹書集於公車

尚書中候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衽衛難結纓而
死孔子每聞雷鳴中心惻怛

王充論衡

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雷陽也雲陰也有雲
然後有雷象君臣也故雲雷相託陰陽相合也
今二世不恤人人臣叛之故無雲而雷也

太平御覽

神武閱馬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烧浮圖
神武令薛孤延視之延案稍直前大呼燒浮圖

火遂滅延還語
神武曰延乃龍圖之術也

龍圖之術也

輿博物志卷之三

終

廣博物志卷之四

隴西董斯張纂

故鄆丁元薦訂

時序

總歲時

春

夏

秋

冬

曆附

伏羲列八節神農立四時

六帖

神農始別五木以改火軒轅始書雲物成湯始
作土龍巫咸始制驅雛眉公始制立春土牛上
巳流觴齊景公始爲登高及菟渡

物原

伏羲初置元日神農初置臘節軒轅初置二社

巫咸始置除夕節周公始置上巳秦德公初置
伏日晉平公始置中秋齊景公始置重陽端午
楚懷王初置七夕秦始皇初置寒食漢武帝始
置三元東方朔初置人日上

黃帝立子午十二辰以各月又以十二名獸屬

之事

太歲在甲曰闕逢史作馮逢在乙曰旃蒙史作端蒙在

丙曰柔兆史作游兆在丁曰疆圉史作疆梧在戊曰著

辛史作重光昭陽史作昭陽在壬曰玄扈史作黑橫艾在癸曰圜圉史作在

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

在申曰涪灘在西曰作噩在戌曰闋茂史作奄淮南作

掩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脩在丁曰圉在

戊曰厲在巳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

終在癸曰極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寤四

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

廣博物志

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爾雅

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

四月天氣正方地氣定發人氣在脾五月六月

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七月八月陰氣始殺

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

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人氣在腎素問

馮相氏馮家也相親也言登高臺以視天文也掌十有二歲十有

二月十有二辰謂日月所會也子曰玄枵亥曰

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十日二

十有八星之位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昂

畢觜參北方斗其叙事東作尚說以會天位星

以正仲春星火以正仲夏星虛以正仲秋星界以正仲冬冬夏致日冬至日

景丈二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春秋致月春分日在婁而月

於牽牛秋分日在角而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以辨四時之叙二分

正則四時之命王言之出為命遂貳之弘也

而藏之以待命內史載而書之遂貳之副本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

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

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

則傷肝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

實以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

使志無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生之道

也逆之則傷心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

氣以調蚤以蚤起與鷄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

刑取歛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肅氣清此

秋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三月此

謂閉藏水冰地折無擾乎陽蚤臥晚起必時日

光使志在伏無事若有私意者已有得壯樂就

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生之道

也逆之則傷腎

也逆之則傷腎

也逆之則傷腎

也逆之則傷腎

也逆之則傷腎

也逆之則傷腎

也逆之則傷腎

也逆之則傷腎

也逆之則傷腎

也逆之則傷腎

也。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雷震响相識。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其用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非也。圃有韭圃也。圃之燕者也。時有俊風

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河大於南風也。曰介水。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於南風取必於

風故大之也。寒曰滌。滌塗滌也。者變也。變而

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

賺鼠也。記時也。曼率均田率者何也。均日者始

除田也。言其田也。獮祭魚其必與之獻

何也。曰其類。祭也。有得多也。善其祭而後

食之。十月豺祭。祭之祭獮祭魚。謂之獻何也。

豺祭其類。獮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鷹則

為鳩。鷹也。者其為之鳩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

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口則盡其辭也
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也農及雪

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
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爲廟
采也鞠則見鞠者何也呈名也鞠則見者歲再
見爾初豈參中益記時也云斗何縣在下言斗
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梯梯也者發乎也梅
杏棗桃則華棗桃山桃也緹縹也者莎隨也縹
也者其類也信提以教信也縹也縹也縹也

句必之時也或曰梓樞也粥養也二月往糲

也言大羔亂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

也言大羔亂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

也言大羔亂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

也言大羔亂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

也言大羔亂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

也言大羔亂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

也言大羔亂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

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黃色黃繁田胡繁田胡者繁母也繁萬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虫抵蜺昆者衆玉竟蹀也者動也小虫動也其允言動而後豆更者何也萬物是動而後著括猶推也蜺豨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必不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

言來者何也其能記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購何也購者賈也賈者視可爲室者也百

皆曰巢窠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就家人入內也劉鰾以爲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梯始収有見梯而後始収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梯者所爲豆實三月參則伏伏者非忘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委一楊楊則華而後記之犛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犛犛然記變爾或

曰辯羝也穀則鳴穀天螻也頒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采讖讖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田鼠化為鴛鴦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鴛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

說非拂然也鴛鴦始用也陰月是鳥而後鳥

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

也鳥乳扎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

以屈造之屬也王莢莠取茶茶也者以爲君薦

焉也莠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

如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

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五月參則見

參也者牧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殷衆也

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
不何也有見也鳩則鳴鳩者百鶴也鳴者相命
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
曰養長也一則在木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
曰之也乃爪乃者急爪之辭也爪也者始食爪
也良蠋鳴良蠋也者五采具匱之興五日翁望
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
心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翁也望也者月
之望也而伏云緒不和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
也啟灌藍蓼尾者別也而疏之也灌者聚生
者也記時也鳩爲鷹唐經唐蠋鳴者匱也初
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六中種茶菽糜時也煮
梅爲豆實也蓄謂爲茶菽也菽糜以在經中又
言之時何也是會也而記之頒馬分夫婦之
駒也將間諸則也矩闕納之則法也矩闕
夫婦一六月朔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
作夫卿月斗柄正在上用此是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

當公依尾。煮桃桃也者祀也也。地桃也者山
桃也。煮以豆實也。盧始擊始擊而言之何也。
諱煞之辭也。故云七月久。藿葦未秀則不爲
藿葦秀然後爲藿葦。故先言秀。捭子聲肆聲始
也。肆遂也。言與始逐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
萃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萃。草
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萃萃也者。有馬帶也。
漢案。漢也。家戶也。言正南北也。寒
蟬鳴蟬也者。蜺蹤也。歲女正東鄉時有霖
雨。澗茶澗聚也。茶藿葦之秀爲將枯之也。藿未
秀爲葵葦未秀爲蘆斗。而縣在下則旦八月。剝
瓜畜瓜之時也。玄鼓玄也者。黑也。杖也者。若綠
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剝棗剝也者。取也。粟零
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丹鳥羞
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
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
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
見也。鹿人從者。從群也。鹿之養也。離群而善而

大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玄駒賁玄駒也者蠃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蔀卵蔀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

禮大戴

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太簇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郊者茂也律中夾鍾衰於辰辰震也律中姑洗其言曰也者萬物皆曰也也

禮大戴

在東方其色青其音角角者氣動耀也其帝太皞皞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爲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呂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爲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

炎帝者文

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爲

鳥離爲鸞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物收斂律中南呂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爲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爲言搏訖也故太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於子子者孳也律中黃鍾衰於丑

壯者指庚也肆也

其音羽羽之爲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項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歸龜蛟珠蛤土爲中宮其日戊巳戊者茂也巳抑屈起其音宮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太呂何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爲言拒者旅

抑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太簇何大亦大也簇者湊也言萬物言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將極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

衆多七月謂之夷則夷陽則去也七月謂之南呂南者傳也言陽氣

尚有任生齊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白虎通

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乘之故也行秋政雷春陽秋陰陰乘陽故

需需氣猥并故掩閉也行夏政闕春既陽夏又陽陽十二地氣發戒

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于時國異

焚書或為猥穢無得而詳為謂之以待能者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

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閣十二清明發禁

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

事謂三卯所用事同他皆倣此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則順時節布政

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服青味酸聽角治燥

氣春多風而旱故治燥氣用八數八亦水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

東方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藏之火故曰羽獸之火

不忍行毆養垣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

空周外春主仁故所藏者不忍之理合聚於內出空於外強國為國弱

國為國強國所以禁禦弱國為國所以禁禦勳而無不從

以禮時也禮和好不甚貴賤無司事變日至國

也必得其宜和好不甚貴賤之位無司存如夏行春政風春

此則事變日至無寧居基漸重行春政風箕

宿多行冬政落寒氣肅殺故凋落也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雹水寒

所行秋政水秋旱宿多霖雨十二小鄂至德十二絕氣

下于爵賞十二中鄂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

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

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赤色味苦

味此火王之時故深赤味苦也聽羽聲羽非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微而聽羽者

所以抑盛陽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之成數飲於赤后之井

南方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藏

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行篤厚陽性寬和

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形既生自然定

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

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

下卑遠近不乖秋行夏正葉以并木生葉行秋

政華少陽氣乘之故行冬政盛陰肅殺十二

期甄至戒秋理財財與卦如甄甄事十二白露下

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

節全成數九全氣和君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

聲此全上之時故治濕氣秋多霖雨用九數九

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以介蟲之火爨介蟲

玄武用北方之火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行搏

銳兌全性勁銳時方肅殺故曰坦氣修通凡物

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修

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量委積之多寡

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信

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周徧無得有私冬行秋政霧秋冬陰霧

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故雷也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也

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

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

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

政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聽微聲不聽

聽微者亦所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則盛陰氣也川六數

六亦水火亦水火亦水火亦水火亦水火亦水

之火故曰鱗獸之火於慈厚所以行薄純行省薄純行省薄純坦氣修通凡

物閒靜形生理器成於侈冬行刑之時故成侈器也教行於

鈔鈔末也冬為四時行之未歲之將終也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

可量減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異

出入以兩易出入既異又並令無差故曰兩易也明養生以解固

固調護茲也生既頭養則物不可恡故曰解固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

故審取與之多少以總統之管子

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其時曰

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

黃傳勿志 卷之四 高麗堂

春

春養也時物

其氣曰風

陽動而陰寒為風也

風生木與

骨

木為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

其德喜贏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

喜悅長贏為

時其事號令修除神位謹禱樊梗

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樊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

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為

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修隄防

耕芸樹藝正津梁謂

橋梁也修溝瀆甃屋行水

甃者使之行水也修屋壞時方澆灌俟行而

用解怨赦罪通四方

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其雨

乃至

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

德也者掌陰為風掌主也土是收春行於政則

周之故雖落也行利政其霜時也行夏政其

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

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

列次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者還復之四

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千

所也五政曰無殺虜天毋蹇華絕芋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

不死不絕之也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為

日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陽故為

火與氣陽為鬱熱鼓蒸故為火氣也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

施爵祿

舍道罪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

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修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

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

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為德也中央曰土土位

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土德

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季與之人出以風雨節土益力

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上所生木實其德和

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

賞謂四時春氣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

所輔成也時使均成然後寒極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日掌

而歲國昌民服得賞則熱歲掌和為雨和則隆陽

賞賞為暑然故為暑歲掌和為雨交故為雨

夏行春政則風春風也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

精氣肅發故凋落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

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

久墳瘞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窮以假貸辟開也三政

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毋扱免禁扱

袒者亦不欲人令人禦盛陽之氣毋扱免袒免

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不使人惡盛陽之

氣也田中之虛欲滿之

不使人惡盛陽之

也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政

曰令禁置設禽獸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

時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

時曰秋秋率也時物成熟擊歛之其氣曰陰秋之陰也陰生金與

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為爪甲也其德憂哀靜正嚴肅秋氣故以憂悔哀憐為德靜正陰之性也居不敢滯

嚴順謂德雖嚴然順時而為之也居不敢滯

佚取為滯佚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滯暴順

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取之也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

人必信民毋意聚衆人無懈怠所惡其務

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既誠信故能克敵

此謂辰德辰以收歛殺為德也辰掌收取為陰收聚冬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

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

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姦邪故禁之圍小辯鬪譯蹠

小辯則利口覆圍及譯傳言語相二政曰毋見

疾思為鬪訟者皆當禁圍之也三政曰慎旅農趣

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三政曰慎旅農趣

聚取四政曰補缺塞圻師旅營農當慎取之秋方閉藏故令補缺塞圻

黃博志 卷之四 三 高暉堂

也 五政曰修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閉藏之氣五政苟時

五穀皆入北方日月北方太陰其時曰冬冬中

藏取萬物於中也其氣曰寒冬之寒生水與血寒釋則水流血

亦水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實為

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陰故令散絕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衆陰之閉

藏其事號令修禁徒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私徒令為靜

止地乃不泄冬令行故地不泄也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

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刑致罪以符之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

政乃熟國政乃熟故為樂也冬月以陽

春陽氣發泄也行夏政則霤夏雷行秋政則旱謂冬氣

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論孤

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備

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

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山者也

四政曰捕盜遁得盜賊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閭分異分異謂離居者五政

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

秋榮冬霑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為賊害也

刑德易節失次則賊氣邀至賊氣邀至則國多

蓄殃是故聖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法作教而

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

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此三者而已天地之行唯日

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

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

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皆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

而與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熯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

德律月食則似刑也見其儼敬聖王用食則

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

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上

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

天不重為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

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

不寬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

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

賞無功也越經

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
 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
 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
 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
 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
 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
 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

春秋繁露

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

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

水而起助冬之藏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

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

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

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嚴

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

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

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

何以踈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

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
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

春之德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花萼不茂則發
生之德廢夏之德炎炎不信則草木不長草木
不長則長贏之德廢秋之德雨雨不信則百穀
不實百穀不實則收成之德廢冬之德寒寒不
信則水上不堅水土不堅則安靜之德廢

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

冬者天之成也

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回朝夕不息十月
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故謂之陽月四月陽雖
用事而陽不獨存故謂之陰月二月八月陰陽
正等

四時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夏者太陽之選
秋者少陰之選冬者太陰之選

並上

政失於春歲星盈縮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
於秋太白出入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

文子

一年有二十四氣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

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師則為歲朔氣匝則為年

周禮疏

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為德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為刑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池穿井萬物閉藏蟄虫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

至則水衡之日夏至則水衡之木朝東而

水漏十一月水正而陰勝陽氣為火陰氣為水

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

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日夏至而流黃澤

石精出

淮南子

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反

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蟄律受太簇指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指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鍾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指亥亥者闕也律受應鍾指子子者滋也律受黃鍾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故曰

觀巨穀之歲巖穰穰穰畢種秋蠶不蠶麥昌

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闕逢單闕之歲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執徐之歲歲早早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太荒落之歲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彊圉敦牂之歲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雖協洽之歲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巳曰屠維涪灘之歲歲和小雨行

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作鄂之
歲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虫民食
五升酉在辛曰重光掩茂之歲歲小饑有兵蠶
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玄默大
淵獻之歲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虫
民食三升困敦之歲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
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赤奮若之歲歲有
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升一

集李菽麥食蠶秋窮命春命仲秋窮命春

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羸孟秋始縮仲春
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天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
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
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
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
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虫冬出其鄉六月
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
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

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電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狩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

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轍轢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降自泉則修極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

秋耕鑿壤積穀備水

並止

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

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雷中雷者

象土在中天也六月亦土王也

白虎通

春爲忠東方爲春春動也是故鳥獸莫不孕榮華生萬物遂忠之至也夏爲樂南方爲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

至也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冬爲信北方爲冬冬終也北伏方也是故萬物冬皆伏貴賤若一美惡不減信之至也尸子

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

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

鷦冠子

春蠢也動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

秋縮也縮追品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

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
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
損故謂之遠玄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
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日之
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或左
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

靈

太玄經

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直東方也春也質而

未有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載也西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酋乎西冥乎北

赤道橫帶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九分之五黃道邪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夏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邪截赤道者則秋分之去極也於此春分去極九十一度秋分去極九十一度

渾天儀

禮三正記三微者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微動而未著也十一月時陽氣始養根於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正月時萬物始達乎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夏爲人正色尚黑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
歲雄在於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
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取月雌也
大抵以十干為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
故謂之雌但畢觜為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
陽者未嘗用雌雄二字也郎顛傳引易雌雄秘
歷今古此書

法苑珠林

火星為夏期專揚助精感符虛星為秋候昴星

卯為春門萬物已出酉為秋門萬物已入

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燮感赤氣使
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
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

抱朴子

按立世阿毗曇論問言云何冬寒云何春熱云
何夏時寒熱是冬時水界最盛長未減盡時草
木由濕未萎乾時地大濕滑火大向下水界上
昇所以知然深水最暖淺水則寒節已至日行

路照灸不久陽氣在內食消則速以是事故冬
時則寒一何春熱時水界長起滅已盡草木乾
萎地已燥坼水氣向下火氣上昇何以知然深
水則冷淺水則熱冬時已過日行內路照灸則
久身內火羸故春熱云何夏時冷熱是大地八
月日中恒受照灸大雲降雨之所灑散地氣蒸
鬱若風吹時蒸氣消已是時則寒若風不起是
時則熱是故夏中有時寒熱西方四月爲一時
但立春夏冬故不

立秋故立

向北行時一日常行六拘盧舍未曾捨離日所
行道但於其中有十因緣所有光明照觸彼十
種山令其生熱復何因緣有諸寒冷於須彌山
佉提羅迦山二山之間有須彌海濶八萬四千
由旬周廻無量其中衆華悉皆遍滿香氣甚盛
日天光明照觸彼海此是第一寒冷因緣第二
伊沙陀山第三遊乾陀山第四善現山第五
馬耳頭山第六尼民陀羅山第七毗那耶迦山

第八輪圍大山第九閻浮洲中所有諸河流行之處日天照觸故有寒冷第十瞿陀尼洲諸河倍多第十一弗婆提諸河倍多第十二鬱單越

諸河倍多此十二諸河流水日天光明照觸

寒冷前之生熱十二次前之八山外第九是空

中去地萬由旬有夜叉宮顯第十是四大大

洲山合爲第十也

復有何因緣於冬分時夜長晝短佛答比丘曰

天宮殿過六月已漸向南行每於一日移六拘

盧輪南轉地狀猶如暹暹迴迴疾疾踏踏殿殿在在閻閻浮浮洲洲

分時晝短夜長復何因緣於春夏時晝長夜短

佛答云曰天宮殿過六月已漸向北行每一日

中移六拘盧舍無有差失異於常道當於是時

在閻浮洲處中而行地寬行久所以晝長以此

因緣春夏晝長夜短智度論云如阿鞞跋致

品中所說日月歲節者日名從旦至日初分中

分後分夜亦有三分一日一夜有三十時春秋

分時十五時屬晝十五時屬夜餘時增減若五

月至晝十八時夜十二時十一月至夜十八時
晝十二時一月或三十日半或三十日或二十
九日半或二十七日半有四種月一者日月二
者世間月三者月月四者星宿日月者三十
日半世間月者三十日月月者二十九日加六
十二分之三十星宿月者二十七日加六十分
之二十一閉月者從日月世間月二事出是
各十三月或十三月名一歲是歲三百六十六
相銅嘶煖船停懸船有中時時有空獨後本
到三十日時二十九日減云何和合成日月無
故云何和合而爲歲以是故

起世論

云何黑半云何白半由日黑半由日白半日恒
逐月行一一日相近四萬八千八百旬日日
相離亦復如是若相近時日月圓被覆三由旬
又一由旬三分之一以是事故十五日日被覆
則晝是日黑半圓滿日日離月亦四萬八千八
十由旬月日日開三由旬又一由旬三分之一

以是事故十五日則開淨圓滿世間則名白
半圓滿日月若巖相離行是時月圓世間則說
白半圓滿日月若共一處是名合行世間則說
黑半圓滿若日隨月後行日光照月光月光鑑
故被照生影此月影還自翳月是故見月後分
不圓以是事故漸漸掩覆至十五日覆月都盡
隨後行時是名黑半若日在月前行日日開淨
亦復如是至十五日具足圓滿在前行時是名

何此原論

春合名蠢位東方動春明達

春之言蠢東方之
言動含此名以自

明自

達也 六合俱生萬物節

惟平時爲春以其蠢
動無節應此時節也 五

行竝起各以名利

自六合俱生以通五行各
有陰陽交合故能然也 其

精青龍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也上

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
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卽指天曰孟
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
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

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竝住與管

相應若符契焉

隋書

正月曰端月

祭要

正旦五更正衣冠於家庭中爆竹貼書鷄鏤五

色土於戶上厭不祥

易通卦驗

漢官典職正旦天子行陽德殿作九賓樂觀諸

樂舞咸康起居注十二月詔正旦會百僚賜綠

釀酒

歲時紀原

上元夜人皆遊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

藜照向

劉向外傳

元日食膠牙錫取膠固之意

荆楚歲時記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

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

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

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簡子曰然

列子孔叢子申與

此段相類不重錄

李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新汲縣獄時歲
旦翊引杯曰正朝從小起膺曰死者人情所惡
今子無慘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膺
乃嘆曰漢其亡矣夫善人天地之紀而多害之
何以存國李膺家錄

阮佃夫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
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耶其不稽
古如此南史

孫臏希世廟賜懼

印見北海錄

正月未日夜蘆菑火照井廁中百鬼走

荆楚時記

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

石虎雜記

二月曰仲陽又曰令月

蔡嬰

漢武帝始張上巳燈

初原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月初生水其義何指
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
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爲恠乃相攜之水濱盥洗
因水以泛觴曲水義起於此也帝曰若如所談

便非嘉事尚書郎束皙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之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林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祠二漢相綵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筋左遷摯虞爲陽城令

續齊書

雜記

寒食斷火起於子推據左傳史記並無介推被焚之事周禮有拒火濟服是事於春秋然則

火蓋周之舊制

初學記○以下夏

越王念吳之復夏

則握火冬則抱冰

吳越春秋

四月曰乏月

祭要

或問辟兵之道

答曰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

於心前

抱朴子

或問不熱之道

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

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水

一作水之丸

或服飛霜之散然

此用蕭丘上木皮及五月五

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
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
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
者也

桃印本漢制以止惡氣今世端午以綵繒篆符
以相問遺亦以置屏帳之間

續漢書

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瓮
投於江湖一老翁見瓮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
取因養之以為子遂居於屋下州記中府之虎
乃姓胡

小說

越巫始制端午綵符健線艾人

物原

夏至著五綵辟兵題曰游光游光厲鬼也知其
名者無溫疾

風俗通

天子常以冬夏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
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權土炭效陰陽也

後漢

書

蜀石泉有禹廟相傳禹六月六日生

吳越春秋註

六月伏日周時無至此乃有之

郊祀志○以千秋

秋曰素商七月曰首秋上秋肇秋蘭秋八月曰

仲商亦曰桂月九月曰暮商

蔡要

秋樹名成秋雨名愁

陸機要覽

七月中元乃大慶之月

修行記

七月七日爲良日

風土記

太液池西有武帝

曝衣閣常至七月七日宮女

出后衣登樓曝衣

宋王子楊閣苑疏

七月七日作魁合

九營及蜀茶九晨經書及家

仙忌真記曰子欲昇天慎秋分罪無大小皆上

聞以罪求仙仙甚難是故學道爲心家此是朱

火丹陵仲陽先生之要言矣秋分氣謂日和中

順天地者也

雲笈七籤

秋判之日尊卑盡會生死之日也古人以秋分

之日爲秋判之日也

三元素語

霜娥怨古樂府曲注漢人以中秋無月作此

後漢修孔子廟記云永壽二年青龍在涪灘霜

月之靈皇極之日集古錄疑是九月五日也

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眼明也
通征記○以下冬

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

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二百遍則

十二月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米

漆散或先服雄丸一雌丸二亦可一日一夕

不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

衆亦家家縱樂五日爲迎日至之禮易通

冬至日行遠道周四極命之曰明天呂氏春秋

冬至之日直入神樹八尺之表口中視其影

如度其歲美人民和順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

多譌言政令爲之不平晷進則水峇退則旱

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正臣下之

行日食則正人君之道進謂長於度也易通卦驗

冬至陰陽合精天山交讓天爲尸濕地爲不凍

君為不朝百官為不親事不可出游必有憂悔

神農書

天竺國以十月二十六日為冬至冬至則麥秀

西域志

冬至後遇壬戌為臘

說文

王者冬以其行盛曰為祖衰曰為臘漢火德火衰於戊故以戊日為臘魏土德土辰日為臘晉金德金衰於丑故以

丑為臘

魏臺

臘者祭也

伏波之闕九郡時雷州徐聞縣人以巳酉日遇害故州人以是日為臘日而祭其先

一統志

第五倫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臘日常悲戀垂淚

論承後

李庚書

鄭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宴會周列十數人

皆美盛服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父母

私督數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

別傳

歲除日儺皆作鬼神狀二老人儺翁儺母

秦中歲時

記○以下曆

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

按漢書

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

類玉皇會元云唐生到也先其禘三月朔旦立

鷄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

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爲歷宗也湯作殷

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也更以十一月

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

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禮記

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

董巴議

聖人述太陽於晷景效太陰於弦望明五星於

見伏正是非於晦朔弦望伏見者歷數之綱紀

廣博物志 卷之四
檢驗之明者也

上

地皇以三十日爲月十一月爲冬至

通曆

漢曆志伏羲有甲子元曆是太昊已有甲子故

陳鳴曆書序云伏羲推策作甲子而世本等皆

謂黃帝令大槲作甲子非也槲特甲子作網

音爾 路史

黃帝命大槲正甲子探五行之情而定之

風后釋之以致其用而三命行矣

補註云玄

兩實丁御

於下經緯

數然後天步有常而不倍

作蓋天綜

術以定氣象問於鬼史

周紀其有

妙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

氣者六期

備終地氣者五歲爲周五六人首

歲三十七

日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二

十氣爲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

五氣起消忌祭發歛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

甲子立正又以配氣致種爰以抵日而時節定

是歲己酉朔旦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冕履問

於鬼容菴容菴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

冕侯封禪書作宛胸

爰興封禪迎日推策造十六神屏

和分以致閏配甲子而設節歲七十六以爲紀

紀二十而節首定之原名握先率二十而爲

復朔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而策定然後

而辰從

續漢書黃帝徵能術者爲四分之曆

黃帝高辛夏后以十二月爲正少昊唐帝

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初

宋志

用乙卯至武帝元年以丁丑

續漢書

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蒙玉以赤緇高辛氏以

十三月爲正蒙玉以白緇

宋志

大桡作甲子曆如維首容成作曆羲作古月

尚儀作古月后

呂氏春秋

小昊氏衰玄都氏黎實亂天德賢思而廢人推

龜策之從謀臣不用詰士在外家爲巫史亡有

續博物志

卷之四

五

高暉堂

要質民賸於祀神褻民狎嘉生不降龜策鬼神
不足以與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顛頊乃命
重犁典司稅融重獻上天以屬神犁抑下地以
屬民以經上下之通以規三辰之行 路史

帝注新經 十三月以爲元歲紀甲寅上日乙巳

日月正上維之初而五星會於天歷 天歷營室也泰用顯

帝歷元用 乙卯竊茶曆法黃帝顛帝夏商周曆

元立春側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與月令

合於於曆以十月爲歲首以說者謂顛帝曆前

十月 蓋泰陽間則一切置之九月爲後元

非冰始離蟄始動時祀三號而立春至天曰上

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是以真物應之也

理是爲歷宗

初重黎受職高辛之仁高辛 三苗復九

黎之事民興晉漸罔中於信而二官以廢罔餘

乎統民躋齊盟上帝不 萬 遠絕於是復育

重黎之後使纂舊業乃命羲和紀地天通義載

上天黎獻下地俾主陰陽羲和居卿而致日著

推術設節首演紀於虛之初建困敦而首大呂
春三百又六旬又五日而暮以閏月定邪而成
歲放之諸侯而臧之祖

鄭玄以爲堯正建丑舜正建子主肅等以爲
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爲一

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鈴天行
施敬授人時路史

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曆正今攷之交合
與殷曆相應晉志

劉洪字元卓善算當世無偶長曜術及在
觀輿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八官及造乾象
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山松書

周羣妙閑善算術識說遊暇山採藥見一白猿
從絕峯而下對羣而立羣抽刀佩書刀投猿
化爲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

高輿堂

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邁也忘其年月猶憶
軒轅之時始學曆數風后容中皆黃帝之子就
余授曆術至顓頊時考定日日月星辰之運尤多
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和竈之徒權略唯
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興亡了不復可記因以相
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甘六首羣服其言更
精勤筭術及年校年曆之運云於圖緯知蜀應
滅及明年歸命奔吳皆云周年詳陰陽之精妙

地蜀人謂之故星格遺記

乾象法於東萊徐岳故吳用乾象曆志

景初元年山荏縣言黃龍見有司奏以為魏得
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乃定曆年改大和曆

為景初曆魏志

何承天曰夫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
前識無救其為蔽也是以多歷年歲未能有定
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代不悟徒云
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識緯遂開治亂此之

廣博物志 卷之四 四八 高輿堂

爲蔽亦已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踈濶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二日楊雄心感其說采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馬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愆訛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曆幾乎不知而

妄言歟 宋書

何承天以博物著名問釋慧嚴佛國何曆

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天竺

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前爲一計

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宣年紀感

承天無所厝難 高僧傳

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

祖冲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

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

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晉代

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

日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端

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黍躬察儀漏目盡毫釐
心窮籌筭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曆
疎舛類不精密季氏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
所上意存改革而置三氣以平三氣以臣校
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三三三至各景數
及一月五星之氣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宗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宥度違天則伺察無
準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制新曆

曆位改易之意有社稷去此曆有社稷

年輒差一日歲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置
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
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
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
冬至日在危宿之左五十許度代之初卽泰歷
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歷冬至日
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
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

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米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針說乖謬既者輒應改易僅令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檢漢註並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止元汨護於廟虛一其二以日辰之歲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不如此。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律呂氣條並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不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並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章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羣流共源□□□□若夫策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

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存緩密革
新變舊有約有頌用約之條理不自憚用頌之
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
爲體非不細密臣用是深惜毫釐以求全妙之
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而莫知悟
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
垂詳究事奏孝武今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

南齊

時崔浩集諸術士考夾膜死以歲日月星辰

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
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識漢史而不
覺此謬恐後之譏今亦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
云何允曰杓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
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
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
推之於理浩曰欲爲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
三星之聚而惟三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

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恠雅泉宮少傅游雅曰
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祿餘浩謂允曰先
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來如君語以前三
月聚於東非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
源之射也

北史

陶弘景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
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算推知漢熹平
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

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

因盛言有代謝之徵及受禪之初誠造新曆賓
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撰成奏上高祖詔用
之張賓曆既行劉孝孫與蕪州秀才劉焯竝稱
其失言學無師法則食不中所駭凡有六條賓
有寵於高祖劉暉附會之二人叶議共短孝孫
言其非毀天曆孝孫焯等竟以他事斥罷後賓
死孝孫仍直太史累年不調寓宿觀臺乃抱其

書弟子輿穢來詣闕下伏而慟哭高祖異焉以問園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遣與賓曆比校短長

隋志

張貴玄推步甚精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顛項歷作太初曆云後儒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貴玄所爲曆

法觀書詠祠者有主簿其不使祖中之人

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曆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修一度貴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列宿歲別漸移八十二年却行一度則止會元時日水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竝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

莫能考正胄玄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
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
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
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
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以後至春
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
自春分以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二日
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卽其率也其三

自古者曆者必以歲爲一歲不謂內外八限更食張寬

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三十七日有餘一
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
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
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
下卽爲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
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
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
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

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准冑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有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冑故積候而長星才終

見卽不見若平晨見在啟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以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冑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留迴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卽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

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卽用推驗
多少實數罕符胄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
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卽速背之則遲皆十五
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
加時朔望同術胄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
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
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卽爲食數去
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
十二度食三分曆近於度食益一分當交卽食既
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
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旣
自此以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
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爲詳密
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胄玄積候知其有差
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
使其然也凡此胄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
隋書

廣博物志卷之四 終

廣博物志卷之四

三十一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隴西董斯張纂

高陽韓敬訂

地形 總地 山

伏羲立九部而民易理

易卦坤靈圖益九州之始也竇犢記云伏羲審

地勢定山

神農世白阜圖地形脉道

春秋元命苞註白阜爲神農圖畫地形通

水之

神農度四海內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

廣博物志

卷之五

高軍堂

里帝堯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
百四頃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夏

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

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廣雅

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圖周公

城名

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

有牧夏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

九州十二職或繫之非科或繫之本非八節或

荆主衡梁主開陽豫主攝光此繫之北斗者也

星紀吳越玄枵齊姬訾衛降婁魯大梁趙寔沈

晉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壽星鄭大火宋析木

燕此繫之二十八宿者也歲星主齊吳熒惑主

楚越鎮星主壬子太白主大臣辰星主燕趙代

此繫之五星者也

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為隣三隣為朋三

朋為里五里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州十有

二師焉上

禹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南逾赤岸北過玄谷而徘徊乎崑崙察六扈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金匱玉符以鎮川瀆東至樽木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攢樹之所摺天之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地南至交趾孫濮續楠之域丹粟泐水之際南俟黃支之堵不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飲露之民竒肱三面北至太正之谷夏海

湯問於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寔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有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有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列子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三美高麗堂

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

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

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周書云宜
鷄狗鳥獸其

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

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澗其利丹銀齒革其民

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

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圉其川滎雒其浸

波差其利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

擾其穀宜五種江東曰青州洪州鎮曰新山其

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鷄狗其穀宜稻麥河

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大野其川河

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

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

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

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

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貍養其川

河沛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

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
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
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
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
盧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
千里曰王畿畿周書
作祁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

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藩服周禮

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
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東曰徐州
燕曰幽州齊曰營州與高實異此
殷簡論雅

青州在東取物生而青也州注也郡國所注仰
也徐州徐舒也土氣舒緩也揚州州界多水水
波揚也荊州取名於荆山也必取荆爲名者荆

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疆
常警備之也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
在常安豫也涼州西方所在寒涼也雍州在四
山之內雍翳也并州曰土無也其州或并或設
故因以爲名也幽州在北幽昧之地也冀州亦
取地以爲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
冀治弱則冀疆荒則冀豐也兖州取兗水以爲
名也司州司隸校尉所主也益州益阨也所在
之地險阨也古稱營州齊瀋之地於天文屬營
鹿山南宛宛然以爲國都也宋送也地接淮泗
而東南傾以爲殷後若云滓穢所在送使隨流
東入海也鄭町也其地多平町町然也楚辛也
其地蠻多而人性急數有戰爭相爭相害辛楚
之禍也周地在岐山之南其山四周也秦津也
其地沃衍有津潤也晉進也其土在北有事於
中國則進而南也又取晉水以爲名其水迅進
也趙朝也本小邑朝事於大國也魯魯鈍也國

多山水民性樸魯也衛衛也既滅殷立武庚爲
殷後三監以守衛之也齊齊也地在渤海之南
勃齊之中也吳虞也太伯讓位而不就歸封之
於此虞其志也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
拘也此十三國上應列宿各以其地及於事宜
制此名也至秦改諸侯置郡縣隨其所在山川
土形而立其名漢就而因之也河南在河之南
也河內河水從岐山而南從雷首而東從譚首
而北郡在其內也河東在河之東也河內在河
水西也
也潁川因潁水爲名也汝南在汝水南也汝陰
在汝水陰也東郡南郡皆以京師方面言之也
北海海在其北也西海海在其西也南海在海
南也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東海海
在其東也濟南濟水在其南也濟北濟水在其
北也義亦如南海也濟陰在濟水之陰也南陽
在國之南而地陽也凡若此類郡國之名取號
於此則其餘可知也縣邑之名亦如之大曰邦

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國城曰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周制九夫爲井其制似井字也四井爲邑邑猶悒也邑人聚會之稱也四邑爲丘丘聚也四丘爲甸甸乘也出兵車一乘也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縣懸也懸係於郡也郡羣也人所羣聚也五家爲伍以五爲名也又謂之鄰鄰連也相接連也又曰比相親比也五鄰爲里居方一里之中也五百家爲黨黨長也一聚之所尊長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向也衆所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

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

荒太平之人仁在東丹穴之人智在東南太蒙之人信

在西空同之人武在北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

必有涂焉

考工記

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甸烈三甸

烈而距五十里而對百里而有都邑

大戴禮

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疎理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北方者

天九河陽之域也其地高燥不風寒北方者

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炙炳故炙炳者亦從北方來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胙故其民皆綴理而少色其病癰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采其民食禡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且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

素問

地厚萬里其下得大空大空四用下有自然金
枉輒方員五千里 開令內傳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大翟不周山大
則有虎豹熊蟻蛆木大則有蛟龍龜鼈鱣鮪 呂氏

春秋

土有九山山有九寒澤有九數風有八等水有
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
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兪州曰并土正中
冀州曰神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齊州曰成

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

門何謂九塞曰太汾滎阮荆阮方城穀阪井陘

令疵句注居庸何謂九數曰越之具區楚之雲

夢秦之陽紆 一名具圃晉之大陸鄭之圃田宋之孟

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昭余何謂八風東

北曰炎風 融風 東方曰條風 一曰明 東南曰景

風 一曰清 南方曰巨風 一曰凱 西南曰涼風西方

曰颶風西北曰麗風 一曰閩 北方曰寒風 一曰廣莫

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
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
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
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
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
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鴻水淵
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
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掘崑崙
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

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

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傍有四百四十四門

闕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傍有九井玉橫維

其西北之隅鏡猶宏世鏡或作彭彭受不妄藥器也北門開以內

不周之風頡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闔

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

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

北馭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

馭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馭入於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曠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字而無益天地之中也若木在建木西末

之外乃有八殯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凡八殯八澤之雲是兩九州八殯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僂曰

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
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凡八絃之氣是出寒暑
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絃之外乃有八極自東
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
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
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
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
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
八極之雲是兩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絃

者有醫母閭之珣玕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
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
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
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
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
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嶽
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凡地形東西為緯南
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

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
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
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
聾林氣多瘡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
險阻氣多瘦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泖丘
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合輕土多利重土多
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
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
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東方有君子之國西方
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雁代飛蛤蟹珠龜與月盛
衰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壩土人大沙土人
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
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饒食草者善走而
愚食葉者有緣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
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天不食者不死而神
淮南子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

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
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
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充上大口決
毗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天其
地宜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
其人面未僕修頸卯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
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
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蝥蝻之所伏
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
焉黑色主腎其人壽慈貪黷而壽其地宜菽麥
大馬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
人大面短頰美鬣惡肥竅通於目膚肉屬焉黃
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東方之極自碣石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
出之次抃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皞句芒之
所司者萬二千里南方之極自北戶烏孫之界
貫顛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
所司者萬二千里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恒山

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人民之野五穀之宜
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鴻水之洲東至於碣
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西方之極自
崑崙絕流沙沉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
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
里北方之極自九極窮夏海之所極北至令止
之俗有凍寒積雪雹霜霰凜潤羣水之野顛頊
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夏海大海也

東北爲報德之雅西南爲背陽之雅東南爲常

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膝

膝明也
落清切

白色

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魏地處季冬

之位土地平夷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大岳

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

土著交切
下音割切

而収其民儉

而好畜此唐堯之所處

詩舍神霧

曾隨師主履行比至朱陵扶桑蜃海宴夜之丘

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申旋

十洲踐赤縣而遊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

少及今周流六天廣陟天光極於是矣未若陵
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萬北極勾
陳而并華蓋南翔大丹而棲大夏東之通陽之
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
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乃及於是愧不
足以酬廣訪矣 十州記

崑崙柱天萬脈萬山出起西北綿亘幽寒莫詰

為背為項西北近崑崙為脊為髀遠下為齧

鬣上為髮祭而告春秦雍為天下

胃皖出納為汧為渭大河大江經絡榮衛大腸

膀胱震澤壘濟青徐以降是為髓脾泄為尾閭

莖洋無際海洲萬國糞滓塵穢張子房赤霆經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

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

之林北方木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

均有無而通萬物也 鹽鐵論

佛告諸比丘若閻浮洲日正中時弗婆提洲日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十七 高麗堂

則始沒瞿耶尼洲日則初出鬱單越洲正當半夜若瞿耶尼洲日正中時此閩浮洲日則始沒鬱單越洲日正中時瞿耶尼洲日則始沒弗婆提洲日則初出閩浮洲正當夜半若弗婆提洲日正中時鬱單越洲日則始沒閩浮洲中日則初出瞿耶尼洲正當半夜佛告比丘若閩浮洲人所謂西方瞿耶尼人以為東方瞿耶尼人所謂西方鬱單越人以為東方鬱單越人所謂西方弗婆提人以為東方弗婆提人所謂西方閩

浮洲人以為東方閩

浮洲人以為東方閩

浮洲人以為東方閩

浮洲人以為東方閩

浮洲人以為東方閩

尋夫方土人別不同總有二種一凡二聖若約方言之卽有四種所謂四天下人若以住處言之四天下中合有四千八處則有四千八種之人若直按閩浮提一方言之如樓炭經說大國總有三十六之大國人亦同之若展別論則有二千五百小國人亦同之又一一國中種類若干胡漢羗虜蠻夷楚越各隨方土色類不同樓炭經云此南浮提種類差別合有六千四百種

人但總彰大數不別其名長阿含經云佛告比丘此四天下有八千天下圍繞其外復有大海水周而圍繞八千天下復有大金剛山繞大海水金剛山外復有第二大金剛山二山中間窈窕冥冥日月神天有大威力不能以光照及於彼人大地獄也第一北鬱單越者長阿含經云須彌山北天下有鬱單越國其土正方縱廣一萬由旬人面亦方像彼地形有大樹王名菴婆羅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多

草繁繁右旋色如孔翠香如婆師軟若天衣其地柔輒以足踏地地凹四寸舉足還復地平如掌無有高下彼土四面有四阿耨達池各縱廣百由旬以七寶砌出四大河廣十由旬衆鳥和鳴彼土無有溝坑荆棘株朽亦無蚊虻毒虫地純衆寶陰陽調柔四氣和順百艸常生無有冬夏其上常有自然杭米不種自生無有糠粃如白華聚猶切利天食衆味具足其土常有自然

釜鍍有摩尼珠名曰焰光置於鍍下飯熟光滅
不假樵火不勞人功其土有樹名曰曲躬葉葉
相次天雨不漏彼諸男女止宿其下復有香樹
高七十里華果繁茂其果熟時皮破自烈自然
香出或高六十里五十里小者五里其果熟時
皮破自然出種種衣或出種種嚴身之具或出
種種器或出種種食或戲河中有衆寶船彼方
人民欲入中洗浴遊戲時脫衣岸上乘船中流
娛樂訖已度水遇衣便着先出先着後出後着

不求本衣次至香樹樹爲曲躬其人手取樂器

調絃並以妙聲和絃而行詣園娛樂其土中夜
阿耨達尤王數數時起清淨雲周遍世界而降
甘雨如櫛牛乳以八味水潤澤普洽於中夜後
淨無有翳空中清明海出涼風微吹人身舉體
快樂其貌少壯如閻浮提二十許人其人口齒
平正潔白無間髮緝青色無有塵垢髮垂八指
齊眉而止不長不短若其土人起欲心時有熟
視女人而捨之去彼女隨逐往詣園林若彼女

人是彼男子父親母親骨肉中表不應行欲者樹不曲蔭各自散去若非親者樹則曲蔭隨意

娛樂一日二日或至七日爾乃捨去立世阿毗曇論云北

洲人不索女不迎妻不買不賣若男子欲娶女時論贖彼女若女欲羨男時亦須諦視男子若

不見視餘女報言是人看汝即為夫妻男不見女看餘男報言是女看汝亦為夫妻若自相見

便即相隨其往別處若多欲者一生之中數唯至五其中品者或四三亦有修行至死無欲

彼人懷妊七日八日便產隨生男女置於四衢捨之而去有諸行人經過其邊出指合味指出

於乳充遍兒身過七日其後不哭淚

男向男親女向女親彼人命終不哭淚

死屍捨之而去有鳥名憂慰禪伽接彼死屍置於他方依世論云其鳥啄屍將去至山外而便噉食也又其土人大小

便時地為開拆便利訖已地還自合其土人民無所繫戀亦無蓄積壽命常定死盡生天其人

前世修十善行身壞命終生鬱單越壽命千歲不增不減彼土人民悉皆白淨人所莊飾鬚髮

翠黑恒如剃周羅五石頭髮自然長橫七指無有增減順正論云北俱盧洲形如方座邊有二

廣博勿志

卷之五

三 高暉堂

三 高暉堂

中洲一矩婆洲二憍拉洲第三東弗于逮依長
阿舍經云須彌山東有天下名弗于逮其土正
圓縱廣九千由旬人面像彼地形有大樹王名
伽藍浮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
旬造天地經云東方人物勝閻浮提人彼上用
綿絹共相市易依長阿舍經云彼土人壽二百
歲樓炭經云人壽三百歲也飯食魚肉立世論云自不殺生不令他殺若有自死則食其肉人有婚禮嫁娶立世論云東弗婆提人其多欲者一生之中其數至七其中品者或至五六亦有修行至死無欲東
雨承者下竟上衣繞身而已依順正論云東

勝身洲東狹西廣形如半月其洲邊有二中洲
者一提訶洲二毗提訶洲第三俱耶尼者依長
阿舍經云須彌山西天下名俱耶尼其土形如
滿月縱廣八千由旬人面像彼地形有樹王名
曰斤提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
旬起世經云於彼樹下有一石牛高一由旬以此因緣名瞿尼尼此云牛貨人壽三
百歲以牛馬珠玉共相市易人物亦勝閻浮提
主世論云彼上人或自殺生或令他殺死則食

肉同閻浮提人若眷屬死送喪山中燒屍棄去或置水中或埋土裏或者空地東西二洲大同閻浮提婚禮亦同其欲多者一生之中數至十二其中品者數或至十亦有修行至死無欲彼人莊飾並皆被髮上下著衣依順正理論云西牛貨洲圓如滿月其洲邊有中洲者一捨撻洲二盟怛羅湯里孛洲第四閻浮提者依長阿含經云須彌山南有天下名閻浮提其土南狹北廣縱廣七千由旬人面象七也

閻浮提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

旬起世經云於此樹下有閻浮那檀金聚高二十由旬以此勝金出此樹下故名閻浮那檀

金復有金翅鳥王樹名俱利睒婆羅圍七由旬

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阿修羅王有樹

名曰善盡圍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

由旬閻浮提人人壽百歲中天者多初十無知

二十少知猶未黠了三十欲意盛四十所行無

端五十所習不忘六十怪著七十體性遲緩八十無榮飾九十疾病百歲諸根衰耗立世阿毗

星論云閩浮提人衣服莊飾種種不同或有長髮分爲兩髻或有剃落髮鬚或有頂雷一髻餘髮皆除名周羅髮或有拔除髮或有剪髮或有編髮或有被髮或有剪前被後令圓或有裸形或着衣服覆上露下或露上覆下或上下俱覆或止障前後四洲人民所食多種不可具述婚禮市易現事可知然論云閩浮提人一生欲事無數無量不同餘三洲人少欲亦有修行至死

無欲依順正理論云南瞻部洲有曼洲一名遮未羅洲二名夜羅遮羅洲

東方弗于岱九萬里之外極毫林之墟其國音銘呵羅提之國國地形正圓其色如碧脂之鮮無有山阜廣狹九十萬里其國人形長二丈壽四百歲國有六音之銘是海上始氣置於外國胡老之品高上恒吟歌其音以化胡老之人令知外國有不死之教其國人皆行禮而誦其音是得四百歲之壽上學之士知外國地色恒吟詠六品之音者則致胡老仙官衛兆之身九年

自然得遊其國與胡老交言變化飛空遊行東

極之境也

雲笈七籤

南方閩浮利三十萬里之外極洞陽之野其國音則銘伊沙陀之國國地平博無有高下土色如丹廣狹八十一萬里其國人形長二丈四尺壽三百六十歲國有六音之銘是高上置於外國越老之品高上恒吟歌其音以化越老之人令知其國有不死之教其國人皆行禮而誦其音是得三百六十歲之壽學者知外國也色恒勝詠六品之音者則致越老仙官衛兆之身九年自然得遊伊沙陀之國與越老交言變化朱宮飛行南陽之境也

西方俱耶尼七十萬里之外極浩素之壠其國音則銘尼維羅絲那之國地形多高壠與天西關相接土色白如玉廣狹六十八萬里其國人形長一丈六尺壽六百歲國有六音之銘是高上置於外國氏老之品高上恒吟歌其音以化氏老之人令知其國有不死之教其國人皆行

禮誦詠其音是得六百歲之壽學者知外國地
色恒吟詠修行則致氏老仙官衛兆之壽九年
自然得遊尼維羅綠那之國與氏老交能飛
得玄虛遊戲浩素之壠也

北方鬱單越五十萬里之外國極朔陰之庭其
國音則銘句他羅之國國地長流平演土色黑
潤廣狹五十八萬里其國人形長一丈二尺壽
三百歲國有六音之銘是高上置於外國羗老
之品高上置於其音以化羗老之人令知其
國有不死之教其國人皆行禮而誦詠其音是
得三百歲之壽學者知外國地色恒吟詠修行
則致羗老仙官衛兆之身九年自然得遊其國
與羗老交言飛行玄虛遊宴朔陰之庭也

上方九天之上清陽虛空之內無色無象無形
無影空洞之銘元精青池自然之國以青氣爲
世界上極無窮四覆諸天則高上玉皇萬聖帝
真受生之根元壽命無量惟劫爲年其空洞之
內亦有六音之銘則元始置於真皇自然之品

高上吟歌其音以延羣仙令知玄空有無量之真其國玉皇萬聖帝真皆行禮悉吟詠其音是得無量之壽學者知空洞之色吟詠修行則致三元下降五帝詣房授兆靈音九年則得乘駕浮雲上追玉清太空之中也

中國極下極大風澤去地五百二十億萬里綱維地源制使不落土色如金之精中國音則銘太和寶真無量之國中嶽崑崙卽據其中央諸

大之別名也百六十四億萬里其國人飛仙之館中國周迴百二十億萬里其國人飛

長九尺皆學導引之術壽一千二百歲國有六音之銘是高上置於中國之品高上玉皇帝君悉吟詠其音以化中國僉老之人令知其國有不死之教其國人皆修上清之道行禮誦詠是得壽一千二百歲學者知中國地色吟詠修行則致僉老仙官衛兆之身九年自然與僉老交言玄察太空飛行上清並上

或問日時羣忌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

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焦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

申監

夫土地皆有形名而人莫察焉有龜龍體有鱗鳳貌有弓弩勢有斗升象有張舒形有塞閉容有隱真之安有累卵之危有膏腴之利有培塿之害此十形者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極也

楊泉

物理

白雉以南氣訶黑上赤雉高陸氣訶黑上赤雉
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員登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純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室氣如白兔青尾恒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閣臺或類船舶

晉書

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決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

史通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

寸京房易妖曰地四時暴長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水澤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斗樞曰邑之淪陰吞陽下相屠焉

搜神記

依佛般洎泥經云阿難叉手問佛欲知地動幾事佛語阿難有三因緣一爲地倚水上水倚於風風倚於空大風起則水擾水擾則地動二爲得道沙門及神妙天欲現感應故以地動三爲佛力自我作佛前後已動三千日月萬二千天

地無不感發天人鬼神多得聞解又大方等大

集念佛三昧經云一切大地六種震動一動遍動等遍動二震遍震等遍震三涌遍涌等遍涌四吼遍吼等遍吼五起遍起等遍起六覺遍覺等遍覺是六各三合十八相如是東涌西沒西涌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又立世阿毗曇論云佛告富樓那復有大神通威德諸天若欲震動大地卽能令動若諸比丘有大神通及大威德觀地大相令小小相令

大欲令地動亦能震動令地動有風名鞞嵐婆
此風常吹俱動不息風力上昇有風下吹亦有
傍動是風平等圓轉相持又智度論云地動有
四種一火二龍三金翅鳥四天二十八宿等又
諸羅漢諸天等亦能地動又增一阿含經云佛
在舍衛城見諸比丘有入因緣而地大動此地
深六十八千由延爲水所持水依虛空或復是
時虛空風動而水亦動水動地便大動是初動

也若比丘靜神入禪觀地大動是二動也若復諸天有大神足有大威

能使地動是三動也若復菩薩在兜術天欲降
神下生是時地是四動也若菩薩自知在母胎
中地爲大動是五動也若菩薩知滿十月當出
母胎地爲大動是六動也若菩薩出家於道場
坐降伏魔怨終成等覺地爲大動是七動也若
未來於無餘中涅槃界而般涅槃爲大動是八
動也

法苑珠林
以下山

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

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部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或用七星步及玉神符八威五獸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嶽公禁山符皆有驗也

抱朴子

入名山必先齋五十日牽白犬抱白鷄以鹽一升山神大喜芝艸異藥寶玉爲由未到山百步呼曰林林央央此山王名知之却百和

地鏡

凡天下名山五王有之

山產也產生物也土山曰阜阜厚也言高厚也大阜曰陵陵隆也體高隆也山頂曰冢冢腫也言腫起也山旁曰陂言陂池也山脊曰岡岡亢也在上之言也山旁隴間曰漏漏猶漏桶狹而長也山大而高曰嵩嵩竦也亦高稱也山小高曰岑岑嶮也嶮然也上銳而長曰嶠形似橋也小山別大山曰巖巖音彦巖巖也巖一孔者巖形孤出處似之也山多小石曰礧礧堯也每石堯堯

獨處而出見也山多大石曰巖巖學也大石之
形學學形也山有草木曰岵岵岵也人所怙取
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岵岵岵也無所出生
也山上有水曰埒埒脫也脫而下流也石載土
曰岨岨臚然也土載石曰岨岨因形名之也山
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隨日所照而名之也山
下根之受霑處曰岨岨也岨得山之肥潤也
山中藜木曰林林森也森森然也山足曰麓麓
陸地信林疏順陸燥也山曰石石格也格
然出內氣也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
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
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
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
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
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由川何

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
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說苑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
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
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分禋
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
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

之十月日合陳臘月日潤陳正月日解陳皆太

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

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

布葉霍然而大廟在盧江濤縣西方華山畢者

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畢陰

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

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山高者高也

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風俗

通

岱宗謂之泰山天柱謂之霍山崑山謂之太華
常山謂之梅山 廣雅

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山石遠
望之若人泣蓋是也武王謂周公曰桀爲不道

走山泣石 述異記

舊說岱嶽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漢
武帝採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壽八

十風俗通

泰山之上有神房可開戶守
泰山廟在城南悉種楸樹千株大者十五六圍

父老傳云漢武所種廟及東西房三十餘間并
高樓三處春秋饗祀泰山君常在此壇 泰山記

泰山之高參天入雲孟子逸語 文選註

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甫知死王者
封泰山禪梁甫 開山圖

畢駕正月二十八日發維陽宮二月九日到魯
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

曾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

詣孔氏宅賜酒肉十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齊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齊諸卿校尉將軍大人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城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齊城外汶水土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官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類靴形能動也臨置其一爲戲焉持重石時細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行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雷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視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竇篠如無道徑通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

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
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
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
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
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
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石遂至天
門之下仰視天門突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
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
斷絕人馬從厝跌歎斷重相崖幾人說斷人攢
石捫天之難也初上北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
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
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
部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
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
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
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
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

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關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離黎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者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南瞻北銜之桂漚若和人居日入觀者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則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北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應劭漢宮儀

晉越城寺有釋法相姓梁不測何許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泰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於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石函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

其財以救貧民

梁高僧傳

華山古之敦物山也

趙主父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疎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于此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是矣

韓非子

嵩高山下有石室名謨觴內有僊書無數昔僊

人方朔讀書於內至飲進以飲食

記事珠

同從客在坐問傅曰潘安仁懷舊賦云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故是一山何以言傍眺傅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書寫誤耳

俗說

懊來山是蜀中來與嵩山爭高而不勝故云懊

來

嵩山記

有臘師在山見畫圖竒妙異常有金象比來尋

求白霧忽起不知其處

上

恒山謂之玄嶽

水經

范零子隨司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東北角有石匱季主戒勿開零子思歸發之見其父母大小近而不還乃悲思季主遂逐之經數載復令守一銅匱又違戒所見如前竟不得道

真誥

北嶽有五名一名蘭臺府二名列女宮三名華陽臺四名紫微宮五名太乙宮

漢武徙南嶽之祭於廬江潯縣霍山之上無水

廟有四鑊可愛四十斛至祭時水取自蒲州之

是也事畢則空廬土掛蒲莫之涓也

禮記

歲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鑊自敗

搜神記

舜時十有一月巡狩北嶽詣大茂山谷值大雪不能進而還祭之忽廟之右飛一石冉冉而墜帝前名曰安土石又五載巡狩其石飛於曲陽建廟祀之

代州東南五臺山方三百里極巉巖崇峻有五臺上不生草木唯松栢茂林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之山卽斯地也地極嚴寒多雪

號曰清涼山中臺最高去頂七百里望如指掌

上有小石浮岫其量千計卽是魏文帝宏所立

石上人馬跡宛然如新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

如鏡有二浮岫夾之中有文殊師利象

法苑珠林

衡山俗名响嶼

山海經

衡山一名芝岡東海一名岱淵

揚升菴集

湘東姚祖大元中爲郡吏經衡山望巖下數少

年竝執筆作書祖謂行旅休息乃過之未至百

步以相祖飛颺遺一紙書在坐處前數句古詩字字皆鳥跡

衡山有三峯極秀一峯名芙蓉峯最爲竦桀自

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

絹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盛弘之荊州記

崔贖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贖曰何處有羊腸坂

贖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

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

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

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

隋書

少室一名負忝山負忝城在南故因山以名城

鄆國志

終南山半有橫雲如瀑布則澍雨人常以爲驗
候故語云南山瀑布非朝卽暮

積石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
百丈亭亭桀蹇勢爭高遠望峯巖若攢圖之
記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中多
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
銅湖北猶巖之巖繞精餉餉之規耶倣人不懼

其僭者乃謂之神鬼彼恙日鬼曰唐述復因名

之爲唐述山

水經註

河東涑水南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水則礮
溪萬仞方嶺雲迴竒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
山之表翠栢蔭峯清泉灌頂部景純云世所謂
騫梨也發於上而潛於下矣厥頂方平有良藥
神農木艸曰地有固活女疎銅芸紫莖之族也
是以緇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

路出北巘勢多懸絕來去者咸援蘿騰釜尋葛
降深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縻鎖之
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

鶴鷓山有二峯峻極于天高崖雲峯亢石無階
猿徒喪其捷巧鼯族窮其輕工及其長霄層嶺
層霞冠峯方爲就辨優劣耳故有大小鶴鷓之
名矣

石魚山本名立石山石色黑而理若雲母發一

重取有顯形長數寸鱗鬣首尾皆若刻畫宛之

曹植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
清通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歛衿祇
敬便有終焉之志卽效而則之今之梵唱皆植
依擬所造一云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
清遠道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爲神仙聲道士效
之作步虛聲也 異苑

女觀山厥處高顯迴眺極目古老傳言昔有思
婦夫官於蜀屢愆期愁登此山絕望憂感而死

山木古悴鞠爲童枯鄉人哀之因名此山爲女

觀焉

水經注

高齊初沙門寔公者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禺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芝寺門外五六丈其犬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臥以眼盼寔寔怖將返須臾胡僧外來寔喚不應亦不廻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寔入西

南門

北門

上坐

下坐

之間

間有

聲

似

和

聲

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鑿禪師講會各各墜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詞旨鋒起殊爲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寔本事鑿爲和上旣聞此語咨諸僧曰鑿是寔和上諸僧直視忽隱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切心出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名趙時佛圖澄法師

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泚或隱

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

見侯君素旌異記錄

高唐縣鳴石山巖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巖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巖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单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於後令人擊石乃於巖上潛伺俄然果來因據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名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取雷聽宣乃求其緣生惟雷一石如雀卵初則麥空雷鎗步猶見漉漉烟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口不饑

漢建武間有人騎白牛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田父尋至山上惟見牛跡遺糞皆銀也明年世祖登封遂名其山爲銀牛在太原北

陳一組

廣昌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廻方達其上故嶺有五廻之名下望層山盛如蟻垤實兼孤山之稱亦峻嶮也

水經注

汝州臨汝縣廣成坡之西垠有小山曰崆峒卽

黃帝訪道地廣成子所隱也其顛洞穴如盜將
 有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為候亦名山
 曰玉犬峯者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麗必有
 素霧自出起須臾粉珠青梵彌亘數里樓殿輻
 輳花木煥爛數息中霧勢湯散不復見矣三水小詣
 龜山操孔子所作李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
 不得退而望龜山作曲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

琴

玉山玉山名琴玉功玉功狀皆虛無之貌清至感

犧氏之時山乃堅而委地變為五色遂號為羣

玉山至夏殷之世人多採其玉百靈慮損其山

形遂化為五色土石而生之叢木今溪澗之中

五色碧赤之石皆古變色太真白龜山經

雷首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關駟十州志

西河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山有石室子夏退居

之所隋圖經

長白山陳仲子夫妻隱處郡國志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也峴南有鐘鳴燕世桑門
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
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
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
霄出迴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
二年矣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雅州有周公山舊傳孔明於此夢見周公因立
廟爲文憲王廟號周公山

蜀志

不其城南二十里有大滂山、滂山、在縣南

平樂縣有山臨水巖間有兩目如人眼極大瞳
子白黑分明名爲日巖

搜神記

濟南郡有方山相傳有吳生得仙於此山南有
明鏡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
燕時鏡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
之

漢高帝封兄子信爲頡羨侯寔有頡羨山在媯
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

牟州有拒神山在州東五里始皇取石爲橋此山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

續高

傳信

臨沮縣西有青山青溪之源也尋源浮溪竒爲深峭盛弘之云稠水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嶽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巘澗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目不周覽清不給賞是以林徒栖託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焉側北齊州隸南石門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灑灑注七丈有餘濟盪之音竒爲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闕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

水經注

夏桀末年瞿山地陷一夕爲大澤深九丈其年爲湯所放

古今五行記

紇其山望之數百里內夏恒積雪又有神泉人爲之歌曰紇其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

處樂

金陵之土似北邙及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

瀾洞泉遠沽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液之所溉耶

陶隱居真誥

金陵之左右沂谷溪源陵之左右山也右有源沂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沂名陽谷各山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正金陵之福地也上古名此山爲岡山孔子福地記云岡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

梓術長柱林所似名爲瀾洞清齊三丹靈寶此門皆

可卽得得可入但人自不能齋尋之耳

華陽中玉碣文在童初府西向一云四面其文曰解帶被褐尋生理活養存三赤洞我玉文領理八老二十四真不眠內視微氣綿綿把錄太素玄之又玄神道在今子來乃臻

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脉土良水清勾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篇益漢世

緯書後漢書志註不載其目今見茅山志

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其門有小徑襍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安之中左元放聞傳者云江東有此神山故渡江尋之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構方圓整肅甚儼懼也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神靈往來

相推校生死即地

並上

自今以徑良爲常也乃改爲良常山

金陵志

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累石如竈寄生樹如曲

益

陶隱居典語

宋武帝登八公山劉安舊臺曰城郭猶匹帛之

繞叢花也

六帖

白紵山本名楚山桓溫領妓遊此山奏樂好爲

白紵歌因改焉

宣城圖經

溧水有伍牙山一名護牙輿地廣記云子胥伐

楚還吳經此山故名伍牙建康志云俗傳伍子胥美齒牙避楚至此恐爲人所識以石擊毀其牙山神爲鎮護之不毀因名護牙

浮槎山相傳自海上浮來有梵僧過而指曰此耆闍一峯也梁武帝女爲尼於此山建道林寺

舒州鷲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自武帝帝以二人皆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

某以鶴趾處爲記誌忽歸空山鶴飛登諸公力

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道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神僧傳

太湖中穹窿山有銅闕水滸註

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息乎禹知其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子能傳之不日而就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秘之於靈山禹成功後乃藏之於洞庭苞

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得符獻之吳王以示羣臣皆莫能識乃令賞符以問孔子孔子曰昔禹治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於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烏之事甚所未詳使者反白闔閭乃尊事之先是江左童謠云禹治洪水得五符藏之洞庭之苞山湖龍威丈人竊禹書得五書者喪國廬尋而吳果滅

吳越春秋越絕書

續釋神洞龍山有洞飲深青徐實即龍

味若粳米飯記得歸路得出事聞梁武帝帝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支一通洞庭湖西岸一

通蜀道青衣蒲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大谿一

通枯桑島東谷

梁四公記

洞庭山有靈洞入中常如有燭於前中有異香芬馥泉石明朗採藥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眾女霓裳冰顏艷質來邀採藥之人飲以瓊

漿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簫管絲桐餞令還家贈
之丹醴之訣便絕饑渴而達舊鄉已見邑里人
戶各非故鄉惟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
庭出採藥不還今經三百年也

拾遺記

洞庭山有穴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
浮北連岱嶽東有石樓樓下兩石扣之清越所
謂神鉦者有青童乘獨颺飛輪之車至此其跡
存焉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時令
飲山齋錄事北瑯琊山記楚虎山記知也傳焉金牛穴述異
虎

香山吳王遣美人採香於此山因以為名故有

採香徑

吳地記

包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

虞山東二百里有石室太公呂望避紂之處

土

天目山有洞三十六每秋必有一月風雨晦暝

土俗云是山神與江神會也

圖經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

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爲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吳均與朱元思書

吳興有山曰吳羗山漢有吳羗避下齊之亂同

梅福東隱於吳後人因指其所居山名之

吳興掌故

長城北五里有雉山梁武帝時有

出天子乃於江左以烏鳴山者皆

之而雉山

蜀書馬敬武帝與馬長城下

吳興具

于雲有懸度之險升者累梯然後至

禹治

洪水厥功未就乃躋於此山發石簞

金簡玉

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

共宜

符會稽山記

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

玉覆以藍

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

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

我簡書知道水方齋於黃帝之嶽禹乃齋登石

質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伯益記之爲山海經

吳越春秋

禹巡越大會計治國之道更名茅山曰會計

土

會稽剡縣有山名刻石父老相傳云山雖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倪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皆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苔視之其大石文曰此齊者漢公之化氣也立石文黃天星姓蕭字道成帥天下望之風也

天姥是其處

許詢常登山憑林築室蕭然自致因號蕭山

越絕云獨婦山去會稽四十里勾踐將伐吳徙寡婦至獨山者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吳越春秋作獨女山云勾踐以諸寡婦淫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

天台山上超然出天山有八重視之如一帆高一萬八千丈周迴八百里又有飛泉懸流千丈似布

臨海經

天台山去人不遠路經福溪水險清冷前有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冥之澗唯忘其身然後能躋躋者梯巖壁捫蘿葛之莖度得平路見天台由蔚然綺縠列笈嶺於青霄上有瓊臺玉閣天堂碧林醴泉仙物畢具晉隱士白

道城得樹

之麓

獨泉

紫芝靈藥

啟蒙記注

石作

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竝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蕒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畱中宿聞行道唱布薩

聲且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
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
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憇息俄而雲
霧晦合室中盡明猷神色無擾明且見人著單
衣袷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
騷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
僕家室已移請畱今住猷停少時猶恨不得度
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
以并說請舍神猶果知前說獨覽香和徐公是
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

神菴傳

智顛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
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在於其下又見一僧
搖手伸臂至於岐麓挽顛上山顛以夢中所見
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聖賢之
所託矣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
定慧兼習顛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
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醬編蒲爲席更起屋舍

用以待之顛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相見卽陳
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我早年山土握手相喚
不乎顛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又聞鐘聲滿
谷衆咸怪異光曰鐘是召集有緣爾得住也顛
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壠山南螺溪之
源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阜幘絳衣執
疏請云可於此行道顛後於寺北三頂峰獨靜
頭陀大風拔木雷震吼喘時一形百狀
來隱於此故名

廬山古名南鄴山

鄴國志○九徵志云武王時
方輔先生與李老跨白驢入

雷煉丹得道而去惟
廬存故曰廬山云

佳俗字君孝父東野王共潯陽令吳芮佐漢定
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潯陽曰越廬君兄弟七人
皆好道術遂寓精爽於洞庭之山故世謂之廬
山漢武南巡封俗大明公

豫章舊志

威烈王以安車迓佳續續仙去惟廬存因命其

山爲靖廬山邦人以先生姓呼佳山又曰佳阜
謝顯廣
福觀碑

潯陽有廬山者盤基彭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
光隔輝幽澗澄深積清百仞若乃絕阻重險非
人跡之所遊窈窕冲深常含靈而貯氣真可謂
神明之區域列真之苑圃矣太元十一年有樵
採其陽者于時鮮霞塞林傾暉映岫見一沙門
披法服獨在巖中俄頃振裳揮錫凌崖直上拏
丹霄而輕舉起九折如一指經白雲之河映詞

匡廬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廻乘五百里風雲
之所據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
穹嵌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
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
振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

遠公廬
山記

晉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峯巒其崖窟絕莫
有昇者晉太元中豫章太守范甯將起學館遣

人伐材其山見人著沙門服凌虛直上既至則
迴身踞其峯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時有採藥數
人皆共瞻觀當時能文之士咸爲之興沙門釋
曇諦廬山賦曰應真凌雲以蹻峯眇翳景而人
冥者也

廬山紫霄峰石室極深險人不可至禹刻字大
如掌有好事者縋而下募得百餘字字奇古不
可辨惟洪荒漾予乃椽六字可識云一統志

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千丈橫不盈尺或東中江
流刺射屢屢避艤欲將射橫柱山逆嶺四遭此

梁見一老公坐住樹下以玉盃承甘露與猛猛
遍與弟子又進至一處見崇臺廣厦玉宇金房
琳琅焜燿輝彩眩目多珍寶玉盃不可識見數
人與猛共言若舊相識設玉膏終日述異記

桓冲爲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廬山冀覩靈異既
陟崇巘有一湖而生桑樹有羣白鷓湖中有敗
編赤鱗魚使者渴極欲往飲水赤鱗魚張鬣向
之使者不敢飲述異記

石門山在康王東北八十餘里是一山之大谷

有澗水亦名石門澗吐源渡遠爲衆泉之宗每

夏霖秋潦轉石發樹聲動數十里

周景式
盧山記

溇陽姑石山在江之坻初桓玄西下令人登之

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澈及至峯頂見一人箕

踞石上

異苑

南康歸一作美山石城內有栢橘橙柚就食其

實任意取足脆持歸者便遇大蛇或顛仆失徑

家人炎之取病上

玉天吹通異記

葛洪嘗過贛之興國境見山靈水秀遂結廬築

壇繫池洗藥留四言詩一首曰洞陰泠泠風佩

清清仙居永叔花木長榮今其地有洗藥池

丹雀山高可三十丈北臨丹水赤壁如霞

荆州
圖副

樊東之口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燒山卽至大雨

今往往有驗

搜神記

元嘉初武溪蠻人射鹿遂入石穴縫容人見其

傍有梯磔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翺翔亦不爲

惟此蠻於路斫樹爲記其後茫然無復彷彿

異苑

武陵綠蘿山素巘若雪松如插翠流風叩阿有

絲桐之韻上人歌曰仰茲山兮迢迢層石構兮

嵯峨朝日麗兮陽曦落景眾兮陰阿鄣壑兮生

音吟籟兮相和敷芳兮綠林恬淡兮澗波樂茲

潭兮安流緩爾懼兮詠歌

水經

武當山一名參嶺輕霄蓋其上白雲帶其前

荆山

水經注引荆州圖副記晉咸和中歷陽謝允爲

羅令棄官隱遁茲山得道仙去故名又甄異傳

云允字道通年十五爲蘇峻賊兵所掠賣東陽

蔣鳳家嘗飼虎檻中豹入則一虎攀木仰視允

謂虎曰此檻木本爲汝施而我幾死其中汝不

殺我我放汝乃開檻出虎賊平之後詣縣自理

烏程令張球不爲申別桎梏考楚允夢見一人

謂曰此中易入難出汝有慈心當拯救醒覩一

少年通身黃衣忽進獄與允言語獄吏知是異人不敢枉蒙理還都西上武當山大尉庾公問而愍之給其糧資隨到襄陽兄道士說吾師戴先生非世間人也云若有西山欲見我者可將來君是謝允否允因隨去入武當山齋戒三日進見先生乃是昔日所夢人也問允復見黃童否因賜以神藥三丸服之便不饑渴無所思欲戴先生亦無常處時有祥雲紫氣陰其上或聞

屬香花氣數於山中發異化形謝讓允始所覺

不言嘗作羅令不可曉又續搜神記云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坐言及左玄放爲曹公致鱸魚允便云此可得耳求大甕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二鯉鼓鬐而泳然則允得道後又嘗出山矣

弁州集

長沙有銅棺山湘中記云程普關羽分界於此共鑄銅棺爲誓相侵者以銅棺貯之

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

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遣男女數十人至君山

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

飲致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死此爲不驗

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

東方朔別傳

宜都夷陵縣西八十里有高筵山古老相傳堯

時大水此山不沒如筐篚因以爲名

荊州有空舂夾祀崖詩云永鳥不棲有

一火爐插在崖詩云行舟者泊巖

黃州東百里有孔子山詩云楚雲登山

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硯石注壺水浸出山

記異

君山翠麗鮮明遠若臺榭名曰媧宮風雨之後

景氣明淨頗聞鼓吹之聲南康記

江州有明月峽峽首南峯石壁有圓孔形如明

月因以爲名華陽國志

宜城縣有泰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其中刺史

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荆
州刺史行部見之雅嘆其盛號曰冠蓋里刻石
銘之其辭曰峩峩南嶽烈烈離明實敷俊又君
子以生唯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爲龍光聲化鶴
鳴

九疑之山山有九峯峯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
以注六合周而復始沂上於此以灌天河故九
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於四海九水者一
曰艤花水二曰復水三曰樸水四曰許水五

曰晉水

集仙傳

九疑清澗中有黃色蓮花芳氣竟谷此山之表
復有二峯望之乃似人形映出雲端如玉積高
于諸山頂有飛泉如帶舜廟在山之陽有入廟
中者常聞絃歌之聲

王欽之神覽記

九疑山盤基數郡之界連峯接岫競秀爭高含
霞捲霧分天隔日

盛弘之荆州記

九疑山有九峯一曰丹朱峯二曰石城峯三曰

樓溪峯形如樓四曰娥皇峯下有舜池池傍春日百鳥生卵人取之則迷路致不可得五曰舜原峯比眾峯最高上多紫蘭六曰女英峯舜墓于此峯下七曰簫韶峯峯下即象耕種之處八曰紀峯馮明生遇安期授金液神丹之處九曰紀林峯周義山開石函得李山經讀之耳山上有九水七則歸流

亦有山曰若

勸像又有

蛾眉山有聖燈

二峨來撲之皆水

蜀中山水如蛾眉山夏含霜電碑板之所聞崑

崙之伯仲也 王羲之書

混沌初開有神曰聖姥母子二人居武夷山後眾仙立為大姥聖母今人祝廟稱太元夫人是也又云天台山元靈老君華真仙師遣第七仙子名厲仁乘雲駕來棲此山今人號為控鶴仙

人是也又云昔有魏王名子騫於此山得道有白石先生馬鳴先生等八人并女子四人共十人同詣此山謂魏王爲地主求道得遇控鶴仙人各賜胡麻一合湯藥半合得道玄化

武夷記

鳴鏡山蕭子開建安記云一名大支山越王無諸乘象輅大將軍米鳴鏡載旗略獵登于此山古老傳天欲雨其山卽有音樂聲也

建州圖經

羅浮山本蓬萊一峯有璇房瓊室七十二所

南

上
常有紫霞聚於峯上

羅浮山記

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層城博羅二縣之境有羅水南流流于海相傳曰浮山從會稽來今浮山上猶有東方草木

上

朱明之陽宮耀真之陰空洞穴之寶衢海靈之

雲術

湖靈運羅浮山賦序

重類應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祥

物有沉羽之流

抱朴子

東莞寶安縣有參里山傳云曾參純孝其所居

山林後以爲名

顧微廣州記

日南有月山時人爲之語曰東有日山西有月

年年征戰無休歇

古樂府

今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佛世尊皆垂化現

現生現滅導聖導凡約一四天下卽以一月月

所照臨處以蘇迷盧山爲中

唐云妙高山舊名須彌山又曰迷雷

亦云彌婁山

高三百三十六萬里四寶所成東面黃

塗四面荒蕪杳藹鉅嶽輻輳如冠世經云須

彌山下有八重山初山名佉提羅高四萬二千

由旬上闍亦爾七寶所成其頂彌山佉提羅山

二山之間闍八萬四千由旬周市無量佉提羅

山外有山名曰伊沙陀羅高二萬一千由旬上

闍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闍四萬二千由旬

周市無量伊沙陀羅山外有山名曰遊乾陀羅

高一萬二千由旬上闍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

間闍二萬一千由旬周市無量遊乾陀羅山外

有山名曰善見高六千由旬上闕亦爾七寶所成二山相去一萬二千由旬周市無量善見山外有山名曰馬半頭高三千由旬上闕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闕六千由旬周市無量馬半頭山外有山名曰尼民陀羅高一千二百由旬上闕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闕二千四百由旬周市無量尼民陀羅山外有山名毗那耶迦高六百由旬上闕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闕

各一

各一由旬周市無量北亦由旬上闕亦爾七寶所成二山之間闕六千由旬周市無量上

列諸山中間皆是海水水皆有優鉢羅華鉢頭摩華拘牟陀華奔荼利迦華等諸妙香物遍覆於水去斫迦羅山其間不遠亦有空地青草遍布卽是大海長阿含經云其山空地中有大海水名曰鬱禪那此水下轉輪聖王道廣十二由旬俠道兩邊有七重牆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市交飾七寶所成闕浮提地輪王出

時水自然去其道平現去海不遠有山名鬱禪
山去此山不遠有山名金壁過此山已有山名
雪山縱廣五百由旬深五百由旬雪山中間有
寶山高二十由旬雪山塘出高百由旬其山頂
上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其水清冷澄徹
無穢七寶砌壘其池底金沙充滿華如車輪根
出汁色白如乳味甘如蜜池東有
一可入于曳身池南有

佛云其瞻部洲之十地并阿含多池也此云

無熱池舊曰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

里金銀琉璃頗胝飾其岸焉金清彌湯清波皎

鏡大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爲龍王於中潛宅出

清冷水屬瞻部洲是以池東而銀牛口流出宛

加河舊曰恒河又曰恒加訛也繞池一市入東南海池南面

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頓河者訛也繞池一市入西

唐書卷之七

南海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芻河

舊曰又河者訛也

繞池一市入西北海池北面頗狀獅子口流出

徙多河

舊說曰私陀河者也

繞池一市入東北海或曰

潛流下地出積石山卽徙多河之流爲中國之

河源也時無輪王應運瞻部洲地有四主焉南

象主則暑溫宜象西寶主乃臨海益寶北馬主

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故象主之國躁烈

篤學時閑異術寶主之鄉無禮義重財賄馬主

之壽無時曠土有傳果歲爲上其地實瘠瘠

其戶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爲尊方俗

殊風斯其大槩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軌

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離

生死之數象主之國其理優矣

閻浮提外東方海中有琉璃山具種種寶其山

有窟名種種色是昔菩薩所住之處有一毒蛇

在中而住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無死亦是

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馬修聲聞慈復有一窟

名曰善住處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羊修聲聞慈其山樹神明曰無勝有羅刹女名曰善行各有五百眷屬圍繞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獸闍浮提外南方海中有玻黎山其山有窟名曰上色亦是菩薩昔所住處有一獼猴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箴顛亦曰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鷄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法牀亦

名曰善混月中有一窟名曰金剛亦

所住處中有一窟名曰慈復有一

德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鼠修

意復有一窟名高功德亦是菩薩本所住

處中有一牛修聲聞慈山有鳳神名曰動風有

羅刹女名曰天護各有五百眷屬圍繞是二女

人常供養如是三獸闍浮提外北方海中有一

金山名曰功德相中有一窟名曰明星亦是善

薩昔所住處有一獅子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淨道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兔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喜樂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龍修聲聞慈山有水神名曰水天有羅刹女名修慚懼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獸是十二獸晝夜常行閻浮提內人天恭敬功德成就已於諸佛所發深重願一日一夜常令一獸遊行教化餘十一獸安住

修德司地處始生湖是聖觀仰遊新如聲相樂

至十二日鼠復還行如是乃至盡十二月至十二歲亦復如是常為調伏諸衆生故

迦葉經

須彌山高三百三十六萬里四寶所成東面黃金西面白銀南面琉璃北面玻黎四邊繞山半有遊乾陀山谷高四萬二千由旬四天王各居一山長阿含經云北面天金所成光照北方西面天水精所成光照西方東南天銀所成光照東方南面天琉璃所成光照南方智度論云四

天王各居其城東方城名上賢南方城名善見

西方城名周羅北方城有三一名可畏二名天

敬三名衆歸

謂摩訶

而天金瓶

崑崙山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有清河白河赤

河黑河環其墟

山海經

槐江之山寔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能照

其氣魂魂

其氣魂魂

崑崙號曰崑峻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

十洲記

崑崙山有黃帝名曰日月水金者符

崑崙炬縷宛委防山有黃帝之書空桐祝融有

唐帝之碑泰山箕山青城海隅有古帝王文字

霍濶嵩岱衡華恒山會稽空桐雄耳碣石等處

皆有禹所記焉

路史

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

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

里六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穗一株滿

車有爪如桂有柰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

之背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如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爲臺基窠下層有流精闕霄間直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雷雨師南有丹密雲望之如丹色丹雲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脫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成此石有

根析據樹皮生蠶可取爲繭亂有赤漆網

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拾遺記○又云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

劫曰明之上山在層層相去萬里

崑崙爲無熱血水經注

崑崙山一爲狼星或開山爲地門上爲天高星

主罔圍荆山爲地雌上爲軒轅星大別爲地理

以天合地以通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上爲天

苑星政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糜星汶

山之地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

廣雅卷之五 高真堂

星桐栢爲地穴鳥鼠同穴山之幹也上爲掩畢星熊耳山地門也精上爲畢附星耳

河圖

崑崙山者天之中嶽也在八海之間形如偃盖日月黃赤二道交會其上上有瓊華之闕光碧之堂瑤池翠木卽西王母統衆僊居焉絕頂之上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金城千里瓊柯瑤林紫雀翠鸞碧桃白李卽黃帝天君含樞紐鎮此山主鎮星之精居於中元一氣天中焉

雲笈七籤

廣輿志增宋杞萊嶽龜靈萊嶽比嶽皆在青嶽

君靈威仰鎮此山上主歲星之精居九氣青天之內矣

長離山者天之南嶽也在南海之中上有朱宮絳闕赤室丹房朱草紅芝霞膏金液應天下初得道神仙皆請此宮營形浴質銷陰煉陽爲長生久視之道卽赤帝天君赤燁怒鎮此山主熒惑之精居二氣丹天之內矣

麗農山者天之西嶽也在西海之中上有白華

之闕三素之城玉泉之宮瑤林瑞獸卽白帝天
君白招拒鎮此山至太白之精居七氣素天之
內矣

廣野山者天之北嶽也在北海弱水之中上多
瓊樓寶闕金液龍芝卽黑帝天君叶光紀鎮此
山居五氣玄天之內矣

並上

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水淺有細石如金
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有鬱

夷國特自金靈諸山北

西北注西有含明之國綴鳥毛以爲衣承露而

飲經天宜高取水亦以金銀蒼環水精火藻爲

階有水拂水飲者千歲

拾遺記

方丈之山一名巒雉東方龍場方千里玉瑤爲

林雲色百紫

上

方丈之西北有陰成大山滄浪西南有陽長大
山山周迴各一千四百里高七百里其山多真
仙之人所居處焉此二山是陽九百六曆數之

標揭也百六之運將至則陽長水竭陰成水架矣陽九之運將至則陰成水竭陽長水架矣

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廻千里

拾遺記

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水澗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攝之入數尺得焦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蛟龍山西有勁草山

東晉書卷之四

十洲記

西玄東爲鬱絕根山中央名葛衍山三山有三府名曰三宮西玄山爲清靈宮葛衍山爲紫陽宮鬱絕根山爲極真宮三山纏固萬三千里高二千七百里下有洞庭潛行地中通玄洲崑崙府也西玄山下有洞臺方圓千里金城九重有玉堂蘭室東西宮殿中有四百二十真人處焉其樹則絳碧草則芝英鳥獸則麒麟鳳凰距崑崙七萬里其間則有高暉山

雲笈七籤

天十

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汝比及三年將後而野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穆天子傳

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上乃爲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上

續北齊志北齊魏相曰狀若員環名曰濼穴

有水湧出名曰神漢列子

王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臺是也諸始得道者皆詣陽臺陽臺是清虛之宮也下生鮑濟之水木中有石精得而服之可長生真誥

大洞者神州是也神州別有三山三山有七宮七宮有七變朝化爲金日中化爲銀暮化爲銅夜化爲光或化爲山或化爲水或化爲石謂之七變七變有七經七經有二十一玉童隨此書

故曰大洞真經

雲笈七籤

方諸王四方故謂之方諸一面長一千三百里四面合九千二百里上高九千丈有長明太山夜月高一各周廻四百里小小山川如此間耳但草一尉而華實多雋粲饒不死艸甘泉一之飲食者不死青君宮在東華山上日里中盡天仙上真宮室也金玉瓊瑤襟

練宇

方諸亦方面各三百里周廻一千三百里亦各別有青君宮室又特多中仙人及靈鳥靈獸

大方諸之東小方諸上多奇靈寶物有白玉酒金漿汧青君畜積天寶之器物盡在於此亦多有仙人食不死草飲此酒漿身作金玉色澤

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其山入重周廻八百餘里四面視之如一在會稽東海際一頭亞在海中

廣博物志卷之五
金庭有不死之藥在桐柏之中方圓四十里上有黃雲覆之樹則蘇功琳碧泉則石髓金精其山盡五色金也

入淳山高五千里周七千里與滄浪方山相連比其下有碧水之臺臺上有乘林真人鬱池玄宮東王公所鎮處也此山是琳琅象玉青華絳實飛間之金所出矣

廣博物志卷之五

隴西董斯張纂

西陵耿汝恣訂

地形二海 河 江 湖 諸水

新婆娑論云於南贍部洲中有四大河眷屬各四一名苑伽二名信度三名縛芻四名私多苑伽大河有四眷屬一名閻母那二名薩洛瑜三名阿氏羅筏底四名莫醞信度大河有四眷屬一名毗簸奢二名藹羅筏底三名設咀茶盧四

名毗咀婆多縛芻大河有四眷屬一名筏刺弩
二名吠咀刺尼三名防奢四名屈憇婆私多大
河有四眷屬一名薩梨二名避魔三名捺地四
名電光譬如大海有八不可思議何等爲八一
者漸漸轉深二者深難得底三者同一鹹味四
者潮不過限五者種種寶藏六者大身衆生在
中居住七者不宿宛屍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
之不增不減又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言
爾時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歸九洲以流注
大海不增以金剛輪故大海不減此金剛輪隨
時轉故令大海水同一鹹味

涅槃經

補齊記

晏子曰吾聞江深五里海深十里

藝文類聚

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北有漆海毛羽染之皆黑西有乳海其水白滑
如乳二海間方七百里水土肥沃大鴨生駿馬
大鳥生人男宛女活鳥自銜其女行哺之銜不
勝則負之女能跬步則爲酋豪所養女皆殊麗

美而少壽爲人姬媵未三十而死

四公記

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亶州見仲尼及七十子遊于海中與魯人一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乃大城曲阜迄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崔鴻北燕錄

竇憲伐匈奴至勃鞞海

後漢書

下河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清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風俗通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春秋說題辭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三日清變爲白白變爲赤赤變爲玄玄變爲黃各三日

乾鑿度

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
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鶴鷗騰黃吉光皆能人語
抱朴子

大禹鑿河而導之九牧

賈誼新書

禹別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

呂氏春秋○
又管子云夏

人之王外鑿二十重輜
十七滋疏三江鑿五湖

大禹觀濁河而受祿字

晉志

周昭王卽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

東水九條是長并水委爲九河震動有聲

曰有大聖人生于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昭
王卽敕鑄石記之埋于南郊天祠前此卽佛生
之時也穆王手相國呂侯乘驪騮入駿而行求
佛因以禳之至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
風忽起林木傷折大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
道南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
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耳此
時佛涅槃也

周書異記

韓褐子濟于河津人告曰夫人有過于此者未
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韓褐子曰天子祭海
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
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
運津人曰向也後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後人
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
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將死
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

說苑

隋僊才湖漚而解并是之養牙打刷力水氣美
皴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
毀而去

秦王政以白璧沉河有黑頭公從河出謂政曰

祖龍來授天寶開中有尺二玉牘

河圖考靈耀

索勣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
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
兵各千橫斷江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
冒堤勣厲聲曰王導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

滹沱不流水德明古今一也勤躬禱祀水猶未

滅乃列陳被仗鼓譟謹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

水乃迴滅胡人稱神

水經注

龜茲國南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卽黃河也

魏書

一人數旦且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

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

異苑

陳後主泛舟樂遊于河忽遇雨浮漚生宮人指

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關毋

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河出積石隄出荆山

淮出桐栢山隄出羽山清漳出楊戾濁漳出發

包

桐戾山在上黨發包山一名鹿岩山亦在上黨

濟出王屋時泗沂出

臺台術洛出獵山汶出弗其流合于濟漢出嶠

冢涇出薄落之山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雒

出熊耳浚出華窳維覈舟汾出燕京衽出瀆熊

溜出目飴丹水出高褚股出嶠山鎬出鮮于涼

出茅盧石梁汝出猛山淇出大號晉出龍山結
給合出封羊遼出砥石釜出景岐出石橋呼池
出魯平泥塗淵出橘山維濕北流出于燕

淮南子

汶阜之山江出其腹

蜀詳

有古青衣國與叙江相隣其水名青衣江諸葛

五月渡瀘此水之上源也

國經

岷山大江所出也峽山南江水所出也岷山北

江所出也三江皆發源于蜀而注震澤禹貢紀

水考爲江漢洋潭水廣山陽縣注

急

元命包

西江別支爲弱柳江

九江記

嘉靡江者九江之一也

水經

潯陽九江其一曰白鳥

上○以下明

太湖上稟咸池之氣

陸龜蒙語

洞庭湖中有釣洲昔范蠡乘扁舟至此遇風止

釣于洲上刻石記焉有一陂陂中有范蠡魚

通異記

吳王遊五湖經練瀆曰此水潔白如練影之涵空也故名練瀆

洞庭記

鏡湖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爲鏡湖

鏡湖俗傳軒轅氏鑄鏡于湖邊今有軒轅磨鏡

石石上常潔不生蔓草

述異記

官亭卽彭蠡澤也

荊州記

隋煬帝起西苑十六院又鑿五湖每湖方四十

殿曲屈環繞澄澄皆碧窮極人間華麗

述樓記

北山有湖故老相傳云其下有居民徐公者常登嶺至此處見湖水湛然有二人共博于湖間

自稱赤松子安期先生有一壺酒因酌以飲徐

公徐公醉而寐其側比醒不復見二人而宿草

攢蔓其上家人以爲苑也喪服三年服竟徐公

方反今其處猶爲徐公湖

鄭緝之東陽記

以下諸水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美惡賢不肖

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

水管子

聖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之陰陽交物以一起也

春秋元命苞

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也者本也吐元氣發

日月經星辰而興

物理論

以何因緣有諸河水流于世間佛告比丘以有

日故有熱有蒸故有炙故有蒸有蒸故有汗濕以汗濕故一切山中汗流爲水以成諸河

孔子曰夫水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埋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恍恍乎不漏盡似道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荀子

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淮南子

蒙水瑞水也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蒙水出

于山焉瑞應圖

王者盛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乃寒五日變爲

五色易乾鑿度

或問涉江渡海辟龍虵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于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襪香末合攪器中水以自洗洗

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
水符蓬萊符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天文大字有
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

抱朴子

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
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
七九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或食六戊
符千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
水如北報之則亦有以若水中也

水淖弱而精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
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
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晉之水枯旱而運淤
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
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
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

管子

天下諸水有名丹者如南陽丹水之屬是也其

中皆有丹魚常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于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

抱朴子

白水宜玉黑水宜砥

砥卓石

青水宜碧赤水宜丹

蓄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濼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

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

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兌以澤其清流四

之于灌溉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

顧于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

口皴栗爛如赭霞臨草之苦從風以揚壟耕

也伏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

子華子

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臺之漿也

二者不心痛

山海經

管之木其中多器酸三歲一成木詳食之已癘

泉之上泉有赤泉飲之不老神宮有美泉飲之
眠三百歲乃覺不死括地圖記

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
色若火晝則通耀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
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當堯世其光爛起化
爲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激游海者銘曰沉燃

飲者皆洗心志跪而挹之則泉出如飛多少足
用若或污漫則泉止焉蓋神明之嘗志者也搜神記

乘磯山下臨清川昔有漁父宿于川夜半聞水

中有弦歌之音宮商和暢清弄諧密聖苑

連州水三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

湖泉一日三溢三竭貴州城有漏洩一日百盈

百涸應漏洩王韶之始興記

沮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彼人多文章故一名

澤水

述異記

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

瓜淵故曰淫泉或言此水甘軟男女飲之則淫

其水小處可濫觴塞涉大處可方舟沿沂隨流

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

動故俗謂之淫泉

拾遺記

甜水去虞淵八十里有甜溪水味如蜜東方朔

陽泉在天餘山井清流數十步所涵草木皆化

爲石精明堅勁其水所經之處物皆漬爲石

澄永泉在滄洲九視山山下出泉濶百餘步亦

名流水渠雖泛金石終不沉故洲人欲渡此泉

以瓦鐵爲船舫

並上

河東霍山有靈泉以供祭祀鼓動則泉流聲絕

則水竭

水經注○又述異記神泉出高密郵郭

甘人或汗之則使竭

孟門始經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
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
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
觀者常若雲霧沾人窺深悸魂其水尚崩浪萬
尋縣流千丈渾洪晶怒鼓若山騰濤波顏疊迄
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司馬之追
也

南相陂村村有圓水廣圓可二百步一邊煖一
乘之半湯泉也

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溪之東岸有石室三
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蓋古關之候臺矣南則
絕谷累石爲關址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
層深側道褊狹林郭邃險路才容軌曉禽暮獸
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

絳水出絳山東至寒泉奮湧揚波北注縣流奔
壑十一許丈青崖若點黛素湍若委練望之極

爲奇觀矣

若耶溪東又有寒溪溪北有鄭公泉深及數丈

冬溫夏涼漢太尉鄭公弘宿居潭側因以名泉

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

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

之龍泉

金上

吳故宮有香水溪西施浴處人呼脂粉塘古詩

曰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

述異記

人跡異之乃相謂曰可試如水中看何由爾一

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聞

明朗然不異世間

搜神記

衡陽唐安縣東有畧塘塘有銅神往往銅聲激

水水爲變綠作銅腥魚盡死

瀘水自朱提至樊道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

至嶮難三津之阻行者苦之俗語曰檣溪赤水

盤蛇七曲盤羊烏籠氣與天通

白帝城西江中有淫豫石冬出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焉江水東逕廣溪峽乃三峽之首也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回復浚泝所忌故行者歌之淫預或作艶預亦作澁預歌曰淫預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淫豫大如象瞿塘不可上淫預大如牛瞿塘不可流淫預大如襍瞿塘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

筑陽縣粉水源出房陵取其水爲粉鮮潔異于

者善大五六圍一鬢輒得數十斛鮮此灣無所

不容有人能食者常自譬腹如三原灣無所不

容

永嘉郡記

有柘林水有梧桐水有桃枝水

上

新都縣有溫泉冬月未至數里遙見白氣氤如烟上下交映狀如綺疏又有車輪雙轆形世二人傳昔有玉女乘車自投此泉人時見女子姿儀光麗往來倏忽人造泉一有聲則沸從下出而不

可止也

荆州記

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然石子如樗

蒲矢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

並上

樊山東有小谿夏時懷袖恒有寒氣故謂之寒

谿

武昌記

東方有柴渚焉在齊國山山泉如井狀深不測
至春時雹從井中出出常敗五穀人常以林木
柴塞則不出故名爲柴渚焉

玄中記

當晝楚暄涼秋晚候縕袍不煖所謂寒門也

一云

記

沔陽縣州沼有鐵官又有渡水水有二源一曰

清檢二曰濁檢有魚穴清水出鱖濁水出鱖

梁鄒城西有籠水云齊孝婦誠感神明湧泉發

於室內潛以績籠覆之由是無負汲之勞乃人家

人疑之待其出而搜其室試發此籠而泉遂涸

湧流漂居宇故名曰籠水

續述征記

臨淄牛山下有女水齊人諺曰世治則女水流
世亂則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彌載及朱武北
征而激洪流漬述異記

渾發水今俗亦名妬女泉大如車輪水色青碧

百姓祀之婦人不得艷妝衣新絲臨之必興雨

電故云妬女即介子推妹也

隋圖經

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改

詔誥有紫泥之美

隴右記

茗溪在餘杭夾岸多茗花因得名

圖經

臨城縣南四十里有益山百許步有舒姑泉昔

有舒女與其父折薪于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

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好

音樂乃作絃歌泉湧洄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

樂嬉戲泉故湧出

幽怪錄

夷道縣向將山下有三泉傳云本無此泉居者

皆苦遠汲人人多賣水與之有一女子孤貧繼

纓無以資易有一乞人衣麤貌醜瘡痍竟體村人見之無不穢惡唯女子獨加哀矜割飯飴之乞人食畢曰我感姬行善欲思相報爲何所須女答曰何恩可報且今所須之物非君能得因問所須女子曰正願此山下有水可汲乞人乃取腰中書刀剡山下三處卽飛泉湧出因便辭去忽然不見

古有尹公者善推候有異術鄉人王氏有女美

長興吳山下有溪名吳山灣昔吳王送女至此

月潮高三尺倒流七十里名吳王送女湖

西吳記

番禺記晨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

唐詩

云屯門積日無回颶
借波不歸成沓潮

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
也佩婦人舍珠玉以贖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
上案于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

宣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
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
之瘦可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
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
帝曰君子也卽名其津爲君子

夫行宮京洛未至宿一埭

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

負局先生上吳山語下人曰吾欲還蓬萊山爲
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
下服之多愈疾

列仙傳

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漕句容中道鑿破
埋握得一黑物無有首尾形如數百斛船長數
百丈蠢蠢而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莫能識
得此之後獲泉源或謂是水脉每至大旱餘瀆
皆竭唯此巨流焉

異苑

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饑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臯臯炙脚而愈今餘干水口暴起一洲形如鼈食彼郡風氣可祠而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饑遂止其水在饒州餘干縣也

洽聞記

潯陽縣落星山澗有五松橋昔惠遠法師與殷仲堪席澗談易于此而樹下泉湧號聰明泉

寰宇記

謝靈運與弟書聞惡谿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灑于石

范柏年謁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謂曰卿州

復有此否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

曰卿宅何在曰在廉讓之間

南齊書

沛國劉逵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

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

南史

齊范雲爲始興至修仁水酌而飲之賦詩曰三
楓何習習五渡何悠悠且飲修仁水不挹皆邪
流

袁粲謂周旋曰昔一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
飲之無不狂者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不狂國
人旣僉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于是聚謀共
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

六試飲此水矣

並上

竇熾字光成除原州刺史在州十載甚有政績
州城北有泉水熾屢經游踐嘗與僚吏宴于泉
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
去職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北史

嘗游趙州見栢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
名後讀城西門徐整碑云洎流東指衆皆不識

吾按說文此字古鬼字也洎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即以洎字名乎

顏氏家訓

仁水不挹皆

隴西董斯張纂

古欽鮑應鰲訂

地形三

鄒邑王城水池田石

包犧氏都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管于曲阜黃帝
都于涿鹿少皞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帝始
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建都于亳帝嚳都偃
師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陽城自契至湯八
遷湯始居亳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

帝王世紀

周公將致政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爲天

下之大湊

周書作維解

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是

天子之常居鄉衍著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

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

載梁疏

維陽漢以火德王忌水故去水加佳以洛陽爲

維陽魏土德故仍從水

羣辭錄

韓顯宗曰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謂之

中土

中台

冀州屬錯

中台之下

青州屬下

上

下

上

下

上徐州屬下

下台之下

摘補泉

周禮四甸爲縣秦孝公并諸小鄉聚爲縣始皇

以郡領縣隋文帝罷郡以縣隸州

古今事物考

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動急音中徵其聲清以

急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臉白色秀身

音中商其言舌舉而抑聲清以揚

詩含神靈

酸棗縣故城古韓國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人

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都酸棗以棘名邦

水經注

海康在漢爲徐聞縣冬耕夏收芥木又名再熟

彼中諺云欲拔貧請徐聞

地理志

鶉觚縣者秦使太子扶蘇及蒙恬築長城見此
原水淺因欲築城遂爵奠祭乃有鶉鳥飛昇觚

上以爲靈異因以名縣

周地記

漢梁州有縣名鸞鳥鸞音崔鳥音雀漢馬賢追

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

由蹙之墮車

論語撰考叢

項羽遣英布弑義帝武陵人哭于招屈亭下高
祖聞而義之號其郡爲義陵公孫述據蜀健爲
不肯從世祖聞而義之賜郡名漢嘉

武當縣有一谿岸土色鮮黃乃可飲

上

臨賀馮乘縣東五里有故縣廟相傳漢淮南王
安被誅其子奔迹來至一夜忽化爲石人當門

而立百姓怪而觀之其迫察者手足皆泔爛

盛弘

之荆州記

袁山松曰父老傳言屈原既流放忽然暫歸鄉

人喜悅因名曰歸鄉

水經注

益陽縣在長沙郡界益水在其陽縣治東望時見長沙城隍人馬形色悉可審辨或停覽矚移晷乃漸散滅縣去長沙尚三百里跨越重山裏絕表顯將是山嶽炳靈冥像所傳者乎昔光武

中元元年封太山單梁父是引山嶽內表

宮室昔漢武帝遣方士徐直浮海採藥于波中

見漢家樓觀參差宛然備矚公侯第宅皆滿目

班超在渾耶國平日雲霞鮮朗見天際宮闕館

宇嚴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如斯之類難可審

論錄異記

隋大業初敕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濬及龍川贊

治侯偉等三十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

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陽郡風俗乃以吳人爲東

夷度越禮義及屬辭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

實傳勿志

卷之五

七

高華堂

悅遣內使舍人柳達宣敕責威等云昔漢末三方鼎峙立大吳之國以人物稱故晉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西之有汝潁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衣纓盡過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陳平之後碩學通儒莫非彼至爾等著其風俗乃爲東夷之人度越禮義于爾等可乎然于著述之體又無次序各賜杖一頓卽日敕遣秘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內史侍郎

虞世基總論于是世基先令學士各當一郡風

俗擬奏請體式學士者作則虞作序京兆郡風

俗學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風俗學士宣德郎杜寶序吳郡風俗三人先成以簡世基世基奏聞去取聽敕及奏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付世基擇善用之修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極細竝用歐陽肅書卽率更令詢之長子攻于草隸爲時所重云

大業拾遺

烏程縣乃古菰城楚以封春申君今俗呼下菰城而舊經謂之五菰城

游錄

蜀郡本一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爲郡故後人并蜀郡謂之三蜀

蜀紀言三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爲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旣以炳明而

世谷間黃行爲蜀專有言蜀王蠶叢之開蜀也

三千歲又云荆人營靈死屍化西土後爲蜀帝

周襄弘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鬼化爲子鵠又

言蜀稚髻左衽未知書文文翁來始知書學按

蜀紀帝居房心決事參伐則蜀分野言蜀在帝

議政之方帝不議政則王氣流于西故周失紀

綱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

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歲且太素

資始有生必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未聞死者

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爲怪異子所不言况

蜀紀言三皇乘祗車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王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爲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旣以炳明而世谷間黃行爲蜀專有言蜀王蠶叢之開蜀也

能爲帝王乎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鶴鳥今云是鶻或云

嵩周

今按說文云蜀王望姪其相妻懸亡去爲子嵩鳥故蜀人聞子嵩鳴皆起云望帝嵩

戶圭切所言與蜀志所述相似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昔唐帝萬

國時雍堯舜光宅入表大禹功濟九州后稷封

殖天下井田之制庠序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則彭祖本

生蜀爲殷太史夫人爲國史作爲聖則仙自上

灑規爽疇備冠冕故蘇緹曰夫人之鄉於大

國也至于漢興反當荒服而無書學乎漢書曰

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齊魯掌

無文學哉漢末時漢中祝元靈性滑稽用州特

劉焉談調之未與蜀士燕胥聊着翰墨當時以

爲極歡後人有以爲或恐此之類必起于元靈

之由也唯智者辨其不然

華陽國志

蜀之爲國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其卦值坤故多

斑采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

辛香星應輿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
分故多悍勇在詩文王之化被乎江漢之域秦
曲同詠故有夏聲也

郭璞遷福州記曰桑田爲海人事更改六旬甲
子常見其害更重著衣周廻重載鄴國歸朝重
關爲待鳥出木空千載不昧前有雙目重施粉
黛溪澗水來盡歸于海主揖其客客住主在程
首東日高山鎮寨本自添金因成右兌但見地
影莫知能亥事過方知和而未會龍山高山也

照其代巧婦能裁得令人愛若解修心得其終
倍市籠放火聚集磊磊有一老翁手把竹筒重
添新宰在言不在銘曰秦康之載遷插甌基四
色牢城層巒三徑洪許南流瑞龍地應其主螺
女現對花峰千載不雜世代興隆諸邦萬古繁
盛仁風其城形狀如鸞似鳳勢氣盤擎遇兵不
饑遇荒不掠逢災不染其甲子滿廢而復興山

舊志

蒼梧人風嫫削地氣敲瘴

史通以下城

史記言黃帝爲五城軒轅本紀言黃帝築城邑而汜勝之書記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然而無糧則不能守也是炎黃已城池矣石城之制旣自神農則土城之作有不自伏羲乎

路史○又廣信軍新城高陽記曰本顓帝所造是九城志

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

春秋說文

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殺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築城平也敵耐物於甲兵施之

以德海外寶伏四夷納職

處士東里塊責禹亂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死戰城郭禹始也

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中照于東境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

解道康地記

長垣縣有鶴城昔夏累養鶴于此遂號鶴城

城

傳說衣褐帶劍築于柞傳之城武丁夕夢且得

之

說苑

廬山有康王谷巔有一城號爲劍城傳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愛奇好異巡歷名山不遠而至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弓弩金之屬知非常人

之所處也

述異記

子胥乃使相王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廻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閭門者以象天門通閭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

閭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

破楚門

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西北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鯨以象鱗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于吳也

吳越春秋

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于相國于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于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一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

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葉城而
缺西非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
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
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若
瑯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范蠡
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
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氣吐
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

及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天
地之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

能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于
內臣乃承天門制承合氣于后土嶽象已設崑
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
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
臺其上東南爲司馬門立層樓冠其山巔以爲
靈臺起離宮于淮陽中宿臺在于高平駕臺在
于成丘立苑于樂野燕臺在于石室齋臺在于
襟山勾踐之出遊也休息食室于水厨

勾踐封范蠡于苦竹城

越絕書

行唐城北門側有玉女神廟前碑云趙武靈王營斯邑城彌載不立聖女發歎百堵皆興百日而就

水經注

秦時築城于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復父老異之因依馬迹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其故城今在朔州

披神

記

韓氏成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二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赴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令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使匿己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

唐書卷之七
呂氏
春秋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爲客
通事于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
烹謁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
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
母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
弗能止繳不能牽碣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
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爲君
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
城薛也

雲中快馬城有綾羅泉卽塞上翁所居之邑塞
上翁六國前人姓李也

郡國志

初張儀築成都城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周
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所掘處
成大池龜乃復入於中龜每出則州境有賊刺
史或病

蒙宇記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
時亂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卽

位封爲五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澗

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烟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

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

水經注

梁武帝攻郢城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

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城降

南史

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

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

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

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獵餘

聚亢仇舊是微縱亭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微

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

顏氏家訓

僧慧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

得二枚

梁高僧傳

後魏孝文親征馬圈行至賈復城昏霧得三鴟

引路遂至南山因號通鴟城

郡縣志

扶桑王宮內有水精城天未曉而明如晝城忽

不見其月便蝕

四公記

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前後圍遶入

王舍城而行乞食至于巷中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弄土而戲擁土作城舍宅倉儲以土爲麩著于倉中此二小兒見佛相好金色光明徧照城內德勝歡喜掬倉中土名爲麩者奉上世尊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于天地廣設供養緣是善根發願功德佛般涅槃一百年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住華氏城王法治世號阿恕伽王分佛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阿育王經下池黃帝破蚩尤而爲池沼蓋始于此古今事物考

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髡頓狀如牛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白澤圖

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天子乃樹之竹是曰竹林穆天子傳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後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隄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說苑

昆明池漢武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理

水停船此池蓋堯時已有汚池漢武因而深廣

耳 潘岳關中記

滄池在長安城中舊圖云未央宮有滄池言池

水蒼色故曰滄池

鶴池在長安城西盤池在西北並廢 三輔黃圖

冰池在長安西舊圖云西有彪池亦名聖女泉

蓋冰彪聲相近傳說之訛也

太液池西有一池名孤樹池也中有州州上告

碑

記

東漢有九龍池御龍池靈芝池白石池濯龍池

天泉池 三輔黃圖

剪刀池昔車胤讀書于此婦以女紅佐之落剪

刀于此池 楚地記

文帝釣天池垂綸不獲王或曰臣以為垂綸者

清故不獲貪餌 梁書

北齊中書侍郎河東裴襲字敬憲患耳新構山

池與賓客宴集謂河間邢子才曰山池始就願
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
名蓬萊蓬萊裴聳也故以戲之 談叢

周文帝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至西漢故蒼
池顧問無知者或云蘇綽博物多通召問應對
如流 北史

黃帝始穿井 周書

伯益作井 呂氏春秋

王者清淨則浪井出有仙人主之 瑞應圖○典

火從井出有賢士從人起 春秋潛潭巴

少昊母皇娥璇宮之側有井曰盤靈白帝之子
與皇娥宴于宮帝子命江妃歌冲景旋歸之曲
盤靈之神吹簫以和之故至今號井神曰吹簫
女子 緝柳編

頻斯國有丹石井非人之所鑿下及漏泉水常
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皆
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為

衣髮大如縷堅韌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蠶績人髮以爲繩汲丹井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揮雲則雲雪自止白蛙化爲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

拾遺記

秦始皇入湘山山在衡山道此渴甚徐福以如意擊地清水出山此鑿井名秦皇井

楚地記

湓城灌嬰所築孫權經此城自標井地令人掘

之得故井銘云潁陽侯所開三百年當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歡悅以爲已瑞井甚深大江中風浪此井輒動土人呼爲浪井

潁陽記

韓信將下趙引兵方出井陘口師患無井筮之得蒙知山下有泉焉信遣將索之見二白鹿跑地有泉湧出

太平御覽

廣輿記 卷之七 高郵堂
衛青破月支月支有井色如酒因名曰酒井

羊頭

山記

西秦乞伏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磻磻有聲驚起照視瓮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時東羌西虜共相攻伐國尋滅亡

異苑

郡東北二十五里任曾逸家有一石井自然天成非人工所造井深四丈常有湧泉水不溢

飲得不竭裏絕香冷終在甜温長老相傳云昔
不獨初人眼過
記

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金石聲掘深二尺得湧泉泉中得木簡長一尺廣一寸二分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堅而白字色黃亦木宗廟地中生赤木人君禮名得其宜也

洞齊書

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

廣輿記

卷之七

七

高郵堂

漢水西山有九井井中常出五色煙高數丈傳

云昔人有繩入得數斛空青

通異記

卓文君閨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卽文君井也

採蘭雜志

建康廢井以後主麗華貴嬪共入其中故名

詩

○以下墓

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爲其制按吳

志陵統率漢西統帶使靈廟內有顏儼王

長銘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墳前

齊武帝欲爲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爲非古或以爲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墓誌有銘自宋始隋得王戎墓銘爲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

有之

商湯始造明旌伊尹始造墓宮周公始爲華表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猊虎羊馬秦始皇始作壙屋晉武帝始置神道碑

物原

秦始皇始上墳

夏禹始制明器芻靈商湯設含巫咸始造開路
神周武王買窆碑隧道備機衣襚穆王加以殉
寶秦武公始以人殉

於衡湘得雲陽之從於廣都得盤古之祀於馮
翊得史皇之墓於藍田得尊壚之塚於衡山得
祝融之窟於長安得陰康之冢於肺山得華胥
之封於黃龍得女媧之塚於長安得黃帝之陵

於嶽眉得黃帝之塚於長安得黃帝之陵

虞之文於陳倉得黃眉之塚於商於得女英之

壘於杼山得夏后之銘

路史

靈王時岫嶮山崩毀祝融墳得管丘九頭圖

陰康氏治於華原葬浮肺山之陰

顓頊葬青塚山下不及泉四蛇衛之

前趙錄云
帝葬廣陽

武云葬鄧圃十道志云即廣
陽山別名也新譌或作務顓

堯葬于穀林舜葬于紀市

呂氏春秋

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葦山之陽衣衾三領發

木之棺葛以緘之既訖而後哭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

聖上

華胥葬覆車之原慶都葬雷澤

六安縣故咎陶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今縣都陂中有大家民傳曰公琴者卽臯陶冢也楚人謂冢爲琴矣

水經注

禹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椁

桐棺穿曠七尺下無塚泉墳棺槨爲之類

葬之後田無收所以爲塚

棺槨之槨槨爲之類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塚得志云我

死後二千年困于恩恩得古鐘磬皆投于河

史系

彭祖父墓坤山下作癸向放坎入乾坎峯高揖

五行相生

黃裳經

闔閭冢在闔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柳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鱗之劍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

故號虎丘

越絕書

虎丘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二十里同

注

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却流

又云其樹若偃斧

王季歷葬於渦水之尾來水齧其墓見棺之前
和文王曰諱先君必欲一見屨臣百姓也天故
使明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

呂氏春秋

國朝葬中邦遷于重岡維岡之陽吾王之邦

記

闕問夫人墓中周迴八里別館洞房迤邐相屬
漆燈照爛如日月焉尤異者金蠶玉燕各千餘
雙

越城吳流其三子長曰鴻流婺源源葬焉

寰宇記

廣州東界有大夫文種之墓墓下有石爲華表
柱石鶴一隻

述異記

善謔驛在宜城縣北十五里淳于髡墓在其後

以此得名

海錄

始皇爲塚歛天下殫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寶于冢中爲江漢川瀆及列山嶽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楫金銀爲鳧雁以琉璃雜寶爲龜魚又于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也昔生埋工人于冢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工人于冢內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辭讚漢初發此冢驗諸史傳皆無此功龍鳳文而龍如應龍五言及謝靈運碑與記畧而不錄

拾遺記

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官未若康成之問

抱朴子

昭帝母趙婕妤雲陵在雲陽南今人呼爲女陵

三輔黃圖

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一里俗名英陵亦云集

仙臺

漢丞相夏侯嬰墓在飲馬橋東人謂之馬塚

三輔

事故

留侯解形于世翬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不見尸形衣冠得兵書一篇及兵器數章子房登仙位爲太玄童子

神仙

遺傳拾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畢弋無度園內冢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爲廣川王中尉每諫王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

事本謂之始也王數馬爲余說十許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劔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之

服

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十人立待皆武冠帶劔復入一戶石

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
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
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關鑰得石牀
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鈎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
下似是帙靡朽而銅鈎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
埃黝黝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
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捧
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魏王子且渠厥其髮狀一怒是雲母牀上兩屍一

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東首裸卧無衣衾肌膚
顏色如生人鬚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
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

晉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覆犬捧燭石
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
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
唯玉蟬蛸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
新生王取以爲書滴

中聚沙為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

日便下下卽掩趙岐別傳

范滂冲漢時尚書郎某缺一字解地理乃以冢宅

為意魏末得來在此童初中其言云我今墓有

青龍秉氣上玄碑非玄武延軀虎嘯八垂殆神

仙之立窟鉢形之所歸乃上吉塚也其言如此

真

鄴中銅駝鄉魏文帝陵下銅駝石犬各二古詩

云石犬不可大銅駝述異記

難之曰西門豹古之神人史記所履行正與我等耳史記死史記子從之魏畧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

永明二年蕭鑑刺益治園江岸鑿石室有棺無

棺得銅器數千種玉座三斗金蠶蚶數萬朱

為阜水銀為池珍玩多所不識有篆云蠶蠶氏

之墓鑑責功曹何佇墳之一無所犯于上史記

廣博勿志

卷之七

三八

高且堂

衣青衣卽今成都青衣神也

開明妃墓今武擔山也妃始武都男子化爲女
美豔開明納之不習水土欲去王作東平之歌
未幾物故既葬表以二石闕石鏡武陵王蕭妃
掘之棺中美女容貌如生體如氷掩之而樹其
上鏡周三丈五尺

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圍四尺上
銳不平蓋如合焉中得劍一瓷其數十時人笑

識沈約云此東夷葬也
屢年小異隨當時矣東夷死則坐葬之武帝服
其博識 史系

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墓相傳云是楚王
冢獲竹簡書青絲綸簡牘數分長二尺皮節如
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
記周官所闕文也 南史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墓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
以訪之朝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
亡皆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

果然南史

張興世爲方伯還家欲拜墓其父仲子謂曰汝
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乃戒撤而行
梁昭明太子墓爲人所開取其琉璃碗紫玉盃
攜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因爲所司覺悟縛
之窮神秘苑

何黠居東籬門園園有卞忠貞冢黠植花卉于
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南史

荆之志云王裕器之盛猶飲或石而誦之謔其厚
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
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遂深懷悼恨乃題
墓曰梁妙士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栢鬱茂范雲
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
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
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邃墓犬牙不入當時異
之

范孝敬在武昌自造冢名長室時與賓客作鼓吹入中宴飲並上

李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

惡之且告其受業師占曰大吉可謂光照先人

也竟如其言非史以下田

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始教造

田謂之田祖謂之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

之神農王海

黃帝始立步制畝是田以畝計起自千袁九通

五行書立田祖以甲寅日生田主以乙巳死辛

亥葬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

所依疏棄為堯稷官立稼穡死配稷名為田正

詩人謂之田祖路史注

汜勝之奏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為區田教民糞

種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為之收至畝

四十石大

交阯有駱田駱音架 廣州記

弄田在未央宮弄田者燕遊之田天子所戲弄

耳漢書昭帝紀曰始元元年上耕于鈎盾弄田

三輔黃圖

河間沐堅字璧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

百姓怨毒乃爲堅形以刃矛斫刺咒令倒斃堅

尋得病苦被捶割于是遂殞

異苑

王騫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田

在鍾山八十頃與諸兒及故舊共佃之嘗謂人

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畝而食不周以此

齊書

問羣臣皆莫能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一人帝

忌出之

南史以下石

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

穢汚此像護像神喚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

極被責疏覺問侍臣由余便答曰臣聞周穆王

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于終南

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址見在又于蒼頡臺

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佛爲之耶

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聞往視之對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開光公又怖謂神真也宰三牲以祭之諸善神等擊壤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佛清淨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欲造佛像絕了工人又問由余答曰昔穆公造寺之

制應有工匠遂于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生

之臣今年老無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于道場內爲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養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于土堂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臺或曰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名以目之故有高四之名至今稱也

神僧傳

昔維衛及迦葉石像以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像

泛海而入乎吳松江滬濱口遙見海中有二人
浮游水上漁人莫能就視延巫師祝則謂爲海
神祭酒則疑是仙靈或振鐸以請或巾褐往祈
茲濤漏霧務眩逆流遠去吳縣朱應素奉正法迺
請東靈寺帛尼并信齋戒者數人共往迎像于
是雲銷日朗乘流自到轉身示銘始接登舟其
輕如羽未載大其重若山處像于吳時舊寺
通玄精舍至齊永明七年又有瑞石浮海來入

吳竟駕朝載圖

凡若公舟寺主等八人

獲石像未應之曾孫也被使至吳獲石像獻臺

齊武皇帝乃命造釋迦文像盡鑄珠之奇極金

釧之巧宋世所獲二石像立高七尺銘其背上

一名維衛佛二名迦葉佛莫識年代而字分明

法苑珠林

逃石在曲江縣經云本在桂陽縣因夜迅雷至
此商人見石逃來因此名之

佷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以燭行
百步許二大石其間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爲

陽石一爲陰石水旱爲災鞭陰石則雨鞭陽石

則晴

盛弘之
荊州記

汝城縣有烏龍白馬山有黑石如龍白石如馬

湘州
記

廬山頂上有池中有三石雁霜降則飛

潯陽記

古說淮南諸山石生穀袁安云石穀菜名穗之

尤小者

述異記

揭衣山一名靈山在瑯琊郡山南絕險巖有方

石皆有神女于北鳥衣山石間

瑯琊郡之靈山

斗鄉西津有玉女岡天當雨輒无漏五色氣于

石間俗謂玉女披衣

灌肥之間離別亭古送別處漢沔會流處岸上

有石銘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皆傳云李斯刻

此石

並上

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五六峰參差互出上有

倚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謂二郡督郵爭界

于此

幽明錄

空乘之地其名爲孔實在魯南山之穴外有雙石如桓楹起立高數丈魯人絃歌祭祀穴中無水每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間出足以周事旣已泉亦止其驗至今存焉

搜神記

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加鼎于上炊足以熟冷則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此燃石也

異苑

潯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倒石人前

西陽

道側燒石藥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

辟惡厲之疾此香馥題國所進

拾遺記

方丈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入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春此石爲泥泥通霞之臺

上

峒巖山有響石如人共語而不可解但唱峒巖

猶言拘留耳

湘中記

百丈山中有石房內有石案置石書二卷

異苑

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

獺異禽陰雨時嘗聞靴角聲甚亮

上

儋州湖化昌明山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有兄弟

二人向海捕魚因化爲石號曰兄弟石也

郡國志

岐府西隴州路七十餘里有魚龍洞中有石或

大或小隨水流 outbreak 而看之石中皆有魚龍形

人過洞前並不敢語語者便聞風雷之聲立致

驚懼奔走但諸人不聞耳

錄異記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

中柁槓石與柁槓無異併臥齧亦尤傷棹新說

相兼留之以旌異物焉

上

蜀州晉源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

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

星石東邊者生卽靈驗西邊者死與諸石無異

色並帶青白也

荊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闕名曰韶石晉永和中

有飛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見

之

萊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秦
始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于此

西域荷

一作狗

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

金鐵及手承取卽便對過唯瓠蘆盛之者則得
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昇仙

異苑

鄧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
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石而已半
青半白如今之馬肝春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

鬚髮不幾獨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

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此石酷烈
不和丹砂不可近髮

建輿記

光武夜至趙州南迷路聞人語問之弗應見二
人立傍怒拔劍斬之其一急走熟視之乃石也

野史趙州志

漢劉子光西征遇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南見

一石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言乃拔劍斬

石人須臾窮山水出

獨異記

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任文公曰噫西州智士
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
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東漢書

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
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白石畫
之爲馬牛等形其文曰大討曹帝惡其討也使
鑿去爲計以蒼石塞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
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漢晉春秋

縣人有鬼淑通者生狂言爲毋台工齊水天高

發中而休應自天矣

水經注

高琳字季珉琳母嘗被襖泗濱見一石光彩朗
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一人謂之曰此浮落之精
若能寶持必生令子俄而有妊及生子因名琳

後魏書

晉武帝大康十年洛陽宮西西宜秋里石生地
中始高三尺如香鑪形後如偃人槩薄不可掘
按劉向說此白青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

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
雄此近之矣

晉書

晉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孰縣夏架湖有大石
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于寶曰
尋有石水入建康

宋書志

石言于陝若言勿東也

晉書

張軌在涼州時有石如張掖字掖字漸磨臧粗
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

萬年又爾也送玄石大如石鼓之而如石成二十
八宿

十六國春秋

陶淵明所居桌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玄瀑可

坐十人號醉石

廬山記

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
寄宿忽來質之曠怪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
覩二黃鳥鬪于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
不知索市愈急旣得撞破內空段有二鳥處

異苑

宋昇明三年四月榮陽人于嵩高山東南澗見

天雨石墜地石開有壘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

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

南齊書

梁時同泰寺院前有醜石四高丈餘形如羅刹
試抱嬰兒看之無不掩袖而啼每小兒夜啼則
畏之曰汝啼我抱汝看醜石啼遂止

三餘帖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春曲阿縣建陵隧口石碎
邪起舞

天目山人全文猛于新豐後湖觀音寺西岸獲

一五絕石大如斗文形盤卷如百夜光人疑以

將年餘石忽光照廊廡有聲如雷帝以為不祥

召杰公示之對曰此上界化生龍之石也非人

間物若以洛水赤礪石和酒合藥煮之百餘沸

柔軟可食琢以為飲食之器令人延壽福德之

人所應受用有聲者龍欲取之帝令馳取赤石

如其法命工琢之以為甌各容五斗之半以盛

御膳香美殊常以其餘屑置于舊處忽有赤龍

揚鬣鼓鬣掉尾入殿擁石騰躍而去帝遣推驗

乃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鬪龍所競之石
其旣遭侯景之亂不知所之

梁四公記

臺城同泰寺前四石各高文餘陳之三品石

也

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倚一石上有隱起字
文曰三王六川閭陽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
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爲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
應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
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

北史

儻稱賀有講者尤之曰千年擲歲者身後之意

也立稱立千年者禍在非遠明年而帝被殺

隋書

孔雀王佛沙蜜多羅御四兵攻雞雀寺有二

石獅子號吼動地王大驚怖退走入城

法苑珠林

具男之東方爲九夷西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

北方爲五狄何以知夷在東方禮王制曰東方

曰夷被髮文身又曰南方曰蠻雕跽交趾西方

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何以名爲

乃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鬪龍所競之石

其甌遭侯景之亂不知所之

梁四公記

臺城同泰寺前四石各高丈餘陳之三品石也

申武宰分易之天也也

文曰三王六川

平嶽千巖地鍾此王大嶽

森林

下聳王嶽

也立巖

廣博物志卷之八

隴西董斯張纂

太原溫體仁訂

地形四 戎狄

言夷狄者舉終始也言蠻舉遠也言貉舉惡也

則別之東方為九夷南方為八蠻西方為六戎

北方為五狄何以知夷在東方禮王制曰東方

曰夷被髮文身又曰南方曰蠻雕跽交趾西方

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何以名為

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爲之制名也夷者傳狄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郤故少蠻蟲難化執心違邪戎者強惡也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

白虎通

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

燔儲養苑辟之民曰狄肥取康苑野

大遠有不火食者矣

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

非其所有而當遠求于民故不利也

今

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

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憲漚深九夷十蠻越溫鬻文身

十者東夷蠻越之別稱

請令以魚支之鞞烏鯛之醬鮫鼈

利劔爲獻

鞞力削刺魚名鼈盾也以鮫皮作之鮫文魚也

正南甌鄧桂

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

六者南蠻之別名

請令以珠璣

廣雅釋名
一
璵瑀象齒文犀翠羽菌鵲短狗為獻

璵似珠而小菌鵲可用為旌翳短狗狗之善者也

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關耳

貫胸雕題離丘漆齒

九者西戎之別名也

請令以丹青白

旄紕蜀江歷龍角神龜為獻

江歷珠名

正北空同大

夏莎車姑他旦畧貌胡戎翟奴樓煩月氏熾犁

其龍東胡

十二者北狄之別名也

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

駒駘馱駟良弓為獻湯日善

周書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

之禮

天民肅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肱民

一臂民三身民自西南至東南方有結胸民羽

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

胸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自

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

民毛民勞民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

民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維棠

武人在西北陬

皆日所入山之名

磽魚在其南有神二

人連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方三珠樹在其東
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在其東南
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甘櫨甘華百果所
生和丘在其東北阪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
耳在其北方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昆吾丘在
南方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立登保之
山暘谷搏桑在東方有城在不周之北長女簡
翟少女建疵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樂民拏閭在
昆侖弱水之洲三危在樂民西宵明燭光在河
淵所照方千里龍門在河海流沙在崑崙

不周申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太室在荊州

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

面龍身而無足后稷塋在建木西建木在都廣都廣南方澤

名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南方人死復生或化爲魚在都

雷澤有賢建木間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淮南子

魏志言箕子適朝鮮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閉

而不爲盜

廣雅釋名 卷之八 高唐堂

結匈國其為人結匈 腿前伏出如人結喉也山海經

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 能飛不能遠

生一曰其為人長頰 頰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又大荒經云

羽民國其民皆生毛羽卵民國其民皆生卵

謹頭國在其南其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

或曰謹朱國 ○又大荒經云有人名曰謹頭人妻士殺士斃子曰炎社生謹頭人

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維宜芭苴稷楊是食○又云顛頭生謹頭謹頭生苗民苗民

釐姓食肉

獸火國在其南其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 言能

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為人相隨 舜三苗之君非

之帝殺之有苗之民 一曰三毛國 入南海為三苗國

貫胸國在其東其為人胸有竅 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有

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常致之

交脛國在其東其為人交脛 言脚脛曲疾相交所謂躡蹠交趾者也

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 有員山上不死樹

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又大荒經云阿姓甘木是食

岐舌國在其東 其人舌皆岐或云支舌也

廣雅釋名 卷之八 高唐堂

三首國在其東其爲人一身三首

周饒國在其東其爲人短小冠帶

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爲機

巧

一曰焦僂國在三首東

外傳云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

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焦僂國人長尺五寸○又大荒經云焦僂國幾姓嘉穀是食

長臂國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

舊說云其

人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玄菟太守王頎討高句麗王宮窮追之過沃沮國其東界臨大海近日之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嘗在海中得一布褶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三丈卽此長臂人也

三身國在東有散生三首而三身大荒經云不

一臂國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

一目而一手

河圖玉版云亦有一脚人

奇肱之國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

文馬

陰在上陽在下文馬御古良也

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爲人衣冠帶劔

膜帝太戊使王孟採

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卽死是爲

丈夫民○玄中記云子從背脇出王孟一作玉英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

鄣其面

又大荒經云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

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

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

採葆往來

女子國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

有黃池婦人入浴出

卽懷雉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周德也

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在

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

言其人體洞白又大荒經云

帝俊生帝鴻帝鴻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有兩角卽乘黃也淮南子曰

天下有道飛黃伏皂

長股之國被髮

國在赤水東也長臂人身如中人脚過三丈矣黃帝時至或曰長

脚人常負長臂人入海中捕魚也

一曰長脚

有喬國今彼家喬人蓋象此身也又大荒經云赤水之東有長臂之國

無脊之國

音啓或作緊

在長股東爲人無脊

脊肥腸也其人

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卽埋之其心不朽死百廿歲乃復更生

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足

手

柔利國在一目東爲人一手一足反膝曲足居

上一脚一手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

反卷曲也

深目國在其東為人舉一手一目一作在共工

臺東大荒經云深目之國盼姓食魚

無腸之國在深目東一作其為人長而無腸為

長大腹內無腸所食之物直通過○又大荒經云無腸國任姓無繼子食魚注云繼當作膂膂

勝

聶耳之國在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為人兩手聶

其耳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也

拘纒之國在聶耳之東一手把纒操持也一手操持也或曰纒

宜作

其北

其北

其北

其北

一曰利纒之國尋木長千里在拘纒南生河上

西北

跛踵國跛音企在拘纒東其為人大兩足亦大人

行脚跟不着地也孝經鈞命缺曰焦僿跛踵重譁歎塞也一曰大踵

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言敬

吐絲蓋三系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

大人國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蹉丘

北大荒經云麗姓黍食○又云大人之市在海中○又博物志云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

生白頭其兒則長大能乘雲而能走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六千里

奢比之尸在其北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以

耳也蛇貫一曰肝榆之尸一曰大

君子國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

其人好讓不爭有薰或作華草朝生夕死

重垂在其北音各有兩首紅蟠

青丘國在其北其人食五穀衣絲帛其狐四足九尾竹書

行子征于東海及三壽

其旁大荒經云帝俊生黑齒善姓黍食

玄股之國在其北彈以下盡其為人衣魚以魚皮為

衣音食驅音使兩鳥夾之大荒經云黍使四鳥

勞民國在其北其為人黑食果草實也或曰教

民音

伯慮國詳離耳國鏡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為飾

食五穀但噉叶及諸璜也○雕題國點涅其面

大荒經云德耳之國任姓音皆在鬱水南

黃專勿志卷之八高華堂

梟陽國在北山之西其為人人面長唇黑身有

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周書曰州靡鬚鬚者人身反踵

自笑笑則上反養其面爾雅云鬚鬚大傳曰周書成王時州靡獻之海內經謂之贛巨人

氏人國音抵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

無足蓋脚以人

句奴音奴開頭之國音提列人之國竝在西北

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黃帝之後下明生白犬二頭自相牝牡遂

為此

負神在其東為物人面蛇身

蓋國在鉅燕南倭國在大海內以女為生其俗露紒

衣服無針功丹未塗身

列姑射在海洲山名也有神人河洲在海

列姑射之山也

姑射國在海中廣列姑射劉晝新論云胡之北

棄屍于江中之水有射姑之國其親死

明組邑居海中誤

廣輿記 卷之八 高麗堂

東海之外大山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

有小人國名小人

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或作淨

音同○又云猶之山有小人名曰齒人

大荒之中有中容之國帝俊生中容

俊亦舜字假借音也

中容人食獸木實

此國中有赤木玄木其華實美見呂氏春秋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

思士不妻思女不夫

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合而生子此華生所謂

日鳥相見者行不離才者俱見是結麻之國術也有蓋余之國

有蓋余之國

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

食其頭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

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託寄

也見有易殺王亥取僕牛

竹書曰殷王子亥實十有易而淫焉有易

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徵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也河念

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

言有易本與河

伯友善上甲徵腹之賢王假師以義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滅之暨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

出化爲帝舜生戲戲生搖民海內有兩人有易

所化名曰女丑即女丑之尸言其變化無常也然則一以涉化津而遷神域者亦無往而不之觸感而寄跡矣女丑有大蟹廣于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臯音北方曰臯來

之風曰狻言亦有兩名也音劄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

無相間出及司其短長言臯主察日月出入不令得相間錯知景之短長

有季禺之國顓頊之子食黍言此國人顓頊之裔子也

有盈民之國於姓黍食

有載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載處自謂巫載民

不穡食也言五穀自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

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海外經云其馬

人黃能操弓射蚺鼓音狹

有蚺山者有蚺民之國桑姓食黍射蚺是食有

人方扞弓射黃蚺打挽也音紆名曰蚺人

有國曰顓頊生伯服食黍有馳姓之國音如橘柚之柚

有人名曰張弘在海上海捕魚海中有張弘之國

或曰卽奇肱人疑非食魚使四鳥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

魚于海

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

言出自高陽氏也

有西州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

俊生后稷

俊宜為啓學弟二妃生后稷也

稷降以百穀稷之弟

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

作耕

歐歎帝之孫曰嫫姆嫫姆嫫姆嫫姆嫫姆

山有榘山

此山多桂及榘木因名云耳

其上有人號曰太子

長琴顓頊生老童

世本云顓頊娶于滕瑛老童氏謂之女餘產老童也

生祝融

即童黎也高辛氏火正號曰祝融也

祝融生太子長琴是

處榘山始作樂風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

曰鷺鳥一曰鳳鳥有蟲狀如菟胸以後者裸不

見

言皮色青故不見其裸露處

青如猿狀

有沃之國

言其土饒沃也

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

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

言其所願滋味此無

所不備爰有甘華甘祖白芻視肉三騷斑瑰瑤碧

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是謂沃之野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

淖昆吾之所食也

饗天子德曰酒水濁詳氏之所食亦此類也

南嶽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

壽麻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嚮爰有大暑不可

以往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

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

有互人之國

人面魚身

炎帝之孫名曰靈忍

音如參契之契

靈忍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言能乘雲雨也

有胡不與之國

一國復名耳今胡夷語皆通然

裂姓黍食

有肅慎氏之國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

有始州之國有丹山

此山純出丹米也竹書曰和甲西師得丹山

大荒之中有叔歆國

音作感反

顛頊之子黍食

使四鳥虎豹熊羆有黑蟲如熊狀名曰猎猎

或作

有北齊之國姜姓使虎豹熊羆

毛民之國依姓食黍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
采生修軫音裕修軫生綽人帝念之潛爲之國是
此毛民

西北海外流沙之東有國曰中輜顛頊之子食
黍有國名曰賴丘

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禹中之國有列襄
之國有牛黎之國有人無骨儻耳之子儻耳人
生無骨

有國名曰氾葉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莩之國

有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有九丘以
水絡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
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衛之丘武夫
之丘神民之丘西南有巴國大韉生咸鳥咸鳥
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爲巴人有國名
曰流黃辛氏即鄴氏也其域中方三百里有巴遂山

滬水出焉又有朱卷之國有黑地青首食象

地也

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

顧之尸

亦貳頁臣危之類

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

先龍是始生氐羗氐羗乞姓

伯夷父顛項師今氐羗其苗裔也

北海之內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

言丘上人物盡黑也

有大幽之國

卽幽民也穴居無衣

有赤脛之民

膝已下正赤色

有釘靈之國其民從膝已下有毛馬蹄善走

上金

雲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惟飲酒好游山

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

之入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

神異經

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員如長朱衣玄冠

乘輶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

辛楚終不爲蟲象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

三蟲食人

八荒之中有毛人喜食人名曰髡公俗曰髡麗

廣博物志

一名髯狎西荒之中有人着敗衣手虎爪名獾
獾欲食人腦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其高千里
其圍百輔並上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
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
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衣不食而多眠五
旬一覺以夢之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
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
里其陰陽之氣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不
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衣不食而多眠五

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
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爲者妄東
極之北隅有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
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及木實不知火
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
休息常覺而不眠列子

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
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

可以同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燼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

乘雲翬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野處獨目

三首馬聞狗蹄修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胸勞口

抱朴子

北夷之氣象羣羊南夷之氣象船

魏子

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者帝怒放之于是相抱而死有神鳥以不死竹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異頭共身四足是爲蒙雙氏

外國圖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茅爲衣卽尚書曰夷卉服之類也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爲之掘穴有親死者刻木爲影事之如生其俗驍勇能嚼金石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搏千鈞以爪畫地則洪泉湧

流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于園室以充祭祀
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爲孝養之
鄉舜封爲孝讓之國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
朝特加賓禮異于餘戎狄也

拾遺記

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
夷風夷陽夷少康後世服王化賓于王門獻其

樂舞

後漢書

溟海北有勃鞞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

玄駒千匹

拾遺記

成王卽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
其國常從雲裏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
穴又聞波瀾之聲在上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
計寒暑以知年月考國之正朔則序曆與中國
相符

燃丘國經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越鐵峴泛涉
海虵州峰峩鐵峴峭礪車輪剛金爲網比至京

師輪皆銚銳幾盡又沸海洶湧如煎魚鱉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爲鎧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也又經虬州則以豹皮爲屋于屋內推車又經蜂峯燃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蟲經途十五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僉童稚至京師鬚皆白及還至燃丘復還少壯

盧扶國來朝渡河萬國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不易皮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謂丹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考萬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死塋于野外以香木靈草瘞掩其尸閭里助送號泣之音動于林谷河源爲之流止春木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口口至死者骨爲塵埃然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行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入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

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覩曰臣國在咸池日
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爲一日俗多陰霧遇其
晴日則天豁然雲裂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
翱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
土石皆自光徹叩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
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
或有救其石于溪澗中則沸沫流于數十里名
其水爲焦淵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
子採首山之桐鑿爲獸鼎虛先聲其烟有異氣
應有聖人生果有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于鄴
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
人也彌信仙術焉

舍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
皆能言語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
人遊于山阿海濱地中聞雞犬鳴吠主乃握取
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

孝惠帝時有道士姓韓名稚則韓終之胤也越

海而來云是東海神使聞聖德洽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有東極出扶桑之外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長四尺兩角如獮牙出于唇自乳已來有靈毛自蔽居于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人言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答曰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歿不可論算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悅攬乎精運又問遂入劫前擊曰自變厥履聖以俟設老而悠乎動淫于禮亂于樂世德澆訛淳風墜矣稚以答聞于帝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遠矣稚于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壇于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俗云司寒之神祀于城陰按春秋傳曰以享司寒其音相亂也定是祠韓館

有遺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爲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雙

瞳修眉長耳食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于億劫之內見五嶽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蜜而水強流迅急千鈞投之久久乃沒其國人常行於水上逍遙于絕嶽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爲一息經四軸而暫寢拾塵吐霧以算歷劫之數而成丘阜亦不盡也

渠搜國之西有祈淪之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

國歸懷其業者則終身不老

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箏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沉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舌以爪徐刮之則嘯聲逾遠故呂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國卽此謂也有至聖之君則來服其化

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如今之鏡其

使不食中國滋味自費金壺壺中有粢凝如脂
嘗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
十里善算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
交蔭于土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
霧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
刻爲三皇之像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
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爲牀牀上有
漆痕深三寸牀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
數者痛相爛以蠹蟲是氣能遺書者屢試屢遣
員騎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廣延之國
人長二尺通註

漢武時月氏國遣使獻香云乘毳車而濟弱淵
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遙途辛勤蹊路中州記

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
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
之有澗泉飲能盡洞冥記

荊州有臯飲之蠻南城有頭飛之夷桓譚新論

倭南有侏儒國其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

餘里

魏略

大略盡

詳見其人

辰韓國兒生以石壓其頭欲其扁今辰韓人皆

扁頭

魏志

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及鰐魚十頭若有

訟未知曲直便投與魚虎魚虎不食則爲有理

獾貉之人祭虎爲神將有以也

異苑

西域有鼠王國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小者

更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

鼠得死人目睛則爲王

河東毋丘儉字仲恭嘗征沃沮使王順窮其東

界耆老云曾有一破船隨波流出在海岸邊有

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

死

並上

大秦國隔海心無憂患輒遇善風二十日得度

若憂卽數年不得度故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

旬心若憂患遠離三春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服又令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與共言廩君亦并神也

廩君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于是君子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鬼鬼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

東漢書

高麗之先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于室爲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卵五升大有一男子破殼而生名曰朱蒙

袁弔者羌豪也秦時拘執爲奴隸後得亡去秦人追之急迫藏于穴中秦人焚之有景相如虎

來爲蔽故得不死諸羗神之推以爲君其後種

落熾盛

稷神記

扶桑國有南北獄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

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放北獄

南史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
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
嚴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
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

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沉溺羣僚百
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
不歸化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
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最爲殊勝臣
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於海其城四邊悉紫紺
石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絕國
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
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

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
和善羣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羣臣吏民
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
遐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
天麗悉達使主父名尼陀達此人由來良善忠
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
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治
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一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

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

沈約宋書
○他表相

類不
宜錄

大同中盤盤國丹丹國武昌國高昌國遣使獻
方物帝令有司設充庭法駕雅樂九闕百寮具
朝服如元正之儀帝問四公異國來庭爵命高
下欲以上公秩加之齋公曰成王太公周公輔
政越裳氏重譯來貢不聞爵命及之春秋邪楚
之君爵不加子設使其君躬聘依禮經位止子

男若加以上公恐非稽古帝固謂謫公更詳定之俄屬暴風如旋輪曳帝裙帶帝又問其事公曰明日亦未果請他日議之帝不懌學士羣誹之向夕帝女墜閣而死禮竟不行後詰之對曰旋風襲衣愛子暴殞更何疑焉

梁四公記

西海中有島島上有大林林皆寶樹中有萬餘家其人皆巧能造寶器所謂拂林國也

杰公曰以今所知女國有六何者北海之東方

爲夫罌男爲妾媵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谷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惟以鬼爲夫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勃律山之西有女國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西海西北有女國以虵爲夫男則爲虵不墜人而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宮室

金上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王王姓蘇毗

字末錫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

隋書

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

元魏時非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以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

伽藍記

于闐國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賊盜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

隋書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

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于穴所必產名駒入卷之八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蜀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鑠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

餘骨王則內金甕中沉之于海有官者以銅甕

沉之于海口庶人以瓦送之于江並上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

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並上

帝行次金城郡黨項羌首朝見帝問曰古有先

零燒當等種落爾是何者之後對曰相傳獼猴

之後帝笑之大業拾遺

煬帝令朱寬征留仇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并

襍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白幅闊三尺二三寸亦有細斑布幅闊一尺許又得金荆榴數十斤木色如真金密綴而文彩盤蹙有如美錦甚香極精可以爲枕及案面雖沉檀不能及彼土無鏤朱寔還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壯者多加以鍍錯鎖恐其道迷叛還至江都將見爲解脫之皆手把鉗叩頭惜脫甚于中土賈金人形短小似崑崙

野分款

浩素之醜其國人壽六百歲其方極朔陽之庭名句羅之國人壽三百歲

放品鑿其昌訂

斧辰一

盤古氏至帝學止

丹靈書云皇次四世野山誕隗六世渾敦七世東戶十七世皇璽七世啟統三世吉長四世宋一世衍韋四世大業二世凡六十有八

廣博物志卷之八

萬曆年志卷之八

周三尺二寸

金荆榴數十斤木色如

有如美錦甚香然精可以為枕及案面

不能及彼土無錢朱寶還至南海郡留仇中男

大壯者多加以銀鎖鎖恐其遁逃後還至江都

盜計歸之囚入書三百卷

昔今之弊其囚入書六百卷北衣淋脫則之或

廣世物志卷之八

隴西董斯張纂

雲間董其昌訂

斧辰一

盤古氏至帝嚳止

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僊僊六世渾敦七世

東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啟統三世吉夷四世九

渠一世稀韋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

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為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栢

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

廣事勿忘

卷之八

萬曆年志

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爲禪通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靈靈氏句強氏自句強而下次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盤古氏基之渾沌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無復淵爲

說書卷之九

三世合雄氏沒子孫相傳記其受命謂之叙命紀生子二世通紀四姓男女衆多羣居連通從強而行是謂連通紀生子一世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天下羣居男女衆多各有居方故號居方氏居方氏沒生子三十二世強弱相迫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氏提挺氏生子三十

五世通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

古三墳○合姓或作合維

○齊授梁策云皇維大庭之辨想指此

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為雷霆左眼為日

右眼為月四肢五體為四極五嶽血液為江河

筋脉為地里肌肉為田土髮髭為星辰皮毛為

草木齒骨為金石精髓為珠玉汗流為雨澤身

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為黎民

元氣論○又五運歷汗記云盤古之

君龍首蛇身嘘為風雨吹為雷電開目為晝閉目為夜死後骨節為山林脈為江海血為淮瀆

草木毛髮為

荆湖南北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氏生日

路史

成王一人皇得妙故上成衆妙

靈寶經

天皇出於柱州即無外山也

道甲開山圖

天皇九翼提名旋復

河圖括地象○九翼輔翼者九人也提名策名也旋復言其變化

天皇氏以獲為名以望為姓字子潤

路史

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立易威

春秋保乾樞文

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

易通

卦驗注云君之用事五行更王者亦有五期三輔公卿大夫也

地皇出於雄耳龍門之嶽人皇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

地皇姓鑑名嶽字子元人皇姓愷名胡洮字文

生

洞神經

天皇氏以木王地皇氏以火紀

春秋命曆序

人皇氏駕六提羽乘雲祗車

見鍾書寰宇記作抵車誤

人皇氏駕六蜚鹿攻三百歲

春秋命曆序

人皇厭倦塵事乃授籙於五姓

真源賦

昔者太極泮而渾敦氏職焉渾敦氏逸而有初
三皇君三皇射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
六在鉅靈氏之前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
氏之後三紀五十二姓而疏仵之紀自黃帝始

器史

黃神氏或曰黃祿黃頭大腹出天參政

春秋命曆序

人皇沒狃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

上

雲陽氏是謂陽帝蓋處於河亦著甘泉以故黃

帝以來大祀於甘泉

路史

蜀之爲國肇自人皇其始有蠶叢帝拍護帝魚

昆帝

或作折護與伯雍者非
寰宇記作伯禽尤疎

最後乃得望帝杜

宇寔爲滿捍

揚雄蜀紀

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渾沌氏之

治也

龍子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
無時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

上

次民氏是爲次是氏

洛書摘亡辟注以次
是民爲皇次屬非也

凡遠氏之御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天下之人惟

知母不知父鶉居鵲飲而不求名譽晝則旅行

夜則類處及其死也橐昇風化而已命之曰知

生之民

亢倉子

辰放氏是爲皇次屈渠頭四乳駕六蜚麇出地

郭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古初之人卉

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

擗木茹皮以禦風霜紉髮聞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

辰放六頭四乳在位二百五十年離光次之號

曰皇談銳頭日角駕六鳳凰

春秋命曆序
談一作譚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

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

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餼宿之隴首其歌樂

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

子思子
戶一

天下之故惟以幣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

煬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餘載位嶽

臺之陽莖浮肺山之陰

有巢氏編槿而盧緝蘿而扉

開山畧石門山在
即邪昔有巢氏治

北山
南

有巢氏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龜龍効圖書

畀於是文成而天下洽

有巢氏亦曰大
巢氏出世紀

燧明之國不識晝夜上有燧木後世聖人遊於

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有鳥類鷄喙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燧人

氏之時維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命明

繇政乎陞級畢旋辨乎方色論語摘輔象云必

稅賦及徭役所宜必畢古通用成博受乎古諸新語隕齒錄乎

延嬉延天嬉福也蓋謂祭祀蓋一作丘四后職而天道平人事

理龍圖呈瑞龜宇効靈於是占建而正方定方名東

西南北是也握機矩表計真指天以布曜而齊七政

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

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一云女二十五逸禮本命篇云太古

男五十而取女三十而嫁中以息其民為之進

退以耻其凡是故父老而憇子壽而孝著之世

姓而法自是作禮繇此顯矣禮記疏云禮有三起禮事起於遂皇

禮名起於黃帝

遂人氏立傳教之臺伏羲作十言之教神農頒

時令黃帝作李法

倉帝史皇氏名頽姓侯岡龍顏侈哆四日靈光
廟碑云倉頽天生德於大聖四日靈光爲百王
作憲其銘曰穆穆聖倉熹平六年立按春秋演
孔圖及春秋元命苞叙帝王之相云倉頽四日
是謂金明顛帝戴干是謂崇仁帝倍戴干是謂
清明堯眉八彩是謂通明舜目重瞳是謂無景
禹耳三漏是謂大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文王
四乳是謂含良武王斷齒是謂剛強不及人臣
也故索靖草書狀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頽
既王書契是爲而世紀乃言黃帝史官倉頽取
象鳥迹始作文字記其言動策而藏之名曰書
契矣

栢皇氏姓栢名芝是爲皇栢出搏日之陽駕六

龍以木也應書而不可應而不可求立於王易之

大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曾輝五鳳異
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昔者黃帝齋
于大庭之館茲其所矣

葛天氏葛天者權天也爰倣旋穹作權象故以

葛天爲號

說文葛蓋也與鶴皆音蓋而集韻蓋
覆也居葛切蓋曷蓋古通用故曷且

作蓋且渴曷本從蓋曷一從蓋
韃韃蓋一皆從葛世不知爾

啓統氏別無攷見獨起居舍人張衡運紹記若
通載有之而乃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

觀四部古人圖錄其亦有所取矣

路史

祝誦氏

庸誦古通用一作頌故禮庸鍾容

容一曰

祝蘇

見金樓子

是爲祝融氏

祝斷也化而裁之謂陸佃解月令說云未發

而榮之金薦而收之火祝而融之水玄而冥之蓋融而然之火也○按陳晦伯所引兼明書謂燧入女媧祝融俱霸而不土說甚不經備錄之以俟攷

祝融棲神於衡阜虞帝登仙於蒼梧赫胥耀迹

於潛山黃帝飛輪於崑湖

仙傳拾遺

無懷氏之撫世也以道存心以德安刑過而不

毒不萌於動世用太平鳳凰降龜龍閣風雨節

而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復

墜勒石昭示而天下益趨於文矣

見管子大戴禮史記

赫蘇氏是爲赫胥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對揚天休司牧黔首

攝提合維以前栗陸麗連之外書契不傳無得

稱也

梁元帝答王僧辯書

予述此書自遂人而下益詳遂人而上雖復著

之有不得而詳者若夫土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如風俗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繆無鞅者也又有得以僅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冉相氏徐韋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潛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戶氏亢倉子之几遂氏風俗通之帝疇氏和菟史之太菟氏鬼菟氏命曆序之黃神氏狽神氏辰放氏皇談氏然皆不得考其上下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

用者有指其說氏者重其人之所

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

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謂之

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

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法法起

之吁吁饑即求食飽即棄餘茹皮飲血而衣皮

章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

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

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

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黃帝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

顓頊也謂之帝嚳者何也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晃晃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倬倬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爲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爲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

白虎通

三皇禪於繹五帝禪於亭三王禪於梁父

風俗通

含文嘉記處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服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

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

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祭疏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項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譽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譽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

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風俗通

太昊宅東少昊宅西炎帝居南顓帝居北 路史

太昊伏羲氏 吳本作昇按太昊幣文作 方牙一

曰蒼牙 通卦驗云遂皇出握械炬表計冥而其

刻曰蒼牙通靈昌之威謂伏羲也說者

以爲文王非按雷吏有 風姓 孔演明道經云媿

蒼牙所謂蒼牙利鋒者 風姓 皇在伏羲前風姓

始王天下是伏羲因遂皇之姓矣三墳書言因

風而生爲風姓鄧氏姓書云東方之帝木能生

風故爲姓豈其然哉予固謂上世嘗有風國因

爲姓爾故帝後有風后風國之後蓋久而後得

之故女經云辨問 號天皇大帝皇姬氏 紀云一作雄皇 蒼精之

君也 見鄭禮記注梁武祠像碑云伏羲 母華胥

孕十有二歲以十月四日降神 帝系譜云人定

云伏羲在亥得人定之應張說又衍文符曆序

謹以十六年八月端五赤光照室之夜星維成

紀之辰是以爲入 得亥之應故謂曰歲 或曰伏

帝故曰歲十有二年而生也木生丁 庖犧生成紀神農生石穴黃帝生壽丘顓頊生

若水帝堯生石乳武王生元氏 帝王世紀

天皇伏羲氏策辭曰昔在天皇居於君位咨於

將咨於相咨於民垂皇策辭皇曰惟我生無道承父居方三十二易草木上升君位我父燧皇歸世未降河圖生民結繩而無不信於未甲八太七成三十二易草木惟我老極時生人衆多羣蟲聚欲相吞害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我心子其未生我畫八卦自上而下咸安其居後二成二十二易草木皇曰命子襄君我飛龍之位主我圖文代我咨於四

方上下無或私襄曰或若咨於衆一辭君無公或後一易草木皇曰命子英居我潛龍之位主我

陰陽甲曆咨於四方上下無或差英曰依其法亦順君無念哉皇曰無爲後二十二易草木昊英氏進曆於君曰曆起甲寅皇曰甲日寅辰乃鳩衆於傳教臺告民示始甲寅易二月天皇升傳教臺乃集生民后女媧子無缺

之右上相共工下相皇桓飛龍朱襄氏潛龍昊英氏居君左右栗陸氏居北赫胥氏居南昆連氏居西葛天氏居東陰康氏居下九州之牧各

統其人羣居於外皇曰咨予上相共工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撫愛下民同力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其勿怠桓曰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粟陸子居我水龍之位主養草木開道泉

原無或共工時一其勿 皇曰大庭土我屋室視民之初於來時之儉

力同構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或漂流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混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皇曰昆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獫虎之類傷殘生命無俾同類大力之徒毆逐微弱子其伏之連曰專主兵事君無念哉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則位不危皇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

危子其念哉

三續

庖犧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卽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

拾遺記○按開山圖曰仇夷山四絕孤立伏羲生處

伏羲自有句而應世故又曰有句氏

句卽庖乃國名蓋其

始迹之地其後復封之故潛夫論太昊之後有庖國以姓今庖水在山陽平樂而帝墓又在山陽則其故迹無疑也後世弗知謬爲庖國也

巴夫大妄而班志更以爲庖鄙陋甚矣

伏羲取犧牝以充庖因使庖犧最得音義

周等古書皆作處戲無作羲者且伏羲古或用羲而犧牛之字未有用戲者况伏豈得爲服御字乎故世紀云後世音繆或謂伏犧或作處儀皆失其旨然史傳一書元有異辭乎攷古書獨禮緯含文嘉云伏者別也羲者獻也斯爲最近王莽傳立斗獻亦音爲義謂北斗之魁標若勺形然集韻亦同稀勺而禮器之義尊乃周禮之獻尊則知羲獻在古同義而叔獻之爲叔戲有

以也

潛夫論云伏羲世號太皞

古而美而效

廣成子以靈飛六甲籙八卦鎮方籙及卜法授

伏羲

真源賦

伏羲生於仇夷長於起城

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

文子

伏羲作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

道而天下化之

管子

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

河圖樾佐輔

伏羲舉六佐以自輔命金根係答指若蓬蓬雲

方泐窾木絕港道以濟不通奠八方旌九位而

分九土命視冒爲胜志災惡察虛實居百賙以

平民

獨輔象曰高明主建福視墨主災惡

命紀侗中職定於中邦

二八月作紀通宋均云爲田主生內職

仲起司陸

均云主平地一作司陽

侯司海

宋表云陽侯伏羲之臣蓋大江之神者

六佐職而天地位

陰陽得

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

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

淮南子

伏羲始作媒以交男女作介以交朋友女媧始作巫祝以交神人神農始作儉以通街售軒轅始作保以通假貸少昊始作謁以通君臣夏禹始作譯以通夷夏

女皇氏媧雲姓

按洞神部伏羲姓風女媧姓雲號女皇名媧蓋古聖人有

不相襲以知書傳所言女媧風姓一曰女希紀云媧身人首一曰女希是爲女皇而姓書希氏出於伏羲風俗通亦云女媧伏羲之妹知義希古通

虵身牛首宣髮

玄中記云伏羲龍身女媧地軀列子以爲皆地身牛

百虎鼻故書植贊女媧云二皇牛首地形蓋人女媧爲婦人形影借之矣至商弘景遂疑佛氏地獄中有所謂牛頭阿旁者

太昊氏之女弟出

於承匡生而神靈亡景亡諫少佐太昊禱於神祈而爲女婦正姓氏職昏因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

女媧申祠祝而枚占之曰吉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合和萬國

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

者黃土人也貧賤者組也

風俗道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
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鷲
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
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
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
生昔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
繩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
民疇積者絕止之當此之時卦居與今今一

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翹翹
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虵無不匿其爪牙
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
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
駕應龍駢青虬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
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
宓穆休於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
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

而智故消滅也

淮南子

女媧尚白神農赤黃帝黑少昊白高陽赤高辛

黑唐白虞赤

論語疏

炎帝神農氏姓伊耆

一作祈世以爲堯姓非也
熊安云伊耆氏卽神農詳

詩禮正義集韻作朝云
古天子號益誤當作祝

名軌

見春秋鉤命訣註

一曰石

年

見春秋命曆序
或作耳詭

神農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

三歲而知稼穡搬戲之事

元命苞

神農作耒耜地應以體泉堯德莊解豐泉也禮

人皇神農此正典曰惟天生民惟君春天主惟食

喪祭衣服教化一歸於政皇曰我惟生無德咸

若古政嗟爾四方之君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

兄乃弟無亂於政昔二君始皇未有書契結繩

而治交易而生亦惟歸政昔在天皇肇修文

教始畫八卦明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以代結繩

之政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

天皇氏歸氣我惟代政惟若古道以立政皇曰

正天時因地利惟厚於民民惟邦本食惟民天

農不正食不豐民不正業不專惟民有數惟食
有節惟農有教林林生人無亂政典政典曰君
正一道二三凶臣正一德有常吉時正惟四亂
時不植氣正惟和氣亂作厲官正惟百民正惟
四色正惟五惟質惟良病正四百四藥正三百
六十五過數乃亂而昏而毒道正常過政反僻
刑正平過政反私祿正滿過政反侈禮正度過
政反僭樂正和過政反流治正簡過政反亂喪
正哀過政反遊干戈正亂過政反危市肆正貨
過政反刑議禁正非過政失用皇曰嗚呼有官
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咸若我辭一歸於正
皇曰君相信任惟正相君輔位惟忠相官統治
惟公官相代位惟勤民官撫愛惟仁官民事上
惟業父無不義厥子惟孝兄無不友厥弟惟恭
夫不游妻不淫師不怠教不失刑者形也形爾
身道者導也導爾志禮者制也制爾情樂者和
也和爾聲政者正也正其事

三墳

神農虛素以公希聲若退樂與政爲政樂與治

焉治是故威厲而不試謂賞在於成民之生賞
誠設矣然施於人而天下化謂政亡有棄法而
成治法誠立矣然刑罰不施於人而俗善後其
身而先外其身而民其神不國其鬼不神亡隅
亡適而天下正南交北幽三危賜谷僂僂之人
靡不戾止天不牟其道地不愛其寶故黃龍川
泳丹渠先產風不鳴條雨不破劑

路史

神農伐土嗟穢燒櫟埤野以教天下播種

淮南子

神農使世公耕而食歸織布衣

商子

四德

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黻黑禹胼胝

淮南子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
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
百年乎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
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豹虎
以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

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展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曆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養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

海北至於西陵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

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宰我曰請問帝魯孔子曰玄囂之孫螭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

中而獲天下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黃黼黻衣丹車白馬伯夷主禮龍夔教舞舉舜彭祖而任之四時先民治之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堯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其言不貳其德不回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螭牛之孫瞽叟之子也曰重

華好學孝友聞於四海國家事親孝格溫良敏敦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性遠而親親夔長敘

依於倪皇廡明通知爲天下王使禹敷土主明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義和掌曆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鍾鼓臯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愚舉賢而天下平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

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壘壘穆穆爲綱爲
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
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
九天明耳目治天下 大戴禮

黃帝有熊氏

或作雄

姓公孫

初姓後改姬馬總以

也名荼

河圖

輔佐云黃帝告天老曰荼昔夢

有龜書天其授帝圖乎帝乃齋往河洛有大魚

泝流而泛白圖帝曉授荼古舒字或作余故世

本云伯余製衣裳淮南子伯余之初作衣許注

亦云黃帝名水黃帝經序及難經疏乃云黃帝

名全字一曰軒河圖經拒云黃帝名軒先斗黃

譚帝德黃軒奉秀云避矣帝軒尚書中候云黃

帝提象又云黃帝巡洛龜書亦文成字象軒而

論語經考亦有軒知地利九牧昌敬之語是黃

帝名惟曰軒軒之字曰玄律見黃帝經序及難

不曰軒軒玄軒廣韻九合內志文云竹受氣于玄軒之宿

是矣然則名軒而字玄軒理或然也山海經帝

律生帝鴻則帝

之字律允信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巳之日生

故以土德稱王也時有黃星之祥考定曆紀始
造書契服冕垂衣故有袞龍之頌變乘桴以造
舟楫水物爲之祥踴滄海爲之恬波泛河沉璧

有澤馬羣鳴山車滿野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正圖籍使九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爲九德之臣薰風至真人集乃厭世於昆臺之上畱其冠鼎湖之極峻處也立館於其下帝以神金鑄器皆銘題及昇遐後羣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落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然沉榆之香春雜實爲屑以

沉榆之屑和之爲泥以塗地

分列尊卑

位也

有文曰黃帝子○五行書又云以戊子日

生○又薛史云符寶乎一十有四

力而生帝於壽丘生而紫炁充房

地皇軒轅氏政典曰嗟爾天師備相正五百官

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若我言政典口國無邪

教市無淫貨地無荒土官無濫士邑無遊民山

不童澤不涸其正道至矣正道至則官有常職

民有常業父子不肯恩夫婦不肯情兄弟不去

義禽獸不失長草木不失生政典曰方圓角直

寒暑燥濕風雨逆順必有時金木水火土石羽
毛必有濟布帛桑麻筋角齒革必有用百官器
用必有制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
以備賢賢以輔道道以統下下以事上上以施
仁仁以保位位以制義義以輔禮禮以制情情
以敦信信以一德德以明行行以崇教教以歸
政政以崇化化以順性性以存命命以保生生
以終壽皇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曆

政爾王爾考無有堯先時者不及時者殺
爾惟刑故皇曰后土中正爾審山川草木蟲魚

鳥獸爾掌爾察無亂田制以作田訟爾惟念哉
皇曰龍東正爾分爵祿賢智爾咨爾行無掩大
賢以恠財無庇惡德以私賞皇曰融南正爾平
禮服祭祀爾正惟無亂國制以僭上無廢祀事
以簡恭爾惟念哉皇曰太封西正爾分于戈刑
法爾掌爾平皇曰太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
訓爾均百工惟良山川爾圖爾惟勤恭哉皇曰
天師備相五正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順

我言終身於休

三墳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

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

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尸子

黃帝以雷精起

河圖

黃帝之初養性養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

色稱號邊城日驚介冑不釋黃帝歎曰君危於

上民安於下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厥病之由非

嬖是邇今歲民萌之上而四盜黃帝憂之

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亦嫁於四帝矣

諸子萬機論○

黃帝太皞後赤帝神農後
白帝共工後黑帝葛天後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

目供臯口燦然肌色奸晦昏然五情爽惑黃帝

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

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侍徹

鍾懸戒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

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游於華胥氏之國華胥

氏之國在滄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
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
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
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
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
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槌
無傷痛指擗無疔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
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
山谷不贖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吾然自得
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聞居三月齋心
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
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
朕得之矣而不能以相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
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
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子

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
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
使民安其法者也管子

黃帝中凡銘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不
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躓于
山而躓于堙

黃帝作輿凡之箴以警晏安作金凡之銘以戒
逸欲帝王大紀

振夔鼓載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
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崔融啟
母廟碑

黃帝命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力牧準斤鳩治決

法五聖道級關祀補胡也典州各七補

地治神明至

語陽輔象七輔有風后而無鳩治

世祀云黃帝以風后爲上台與天老五聖爲三公
冥餘神命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
武爲師或爲將非一人也故張衡云方將師天
老而友地典漢志陰陽有地典六篇鳩治于一
篇封胡五篇力牧十五風后十三尾容蓋三篇
及容成塗道天老雜于陰道皆黃帝臣也補闕
博物志作變復準
在博物志作淮斤

黃帝申命封胡以爲丞鬼容蓋爲相力牧爲將
而周昌輔之大山稽爲司徒庸光爲司馬恒先
爲司空建九法七相翬而下服度風后善乎伏
戲之道以爲當天而配上台桓常審乎地利以

爲常平於是地獻草木乃述耕種之利奢比辨
乎東以爲土師而平春種角穀論賢列爵勸耕
饁禁伐厲庸光辨乎南以爲司徒而正夏種芒
穀修馳戒修發宿臧靜畧農以戒力以宛夏功
種房穀以應戊巳之方大封辨乎西以爲司馬
玩異禽種遂菽收穀薦祖組甲厲兵戒什伍以
從事后土辨乎北以之李行冬斷罪種稜穀剝
箭伐木乃勞農始獵殺帝處中央而攻四國分

八節以祀農力命天子建是祿少命天子
盤孟籩豆匱鏡劍履輿席市杖戶牖張祀一著

銘詩以彌縫其闕

黃帝又有臣常山封鴻又鄧伯溫者及蚩尤氏轉戰

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

呂氏春秋

傳記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蚩尤作霧黃帝
作指南車通典云蚩尤氏帥魍魎與黃帝戰于
涿鹿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

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得術士伍胥問之胥
曰是城中之將白色商音帝之始攻得無以秋
之東方行乎今帝爲人蒼色角音此雄軍也請

以戰爲帝曰爲之若何曰請攻三日城必下乃設五旗五軍已具四面攻之三日城果下

玄女兵法

帝征蚩尤七十一戰不克晝夢金人云天帝使授符得兵符戰必克矣帝寤問風后曰此天應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太牢有玄龜含符致壇似皮非皮似絺非絺文曰天乙在前太乙在後帝再拜受於是設九宮置八門布三奇六儀制陰陽二遁凡千八十局名曰天乙遁甲式三

蚩尤五將具征蚩尤而斬之

太白陰經

蚩尤

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入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畧太乙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于帝庭授以

地圖

玄女法

黃帝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黃帝乃擾馴
猛獸與神農氏戰于版泉之野又討蚩尤氏使
應龍殺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
服帝王世紀

蚩尤出自羊八肱入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

桑黃帝殺之于青丘

歸藏啟蒙

黃帝太乙密推云欲知巡狩之年當視太乙與
天目在四維之歲法當巡狩

黃帝以地皇九年正月止寅詣首陽山舉政變
焉入空桐禮廣成子回駕玉屋磻石函發工變
得九鼎飛靈神丹訣次游玄圃禮雲臺先生授
龍蹄經後使龍虎令詣天真皇人真源

黃帝謁峨眉見天真皇人拜之曰敢問何爲三
一之道皇人曰而旣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
朗抗乎古之聖人蓋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
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衛衆交
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
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啟閉日星有盈虧人

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命
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整氣浮于上而
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
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
財葵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繇義以出信仗信
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迺道以保教
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恢行勤行以
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

應徵神志不勞而真一定殊于自爾始萬物自

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

寒暑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

無乃已乎玉璣金璫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

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

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蕘而樹之吾謹逃

其爪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

管子

黃帝遊天衢奏鈞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瑤雲
之輿駕六翼之龍彭祖前驅松喬俠轂光景流

而不見長風逐而不及發軔紫宮不崇朝而匝

六合也

孫綽子

黃帝封東山而奉中華君

或云卽中黃丈人受九品之方

黃帝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昆峰振響風山訪

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

晉志

黃帝受襄城小童步六紀之法黃繫小童步三

經之法

金簡玉字

昔黃帝生而能言後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

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步玉皇而受

川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

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涓

子心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

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休診則受雷岐審攻

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

理則書青鳥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

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乘慈以高躋與天地乎

罔極也

抱朴子

昔黃帝東到青丘過楓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

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蔭建木觀百令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之圖還陟玉室得神丹金訣記

上

黃帝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

新書

許玉斧言黃帝以疾崩于橋山

真誥

黃帝體僂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葬之

周

土招

黃帝阜衣細裳放勳彤車白馬

黃帝馭紫虬帝堯駕白馬

黃帝十歲而收神農之政顓頊十三而致太平帝嚳十五而佐顓頊唐堯十三而佐帝摯禹孕十四月

帝鴻氏繼黃帝者也而說者以爲黃帝何邪以五帝位無地以置之也虞氏之先有幕而惑于史記所叙之世者無地以置夫幕也遂以謂之虞思而不暇顧是皆學者沈綿之意病也按春

秋運斗樞以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爲五代而班氏人表旣叙帝鴻于炎帝之前矣豈得謂黃帝哉于令昇曰相皇泉陸而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是則鴻黃爲世及者信矣雖然亦有以致其疑者昔者文信侯引黃帝告顓頊之言曰大員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而鬻子謂顓頊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有天下及書亦云黃帝死七年其

黃帝崩而昌意之子高陽立少昊且無况帝鴻邪此鄭康成于書中候所以依運斗樞以帝鴻爲五帝而乃指之爲黃帝也余觀內簡黃帝經黃帝後歷四世乃至顓頊設不之信則少昊爲世八十有四載顓頊何由事黃帝哉此其不足疑者然班氏置之炎帝之前則又失之

路史○按陳晦

伯駁之云左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山海經云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唐達行珪壽子注云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氏路史謂帝鴻是黃帝子帝俊是黃

帝字無稽此駁
甚正備錄之

小昊青陽氏

少昊幣文作小周書亦作小顛

紀姓

世紀青陽紀姓古史攷云

窮桑氏

周書云乃命小昊清司馬鳥師以

史傳多云名繁而以

是為挈

世紀云少昊名繁亦見世本宜與繁

通即考挈本作契乃契刻字故

年代蓋云少昊名契或云名契

少昊以主金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

五鳳隨方之色集于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于

山銀湧于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有

水屈曲亦如龍鳳之狀有山盤符亦如龜蛇之

代為龍丘氏出班固藝文志蛇丘氏出西王母

神異傳

拾遺記

少昊生于稚華之渚其渚一旦化而為陵鬱鬱

葱葱焉

襄九年左傳言魯襄公年十二而冠依八代記

即少昊亦十二而冠

公羊疏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

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

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爲老叟及顓頊居位奇祥衆社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

拾遺記

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顓頊顓頊父君弱水之鄉項身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于是乘結元之輦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鎮之壽羽山之洞爲寶鼎各扁以于洞山

洞隱若真詰

帝學高辛氏姬姓古史考云或云房姓妾也一云姦姓曰學一作借集

通作學一曰遂見世紀一作泰山海經作俊言帝俊處甚多皆謂魯郭景

純皆以爲舜謂舜俊聲相近失所攷矣學之字曰亡斤黃帝氏之

子曰玄枵之後也世本學黃帝之曾孫漢志言顓帝蒼林昌意之子帝嚳青

陽玄囂之子皆金二人而言繆父僑極大戴禮

亂如此外紀玄囂雷祖之子是履大跡而生

取陣豐氏曰哀高堂隆北郊表曰握哀蹟巨跡是也

學方學之生握衰莫覺生而神異自言其名遂

以名見大戴禮世紀故曹植贊及張顯初言云高辛氏初生自言其名其君民終無迷繆

也舉星畢曳雲稍黃斧紼衣執中而獲天下史

恩文篇之千言命二人而言文意並大辨

子曰文藝之對也歸節奪林昌意之千帝譽青

學之字曰文黃帝丸之

帝學高辛丸歌按古史卷云

曰學道其

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官



廣博物志卷之十

隴西董斯張纂

溧陽宋拱宸訂

答展中

堯舜至漢止

堯母慶都生于斗維之野天偶大雷電有血流
潤大石之中生慶都常有黃雲覆蓋之茂食不
饑年二十寄伊長儒家出觀三河之首常若有
神隨之者有赤龍負圖出慶都督讀之云赤受
天運下有圖人衣赤光面八采鬚髮長七尺二

寸銳上豐下足履翼宿署曰赤帝起成天下寶
奄然陰風四合赤龍與慶都婚有娠龍消不見
既乳視堯如圖表及堯有知慶都以圖予堯

春秋

本誠圖

世謂堯生伊長孺之家而姓伊祈非也伊祈乃
炎帝之姓堯姓姬出於唐營不為伊蓋昔以堯
與炎帝俱火德王故謂堯為炎後自漢以來有
是說世遂果以堯為炎帝子孫因云姓伊祈失
之姓史云舜禱祈氏諫御媿媿假媿媿其本姓婚
自辨矣稽古錄從之為祈姓誤也靈臺碑言昔
者慶都兆會窮精氏姓曰伊則伊其母姓爾然
亦不得為祈云

略史

堯為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為禾鳳皇止於
庭神龍見於宮沼曆草生堦宮禽五色鳥化白
神木生蓮蓬蒲生厨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
是為十瑞

述異記

帝堯書銘竹帛琢戒杆杵

聖子

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

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

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

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僮

堯時三年耕餘一年之食謂之升平九年耕餘

二年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食謂之太

平 堯園策註

孔子云帝民以五堯帝民以十二謂十二歲

人至立有天下璣臺九疊而堯白屋黼衣九種

而堯大苑宮中三市而堯鷄君珍羞百種而堯

糲飯菜鬻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璞馬不以鷄居

易九市不以私故留耕時水處者漁谷居者牧

陵阪耕畬阜澤織罽是以地宜其事事宜其械

械宜其材故人得以所有易所亡所工易所拙

而上下達矣 見尸子文于淮南子

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榑

扉之內霏然而雲生於牖雖百雙闕無異乎崔

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廻巒之縈崑崙

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符子

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

以聲武王取人以度

大戴禮

堯有大唐之歌

文心雕龍

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

武王立戒慎之鞀

淮南子○又晉張紘云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立誹謗之

木○氏春秋言堯有欲諫之鼓尸子言堯立誹謗

夫又帝王世紀云堯置敢諫之鞀舜爲御堯爲左禹爲右人於澤而問牧童入於

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密也

呂氏春秋

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

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

堯翼星之精在南方色赤舜斗星之精在中央

色黃禹參星之精在西方色白湯虛星之精在

北方色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色青

感精符注

堯夢乘青龍上泰山舜夢擊鼓桀夢黑風破其

宮紂夢大雷擊其首

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

戰國策七

友者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營秦不虛靈雨

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

堯學于君疇舜學于務成昭

荀子

晏子問于子華子曰嬰聞瞽人尚儉堯不以主

器爲酒而蕭履沐戲於塗懸於而射之乎好

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

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

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於太常備

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由則有鸞和動則

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

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

茅茨不剪者惡有所謂塗絲以自休戒者此腐

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

子華子

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

庚信賦

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

呂氏春秋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美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
行書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予天之命也我人之命也

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

天下乃求賢以異於位至夢長人見而諭治

見書

緯溫乎舜崩所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

咨於衆詢四嶽明明揚仄陋得諸服澤之陽

世紀

云堯求賢四嶽薦舜堯命之於順澤之陽或云卽濠澤問以天下曰我欲

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亡失行微亡怠中

信亡倦而天下自來

荀子云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誠盛於內責於外

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亦何足致也問以奚事對曰事天問

之奚任對曰任地又問奚務對曰務人曰人之
情奈何對曰妻子具而孀衰於親者欲得而信
衰於友人之情乎人情天不美又奚問焉若夫
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之言
席龍堦而蔭翳桑陰不移而堯志得妃以盲姬
以瑩音卽娥皇字娥姬皇首聲相混也瑩卽女
英見世本秀和梁后名曰文瑩一曰閔帝
乘作女厘氏尸子云妻以娥媵以皇娥皇衆女
之英安○淮南子云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

堯之子長監明蚤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于劉

水又不肖而弗獲嗣

堯舉舜於服澤之陽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文王

舉閎夭泰顛於且罔之中

墨子

舜牧羊於潢陽堯舉之以爲天子

公孫尼子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
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
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
下莫敢言乃傳天下於舜

韓非子

方堯禪舜沉書日稷而赤光起舜禪禹沈璧堯

壇赤光又起及湯觀洛沈璧三投光不起矣命

虞舜握石椎懷神珠

椎讀曰鐘鐘平輕重也握謂知玉衡之道懷神珠喻

有聖性也出尚書帝命論

舜東夷之人生於桃丘媽水之泗損石之東舊

說言舜上虞人也後為縣桃丘卽桃丘方相近

也今臨江山有立石所謂損石者也風土記○又山海經

中容之國舜之所生

舜耕於歷山而交益詢於河濱而化禹魯連守

舜耕於歷山得玉曆於河際之歷舜知天命在

已體道不倦授神記

歷山之農者侵呼舜往耕焉其年 畝正河濱

之漁者爭抵舜往漁焉其年而讓長東夷之陶

者器皆空舜往陶焉其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

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

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韓子

舜兼凌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

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

爲耕者鑿瀆儉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
天下歸之若父母

尸子

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糶其父詣糶每還錢與米
問之子也因相抱歸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
妻之

真源

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
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

列女傳

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
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墮之以石舜服龍工衣

自傍而出

紀年

虞舜灰於常羊什器於壽丘就時有夏未嘗瞽
息頓丘買貴於是販於頓丘傳虛賣賤於是債
於傳虛以均救之

舜南面而治天下燭於玉燭息於承風食於膏
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江海乎千仞之溪滿
之螻蟻之火亦滿之禹湯之功不足尚矣

尸子

王充云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而尸子云事
親養兄爲天下法是則更有兄也

路史

昔者舜既盆無疆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
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麤衣而整領而女
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
政獲罪 韓詩外傳

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
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
足失也 尸子

南風牟子之詩舜以教天下之存 禮記疏

舜受終鳳皇義黃龍成夫宜 注曰堯巡省河

帝命驗曰順堯功德題期立象 注曰堯巡省河

舜神習禮題五德之
期立終起之象也

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鍾石笙管未罷而天大雷
雨疾風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鐘磬行舞人頓伏
樂正狂走舜乃堵特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
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石笙篴乎乃薦禹於
天使行天子事也於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
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

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禮漫漫兮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頓首曰明明上
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再歌曰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
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聖賢莫不咸聽饗乎鼓之
軒乎舞之精華以竭塞蒙去之於是八風循通
慶雲叢聚螭龍奮迅於其藏蛟魚踊躍於其淵
龜鼈咸出於穴遷虞而事夏舜乃設壇於河依
堯故事至於下具梁光林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一
八廣平人山於地時亦文統錄其文言賞刑

禹

竹書紀年

舜禪夏禹於洞庭之野

符子

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
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後至而禹斬之以此
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人必貴如今矣

韓非

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賞而不罰商罰而不賞

周賞且罰

慎子

禹父既放降在匹庶有聖德夢日洗於河西四
獄師舉之舜進之堯

帝王世紀○傳子云荀
仲像稱禹十二爲司空

詩含神霧云大禹之興黑風會紀

注黑力墨風
風后皆黃帝

臣禹伯禹
當其至也

帝告禹曰予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之汝

能從之師徒其興

見河圖
據經紀

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後漢戴叔鸞傳云大禹生
西羌水經注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

石泉縣也

丹鉛錄

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

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且此四王者所
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

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

呂氏春秋

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斲山木而財之
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
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
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
綬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

彌後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二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舜茵席雕文此彌後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韓子

大禹之名飛在金烏前懸於玉兔上

禹廟謚議

大禹勤求賢士以及方外見耕者五偶而式十室之邑必下見山仰之見谷俯之以備道秉德之士存焉

賈子

夏禹治水隨山濬川老君遣雲華夫人駐陰相

可制忽遇雲華夫人禹拜而求助夫人卽勸侍

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庚余黃

麾大翳庚辰童律巨靈神等助其斬石疏波決

塞導阨禹嘗謁雲華於崇嶽之巔顧盼之際化

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油然而止聚爲

夕雨或爲遊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

異仙
通鑑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

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十會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

昔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路車度弱水而到鐘山祠上帝於北阿歸大功於九天

十洲記

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盼之河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

淮南子

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

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牲于益此之

謂也

越絕書

伯益于啓位啓殺之

竹書紀年

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

實傳勿志

卷之十

七

行軍

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
生而逸不能爲君之勞矣

符子

夏禹十寸爲尺成湯十二寸爲尺武王八寸爲

尺

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

隋書
貨志

禹平天下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爲輔

荀子

禹之治天下也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

子黯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

以佐其身以治天下

高子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

之樂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

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

牡躋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

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

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

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亦亡矣於

是按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爲相殷王而夏亡

竹書

紀年

桀者冬不爲扛夏不東相以觀凍溺施牝虎充

市以觀其驚駭

管子

桀之力制脰仰鈎索鐵欵金

淮南子

桀盛軍伍立兩億自謂大父

上

龍逢諫桀曰臣觀君之冕非冕冠危石觀君之

履非履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

不陷者也

管子○龍逢遂爲絕路之歌

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匱出於庭中地曰

出於庭中

金匱

語陰德識

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

起在酉者沉沉將滅苦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

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

費昌徙疾歸殷

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冥之種

泉嫌於死湯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贊茅

夏桀之時有岑山之水桀常以十月發民鑿山

穿陵通於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

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期年岑
山崩爲大澤湯率諸侯伐之

太公金匱

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乃自射伊尹伊
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於妹嬉好彼琬
琰不恤其衆民心積怨皆曰上天不恤夏命其
卒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往視曠夏
聽于妹嬉之言以告湯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
十人以戊子賊于郊遂禽移大幾登白鵝條乃
入巢門遂有夏民大悅

魏增如夏

湯禽桀於焦門放之歷山乃與末嬉及嬖妾同
舟浮海奔南巢之山

世鑑

增

夏桀之時王闔晦而不明道濶漫而不修棄捐
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
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
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
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
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間

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爭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墻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肅吟飛鳥鍛翼走獸廢脚山無峻餘澤無洼水狐裡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蘋金積折廉壁襲無理金氣積聚折其鋒廉也壁文襲重言用之頃數古純無復文理也磬絕

無腹著策日施

淮南子

架於亭山紉縣於赤旂

架囚雋門紉居宣室

女華者桀之所凌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管子

湯以薄武王以高

薄毫同高 綽同荀子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涅里且東門虛南門蟬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管子成湯大脛親野魚而有獵逐之失蜀書

昔湯繫於夏臺伊尹不難其側文王囚於石室
太公不棄其國

吳越春秋

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
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天下未從也
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隳
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

越絕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
曰鼎為和味俎者割截于下豈有大為吾宰者

伊尹之故之後曰伊尹於有薪之野湯朝以
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外方有莘之

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為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

見湯也

世紀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王馳往見之彭氏子諫曰
伊尹賤人可徒致之君無辱車乘王曰夫一草
之木可已天子病者天子猶欣喜食之子誠不
欲藥人病也遂黜彭氏之子

劉縉先
蹤本說

成湯將放桀自處於中野士民間湯在野皆委
貨扶老携幼奔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為國

者以有家家所以為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
家無人矣君有人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
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
為王明之士民復致言桀桀與其屬五百人南
徙千里止于不齊天子命湯于中野桀復請湯
國君之有也湯曰否天子命王明之士民復重
請之桀曰其屬五百人南徙于不齊魯士民復奔湯
桀曰其屬五百人南徙于不齊魯士民復奔湯
桀曰其屬五百人南徙于不齊魯士民復奔湯
桀曰其屬五百人南徙于不齊魯士民復奔湯
桀曰其屬五百人南徙于不齊魯士民復奔湯

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
之位湯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
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
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
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竹書紀年

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賜之 宋志

大荒西經云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注章山
名大沙或云沙丘

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二老

吳越

春秋

京房易載湯戒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下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行事爾夫必以義理

殷家質直故以生日名子尚書言太甲帝乙武丁是也不以子丑名者何也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者木本實故以甲乙爲名也

自虎通

伊尹之始終書敘略矣陸士衡家士賦亭尹生

况抱明允以嬰戮益思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

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邵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論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云壽若召公

紂嘗以六月獵於西土民諫曰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爲妖言而誅之後數日天暴風雨發屋折樹

太公金匱○比干作糕馬金剛歌

周文王之時蒞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之罪三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罰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

田

韓詩外傳

辛甲事紂七十五諫云云召公與語賢之

告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將封於長子劉向別錄

文王語太子發曰吾厚德而廣惠不爲驕侈不

爲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萬物不失其性周書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

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

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黜色而頤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感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劓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司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司務也劓不敢

王於是焉以爲不不面而問曰及天

下乎臧丈人昧然不應泛然而辭焉而夜

遊終身無聞

莊子

王將獵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大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爲禹卜畋得臯陶其兆類此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鈞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洛鈐

報在齊尚出遊見赤人自洛出授尚書命曰召

佐昌者子

竹書紀年○又列仙傳云呂尚者黃州人也生而內智避紂之亂隱於遼

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鬪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武王伐紂尚竹陰謀百餘篇服澤芝之地醜且至武王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飯葬之無尸雖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又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念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右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鱖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再拜望釣不輟西伯拜不止望箕踞笑曰汝何爲來哉西伯曰殷政荒矣

生民荼矣愚將拯之思得賢士望曰殷政自荒

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胡垢予爲西伯曰夫聖

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己必盡智以兼濟萬物豈

無是耶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於天地中

一炁而已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於空虛者

也盡壞城郭屋舍其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

昆蟲其炁常炁殷政何能荒邪生民何謂荼耶

雖然城郭屋舍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予將

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

無能子

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

武成正義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

淮南子

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

潛夫論

文王智而好問故暉武王勇而好問故勝

淮南子

文王誅四武王誅一

荀子

紂爲無道左強在側

左強紂

太公望曰武王

之功立

淮南子

文王見管公

里

紂作桎數千脫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桎之文

王桎桎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

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桎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

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人水弗敢投也曰昔

者文王嚮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桎况守

其法教乎

賈子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爲之曰吾

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

黃專勿志

卷之十

三

高卿堂

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

呂氏春秋○韓非子作文王又

作晉文公

武王伐紂到於那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

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

公對曰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

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

憂其人及屋上烏惡其有人者憎其骨餘咸劉

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

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

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

矣乃修武勒兵於寧更名那丘曰懷寧曰修武

行克紂於牧之野

商詩外傳

武王克商將度邑自鹿丘而歎

周書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

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

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

風霽而乘天大雨水平地而耆散宜生又諫曰

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燔散
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
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
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說苑

武王之伐紂也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礪
而礪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
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囚箕子夫又
惡有不可焉遂羸馬而進朝食於成水宿於甘

泉廉巨於牧之以乘乘殷人而進誅以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紂亦長

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
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
掩不備周之所諱也

陰謀

河南有鉤陳壘相傳武王代紂八百諸侯所會
處

水經正

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履百萬陣於商郊起
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

鬻子

武王伐紂戰於牧野紂之卒輻分車瓦裂甲如

解下

書大傳

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翼右翼鼓之不進皆還其外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以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蹶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撻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肯止

賈子

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棄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卽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棄於色

說苑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呂氏春秋

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
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
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
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
進退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
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
國也故瞽人臨衆知之見武王民曰是吾新君
也容曰然瞽人爲海內除討惡見惡不怒見善
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亦張滿稽
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
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
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
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鬚病而求醫斧子操
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瞽人羞之至德之世不
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
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

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
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莊子

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劔搢笏以示無讐

周書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
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
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
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
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
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前而師尚
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
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
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
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
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
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
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

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機爲銘焉於盥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劔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機之銘曰皇皇唯敬口生疇口戕口鑑之銘曰

灑爾前憲爾後盥盤之銘曰且其溺於人可救也

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走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屨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愒愒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瞍人不能

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

以先時劔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

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身之義廢興之行

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

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武王賤

帝王微行自漢武帝始也劉氏曰盧生教始皇

爲微行非自漢武帝矣卷原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

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當於時惠於財親賢使

能

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

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

日卽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後漢書

高祖與項羽戰于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

右皆假爲名西京雜記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

立碑文章

惠帝崩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

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
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
侯張相如也

楚漢春秋

文帝廟號顧成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淵龍
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遊元帝廟號長壽
成帝廟號陽池

三輔黃圖

景帝坐崇芳閣上有丹霞起赤龍盤棟間使王
夫人居之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得幸有娠夢日
人懷景帝亦夢高祖謂已曰正集於猗蘭殿路
曰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紀也

事苑

武帝初名彘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
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
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
以矢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
抱之几前說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乃通伏
義以來群經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
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罷徹過人景帝令改名

徹

漢武內傳

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國色帝悅之仍留宿夜與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大驚懼連呼咄咄不覺聲高仍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謂爲已故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聞其聲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壻也將欲肆兇惡於朕仍召集

明門羽林語王人曰朕

也於是論及而

效服乃謫之帝曰

也於是論及而

祝朕躬乃厚賜書生焉

燕星

武帝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

五棺中元康二年

河東功曹李及入上黨抱犢

山採藥於巖室中

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曰月是武帝時也河

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

之涕泣曰此是帝殞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

漢武內傳

漢武帝家裏先有玉箱瑤杖各一是西胡康渠

王所獻帝平素常玩之故入秤宮中其後四年
有人於扶風郡市買得此二物帝左右識而認
之說賣者形狀乃帝也

異苑

光武生有赤光照室影如五麟七鳳

光武進至下博城西皇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

父在旁指曰努力

東漢書

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單奏帝聞而怪曰

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

意乎於是遂編其制

潛夫論

卷之十 藝

隴西董斯張纂

松陵周叔宗訂

斧辰下 太子 后妃

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
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
地土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
知之 尚書大傳

皇太子初拜有赤旄幢馬齒呈箱事四枚鹵靈

有黃麾崇福門有雞鳴戟十張

張敞晉東宮舊

皇太子大小會庭設三廂樂舞六佾

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席經席

並上

皇太子納妃給織成穿帶白玉佩四望車有七

綵盃文綺被長命盃文綺衿絳眞文羅袴漆龍

頭支髻枕一銀花環鈕百副金塗連盤鴨燈一

玳瑁梳二枚百濟白手巾赤花雙文篔簹地文

履一量漆花籠二具同心雀鈿一具步搖一具

九鈿面盛之又南素高脚林八板林漆林並

皇太子金轎紅外黃

祿邊冠角帳翠綬佩

皇太子安車朱輪青蓋畫轎文輶五彩續漢書

太子輦曰銅輦

太始三年制太子安車朱象輅

沈約宋書

太子車廉幢青幟

齊書

皇孫綠蓋車

晉書

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十月而就蓂室太史

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著

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奠調太子生而立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子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桐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天下母取於土母取於名山通谷母惇於鄉俗

新書

帝初取富宜氏曰皇生

朱

皇卽女皇世本帝繁漢書云女皇生丹朱

帝繁人表作散宜氏纓堯三妃一后或云卽中山夫人雷澤縣西五中

步有中山人謂云堯

之四妃張謂舜廟碑謂堯舜皆娶一姓也朱卽

謂于朱說文引虞書作丹朱御覽世紀女瑩生

非也朱之兄考監明先死而不得立庶弟九

云堯不慈故云殺長子殆先死爾而四機論乃

有堯回十子之說淮南子云堯得舜任以百官

屬以九子然說堯時舜爲司徒冀司馬禹司

空稷爲田疇堯樂王舜工師節吏宗皋陶大

理益賦禽獸九子爲臣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

者各受其事以成九功則非堯之子矣

堯生丹朱鷲狠媚克帝悲之爲制奕棋以閒其

情使出就丹帝崩虞氏國之於房爲房侯

路史

周妃后姁成王於身立而不跖坐而不謔獨處

都居維怒不歸始教此謂桀賊在避太者

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太子發嗜鮑魚而

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

可以養太子哉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地繞左輪御曰太子下

拜吾聞國君之子地遶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

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

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忝嚴承命不逆君安今

高麗堂

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辱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始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穢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穢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拔劍意以徇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

新序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遂之太子怒入謂王曰少師慶遂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上

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

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使也

擊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

擊曰君好北犬嗜晨雁遂求北犬晨雁賣行

令后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雁使蒼唐

意乃獻之文侯曰擊無念乎蒼唐唯唯而不對

擊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

擊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

擊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

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

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可好乎對曰好詩文侯

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

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

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

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鴛彼晨風鬱彼北林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

高麗堂

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詎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曰夫使非直敵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韓詩外傳

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貴乎也乎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豈生而有之也乎

太子

如竟乎其如舜也

呂覽

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

燕丹子

漢高祖手敕太子云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兼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自爲人大事也今定汝爲嗣

嚴芸小說

衛太子大鼻武帝病太子入省江充曰上惡大鼻當持紙蔽其鼻而入帝怒

三輔故事

小黃門高望幸於皇太子太子因蹇頌屬望子
進爲孝廉蓋勳不肯用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
不舉死亦無悔

後漢書

鄭衆字仲師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建武
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
縑帛聘請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
有舊防蕃王不宜以私賓客遂辭不受

种暲字景伯順帝時御史監護太子承光
宮中常侍高梵受詔出詣至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

儲副天命所繫帝待來無一尺

升挾奸耶梵馳奏之詔報太子乃得

亦嘉其持重稱善良久

佐助期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直漢二

帝意蒙愚惑以弱亡漢帝少時名爲董侯

正蒙亂荒惑其子孫以弱亡也

初在東宮與太尉王朗書云疢癘數起士

浴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集諸儒於肅成

高軍堂

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魏書

中宗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

晉中興書

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鐘山下號曰東田

太子屢遊幸之東田反語爲顛童也武帝又於

青溪立宮號曰舊宮反之窮廩也王鬱林王果

以輕狡而至於窮又武帝時小史姪皇名太子

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黜於外易名

太子處士何黯曰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

行系今此而爲大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

昭明太子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柈邊恐厨人

獲罪不令人知

南史

梁元帝謂蕭大園曰昔河間好學臨淄好文爾

今兼之然得東平好善則彌高千載

裴昭羽少傳儒史之業宋太始中爲大學博士

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

擬昭明議禮納徵儷皮鄭云皮爲庭實鹿皮也

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

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微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各二

南史

元帝愍懷太子昵狎羣下好着微服常入朝公服中着碧絲布袴握衣元帝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

梁書

郡時爲國好功文太子極有正志各非陰

宜食文宣聞而喜

齊書

時太子至年十七諸臣而共議言爲訪索婚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輸陀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人禮備舉有如是德故索爲妃太子雖納爲妃然恒與妃行住坐卧未會有世俗之異但修禪觀又普曜經云時諸力士釋種長者啟王若太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有玉女宜與太子爲妃

以權方便令當試之使上工匠立端金像以書
文字女人德義如吾所流能應聘耳王告左右
梵志入迎夷衛國遍瞻周行覩一玉女淨猶蓮
華類玉女寶是執杖釋種女名俱夷見太子奇
異才術以女俱夷爲太子妃又年十七王爲納
妃揀選數千最後一玄名曰婁夷端正第一神
義備舉是則宿命賣華女也雖納爲妃久而不
接婦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曰汝却人有汙垢
必并批嬖歸臣救衍者女藏寢生身還屬本姓

因果經○以
下后妃

入皇九人別長九州離艮地精女出爲后此稱
后之始云初學記曰夏殷以前大率稱妃周則
天子立后正嫡曰王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
漢因之景帝廢后薄氏後世人主廢后始此原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版謂宮中閣寺之籍
圖謂宮中官府之象以治
王內之政令政令謂治關
寺之法禁均其稍食分其人民
以居之人民謂吏之子第居
之謂使之宿衛也以陰禮教六宮陰

婦人之禮六官謂后也王后立六宮正寢一燕寢五也以陰禮教九嬪以

婦職之法教九御婦職謂織維組紃絲之事九御者女御八十一人九

而御于王謂每九人當一夕也使各有屬每九人一嬪以作二事絲合

象之其事正其服其禁其奇袤齊其行也展其功緒核

事也其事大祭祀后裸獻則贊助瑤爵亦如之尸卒

既飾后后亞獻之其爵以瑤食王正后之服位稗謂

玉為飾亦內宰贊助其禮璋衣以下六服位謂房內璋衣

戶中及阼所立處而詔其禮樂之儀詔其出

之節使與贊九嬪之禮事助九嬪贊凡賓客之

禮樂相應樂幸黃之璽王禮賓而后亞裸王獻賓而后

致之也也○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也也○凡建國建立佐后立市王立朝而后立設其

次司市置其叙胥師賈師正其肆諸行列陳其

貨諸物皆出其度量淳制淳謂幅之廣制謂

祭之以陰禮婦人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

于北郊外命婦諸臣之妻內命婦三夫人以下

以為祭服以親蠶而為祭歲終則會內人之稍

食計蠶御稽其功事及絲象佐后而受獻功者

內宰助后而受女御所獻絲枲之功比其小大與麤良而賞罰之

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施其絲枲

之非宮而糾宿憲禁令于王之非宮而糾其守非宮後宮也表縣禁令于

衛之意慢者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

種之種而獻之于王先種後熟口種後種先熟日種上春正歲春事將殷

之時曰王后辨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

以其掌后之命故后出入則前驅而往也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

后之俎后於祭祀校俎於后有好事於四方則

使往好事謂恩好之事四方謂族親有好令於

卿大夫則亦如之好令謂恩好之令卿大夫掌

王之陰事陰令陰事謂進爵之事陰令謂

內豎豎未冠者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內后六

卿大夫也童子出入便疾故使之通命令治小事焉若有祭祀賓官喪紀

之事則爲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

蹕及塋執褻器以從遣車

九嬪

王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入十一御妾不列夫人立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無官職也

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

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凡

祭祀贊玉盥

玉盥受黍稷器以玉盥之盥音咨

○贊后薦徹豆

邊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

洗

器也水滌爲濯手拭爲概

爲盥盛

爲治擇也黍稷曰盥在器曰盛

及祭之日

涖陳女宮之具凡內差之物

內差房中之蓋盛物以薦

○掌

婦編于御大夫之喪

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

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

招禋禴禘之事

招以召祈禱以得災禴以會福禴以禳禍

以除疾殃

女史

女史掌

王后之禮職

后於禮事所當職者

掌內治

之貳

內宰治王內之政令而女史貳之

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

於后宮之事

書內令

於后宮之令有所書而宣布之

凡后之

事以禮從

后舉則以禮籍從焉猶太師之從王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女宮謂刑女給宮役者宿戒謂前期齊戒也及

祭祀比其具比次也具謂所濯洗及案盛也詔王后之禮事詔告

也禮事謂裸獻也帥六宮之人共盥盛六宮之人謂世婦女

也御相外內宗之禮事外內宗謂女之有爵者后之禮事則以言詔之外內

宗之禮事則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賓客饗食以力相之

亞獻之禮外內宗佐之而世婦相之也○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

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摯事於婦人

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宗王同姓之女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

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

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王姑姊妹之女凡有爵者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

豆豆籩王之豆籩皆飾以玉及以樂徹亦如

之亦佐后也又為○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

后之獻亦知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

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

哭諸侯亦如之並上

古者貴賤通稱其妻曰妃周公始稱天子妻曰
后妾曰夫人諸侯妻夫人卿妻曰內子大夫妻
妻曰命婦士庶人曰妻秦昭王始稱其母曰太
后漢高祖始稱其母曰太上皇諸侯母曰太夫
人武帝始稱其祖母曰太皇后魏明帝始稱天
子妾諸侯妻並曰妃晉哀帝始稱所生妾母曰
太妃物原

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火輿以行

應劭漢書

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九旒大將
軍妻參乘太僕妻御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
車府令設鹵簿制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
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鉦
黃鉞五將導乘於蠶宮手三盆於蘭館畢還宮

丁手
漢儀

皇太后發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帷裳非法駕則
乘紫蜀輶車長公主赤蜀輶車貴人公主王妃

油畫駢車

車具公主未嫁駢車貴人公主

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

漢宮儀

漢世母后無諡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

蔡邕諡議

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

而生顓頊握登見大虹而生舜修紀見洞流星

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

見長入而生文王任姒感龍生帝鬼魁

又詩合神霧曰

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跡命諡曰華胥履跡註

云靈威仰之跡也書帝命驗云姚氏感華感懼

生蒼林禹陽

黃帝立后三妃以存靈憲彤史小臣以備內官

以教天下之內治次妃嫫母貌惡德克帝內之

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襄雖惡何傷是

生蒼林禹陽

黃帝妃嫫母訓宮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

類要

少昊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

路史云高陽取

女節夢接之意感而生少昊是爲玄囂

干類氏生少昊曰帝堯生而堯言堯與其親是親高辛

有陬氏曰常義生而能言髮迨其踵是歸高辛

生太子處及日十二山海經云羲和者帝俊之妻也又曰帝俊妻常羲生

月十二蓋月當爲日十日者謂以日名如甲乙丙丁之類云羲和者乃常羲有陬氏也太藏禮

名常義侍尚儀作常儀又作常宜士安作常耳失之取音類見大藏史漢世總作規管氏非也

顓頊母景僕蜀山氏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

金天氏之末璿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女樞幽房

之宮生顓頊於若水故數母與感

帝學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

其民善者於鄒屠氏之地遷居於有莘故鄒屠

履風雲遊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妃常夢

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爲八

神亦謂八翼翼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力言其

神力英明翼成萬象億兆流其神膚焉拾遺記八神

意謂八登

鄭玄云偕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一明者爲正

三小爲次帝堯因之

訛訾氏生而髮與足齊墮地能言及爲高辛帝

室夢日而生八子世號八元

異苑

魯娶陳豐生放勳

簡狄謫而生鷦鷯契也

古作鷦從叔也作契

簡狄一作東翟卽簡易也于實作索俠繆書中

候云玄鳥翔水遺卵娥簡易拾吞生契封商後

萌水易注云易凝洛娥簡在水申易而吞卵生

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爲湯

舜妃癸比氏生二女曰宵明曰燭光處河大澤

舜納三妃生九子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益比

生二女宵明燭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故納

三妃焉藝文注○又山海經云舜妻登非氏生宵明燭光又舜妹有嫫首見路史世傳

警叟與象每欲殺舜其妹嫫首每爲之解說文云或作畫嫫一音畫也嫫或作擊或作繫

舜妃女登主義鈞及季釐季釐封於緡爲桀所

克義鈞封於商是爲商鈞最喜歡舞

路史

禹母曰修巳出行見星貫昴夢接意感旣而吞

神珠修巳背剖而生禹於石紐

竹書紀年○吳越春秋云得意

而吞之。○
云禹孕十四月

而生禹然

餘娶華氏曰女志是生高密

世本。吳越春秋云娶有莘氏之女

曰文

女秋暮汲石紐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鷄子愛

而含之不覺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

通甲開山

圖蒙氏解

會山卽名女媧見史記注

禹高逆生閻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

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

生從口而出荼禹母吞薏苡高母嚙燕卵與兔

吮毫同實也禹高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闔背

論衡。繁露云禹生發於背契生發於胸

禹立三妃九嬪以爲內治

路史

禹娶塗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

連山易

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

桀愛二女無子焉斲其名於茗華之玉若是琬

實博物志

卷之十一

高軍堂

華是琰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

交遂以夏亡

竹書紀年○又國語云妹嬉與伊尹比類已與膠鬲比又云妹嬉有

施氏之女姐已

谷曰外史主余

有蘇氏之女

孔子曰昔逢氏抱小女未嬉觀帝爲履癸妃

洛書

錄述

湯妃有髮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

之人卒致王功

列女傳

大妣夢見商之庭產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

於闕梓化爲松陌賦作保覺以告文王文王乃

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

周書

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生太子誦

帝王世紀

天子西至於重璧之臺盛姬告病亡天子哀之

是日哀次天子乃殯盛姬於較丘之廟甲申天

子北升於天北之墜而降休於兩栢之下天子

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

萋豫上諫於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

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天子

哀之乃又流涕

穆天子傳

然其流涕于卒之士

盛姬卒王改其族爲痛氏杜林西泝之平天子

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

勅原

中天下

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

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

論俗

秦昭王毋苻氏號宣太后是太后之號始於此

也漢因秦故尊母曰皇太后

事物考

述莊王左在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舞王

將行姪年十二王既見姪操幟伏於南郊道傍

王車至姪舉其幟王使人問之姪曰願聞隱事

於王王召之子何以成寡人對曰大魚失水有

龍無尾膏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對曰大

魚失水者離國五百里也有龍無尾者年三十

無太子膏欲內崩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

改王曰何對曰王好臺榭而不恤衆庶出入不

時目耳不聰強奏聞王左右使王日以滋甚王

不亟反且及禍雖悔無逮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反國比至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而得勝乃立姪爲夫人

列女傳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曰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衛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

後宮宣王喜遂納之

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

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

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

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吝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

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

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

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

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

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

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

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

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之

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

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

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

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

殆也輟讀秋權於山林自史強於左右即爲立

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

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

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

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

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

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門招進直言

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

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新序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
蛇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常懼或與人夢或喻
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竝共
患之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
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嚙累年如此
前後共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
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
父母不聽寄曰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旣不能

共走費衣食王母下知是劍將大

先作數石米養蜜麩灌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

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養香氣先啖食之寄

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蛇因踊出至庭而

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出咤言曰汝曹

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

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

搜神記

豐公家於沛之豐沛邑之陽里其妻夢赤馬若

龍戲已而生孰嘉是爲太公卽太上皇也太上

皇之妃昭靈后名含始遊於洛地有玉雞啣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邦字季

帝王世紀

漢中洋川戚夫人所生處夫人思慕東鄉追求

洋川帝爲驛致長安

水經注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常以絃管歌舞相歡嫠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

飲膳譜鳳皇來靈芝脯祝而相與進齊也爲

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相愛八月四日

出雕房非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

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

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花舒

時并采萸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

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

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

此終歲焉

西京雜記

漢文帝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見魏楊阜傳

撒帳始於漢武帝非始於翼奉也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帳鳳羽羽長生扇帝迎入帳中共坐歡飲之後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原始

武帝以象牙爲簞賜李夫人西京雜記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上

帝息於延涼程利學李夫人受帝薈之香

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涼室爲遺芳夢室拾遺記

飛燕與其妹婕妤后誤唾其袖合德曰姊唾

染人紺碧正似石上花假令尚方爲之未必能

若此衣之華乃號石華廣袖飛燕外傳

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

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毯三十五條以陳

踊躍之心金花紫輪帽金花紫羅面衣織成上

襦織成下裳五色文綬鴛鴦襦鴛鴦褥金錯繡

襜七寶綦履五色文玉環同心七寶釵黃金步
搖合歡圓璫琥珀枕龜文枕珊瑚玳瑁瓊瓏雲
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華扇五明扇雲母屏風
琉璃屏風五層金博山香爐迴風扇柳葉席同
心梅合枝李青木香沈木香香螺卮

山南源一
名丹螺

九真雄麝香七枝鏡

西京雜記

趙后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
人姊及此今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

謹奏上二十六物以獻金扇組文綺一箱沉水
香蓮心枕一箇五色同心大結一盤蠶絲萬金

錦一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
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
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爐
環四指若下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
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爐三枝文
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
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
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

留三年輸爲媿好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

燕飛

傳外

明德皇后眉不施黛獨左眉小缺補之以縹

東觀

漢記

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且夕供養既無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今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

續漢書

馬后美於豐嬖於德插羽虛屏於視德如

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

僚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

陳思王書贊序

鄧皇后志在典籍六歲能史書母常非之曰汝

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

后重違母言蠶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

生相者見后曰此成湯之骨法也嘗夢捫天蕩

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占夢者

云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節之斯皆聖王

之古吉不可言後果爲皇后

續漢書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妯以丙戌詔書下

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

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

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胸並詔商第周視

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採焉妯卽與超

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內謹諫食時商女女瑩從

中閣細步到寢妯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

去相超詔書給妯以詔書如

上如朝霞和雪艷射不能正視目波滄鱗眉嫵

連卷未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鬢頤頷位置均適

妯尋脫瑩步搔伸髻度髮如黥絲可鑿圍手入

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頰抵

攔妯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何落緩此結束當

加鞠翟耳瑩竝致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妯歛手

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

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臍容半

處填起爲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以
謹嚴處女也約畧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之
足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
一尺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三
尺七寸指去掌四寸骨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
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蹠豐妍底平指欲約縑
迫袂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矧令摧謝
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蕭
蕭爲可德姒姒賜惡言利齒心書不微思
足諱過臣姒姒賜惡言利齒心書不微思
謹秘絨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
殿發緘懽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
中外隔濶目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
有司議禮有司奏曰謹按春秋迎王后於紀在
途則稱后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尚女今大將軍
參錄尚書事乘氏侯萬女弟膺紹聖善舊協潛
邸結婚之際有命旣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帝請
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

乘氏侯冀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制辛卯皇帝制詔大將軍叅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之女弟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承天祚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玄纁敕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戒太常弘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婚配奉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

將軍叅錄尚書事乘氏侯冀謀於公卿大筮元龜同有不滅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弘重宣中詔吉日惟今日庚子可迎臣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庚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叅錄尚書事乘氏侯冀歲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尉喬司徒戎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喬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

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嫁蟻之族猥承大禮憂
悚惶悸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紺上玄下假
善步搖八雀九華十二鑲加以翡翠朱鳥袿乘
法駕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楮畫
輶黃金塗五末蓋蚤施金華駕駟馬龍旂九旂
大將軍參乘太僕妻御車府令設鹵簿屬車四
十六乘前鸞旗車皮軒鳳皇闕戟九旂雲罕金
鉦黃鉞洛陽令奉引公卿立官校尉司隸校尉

河南尹妻趙乘其車

執法御史在前五將導騎十乘萬騎引至闕下
自皇漢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至八月乙未詔
曰維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詔故大將軍乘氏
忠侯商女女瑩朕聞任姒佐周綿運八百良以
德重黃床足奉宗廟也朕以寡昧承嗣歷服爰
求英淑共臨海內惟爾夙閑內戒德冠後庭有
桃天之宜協和鳴之祥宜升尊位母儀天下今
使太尉喬使持節奉璽綬宗正千秋爲副立爾

爲皇后其敬慎中饋以踐乃位無替朕命永奠
坤維后卽位於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
子臨軒陞設虎賁旄頭五牛旗百官陪位皇后
北面太尉徃蓋下東向宗正次長秋西向宗正
讀策文畢皇后稱臣妾皇帝萬年畢任位太尉
喬授璽綬中常侍超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
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長跪受
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年訖黃

禮記卷之三通鳥鼓里羣臣以次出后卽位次

使雲雨時筮中書也然御覽諸書亦有漢魏事
而墨不見收此持賦漢桓帝詔獻祭皇后被選
及六禮冊之事而吳始人后燕處審視一殿
爲奇麗但大陵裏耳不謂黃威赫震人猶得
選如此卷首有秘字二字不可解要是本按甲
乙各日余嘗搜考子元原始不得及見約錄迫
疎飲末說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自有之言
院於口追駟不及聯忘於此用案疎漏之請成

獻帝伏皇后聰慧仁明有聞於內則及乘輿爲

李傕所敗至河無舟楫后乃負帝以濟河河流

迅急惟覺脚下如有乘踐則神物之助焉兵戈

逼岸后乃以身擁遏於帝帝傷趾后以繡紱拭血括玉釵以覆於瘡應手則愈以淚滿帝衣及面潔淨如浣車人歎服雖亂猶有明智婦人精誠之至尚祇之所感矣

拾遺記

先主甘后體貌特異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繡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雲河南整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機夜則擁后而玩玉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

拾遺記

名如玉

魏志

甄皇后生每寢家中人髮髻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上

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虵口中恒有赤珠若梧桐子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妝則盤結一髻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為靈地髻

採蘭

雜志

薛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
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
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爲夜來入宮後居寵
愛外國獻火珠龍鬢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
能勝况乎龍鬢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
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
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也

拾遺記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

以屏風障之夜來徑入脫面獨弄七

雜志

魏文帝宮人莫瓊樹置蟬鬢次薛夜來善女紅
次段巧笑始以錦衣綠履作紫粉拂面次田尚
衣能歌舞四美一時冠絕日夕在側

田尚衣多病文帝以硃砂塗四壁以辟邪故謂
之紅壁

女紅志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
指間以絲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

方寸宮人謂之機絕孫權常嘆魏蜀未夷軍旅
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
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嶽之勢夫人曰
丹青之色甚易歌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
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
成乃進於吳王時人謂之針絕雖荆棘木猴雲
梯飛鳩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
綺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

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折髮以神膠續之神膠
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百斷百續也乃織為
羅紋累月而成裁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煙氣
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
隨以為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
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

妙拾遺記

吳孫皓寵姬張氏死思其色使巧工刻木作美

人形像常置座側

卑業

吳孫和說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醫者曰得白髓髓雜玉與琥珀當滅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嬖人更以丹脂點頰以要寵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於非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大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

宮今陛下以聖明重

二修述先之者禮也

為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籍以供桑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不修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蠶於西郊蓋與籍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

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
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毋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
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木乘油畫雲毋
安車駕六騾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
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
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
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三日蠶宮生蠶者薄上
桑日皇后未刲太祝令價明以一太牢告祠謁
諸皇太后蓋祠祠釋蠶蠶並除其陰從桑桑祠
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
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毋還蠶室事訖皇
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

差

晉書

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
中忽有火光衆咸怪之自後蕃臣構兵洛陽失
御后爲劉曜所嬪

異苑

杜皇后長猶無齒成帝納采之日一夕盡生

上

晉穆帝后父何準寓居海鹽南三里后將產之
夕有羣鳥夜驚於聚落爾後烏更鳴衆共異之
及明大赦乃穆帝立準女爲后

睦州記

劉聰以婢爲后王鑿諫曰不可以汚玉簪塵瓊

寢

十六國春秋

劉聰將起鳳儀殿於後庭陳元達諫聰怒將斬
之時在逍遙園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
社稷之計也劉后在後堂密手疏救之乃解改
建麗園爲納室嗣奉堂爲觀資堂前趙景

宋武帝節儉張妃房唯碧綃蚊幃

崔祖思啟事

陸元德吳興東遷入宋文帝召入內時太后王
氏雅信黃老降母后之尊執門徒之禮

珠璣

宋孝武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妃薨樟木爲觀
號曰樟宮載以龍輅造陵於龍山置大匠卿斷
草司空告后土謂壘曰山塋

宋書

郝皇后性妬忌武帝初立未及冊命因忿怒忽
投殿庭井中衆趨井救之后已化爲毒龍煙焰

冲天人莫敢近帝悲嘆久之因冊爲龍天王便於井上立祠

兩京記

梁武妃于貴嬪左臂有赤痣上有五采而體多

疣納之其疣並失

梁書

陳武章皇后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遇期功

之服則先折一爪

陳書

後主沈皇后諱發華身居儉約唯尋閱釋典爲

事常遇歲旱自暴而誦經應時雨降陳亡人隋

改易帝朝自書發置正公見矣夫帝守高之也

陳後主與張麗華遊後園有柳絮點衣張麗華

謂後主曰何能點人衣後主曰輕薄物識卿意

也張麗華笑而不答

類記

每憶爾時麗華方凭臨春閣試東都紫毫書小

呀紅綰答江今碧月詞未終見韓擒虎領數萬

騎直來捉人都無去就意

南部烟花記

張麗華髮長七尺

上

後主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

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王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

北史

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兒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各聞便遠聘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羣臣曰天下人顏有如我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

無此則遣使請之使至后之正次見其像

書而見婦與奴爲奸悵然懷憾爲之結氣顏色衰醜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馬廐安之夜於廐中見王正夫人與馬下人私通心乃自悟王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來有忘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爲奸意忿顏色衰變故任廐中三日昨見正夫人來與養馬兒私通夫人乃爾何況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

尚爾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剃髮作沙
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
道

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爲汝
母生汝不見國中欲一廻出汝可白王如是至
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爲御車羣臣於
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帳令人得見太子見
女人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

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即當還此何如

于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
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臥女
人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卧卧已吞壺須
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內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
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
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
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太子語婦汝當
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

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親國我爲御車毋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樂欲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梵志藏婦腹中如是女人奸不可絕願大王放赦宮中王救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

無憂婆羅門將無比女往憍閃毗娑與鄔陀延王爲夫人無憂爲輔國大臣王又有夫人名紺容無比情懷嫉妬數於王處搆扇讒言時王邊

無比每勸其父令害紺容紺容夜諷佛經復須

抄寫告大臣樺皮貝葉筆墨燈明便宜多進大臣於樺皮內密安火炭置在宮門夜被風吹火便大發紺容與五百綠女同時殞命惟曲脊侍女從水竇出得免先嘗有二人來至王所樂爲奉事一人能說喜事一人能說憂事爾時國人及留守臣見紺容死計無所出其說凶事人共大臣等議畫一幀作紺容夫人所爲因緣投火死狀并與象馬各數滿五百具金一億別嚴四

兵詣王營所遣使持書白王王敕封讀書而笑
問言知識比會見有被死將去求索得耶答曰
若被死將去求索不得者可開此幘因言紺容
已死願王寬其罪恐王憂惱設此權謀王卽旋
軍敕殺無憂以無比置地牢內王經七日極懷
憂悴復出無比因往問世尊何因緣故佛言乃
往古昔婆羅泥斯國王梵摩達多大夫人曾於
五百綵女遊觀華國入芳池浴時寒求火去此

一傳如燒香摩羅女是不死夫人曾供養於

火諸女悉共懼笑彼夫人者卽紺容是彼侍女
者卽五百內人是彼使女者卽曲脊女是

法苑珠林

兵部志卷之十二

王王啟封讀書而笑

問言知識比會見有被死將去求索得耶答曰

若被死將去求索不得者可開此幘因言紺卷

已死願下其罪惡王亦笑又曰權謀王即旋

于故從復及以無比置地中內上經七日極懷

交臂復下無比因往問世何因故佛言乃

昔曾五百內人暴封封女沐唱曲各人具說

大滿文悉共無天婦夫人沐唱曲人各亦青文

一介文悉無天婦夫人沐唱曲人各亦青文



隴西董斯張纂

清溪稽之楚訂

靈異一僊

昇天之僊凡有九品第一上僊號九天真王第
二次僊號三天真王第三號太上真人第四號
飛天真入第五號靈僊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
人第八號飛僊第九號僊人

真仙通僊

太極真人有僊相好真者要在慈心觸物以轉

相好然後得儒矣不能忍性則儒相敗矣故修道會真必以精思爲本存神觀德必以靜念爲先
三一經

仙方凡有九品一名太和自然龍胎之醴二名玉脂瓊液之膏三名飛丹紫華流精四名朱光雲碧之腴五名九種紅華神丹六名太清金液之華七名九轉霜雪之丹八名九鸞雲英九名雲光石流飛丹

象之類禮制之門恰延駕始拾之并弦一爲生於福運之簡又曰太上金簡玉札爲福運之

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鄭君云服人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牒九塗人身中或以龜足散或懷離母之艸或折青龍之艸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大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之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尚

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

膽煎及而衣

符子居蒙

入清液桂梗六甲父母僻側之

交獸馬泥丸木鬼之千金商之艾或可爲小兒

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獸或可草或可爲

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依石成石依水成

水依火成火所謂移形易貌不能多隱者也

手

僊道有黃水月華服之化而爲月有徊水玉精

而爲玉有絳樹青實服之化爲黃金有琅玕華

丹服之化爲飛龍有九轉神丹服之化爲白鶴

有白羽紫蓋以遊五嶽有流金之鈴以攝鬼神

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有金真玉光以映天下

有八景之輿以遊行上清有飛行之羽以超虛

躡空有紫繡毛蛟丹青飛裙有白羽黑翮以翔

八方有翠羽華衣金鈴青帶有曲晨飛蓋御之

體自飛有三十七種色之節以給僊人

真誥

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叩棺者先師王西城

及趙伯玄劉子先是也服金丹而告終者滅延

甫張子房墨狄子是也挹九轉而尸梟吞刀圭

而垂流司馬季主竇仲君燕昭王王子晉也

夫至忠至孝之人既終皆受書為地下主者一

百四十年乃得受下僊之教授以大道從此漸

進得補僊官一百四十年聽一試進也至孝者

能感激鬼神使百鳥山獸巡其墳廼也至忠者

能公犯直心謂貫曰曰誠則機然身和德此

鍊者甚多舉此二人為標耳

右英告曰自古及今死生有津顯默異會藏往

滅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若夫瓊丹一

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酬流黃徘徊啣金漿咀

嚼玉髓者立便控景登空玄升太微也自世事

乖玄斯業未就便當懸履太陰潛生冥鄉外身

棄質養胎虛宅陶氣絕籥受精玄漠故改容於

三陰之館童顏於九鍊之戶然後知神僊為奇

死而不亡去來之事理之深也

南人告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迹道之
隱也或有再酬瓊精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
鹿皮公吞玉華而流垂出尸仇季子咽金液而
臭聞百里黃帝火九轉於荆山尚有橋嶺之墓
季主服雲根以潛升猶頭足異處墨狄咽虹丹
以投水窈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韭以入清
泠之淵栢成納氣而腸胃三腐諸如此比不可
勝記黃帝尸骨不腐之遺愛者齊人曰或七日或

三日然後受之結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用
玄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尺金鈕
九雙以代剖髮歃血勿泄之約此物是神鄉之
奇帛非赤縣之所有也今錦可用白絹羅可用
青布鈕可用金銀亦足以誓信九天制告三官

矣

雲笈
七籤

天皇上真者是上清真人之典禁主玉華仙女
之母故號曰玉華三元君也乘神徊之車登雲

鳳之宮入流逸之室神徊者是真人一輪車名
九曲下戶者是男女之陰地也男曰九曲女曰
下戶此陰地常生白雲之氣以薰黃庭之間是
得道之驗候也

道告阿丘曾曰汝壽生與南極尊神同在禪黎
世界於丹陵之舍栢林之下同發道意爾時南
極姓皇字度明執汝右手俱題赤石以記姓名
南宮卽書汝筆跡題於南軒今猶尚在石字亦
存故書之不斷心胎一即聖觀南極所在南

同於丹陵栢林下發願合二十三字字甚

分明

太上道君者於西邨天鬱察山浮羅之嶽坐七
寶鞦木之下清齋空山靜思神真合慶冥樞麓
朗自然擁觀萬化俯和眾生是昔十方大聖至
真尊神詣座燒香稽首道前上白道君不審靈
寶出法從何劫而來至于今日凡幾度人爲盡
如是復有轉輪天生尊是何劫生值遇真文得
今太上之任致是得度何獨如之巍巍德宗高

不可勝願垂賜告本行因緣解說要言開悟後
生道言天元輪轉隨劫改運一成一敗一死一
生滅而不絕幽而復明靈寶出法隨世度人自
元始開先至于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億萬劫
度人有如塵沙之衆不可勝量赤明之前於眇
莽之中劫劫出化非可思議赤明已後至土皇
元年宗範大法得度者衆終天說之亦當不盡
今爲可祖明真正之綱維標得道者之遺迹爾

一、部以淵蓋皇數來顯會於隨劫之少世世

絕常與靈寶相值同出經七百億劫中會青帝
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於洪氏之胞窈神於
瓊胎之府積三千七百年至赤明開運歲在甲
子誕於扶刀蓋天西邨玉國浮羅之嶽復與靈
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勲錫我太
上之號封鬱悅邨林昌玉臺天帝君位登高聖
治玄都玉京實由我身尊承大法靈寶真文世
世不絕廣度天人慈心於萬劫溥濟於衆生功

德之大勲名繼於億劫之中致今報爲諸天所

宗焉

洞玄大
行經

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君者往在白氣御
運於金劫之中暫生鬱悅金映靈臺那林之天
西婁無量玉國浩明玄嶽厥名元慶於此天

大建功德初無懈心勲名仰徹朱陵火宮書其
姓名記於赤簡仙道垂成而值國多綵女元慶
遂以寄世散想靈魔舉其濁目朱宮輟其仙名
一腿遂輕三勳中種坎勲效躑妮復故較輒好

子朱靈元年歲在丙午誕於丹童龍羅衛天洞
明玉國丹霍之阿改姓洪諱那臺年十四破好
道法心願神仙常市香膏然燈照牖大作功德
諸天所稱名標上清南極上靈紫虛元君託作
備人下世教化見那臺貞潔高尚至法迴駕於
丹霍之阿授那臺靈寶赤書南方真文一篇於
是那臺勵志殊勤自謂一生作於女子處於幽
房無由得道因齋持戒思念願得轉身爲男丹

心遐徹遂致感通上真下降元始天尊時於瑤碧之溪扶瑤之丘坐長林枯桑之下衆真侍坐是日那臺見五色紫光曲照齋堂於是心悟疑是不常仍出登牆四望忽見東方桑林之下華光赫奕非可勝名去那臺所住數百里中隔礙賜谷滄海之口心懷踊躍無由得往因叉手遙禮稱名那臺先緣不厚致作女身發心願樂志期神仙高道法妙不可得攀日夕思念冀得滅

度轉形爲羽歷年無感常思生人不得從通

身碧海沒命於天冀我形竟早得輪轉更建功德萬劫之中冀見道真言訖便從牆上投身擲空命赴滄海極淵之中紛然無落卽爲水帝神王以五色飛龍捧接女身俄頃之間已於懸中得化形爲男子乘龍策虛飛至道前於是元始卽命仙都錫加帝號於火劫受命輔於靈寶青帝玉篇七百年中火劫數極青氣運行隨元滅度以開光元年於彌梵羅臺霄絕寥丘飛元雲

根之都滄霞九雲之墟元始又錫安寶華林青
靈始老帝君號上

通玄天師一號玄中大法師在天皇時出洞真

經一十二部以無極大道不教人間真仙通鑑

有古先生於地皇時出洞玄經一十二部化人

以無上正真之道

盤古先生在人皇時出洞神經一十二部化人

以太平無爲之道

彭華子在宓戲時降于田野授天皇洞玄經

田野子作元陽經三十四卷

廣壽子在祝融時降于恒山授人皇內文教人

以安神之道一號傳豫子作按摩道精經九十

卷

夫成子又號傳豫子在神農時降于濟陰授地

皇內文教人以好生之道俾播殖穀粟以代烹

殺和合方藥救疾養性一云作太乙元精經三

十六卷並上

黃帝遊靈臺青城山絕巖之下見天皇真人以

蒼玉爲屋黃玉爲牀翠羅之幃侍者皆天人

經二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斂百艸花

至堯帝時爲水工能隨風雨上下時特於市中

賣緹亦謂之緹父云

列仙傳

竈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人

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則以教封子封

子積火自燒而隨烟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

封時人共葬於崑崙山也效開形傳

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

病知我能治乃鍼其唇下口中以其草湯飲之

而愈後數數有疾龍出其波告而求治之一旦

龍負皇而去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

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返守生養氣者

也並上

隨應子一號大極先生在少皞時降于崆峒山

說莊敬經教以順時行令

真仙通鑑

赤精子在顓頊時說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

錄圖子在帝嚳時降於江湄說黃庭經教以清

和之道又命九天真王三天真皇執太光之節

景雲之符下牧德臺授帝嚳以九天真靈三天

寶符上以奉天使三儀無遺下以營人使年命

無墜帝乃祭天於比河之壇藏符於鍾山之峰

後昇天爲玄宮真人作黃庭經五寸卷

展上公者高辛時禦人也常向諸仙人云曾至華陽下使白李美機之未久忽已三千歲矣郭

四朝後於其處種五葉又此地可種奈所謂福

鄉之奈可以除災厲玉匱記云御朱山俗呼獨

女山也仙人展上公昇天

並上

僊侏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

數寸兩目更方龍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

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

百歲焉

列仙傳

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爲閭士練食雲母

亦與民人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啟末爲宦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尸時人言得回一九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務成子在唐堯時降於姑射山說玄德經教以

謙遜之道一云作政事宣化經各四十卷真仙通鑑

錢鏐因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後謂之彭祖

有子二人長名武次名夷其所隱山後人名曰

武夷山

餘歲以方傳弟子姜若春彭祖師之受其方三

首

赤鳥公彭祖弟子煨金沟而升大極或作青鳥並上

武夷君食湘糈皓本湘樂君也皓本根也○武夷記

黃石山一作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

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鳥

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

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抱朴子

後事勿忘

武夷君地官也相傳每於八月十五日大會村人於武夷山上置幔亭化虹桥通山下是日太極玉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並座空中告呼村人爲曾孫汝等若男若女呼坐乃命鼓師張安陵等作樂行酒令歌師彭令昭唱人闌可哀之曲其詞曰天上人間兮會合疎稀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

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史抱朴子

人退已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乎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

尹壽子在虞舜時降於河陽說道德經教以無爲之道又傳道與彭祖一云作通玄真一經七十卷道德經千二百卷真仙通鑑

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舜南狩止何侯家天帝

五老來謂舜曰昇舉有期翊日五帝下迎舜白
日昇天至夏禹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
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按
宅上昇天

真行子一號竈真子在夏禹時降於商山教以
勤儉之道授九疇書又命宛委之神玄夷使者
授禹玉書靈寶五符治水真文及罡步劾召鬼
神之法

母得其作火法

列仙傳

蔡天生者上谷人也小爲嘯父賣雜香於野外
以自業瞻情性仁篤口不言惡道逢河伯少女
從天生市香天生知是異人再拜上一檐香少
女感之乃敎其朝天帝玉皇之法遂以獲僊真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挑飽夏孔甲惡
之殺而埋之野爇山木皆焚孔甲禱未還而死

列仙

廣博物志

卷之十二

七

行軍

錫則子在商湯時降於潛山說長生經教以恭愛之道一號錫壽子作道元經七十卷真仙通鑑

仇生者不知何所人也當殷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常食松脂在尸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而祀之列仙傳

高丘子殷人也好道入大景山中積五百二十餘歲但讀黃素道經服餌未後合鴻丹以得陸

僊遊行五嶽二百餘歲後得金液以昇太清也

今為石鼓真人真仙通鑑

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河浮山

九元子者煉紫金合神丹登仙其經曰庚辛經

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子食蓬蘽根往來上下能致紫草賣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列仙傳

上黃先生者修步斗之道得隱形法真仙通鑑

常生子者常漱水和玉屑服之以昇

長存子者學道成爲玄洲仙伯

張穆子修太極上元年紀昇僊後以此法受龔

叔進王文卿尹子房皆得道

蒲先生者常乘白鹿採芝於茅山

童子先生者於狄山學道修谷契鈴經得僊

九源丈人者爲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陰精

水獸蛟鯨之類

離婁公服竹汁餌桂得僊神仙傳

史武王時爲柱史西出關自流沙還授禮於孔

子在天以玉晨大道君爲師在人間以常樞爲

師

李乾爲周上御史字元果老子之父玄妙內籙

老子父書傳無見非也○真仙通鑑云胎耶且

老子父名靈飛靈飛若未誕而昇天

恥取洪氏曰嬰敷前涼錄索綬云元果胎別無

年七十二無妻與鄰氏人益壽氏野合而娠十

年而生國臣記云乾娶滕氏恐非一娶云○仙

輿無上元君也感飛星而震十有二年副左

而生儻

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

曰玄

集真錄老子始生母名之曰玄祿

是爲伯陽甫生而能語黃

面皓首故謂老子耳七寸而參扁故名耳而字

儻

卽太史儻世以爲二人不知儻與聃同

幹籍九尺方童長眉鼻

雙柱齒六八

詩金蓋內經朱翕玉札等書仙傳云生而能語九日長九尺邑

於苦之賴賴乃萊也故又曰老萊子

世以老萊子別一人

亦非列女傳云萊子世世舞蒙山之陽楚王求之按高士傳孔子至楚見老萊子時已二百餘

歲班衣戲母謂所遇

答皆禮事知

李聃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炎一名石字

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

伯始一名顯字元坐一名德字伯文

太平廣記

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

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

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

共談天地之數及聃退跡爲柱下史求天下服

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五老卽五方之精

也 拾遺記

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
霄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味
及真人生時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內皆明
良久不知所在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兔兔鮮盛
眼有目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少好學墳素善
於天文秘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老子感焉未
至九十日關令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

關令尹喜周之大夫也母氏嘗晝寢夢天下絳霄流繞其身見長人語令咽之既覺口有盈味及真人生時有雙光若日飛遊其側室內皆明良久不知所在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兔兔鮮盛眼有目精姿形長雅垂臂下膝少好學墳素善於天文秘緯仰看俯察莫不洞徹老子感焉未至九十日關令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

曰果見老子 關令尹喜

老子為關令尹喜著道經臨別曰子行道千日
後成都青牛肆尋吾今為青陽觀也 蜀本紀

老君與張道陵至成都說經處局脚玉牀自地
而出故以名觀 成都記

青鸞子千歲而千化 關尹子

長桑公子者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
長精吸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曰彼

長乘公子所歌之詞得服五星守洞房之道真仙

通鑑

太上真人步五星之道昔鬱沙公北里子長陵

老人皆案此法而得升天

青城山洞周圍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之

花而隱代爲青城真人五嶽朝真

變邑子亦稱赤精子降於岐山之陽說赤精經

教以仁信之道西伯聞之召爲守藏史真仙通鑑

賈作珊瑚織玉五嶽疏王取書藏前漢書魏子

亦稱續成子或號天老公復稱爲老君乍爲常

人乍爲柱下史作長生經三十卷以授於王

經成子周武王時爲柱下史說廣化經又以道

授周公旦乃退而閉居因出遊西極大秦竺乾

等國號古先生並上

人生有骨錄必有篤志道使之然若如青光先

生谷希子南嶽松子長里先生墨羽之徒皆爲

太極真人所友或爲太上天帝所念者與雲駕

龍以迎之故不學道而仙自來也過此以下皆

須篤志也 真諦

俞靈瓚受迴風之道守明之汰於南岳赤君行

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視諸掌後仙去

高陵子始未聞道其書滿家既聞道破觚朽牘

室視剝識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

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隨

之者不復還皆得無道故里謠曰得綏山一兆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

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

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

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

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

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蠶而不可饗王之嬪御

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

望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

伊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
 娥媚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
 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
 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
 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
 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
 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
 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

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物而積以為

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
 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
 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
 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
 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頑虛焉既
 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之人視其前則
 酒未清殺未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
 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

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

列子

李脫學長生之道周穆王時來居蜀之金堂山
龍橋峰下合九華丹丹成去遊五嶽千洞二百
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玉之道還歸此山
煉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蜀人
歷代見之因號曰李八百

混元寶錄

周穆王北造崑崙之阿親飲絳山石髓食玉樹
之實而方墓乎汲郡夏禹詣鍾山唱紫奈醉金
酒服靈寶行九真而儲莖於會稽北茂長切大

王儻帝舜以白珉之霜十轉紫華服之使人長
生飛仙與天地相傾舜卽服之而方死莖蒼梧
之野此諸君竝已龍奏靈阿鳳鼓雲池矣而猶
尸解託死者欲斷以生歿之情示民有終始之
限耳豈同腐骸太陰以肉餉螻蟻者哉直欲遏
違世之夫寒俗人之願望也

真誥

杜冲字玄逸鎬京人也以周昭王二十七年丁
巳聞文始先生發真乃於茲靈宅棲玄學道先
生本第周康王時賜金百鎰重加完葺賜號曰

樓觀冲居之吟諷道德榮護神氣至是穆王聞之爲修觀建祠冲居樓觀經二十餘年幽感真人展先生降於寢所侍者二人奉碧玉函立於左右冲乃拜首求哀蒙授九華丹經一函謂冲曰老君與伊先生於東海八溟山召大帝校集群真天下山川洞室僊人無遠不至時有地司保舉子之勤勞老君教我付爾仙經也又感真人李君授以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經冲修之志尋驗遂乃祥池聖姑保命疑真頂昇昇神功觀歟妙與穆王共策遺風之駭曰現千里中到崑崙山昇玄圃之宮西詣龜山詣王母於青琳之室東遊碧海展敬丈人採若木之華止適玄壘南適長離同挹絳山之髓驅策靈豹役使百靈通冥達幽莫測其涯年一百二十餘以懿王十二年己亥上清元君遣僊官下迎授書爲太極真人真仙通鑑

章宸字玉宇南郡人也少好學周幽王徵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歟

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灰
位爲王侯金玉如山何益於灰土乎獨有神僊
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桑子具受衆術別造一
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
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
能起颶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水瓦石
爲六畜熊虎立成能分形爲百千人能涉江海
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久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
舉身浮地能起不動無形行在九霄爲馬與之
令閉目漬臍成大馬乘之日得千里又能吐氣
五色起數丈見飛鳥過指之卽墮臨淵投符召
魚鱉之屬暴斫上令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
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肘之間噓
之水上立有赤光輝輝起一丈以此水治病病
在內飲之在外者浴之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
白日昇天而去

湖廣志

宋德玄周宣時人服此靈飛六甲得道能一日

三千里

叩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練形煮石髓而服之

謂之石鐘乳至數百年往來入秦室山中有臥

石牀枕焉

劉仙傳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

子與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

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

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毋入山中從伯子常遊

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_出後_三年

見東海邊爲王俗賣_後數十年莫知_所在

馬丹者晉耿之人也當文侯時爲大夫至獻公

時復爲幕府正獻公滅耿殺恭太子丹乃去至

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仕

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屋丹入迴風中而去_上

蕭仙者以周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生宣王之

末史籍散亂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及

人以史目之實無名也行第三浪迹入秦善吹

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名弄玉善吹

笙無和者求得吹笙者以配孟明薦史因召見秦侯問史云善簫曰吾女好笙子簫也奈何史以不稱旨退女托屏門呼曰試使吹之一吹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皇來女曰是吾夫也願嫁之史曰女亦且吹笙且三吹之如史所感於是孟明爲姝寒叔爲賓

仙羅

赤頰子豐人秦穆公時主魚吏也數道置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去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宋來子楚莊公時市長宋來子常灑掃一市久之時有乞食公入市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彰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請太真家常歌此句乞食一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忽悟疑是仙人然未能解歌耳遂乃師此乞食公棄官追逐積十三年此公遂授以中仙之道來子今在山嶽乞食公者西嶽真人馮延壽周宣王時史官也

真仙通鑑

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賣於都市里間積八

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

中嶽仙人頂林字子玄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學於岑先生受煉身消災之道術後又遇仇公教以服氣之法還神守魂之事

衡嶽洞門觀在石廩峰西石榴峰南下昔施真人施存自號胡浮先生或云婉盆子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役御虎豹之術道變化景之法或

隱或顯故百年暮石窠洞門是其中真之地乃居之又於峰西石室造閣亘空十餘丈出乘白

豹或步還山豹即迎之以晉惠帝永康元年四

月七日乘豹昇天真語云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十之徒或云即壺公○考家

語史記孔子弟子並無施存但有施之常字子桓未知即此人否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常着單衣盛暑着襦袴形貌歲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世來誠祐蘇氏子孫得其福力也

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朮接食其精至二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

魚腹中有符隱於宥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僊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琴心

三篇有別理焉並上

主父既胡服夜恒獨觀天象一夕見有神人自天而降主父拜之觀其狀貌端莊艷麗而有光輝手指如玉音聲清亮授主父以玄女隱身之術九鍊變骨之丹忽復足下起五色雲從天西北去後主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宮而人不覺夜靜昭王方與義姬戲惟中主父附以

匕首刺昭王中之而不傷昭王驚疑有諸侯刺

客遣官追捕而主父猶在傍也主父知秦之世數未絕故歸亾何遇李兌之變閉主父於沙泉三月啟視重門鑰鑄封識如故而主父去矣蓋尸解云其後趙最遇主父於崑山之下道服闋行最拜主父答拜最曰君猶在也忘李兌之仇乎主父笑而不答廣記

琴高者趙人也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一作場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

人涿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

何山傳

桂父者象林人也色時黑而時白時黃而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瑕丘仲者寧人也賣藥於寧百餘年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人取仲

尸棄水中及其藥膏之中被裹而行皆之取藥

棄仲者俱叫頭求哀仲曰恨汝使人知我耳昔去矣後爲扶餘胡王驛使復來至寧北方謂之

謫仙人焉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醉敗窮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

並上

墨子遇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

行變化凡二十五篇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遂得地僊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違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周遊五嶽不知所終

神仙拾遺

墨子仕宋年八十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

廣記

莊子師長桑公子受其微言謂之莊子隱於抱

朴廣山中報上齊火曰曰昇天黃連一

真諦

百四十年耳目聰明智慧日廣有兒名神精其父子竝得道後昇天而去

仙鑑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災消病除救濟百姓服藥功德感天天神識之周赧王十年丙辰老君遣使召隱士沈羲是月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吟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從騎十數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答曰是也

騎曰義有功於民心不怠道從生以來履行無過黃老今遣僊官相迎侍郎薄延之白鹿車是也度世司馬生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酒史三僊羽衣持節以白玉冊青玉界丹玉字授義碧落侍郎義不能讀遂載天安期生以醉墨灑石上昏成桃花列仙傳

周太賓秦時道士也同姜叔茂學道在勾曲山種五菓五辛菜貨之以市丹砂二人竝得僊太

實有才藝善鼓琴能彈獨弦而入音如以故葉長生孫廣田○真仙通鑑

秦三將軍者一名建威姓唐氏一名德受姓李氏一名雲刀姓宋氏見秦政日亂乃相與謀曰時勢去矣英雄起矣方今王道失序政事乖錯不早爲之所吾徒其魚肉矣時有名宦十人皆正人君子亦相率而去之於是十有三人皆棄官學道遂經廬山之陽至紫霄峰愛其山水之勝三人欲遂栖焉十人曰不然初志歸群玉洞府豈可中道而廢言訖未行一夕雷電奄至洪

流汎湧且視廬舍左右化成二溪溪中盤石上有玉簡大篆云神化靈溪金簡標題真人受旨玉洞潛栖十人莫知所往三武士遂栖於溪側種桃茹芝為養真之具建威曰當惠以施貧德爰曰當藥以濟病雲刀曰當言以滌迷異術同功而遠近蒙其福久之但見祥雲遊逸雙鶴飛舞自是三人得道僊去矣後人指其居曰三將軍洞而置祠焉至漢武帝時賜名靈溪觀十人並明醫法通吳天印張去聲謝志空同

西門君有少女通明請誦經川關山圖持者女

皇帝而不能並上

游三蓬者秦時閩清人也少而孤有田僅足糠覈久之不竟耕與弟乞奴漁釣溪上日歌呼相和寒暑以三莎蔽體故閩清人謂之三蓬人或憐之與以短褐數日亦棄之始皇帝二年停舟水口有一老父襤褸求渡三蓬兄弟為其老長跪而和之老父曰旦日玉皇太姥宴群僊於玄化洞夫子能從我游乎三蓬兄弟相視而駭因

跪曰幸甚老父遂令瞑目而坐便覺蓬蓬如飛
食頃忽聞鶴唳竊視之則二舟已閣巖罅不復
動矣老父怒曰與若云何而竊視耶於是玉皇
太姥乃使謁者設虹橋從巖引入金闕闕內外
鹵簿繽紛天樂迭奏殿上設龍旂芝蓋玉皇太
姥南向坐殿下若天神若真官羽士及老父等
分班侍立陛下左右設霞帷雲茵三蓬兄弟及
山下數百人以次奉謁禮畢皆呼爲曾孫賜宴
陛下以尊卑次第上壽酒罷三蓬輩從虹橋而
下至家遂移榻不復復會至漢昭帝時人有見

之於武夷山中云

廣記○與前武夷者
一則小異並存之

黃庭真人王探字餐伯太原人也偉貌侃態雲
爽霞暉洞洽元津澗窮道本任漢爲中常侍中
郎以昌后專政抗迹南山居於樓觀常以朝元
煉藏吐故納新爲務至文帝卽位遐仰其風以
逸入見禮時年三十六常誦五千文知名與身
疎德爲道本乃廣行賑惠念及蒼生仙人趙先
生託以狂人形容毀弊從探求乞施與不已而

求取無厭探欣然捨之未嘗疑怪遂授以黃庭
內修之訣後遇太元玉女西靈子都授以藏景
鍊形之道師能變身化景條忽萬端或立叢林
或坐泉石或化水火或成鳥獸而探之本人與
人言笑宛然無異復師司馬季主得其神化無
方之術常與人同行忽探身散爲雲霧或立平
地卽爲崇山觀者戰駭而其貌儼然猶在舊處
年九十一歲以漢武帝元朔六年戊午正月西
靈金母造器下地交壽乃大極真人仙
昔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着
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水公張子房往拜之曰
此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
公者東王公也真語

句曲山洞宮之中本有狎僊人郭四朝者治其
宮四朝燕人也兄弟四人得道四朝是長兄也

茅君
內傳

清靈真人裴君字玄仁石扶風夏陽人也以漢
孝文帝二年君始生焉爲人清明顏儀整素善

於言笑自有精光垂臂下膝聲氣高徹呼如鐘
鳴家奉佛道年十餘歲晝夜不寐精思讀經嘗
於四月八日與馮翊趙康子上黨皓季成共載
詣佛圖時天陰雨忽有賤人著故布單衣巾黃
巾詣君車後索載君禮而問之不答君下車以
載之康子季成竝大怒呵問何等人而上吾車
乎君乃陳諭遂聽俱載君自徒行在後顏無變
色寄載人自若亦不以爲慙也將至佛圖乃曰
吾家近在北乃下車念然失之佛圖中道人笑
十歲見君而歎曰吾從少至老見人多矣而未
嘗見如子者乃延君入曲室之中幽靜之房大
設豐饌飲食既畢將君更移隱處呼之共坐乃
謂曰吾善相人莫如爾者子目中珠子正似北
斗瑤光星自背已下象如河魁既有貴爵又當
神仙天下志願子實享焉然津梁未啟七氣未
淳不見妙事亦無緣而成也因以所修祕術密
以告君道人曰此長生內術世莫得知吾昔遊

像似當是作鍊形靈丸兵解去也漢史既不顯其終無以別測其事也

漢孝武皇帝閉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其人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黃冠帝乃驚問曰爲誰答曰吾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謂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焉不知所往帝甚悔恨遣使各舉物求之

遣使者與度世共之華山求尋其父到山下欲上輒火不能上也積數十日度世齋戒獨上於絕巖之下望見其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爲牀又有數仙童執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載拜叔卿曰汝來何爲度世曰帝甚恨前日舍卒不得與父言語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欲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

國祚可延而疆自貴不識真道而反欲臣吾不足告語是以去耳度世曰不審向與父竝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厓先生許由巢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耳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方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爲漢臣也度世拜辭而去下山見梁伯不告所以梁伯意度世必有所得乃叩頭求乞道術先是度世玉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餽服乃五色雲母遂合藥服之與梁伯俱僊去

神仙傳

谷希子者學道得仙東方朔師之受間風鍾山

蓬萊及神州真形圖

真仙通鑑

東方朔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歿鄰母捨而養之年三歲天下祕識一覽闇誦於口常指攝天下空中獨語鄰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

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湍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湍衣竟暫息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而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還打捶過痛虎齧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於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濠鵠之澤以也疏曰昔徐吾妻誨飛霜來自漆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代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代毛矣

獨異記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歷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于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

書堂山有靈子寺去六七里有妙子洞謂東方

朔二子長靈次妙讀書處

湖廣志

淮南王安謁係伯坐起不恭主者奏安不敬謫

守厠三年

神仙傳

王谷神皮玄耀者西漢蜀青城山道士幼而穎悟不居榮寵周遊名山渡荆渚汎瀟湘至南嶽胎息還元數年道成東遊群玉訪九仙漢武帝南巡見之神氣不群乃延之卜隱於西峰帝厚

禮待之三年

戴孟名之生漢將軍武帝遣入北山採藥棄官

學道號孟盛子受法於清靈裴真人得玉珮金

璫之書石精金光之符周遊名山日行七百里

後白日上昇落唱於武當山之上迄今呼曰落

開峰

湖廣志云戴孟姓燕名齊字仲微身姓爲戴記官於武帝耳

李少君字雲翼齊國臨淄人好道入泰山採藥

修絕穀全身之術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乞

活安期以神樓散一七與服之卽愈乃以方干

上言臣能凝頰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
之白曰昇天身生朱陽之翼豔備員光之異竦
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入遐邇乘白鴻而
九陔周冥海之東大如瓜鐘山之李大如餅臣
以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
物之可成也於是上甚尊敬爲立屋第漢武內傳
孟岐河清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
了然如目前岐侍周公昇壇上岐以手摩成王
足周公以足摩成王之足厚七分今鉞闕切樹葉食之聞帝如仙據
紳蓋而來謁帝焉洞冥記

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
家輒乞薪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閉行地無迹帝
聞其異徵焉

黃安代郡人也爲代郡卒常服朱砂舉體皆赤
冬不着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予坐此龜幾
年矣對曰管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授吾吾
坐龜背已平矣此龜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卽一

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行卽負龜以趨
世人謂黃安萬歲矣並上

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食
之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
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昔言此天人也
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
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瓊耳美
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人不能追
王柱者不知何所人也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
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山長吏知而上山封之
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焉邑令章君明餌砂
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數年能飛行遂與柱俱
去云

鹿皮翁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木工舉手能
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
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備平

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
 絕其三間以自固食芝艸飲神泉且七十年滯
 水來山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
 水盡漂一郡没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
 山着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
 市

金華山北有仙洞俗呼為劉先生隱身處其內
 有二十六室廣二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

劉敬子仲卿英華村隆慶村瑞林道士

至玄所記也山口入時得玉篆牌俗傳仲卿每
 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溪口邊得此

者當巨富 金華志

谿父南郡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
 瓜教之煉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而對分食之
 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僊入水後百餘年絕居山
 頂呼溪下父老與道生時事 列仙傳

山園者隴西人也少好乘馬馬踏之折脚山中

道人教令服地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間期年復去莫知所之

谷春者潯陽人也成帝時爲郎病死而屍不冷冢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五年更著冠幘坐縣門土邑中人犬驚家人迎之不肯隨歸發棺有

乘無尾智到之无中出之表來止黃門死臥期

祠中止宿焉

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人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里中衣不見汚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者之家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中謠曰兒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服閭者不知何所人也常止巷往來海邊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閭令擔黃白瓜

數十頭教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後往來嘗
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賣之久久一旦髮頭著
頰衣說更老人問之言坐取廟中物云後數年
貌更壯好髮髮如往日時矣

文賓者太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嫗數十
年輒棄之後時故嫗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年
更壯他時嫗拜賓涕泣賓謝曰不宜至正月朝
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嫗老夜從兒孫行坐社
餘年見云

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
娶婦而父老邑人多奇之從受道問其要言但
食木蒿清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
百餘年貴戚富室問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
心怠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江都王
自言甯先生顧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爲

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王遣吏將
上龍眉山嶺見竈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
覓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
孫且念汝家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
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
三牲立祠焉

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瀕煉
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
黃嘴血相味通一也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蔥薤百餘年
人不知也時下賣藥朱璜發明之乃知其神人
也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賤主助產嘗
探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母大怖夜夢見
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
汝子木羽得仙母陰識之母後生兒字之爲木
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過村

家呼木羽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
鶴雀旦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
魚三十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

穀城平常生者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後數
十年復爲華陰門卒

梅福求師慕道訪鴈蕩諸山遊南闕入支提山
又入仙霞山乃武夷之東也遂於巖上結庵積
年遇空同僊君授以內外丹法後至飛鴻山結

並
漢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巳酉五帝各乘方面車

從群官來下受大帝之命授茅盈爲東嶽上卿
司命神君文以紫玉爲板黃金刻之其文曰惟
盈虛挺遠朗幽眇妙玄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靜
心林澤精思求神登峻嶺谷艱尋師門擲形絕
寧授軀萬津丹誠率任肆其天然遂造明匠九
授靈篇剪髮祝跪殘首截身帶素自樂不恥饑

寒所適惟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感激太玄今
敬授盈爲大元真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君
平心正格秉操金石丹心矯衆栖神高映故報
盈以玉餞綠旄八威之策使盈征伐源澤折衝
萬神君寒凍林谷味玄仰真思激窮岫啟心精
誠今故報盈以紫旄之節藕敷華冠使盈招驅
萬靈封山召雲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澗嶮
巖各祖山川今故賜盈繡羽紫帔丹青飛裙使

盈飛寒尚借精愈性領結華靈深藏龍履履

虎之軒使盈浮景太空飛輪帝庭君披榛併景
寒凌霜雪心求真不戰不慄今故報盈以曲
晨寶蓋瓊幃綠室使盈遊盼九宮靜神溫密君
遠秀遁榮無疲於心潛形幽嶽靜思萬林今故
報盈以流金火鈴雙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
音上清君真心高靜溼累不經素挺浩映內外
坦平今故報盈以錦旄繡旂白羽玄竿可以呼
召六陰玉女侍軒君慈向觸物陰德萬生蠢動

之貌皆念經營今故報盈以鳳鸞之簫金鐘玉
磬可以和神虛館樂真舞靈君饑渴養神艱辛
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毀其淳今故
報盈以紫琳之腴玉漿金甕可以壽同三光刻
簡丹瓊也盈標領清玄紫瑋八映心輝重離神
耀六霞實真人之長者故賜以大元爲號君九
德旣備咸積太微天人虛白不期同歸今酬九
事以報往懷盈心神方朗四靈所栖丹神啟煥

東直不列在正全利位無原教八

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極也治宮赤

城玉洞之府盈其溢之動靜以聞

真仙通鑑

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乃永絕穀八十餘年

少壯色如桃花一日與親知故人別入華山後

五十年先識者逢女生於廟前乘白鹿從王母

人因識之謝其鄉里而去

漢武內傳

陳安世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饌

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

先得道者則爲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

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得仙去矣

抱朴子

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氣服本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種乃到西城山事王君王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嘗熟視其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太清

中經神書云此山石室中嘗熟視其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

後入林慮山爲地仙林慮一名隆慮其山常連

太行北接恒嶽有仙人樓高五十丈

鶴洪神仙傳

王仲都漢人也一云道士學道於梁山遇太白

真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漢元帝

召至京師試其方術嘗以嚴冬之月從帝而遊

令仲都單衣乘駟馬車於上林昆明池環水馳

走帝御狐裘而猶覺寒仲都貌無變色背土氣

蒸然依然又當盛夏曝之日中圍以十鑪火口

不稱熱身不流汗後亦僊去桓君山著新論稱
其人

陰真人煉丹歌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採乎蠶
食之海用乎化火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夸父
處中而見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
慙黃酥凝而金醜轉制不已神趣鬼驟金歟玉
歟天年生壽

王遙字伯遼鄱陽人也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
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所行道非所曾經又常
有兩炬火導前約行三十里許登山入石室
室中有二人遙既至取弟子所擔篋發之中有
五舌竹簧三枚遙自鼓一枚以二枚與室中二
人並坐鼓之良久遙辭去收三簧皆納篋中使
錢擔之

孔安國魯人也常行氣服鉛丹年二百歲色如
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有陳伯者安樂

人也求事安國以爲弟子留三年知其執信乃謂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尋求道術無所不至而昔事海濱漁父漁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隱以避世袁我有志授我秘方服餌之法以得度世吾授道以來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來已三十三矣子往與相見事之陳伯遂往事之愛其方亦度世不老

清平吉沛國人漢高祖時衛卒也至光武時容

泉後逢司馬季季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度世

東郭延者山陽人服雲散能夜書有數十人乘虎豹來迎比隣盡見之

封衡字君達隴西人也幼學道通老莊學勤訪真訣後遇魯女生授還丹訣及五嶽真形圖遂周遊天下故山官水神潛相迎伺而凶鬼怪物無不竄避常駕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因號青牛

道士有二特者一負書笈一携藥筍

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餘有少許粉如指端者取杯呪之卽成龜殼煮之可食腸識皆具而杯成龜殼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卽成美酒飲之醉人舉手卽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在以漸菱壤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矣

並上

都存初學道徐元暉山和詩特賜張繼獨有外

調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是神人因拜叩頭請其要道因以一卷書與之是胎中記拜受之後合神丹而昇天

真仙通鑑○三關者口爲心爲足爲地關手爲人關

莊伯微者漢時人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三十年後見崑崙山僊人授以金沟方合服得道

瞿武後漢人也七歲絕粒服黃精紫芝入峨眉山天竺真人授以真訣乘白龍而去今蜀中有

瞿君祠

盧耽者少學道得仙後復仕爲州治中每時乘空歸家到曉則友州嘗元會期賀在列時耽後至廻翔闕前欲下次爲威儀以箒擲耽得一隻履墜地耽由是飛去

至爲事同不重錄

黃觀子少好道家奉佛道朝朝拜叩求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後遂服食入焦山太極真人以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服金丹而詠太洞真分身同時請十餘家各家有一垣所言各異

蔡瓊字伯瑤師老子授太玄陽生符選丹方合服得道白日昇天常以陽生符活已死之人但骸骨存者以符投之卽起

龍迷不知何許人也於金山得神芝實如梧桐子大服二年得仙真誥云龍伯高者後漢時人漢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卽其人也

淳于斟字叔顯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
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明術數服食
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
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

姚俊字翁仲錢塘人爲交趾太守漢末棄世入
增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
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煉氣輔星在
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甘河司命主

宣帝時舉崇遂仕
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隼界遷汝南太守拔
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
之鑒也崇獨居清素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
千石後漢孝明皇帝巡守汝南上治崇府崇使
妻出住孤獨老嫗家上聞嘆韓崇可謂百煉不

消也賜練五十疋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
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

並上

李鳳儂漢末人隱衡山自勿寡言人問之曰知
白守黑道貴昏默後禪去

湖廣志

成武丁後漢時爲臨武小吏身長七尺少言大
度人謂之癡邑令遣至州州牧周昕識其異狀
因留之乃署爲文學主簿太守因元日宴郡官

稱元日慶集晡時火延燒廳署時天氣澄霽忽

見東北黑雲暴雨大至其火遂滅雨下時皆作
酒氣救火者被雨皆醉太守卽遷州西立仙君
宅經二年忽告人曰牽牛詣織女吾當還宮言
訖而卒數日有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崗見儂君
乘驪逝焉

上

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晚知星
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菘芫花年似五六十者人

或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

魏志

大宛山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步
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

神仙傳

青谷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常修行九息服氣
之道後合爐火大丹服之得道

真仙通鑑

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
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

五尺許云穿此盤更

若得道者其力乃盡

南嶽真人
昔有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

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見西嶽丈人授其僊道

橋順二子曰璋曰瑞師事仙人盧子基於龍慮

山棲霞谷服飛龍藥一九千年不饑

顏修內傳

世有二人居牢山食松久之肉與松同人呼爲

青翁今山中青翁觀乃故居也

萊州圖經

武陽龍尾山竝仙者羽化之處上有僊人反站

廣博物志

卷之十一

七

高麗書

部上仙定籍是故英明智慧誕降德門

玉秀馨蘭清發天姿逸穎卓然挺拔

青獨少群萃高辭世榮抱璞尚質注意

九守一徜徉林麓不戀朝市慈心度人

德既充宜有錫命今賜子天寶羽

飛羅之

命勅無

乘持法輪太上尊敎三天所銓矣第三錫命曰

勅無上學仙弟子葛玄○體弘道開化未悟普

濟群品俱超方覺功成名揚高直信服三界群

靈尊奉穆穆恩盈十方歲濟所欲也宜錫子位

爲太上玉京太極左宮僊公總統三界六天大

魔王之官主行三洞經籙給真僊玉童玉女各

五百人侍直左執九曜之華幡右捧洞玄之真

經龍旂虎節遊行上清九宮一年三朝太上玄

都玉京金闕太上錫命天帝承書一如三天故典奉行上

葛尚書年八十始有仙公一子時有天竺僧於

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日夢見善思菩

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

燒香右遶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

仙公起居注

葛玄善於變幻而摺於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

非僞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葢竹亦能乘虎使鬼

劉文饒弘農劉寬也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

生降之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

九息服氣及授以鑄火丹方修之道成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

學道在王屋山中積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毛伯

道先服之而死道恭服之又死謝稚堅張兆期

見之如此不敢服之並捐山而歸去後見伯道

道恭在山上二人悲愕遂就請道與之茯苓持

行方服之皆數百歲

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

中山劉偉道學仙在嵯冢山積十二年僊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臥其下偉道頗無變色心安體悅臥在其下積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已皆語之遂賜其神丹而白日昇天

後漢元和三年獵者張五郎即禽於鄆山之西

兩巖壁時仰不見天側肩而進意將闕忽聞樂聲遂復前百餘武微見日光如練拂而東石門半開豁然別一天地有四人衣冠古朴一鼓瑟坐梅花樹下一坐磐石臨流吹笙一倚修竹擊磬一騎白鹿執如意而歌見客至皆舍樂驚起相問何從得來王歸未也五郎不審所謂其人曰吾越王樂工也管者夫椒之後吾抱樂器窈身於此石門忽閉遂不得出乃掘黃精採葉爲

糧久之亦不復儼於是相與結茅而居績野葛
麻芋以爲衣服時有仙人來此分惠藥物然竟
不知吾王今何如也五郎聞之大駭求歸其人
各以鹿脯黃精爲贈旣出石門卽闔其後人遂
以此山越王勾踐時自會稽飛來因名飛山晉
太康中道人任昉復入巖中得傳金丹秘訣廣
杜弊者字廣平京兆杜陵人建安之初來渡江
東依孫策入會稽嘗從之後爲孫權作立信校

尉黃武二年

斬學道趙介突先姓受之以爲日

徐隱居大茅山之東面也守姓白耆能隱形亦

數見身出此市里契與徐宗度晏賢生合三人
俱在茅山之中時得入洞耳或自採伐貨易衣
糧於虛曲而人自不知之耳介瑛者卽白羊公
弟子也今在建安方山中也徐宗度晉陵人作
孫皓左典軍呂弟司馬受風谷先生氣禁道故
得葬俱晏賢生是步陟外甥卽宗度之弟也
朱耗者陳留人也爲人無道專作劫盜後人發
覺收掩耗得逸出遠他境至汝南少室山中見

馮先生隱學云後三年乃受其真僊

真誥

張激子當爲太極仙侯激子者河內張奉者也
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少發名字太傅
表隗歎其高搽妻以女女服飾奢麗奉不顧皆
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後成宦家也後棄世入剡
山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王時大夫僊人
者也授激子九雲水強梁鍊柱法激子修此得
道

後時郡復夏寒正術菴淵水見靈符道法
遇桐柏真人授之以黃水雲漿法得道今在洞
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
洞懷高邁如此

並上

白茅洞昔人遇一道士衣巾爽麗自洞中出詢
所自來曰吾白茅先生職此久矣遂得名

餘杭志

葛稚川居羅浮與南海太守鮑靚善靚時時往
來羅浮山中或迎至郡輿言達旦夫人見其來
門無車馬獨有雙燕怪而問之則雙履也靚亦

有術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之

董威輦舍一石千日不食

續仙傳

郭志生字通明朱提郡人晉元帝時云已四百歲見之如五十許人有短卷書滿兩篋中常負之多止鳥傷張績家每嘆曰其荒方至毒流生民將以溝壑爲棺材蒼蠅爲子必然之期可爲痛心後二年孫恩妖亂冬夏殺害及餓死者十不遺一忽謂績曰應亾爲吾備粗材器殯不

見志生騎白鹿山中行作書與績

蕭子雲字景慕天聖初撰晉書百餘卷進之幼而好道志尚正靜不樂仕進雖爲名宦每有異人密與談笑累遷丹陽郡丞尋遷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常携家游江表名山一日掛帆來訪廬陵玉笥初至清虛館時杜元老已於玉笥得道

元老名曇永

乃南齊故僚相值情好如舊以師事

之往來洞天間獨得其秘親製一碑以紀杜德

後過玉笥之東南連山重崖間今號蕭山是也
壇爐藥臼遺跡猶在會梁武壘書來召與子特
委家入朝既至遷侍中侯景之亂恐不免禍遂
急還蕭山後再徙居清虛五年忽神人降言曰
館之東北有郁木坑水自東注可以久居蕭又
徙家居焉歷二紀一旦上帝賜玉冊封元洲長
史真仙通鑑

鄧靜之與徐靈期結方外交遇至人得金甕火
符之符節之以於材靈期成道而去鄧之徒
苦無法則惟此志靈期成道而去鄧之徒
星現南楚長沙分墊武帝勅監軍採訪得之訪
問所修答曰貧道修煉金液而缺丹財帝賜金
帛子女於南嶽選其幽勝立上中下三宮以修
內外丹後於天監末十二月三十日就石壇升
天上

陶貞白曰僊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自日昇
天蓋三朝有浮名乎

隱居弟子桓法闡字彥舒事隱居於茅山華陽

館十餘年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於庭隱居欣然而接謂已當之青童曰太上所命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計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唯得執後桓法闔焉詰其所致則曰常修默朝之道親朝大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召闔於是駕白鶴而昇天

隋人號潛翁者嘗游鯉湖見一叟携籃採菜心異之遂下拜乞長生藥叟以數葉與之卽失所

化去

九錄雜志

在昔道氣流氣法氣無爲米谷成道功化
萬物先以東華
於碧海之上芬靈之域

高靜堂
館十餘年一日有二青

於庭隱居欣然

命者恒

小夫

欲

隴西董斯張纂

江都金嘉量訂

靈異二 女僊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
光龜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陽之極尊
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啟迺玄功化生
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
於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

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
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與東王
公共理二氣而首養天地陶鈞萬物焉所居宮
闈有曾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
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瑩池右環翠水其山
之下弱水九重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
闕暨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綠
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虎章左侍僊女右侍羽
童珥勒之重飾以白環之闕丹瑤之林空青萬
八會之音也爾雅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
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
真形也 廣記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

山海經○注
梯謂憑也

東王父姓無爲字君解西王母姓自然字君思

一云東王公名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 老

君松中經

西王母姓楊一曰緱氏一曰侯氏一曰焉氏名

回一曰婉妗

廣記

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真人僊人道人
命上屬九天君耳

御覽

西王母感上之誠暮必神降上乃盛施幃帳燒
堯沐香香聞數百里

漢武故事

雲華夫人者金母之女也

真仙奇記
云名瑤姬

受書爲雲

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真之士理在玉映之臺

真僊通鑑

帝相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刺忽見

宮王女王子登也爲王母所使至七月七日王
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
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
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
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非燭僊人近又召還使
領命祿真靈宮也

漢武內傳

上元夫人卽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勅青
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

以授劉徹也

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
真元始十天王十室弟子也姓延

陵名陽字鹿華形有嬰孩之
貌故仙宮以清真小童爲號

王母謂帝曰夫欲修身當榮其氣太上真經所

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

名山僊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子但愛精握固

閉氣吞液行之不倦神精充溢此元始天王在

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勅侍笈玉女李慶孫書

錄之以相付子善修焉

並上○王母又有侍女
郭窈香○又有侍女張

藍好兒

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

抱朴子

老君曰或見玉女青衣者名曰惠精玉女或見

玉女黑衣者名曰太玄玉女或見玉女赤衣者

名曰赤圭玉女或見玉女黃衣者名曰常陽王

女或見玉女三人青衣紫下裳俱來者一名常

在一名絕洞一名五德或見九玉女衣服五綵

俱來者一名上一名虎一名扶一名靈闕一名

孔林一名憑一名佳一名多一名

雲笈真經

東方之神女名曰青腰玉女南方之神女名曰赤圭玉女中央之神女名曰黃素玉女西方之神女名曰玉素玉女北方之神女名曰玄光玉女左爲常陽右爲承翼此皆玉女之名也上

南極夫人西王母第四女也名林字容真一號紫元夫人或曰南極元君理太丹宮受書爲金闕聖君漢平帝時降於陽落山石室之中授清虛王母太上保文等經三十卷夫人着錦袍青

渤海丹海長離山中主教當爲真人者

真仙通鑑

右英夫人西王母第十三女名媚蘭字申林治滄浪山受書爲雲林夫人晉哀帝興寧三年七月降句曲山

紫微夫人名青娥字愈音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寶神經與清靈裴真人行之得道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六月與九華安妃二十三真人十五女僊降句曲授道於真人楊羲

太真夫人王母之小女也衣服奇麗姿容絕世
年可十六七時以兒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
被降主東嶽夫人暫來往於岱宗山石室高崖
重巖深隱人跡所不能到去地千餘丈中有玉
几金牀珍物奇偉每彈一弦之琴卽百鳥飛集
鼓舞聽之時乘白龍周旋四海僊人馬明生嘗
爲縣吏爲賊所傷瘡甚殆死遇夫人救之數年
後夫人令明生歸師安期生授金液還丹修煉

年至十四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浮長桑之阿空
山之中女乏糧食常仰日咽氣引月服精自然
充飽體不疲損常行山中周巾巖洞忽與神人
會於丹陵之舍栢林之下執絳音右手題赤石
之上語絳音曰汝雖不能言可憶此也絳音私
心自悼受生不幸口不能言棄在窮山誓心自
願得還人中當作功德無有愛惜百劫之後冀
與願會天爲其感遣朱宮靈童下教絳音理身

之術受赤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絃音晨夕朝
禮天文道真既降逆知吉凶役使百靈坐命十
方於山而出還於王國時天下大旱人民焦燎
王大懼怖祈請神明絃音往白王言常關山中
有女不言能感於天王識之乎王於是悟識是
王女乃迎女還宮見女能言王見愧顏女顯其
道爲王仰笑天降洪雨注水至丈於是化形隱
景而去

洞玄本
行經

上書署爲紫清上官九華真妃賜姓安

真仙
通鑑

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也是宋姬所生
於子喬爲別生妹授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
入緱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移三十九年
道成白日昇天子喬弟兄七人得道

五男
二女
其眉

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

毛女字玉姜

神僊傳

有魚道超魚道達者皆秦時之女真入武夷山

隱焉後人常常見之其地四圍皆生毛竹故人
因毛竹而亦呼此二魚爲毛女

真仙通鑑

南嶽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

述資庭內景敘青精健飯方

魏夫人傳夫
人各華存

清虛真人王君侍女華教條李明冕

上

梅姑秦時丹陽縣人有道術能着履行水上縣
有梅姑廟尚存

異苑

張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長沙王

吳尚聞而聘之女聞姑來登金精山仰臥披髮

留歌一首歌曰石鼓石鼓哀哉下土自我來觀

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

王威不可奪有鸞有鳳自舞自歌凌雲歷漢達

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

李真多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一日八百見

真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意欲引劍揮

之真多覺之條爾凌虛渡江產下童子經一卷

遂乘雲氣冉冉昇天

真仙通鑑

周爰支漢河南尹周暢之女也暢汝南安城人
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
洛陽城傍客死骸骨萬餘人爲立義塚祭祀之
應時大雨豐收太上虞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
南宮受化得僊今在洞中爲明晨侍郎

韓太華者韓安國之妹也漢武師將軍李廣利
之婦也得道在易遷宮中利宿世有功德今亦
在南宮受化

侯敏者魏德名者將許休丘艱獲之女不詳

師東海東華玉妃淳文其受服霧氣之道云霧
是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久服之則能
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微子修之得其僊也

傳禮和者漢桓帝外甥侍中傳建之女也其地
人舉家奉佛禮和常月日灑掃佛前勤勤祝誓
心願僊化常服五星精身生光華得道僊去善
爲空同之歌歌則禽鳥相舞而集飛集其前以
聽之

劉春龍漢宗正劉奉先之女以其先世有陰德故皆得道入華陽易遷宮中

郭芍藥漢度遼將軍郭蹇女也少好道篤誠真人因授其六甲而得道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少有善行常濟窮困救王惠等族詠有陰德數十事熙得身請朱陵兒子得遊形遊洞天素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復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

常密修至要後師韓終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宮位爲協晨夫人領九宮諸僊女亦總教授之

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往與陳蕃俱誅竊母以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爲明晨侍郎耳

真誥注云朱寓沛人桓靈時八俊後同黨人之烈與李膺同杜密

俱下獄必非陳蕃同時

竇瓊英者竇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時常以

枯骨爲事以活灰爲心瓊英今得女僊在易遷
官

趙愛兒者幽州刺史劉虞別駕趙該姊也好道
得尸解後又受符見居東華方諸臺

張玉蘭者張衡之女也幼而潔素不食葷血年
十七歲夢朱光入口因而有孕父母索之終不
肯言惟侍婢知之一日謂侍婢曰我死爾當剖
腹以明我心其夕遂歿父母不違其言剖腹得

一物如蓮花初開棋中扇白膜陰書

都記云天師雲孫女無夫而孕父疑之欲殺焉
既產有異光乃一軸書則本濟經也父以爲師
乃擲其刀其後於敦信村登僊卽女郎觀也今
有聖女臺拋刀池洗經池存焉

王曾連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剛女也剛得
道於元洲魯連見父昇天遂勤志修道入陸山
遇太乙真人授以飛昇之法行之白日昇天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

濟後漢末西涼州人
爲董卓將後攻據城

被射死卽張繡從叔也其

李惠姑齊人夏侯玄

婦也

玄魏末人而李豐俱爲晉文王所誅不知婦亡在玄之前後李豐乃是馮翊人非齊

人不知此是

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

施績吳興人孫

李誰之女

臨時爲驪騎將軍守西陵今云山陽恐女或出適取夫家都不得別乘

鄭天生鄧

芝母也

芝母也 鄭芝字伯南陽新野人在蜀爲劉禪中將將軍後行見峻抱于行引弓射殺

因感念而亡

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令問並不知鄭誰之女

得在洞中洞中有易遷館舍真臺皆官名也計

今在易遷館東廂中此館中都有八十三人又

人漢司空黃瓊女黃景華也韓終授其岷山丹

服得僊

趙威伯者東郡人也少學邯鄲張先生先生得

道之人耳晚在中嶽授玉珮金鑑經於范丘林

丘林乃是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學道得僊

遂授行挹日月之道又服九靈明鏡華遂得僊

昔亦來在華陽內爲保命丞

郭叔香者王修母得道在易遷宮中真誥注云

王修字叔治北海人爲魏武郎中今年七歲喪
母母以社日亡不知郭誰女也

非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郎李靈飛
之小妹受書爲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
三朱館中

孫寒華者吳人孫奚之女也師柱契授玄白之
要顏容少艾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僊道
而去一云卽吳大帝孫女也於茅山修道道成

一志務於救人大雪寒凍每積稻布穀於園庭
恐禽鳥餓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而居華陽洞
中

王進賢者晉武帝尚書令王衍女爲愍懷太子
洛陽亂劉曜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河於河中欲
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
羗小子敢欲于我乎言畢卽投河中其侍婢名
六出復言曰大旣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

遇嵩高女真諱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
獲內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嵩高山今
在華陽宮洞內

並上

六出時年二十二許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
姓田漢陽人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諷會有陰
德之行以及於六出耳

嬰母者姓諶氏西晉之時丹陽郡黃堂觀居焉
潛修至道時人自童幼迄衰老見之顏狀無改

所生既長明穎孝敬異於常人冠歲以來風神
挺邁所居常有異雲氣光景彷彿時說蓬萊閬
苑之事母異之謂曰吾與汝暫此相因汝以何
爲號子曰昔蒙天真盟授靈章錫以名品約爲
孝道明王今宜稱而呼之遂告母修真之訣曰
每須高處玄臺踈絕異黨修閒丘阜餌順陽和
靜夷玄圃委鑿前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
真經豁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可致晏息以流

霞之障睠盼乎文昌之臺得此道者九鳳齊唱
天籍駭虛竦身御節入景浮空龍車虎旂遊徧
八方矣母宜保之一旦季道明王漠然隱去母
密修道法積數十年其後吳猛許遜自高陽南
遊詣母請傳所得之道又數年有雲龍之駕千
乘萬騎來迎謹母白日昇天

蒲城仙錄

濟北弦超嘉平中夜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
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蚤失母天帝哀其孤

若令得下家終天不即靈有是行
服綾羅綺繡狀若飛僊自言年十七遂爲夫婦
贈詩曰飄飄浮勃述救曹雲石滋神僊豈虛降
應運來相之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詣張傳傳
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
授配君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八九說
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
御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嶽時

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甯宮外颺輪送我
來豈復耻塵穢從我與福俱熈我與禍會至其
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遙雲霧間呼吸發九
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蓣子三枚大
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避寒溫碩食二
欲罰一不肯令碩盡食言木爲君作妻情無曠
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杜蘭香
別傳

壁立名曰赤城經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旣入
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
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着青衣一名瑩珠一名
□□見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來遂爲室家忽
二女出行云復有得者往慶之曳履於絕巖
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
知乃謂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語曰慎勿
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其囊囊如蓮花

一重去一重復至五蓋中有小青鳥飛去根還

知此悵然而已後根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

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如蟬蛻也續搜神記

晉太始中非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

香遂遡風尋至非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

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

妙絕世共彈棋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

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

一女乘鶴而至迎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

人王母已令王方平行諸僊室球懼而出門回

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間舍皆

爲墟矣廣記

許氏者許真君遜之女也適建安黃仁覽盡得

真君道妙日究神僊之學任青州從事單騎之

官留許氏侍翁姑一夕家僮許氏院中夜有語

笑聲姑訊之許氏曰黃郎爾姑曰吾子從事數

黃郎爾姑曰吾子從事數

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頃刻千里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仁覽歸許氏告以故仁覽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宦遠鄉夜必潛歸膝下僊道秘密不可泄言恐招譴累言訖取竹杖化爲青龍乘之而去後許真君輕舉之日許氏同仁覽公姑三十二日白日飛昇僊仗既行許氏釵偶墜落今有許氏墜釵洲具在通鑑

范規及林道深等七世祖孫世長志大士受上令福建於觀等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爲兄弟耳根骨雖異德蔭者同故當同心氏族也今並作地下主者在洞宮中觀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撓滯故不得多也陶隱居真語

郝綜婦丁淑英者有救窮之陰德又遇趙阜之厄而不言內慈自中玄感皇人故令福建於回

使好僊也綜墓在東平淑英今爲朱陵嬪數遊

三上司命亦令聽政焉

此二人當是回之曾祖也外書不顯 郝翟

與薛春華至垂心於門宗初不以生人爲事然
訟者多但不能威制之耳每見諫考訴者甚懇
至也時節宜祠之耶此二人郝家之福鬼外書謂亦無
此二人不知是何親郝雄與閻屈女不相當負石之役於
今未了喜擊犯門宗心常殺絕此二人是郝家
之禍鬼

女真薛練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邑不
寧有道之士多棲寓山林以避世因居南嶽尋

真臺外示同塵內修至道嘗騎白豹遊者聞者
黃鳥白猿不離左右

錢妙真二姊妹依陶隱居誦黃庭經三十年至
普通二年道成入洞卽茅山燕洞也至今有紫
萐蒲碧桃在焉其姊披白練衣先入洞妹後至
洞已扁矣

蘋花溪相傳洪崖先生煉丹地嘗有老姥採蘋
其間莫測所自來問之曰吾鮑姑也忽不見

湖廣志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晉元帝南渡之後者舊

相傳見之百餘季顏色不改再持一器若往市
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買者極多而器中
茶常如新熟而未減少人多異之刺史以冒法
繫之於獄姥乃持所賣名器自齋中飛去矣

仙通鑑

徐僊姑者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
人已數百歲狀貌如常二十四五歲善禁呪之

術上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隴西董斯張

防風茅元儀訂

靈異三

凡離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

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

祠之禮毛言擇牲取其毛色也周官甸陽祀用騂牲之毛用一璋玉瘞

半圭為璋瘞埋也精用稌米精祀神之米名楚呂反今江東音所一瘞稌孫稻也

他穀反禘或作麻非也一璧稻米白菅為席菅茅屬也音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於漆吳之山凡十
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
毛用一璧瘞糝用稌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
凡十四山六千五百二十里其神皆龍身而入
而其祠皆一白狗祈糝用稌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於駟山凡十九山
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華山家也蒙者神冠之所舍也其祠

之禮太牢牛羊豕黍稷論山神也祠之用詞或作祭
百日以百牲者為瘞瘞用百璋各音史湯作
其酒百樽溫酒嬰以百珪百璧嬰謂陳之以環祭也或曰

嬰即古嬰字謂孟也徐州云穆天子傳曰黃金之嬰之屬也其餘十七山之

屬皆毛牲用一犂祠之輪謂牲體全具也左傳曰輪社肥腸者也者百草之末灰白席采等純之純線也五色純也周禮莞席紛純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鈴山至於萊山凡十七山

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
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揅杖以行是為

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

少牢也

自管爲席

其十葦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雞鈴而不糝

鈴所器名所未詳也或作思訓所不糝祠不以米

凡西次三經之首自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

毛采色義也

凡二十三山

凡二千三百七十四里其神狀皆羊

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

玉加采色者也子曰吉玉大龜

糝用稷米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於隄山凡二十

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而地身其祠

之毛用一雄雞瘞吉玉用一瑋瘞而不糝

不用米皆理其所用牲玉

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

或作皆生

食而不火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於敦題之山

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

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瘞

理

用一璧一珪投而不

糝禮神不理之也

凡東山經之首自楸殊之山以至於竹山凡十

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

一大祈神用魚

以血塗祭爲神也公羊傳云蓋叩其躬以聃社音鈞餌之餌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於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祠祀禮皆用一白雞祈糈以稻米白菅爲席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於礪山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鰐其祠毛用一雞祈要用一璧瘞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尹胡之山至於無臯之山

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爲賤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於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漦瘞瘞之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不瘞不埋所用玉也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馳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凡薄山之首自葇棗之山至於鼓鑿之山凡十

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

宰之其縣以吉玉縣祭山之名也見爾雅其餘十三山者

毛胤一竿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精桑封者桑主

也方其下而饒其上而中穿之加金言作神主而祭以金

銀飾之地公羊傳曰

凡黃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於和山凡五山四

百四十里其祠太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竿副謂

敬余骨磔之以祭也凡蠶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於玄扈之山凡九

山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

毛用一白雞祈而不精言血祈禱以彩衣之以移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於揚鹿之山凡十

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禮太

牢嬰用吉玉首山魃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

具藥釀以藥作醴酒也干儼于儼萬儼置鼓擊之嬰用

一璧尸水合天也天神之所馮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

於上用一雌雞於下刳一牝竿獻血以血祭也

周禮曰剝 嬰用吉玉彩之 又加以繒 彩之飾也 饗之勤強 呼用大牲 特牲饋食禮曰 執奠祝饗是也

凡苦山之首自魯與之山至於大駝之山凡十

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

而人而其祠毛瘞用一羊羞 言以羊 為羞 嬰用一豨

玉瘞 豨玉玉有五形皆也或 曰所以盛玉羞藉也 苦山少室太室皆

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

而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而也

凡岷山之首自女凡山至於賈超之山凡十二

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

用一雄雞瘞糝用稌文山勾楯風而颯之山是

皆冢也其祠之盞酒 先達酒 以醇神 少牢具嬰毛一吉

玉熊山席也 席者神之 所憑生也 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

一璧于舞用兵以禳 禳被除之祭名 禳者持盾武舞也 祈璆冕

舞 所求福祥也 祭用玉舞者 冕服也 美玉 璆已求反

凡濟山經之首曰輝諸之山至於蔓渠之山凡

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鳥身祠

用毛 擇用 毛色 用一吉玉投而不糝

凡縞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於陽華之山凡

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嶽在其中以六月祭之亦歲之中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

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

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

用一雄雞祈瘞祈請也一藻毛糝用稌驕山

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糝瘞嬰毛一璧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於丙山凡九山二百

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

一雄雞瘞齋用五種之糝堵山冢也其祠之少

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瘞颯山帝也其祠羞酒

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僇嬰一璧

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於凡山凡四十八

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

祠毛用一雄雞祈瘞用一珪糝用五種之精禾

山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薦羞反倒性埋之也

一璧牛無常堵山玉山冢也皆倒祠羞毛少牢

嬰毛吉玉

山至太昊祭之山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於榮余之山凡

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

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剗亦剗用稌凡夫

之山卽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

肆瘞肆陳之也陳刺玉而後埋藏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

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肆竟然後依前埋之

也祈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五彩惠之惠猶飾也

方音也

其神狀如人而豹尾是天之九德也九德九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碧玉之

山凡其山河無險阻微中絕先王之所謂策府

窈并木無鳥獸穆王於是攻其玉石取玉石服

以歸雙玉為鼓半鼓為隻西王母其狀如人豹

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蓬頭亂髮勝玉勝也音羅是司天

之屬及五殘王母知交厲五刑殘殺之氣也紫玉竹書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

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實惟員神颯氏

之宮音是神也圭司反景

符惕之山神江疑居之

颺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

天山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

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唯帝江也

沕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

負神紅光之所司也

敖岸之山神薰池居之

堵山神天愚居之故山神涉蠱處之

剗山剛水也馬姓流注於渭是多神鬼梲亦臈

反或作規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金

欽亦吟字假音

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

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其音如摗有天神焉其

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

邑有兵

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

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

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魑武羅司之

武羅神名魑即

神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齒或作首而穿耳

以鑱鑱金銀器之名其鳴如鳴玉

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虫

是爲螿虫爲螿虫之長實惟蜂窠之廬言詳蜂之所舍集窠赤蜂

名

驕山神羆圍處之羆音羆其狀如人而羊角虎爪

恒遊於睢漳之淵出入有光

豐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冷之淵出入有光見

同其國焉收不山五曲九水合焉吉神泰逢司之其狀如人

而虎尾是好居於蒼山之陽出入有光

光山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恒遊於漳

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

夫夫之山神於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

常游於江淵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

夫人猶河洛之有宓妃也此之爲靈與天地並

矣安得謂之夷女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卽令從

靡之難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清比諸侯令湖川不及四清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祀靈神祈無緣當復下降小木而是常遊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爲夫人也

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馳左右手搯馳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是屬視爲晝瞑爲

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爲風息氣也

身長千里在無脊之東其爲物人面馳身赤色

片重山下淮南子曰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兩水間其爲

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大荒東經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水夷恒都焉水夷馮夷也淮南云

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卽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水夷人面乘兩

龍書四面各乘靈車駕二龍一曰忠極之淵陽汙之山河出

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皆河之枝源所出之處也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今

陽有堯冢靈臺雷澤在此也河圖曰大迹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

東海之渚中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虵以虵貫耳

踐兩黃虵名曰禺豳黃帝生禺豳禺豳生禺京

即禺豳禺京處北海禺豳處東海是惟海神

言分治一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虵踐兩赤虵曰不

廷胡余

神名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

風曰乎民

亦有二名處南極以出入風

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

或作女媧之媧化爲神處栗

廣之野

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而虵身一日中

七十變其腹化爲此神栗廣野各媧音

也

廣道而處

西海階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虵踐兩赤虵

名曰奄茲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虵

身而赤

身長千里直目正乘

直目曰從也其瞑乃晦

其視乃明

言視爲晝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

言能請是燭九陰

照九陰之是謂燭龍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有神九首人面

鳥身名曰九鳳又有神銜蛇搯虵其狀虎首人

身四蹄長肘名曰強良

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
旃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

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於巴人請訟於孟
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

小人國有神名曰犂鬻之尸

南方祝融獸身人而乘兩龍

火神也

東方句芒鳥身人而乘兩龍

木神也方而素服
墨子曰昔秦穆公

有別德上帝使勾

西方蓐收左耳有珣乘兩龍

金神也人面虎爪
白毛執鼓見外傳

北方禺疆人面鳥身弭兩青蛇踐兩赤蛇

也字玄
冥水

神也莊周曰禺疆立於北極一曰禺京
一本云北方禺疆里身手足乘兩龍

五帝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

紀黑曰玄柜

廣雅

青帝護魂白帝侍魄赤帝養炁黑帝通血黃帝

中主萬人無越

廣人卷

天歲星主德慶其精下爲大社之神天太白星
主兵凶其精下爲雨師之神天熒惑星主司井

其精下爲風伯之神天辰星主氣司災其精下爲先農之神天鎮星主得土之慶其精下爲靈星之神龍魚河圖

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南方赤帝神名赤熛怒精爲朱鳥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精爲麒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矩精爲白虎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紀精爲玄武

東方君姓炳諱開明字靈威仰南方君姓洞浮

諱極次字赤熛怒中央君姓炳諱開明字靈威仰南方君姓洞浮

姓黑節諱靈會字隱侯局

道家玉訣經

乾神字仲尼號曰伏羲坎神字大曾子艮神字照光玉震神字小曾子巽神字大夏侯離神字文昌坤神字揚暉王號曰女媧兌神字一世

世字八

五龍兄弟五人皆人面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父曰宮龍土仙也父子同得仙治在五方今五行之神也

趙甲開山圖

東嶽泰山君領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帥也泰山君服青袍戴蒼壁七稱之冠佩通陽太平之印乘青龍

南嶽衡山君領仙官七萬七百人南嶽君服朱光之袍戴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真之印乘龍

中嶽嵩高君領仙官玉女三萬人中嶽君服黃素之袍戴黃王太乙之冠佩神宗陽和之印乘黃龍

服白素之袍戴太初九流之冠佩開天通真之印乘白龍

霍山南嶽儲君黃帝所命衡岳之副主也領靈官三萬人上調和氣下拯黎民閱校衆仙制命水神是峻險之府而諸靈之所順也儲君服青錦之袍戴啟明之冠佩道君之玉策而來或駕科車或駕龍虎

潛山儲君黃帝所命爲衡嶽儲貳時叅政事今

職似輔佐者也潛山君服朱光繡衣戴參明之冠佩朱宮之印乘赤龍之車

並上

東方太山君神姓圃名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名鬱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軍壽名逸群呼之令人不病東方泰山將軍姓唐名臣南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嶽華陰將軍姓鄒名尚北嶽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嶽嵩高山將軍姓石名玄恒存之郡百郡東海君姓馬格修壽

姓石名玄恒存之郡百郡東海君姓馬格修壽

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白夫人姓靈名素

簡北海君姓禹名帳黑夫人姓結名連翹河伯

姓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

河圖

東嶽姓玄丘名曰陸南嶽姓爛名洋光西嶽姓

浩嶽名元倉北嶽姓伏名通萌中嶽姓角名普

生七籤

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辯佐之使主木太皓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

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

志經

句芒號曰文始洪崖先生東方蒼帝東海君也祝融號曰赤精成于南方赤帝南海君也蓐收號曰夏里黃公西方白帝西海君也禺彊號曰冥玄于昌北方黑帝北海君也天地神人等耳風伯神名吒號曰長育雨師神名馮修號曰樹德諸神常當存念之馮夷號曰元梁使者

雲笈七籤

東海姓閻名內靈西海姓淳名洞濤北海姓喻

東海姓何名歸君南海姓劉名澈君北海姓吳名禽彊君

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臣乘北海禺彊

養書

堪坏得之以夔昆侖肩吾得之以慮泰山禺疆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莊子

山神謂之離河伯謂之馮夷江神謂之奇相物神謂之鬼土神謂之獯羊水神謂之四爲木神

謂之畢方火神謂之游光金神謂之清明○廣雅江

賦曰奇相得道而宅神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蜀擣杵曰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珠汎

江而死亡為北神即今江濱廟是也上海經大禹生於右紐江濱神生於汶川

丁卯神司馬卿丁丑神趙子壬丁亥神張文通

丁酉神臧文公丁未神石叔通丁巳神崔石卿

老神六甲符圖

丁卯神名孔林埃丁丑神名梁丘叔丁亥神名

林盛陸丁酉神名費顏明丁未神名王屈奇丁

巳神名許城也見谷注

執明呼之入火不燒酉陽雜俎

甲子神王支卿甲戌神展子江甲申神旭文長

甲午神衛上卿甲辰神孟非卿甲寅神明文章

東王公諱僊字君明佩雜色綬綬長六尺六寸

太乙君名鶩

天翁姓張名刺渴酉陽雜俎

九源丈人者為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

真中有神長生大君無英公子白元尊神太乙

司命桃康合延執符把錄保命生根 度人經

其神則有無頭子 創景君翁鹿公中黃先生與

鹿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使備玉闕自不帶老君

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 抱朴子

梁簡文云舡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呼其

名除百忌又呼為孟公孟母

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

作稼穡而死為稷 弄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

淮南子○又風俗通云共工之子曰修車好遠遊

丹神曰吹簾女子 神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咒曰元州

牂管娶竺米趨臨臥誦七遍吉 致遠閣雜俎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

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

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

日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

帝長兄礪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

西陽雜俎○又云竈神蘇吉利庚王氏名

類

東卿司命監泰山之衆真總括吳越之萬神可謂道淵德高折衝群靈者也賈玄道李叔升言城生傳道流往竝受東卿君之要也玄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爲武當郡尉受學至勤竝得真道今在泰山支子小陽山中此所謂地真者也

陶隱居真

夏啟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召公奭爲南明公季札爲北明公主領四方鬼齊桓公爲三官都禁郎主生死箭蘓晋文公爲水官司命秦始皇爲北帝上相劉季爲南明賓友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治九嶷山顏回爲明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真張衡楊子雲爲北方鬼帝治羅鄴山周公爲北帝師莊周爲太玄博士嵇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屈原爲海伯統八海王弼爲丘監嚴君平尚在峨眉山鬼谷子爲太玄師治青城山

郭景純爲都錄司命治雲臺山周顛爲鬼官司
命賈誼爲西明都禁郎以治馬融事不當謫遷
泰山司馬郗鑒爲南門亭長臧洪爲北斗天門
亭長紀瞻爲北天修門郎與虞譚更直守天門
顧和爲執蓋郎温太真爲監海伯杜預爲長史
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晨度亮爲北太帝
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
西河侯蔡謨爲長史荀彧爲北明公賓友謝幼

典爲左副監西陽雜俎

張良爲門下侍中淮南王劉安爲太極真人莊

周爲太極閣編郎墨翟爲太極仙卿東方朔爲

華陽洞主司馬季主爲委羽仙人曹植爲遮須

國王蔡邕爲修文郎劉禎徐幹工粲俱爲侍中

王導爲尚書令陶隱居爲蓬萊赤水監楊羲爲

東華上佐許遜爲九州都僊太史高明大使劉

文饒爲華陽洞童初府上帥鄭崇爲大霍

山長

顏回與卜商俱爲地下修文郎

沈有履寵有髻戶內之頰壤雷霆處之東北方

之下者陪阿蛙螿躍之西方之下者則洗陽處

之水有罔象丘有萃山有夔埜有方皇澤有委

蛇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惡聞

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履水

灶神阿蛙螿狀如小兒洗陽則頭馬尾罔象大神警

耳長臂萃文身五采變一足方皇如蛇兩頭皆神名

涸澤數百歲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

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

名呼之可使千里之外一相反輟此謂舉之精

也涸川之精也生於蛇相反輟此謂舉之精

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繫此涸

川水之精也舜子

吳孫皓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云山精如人而

有毛此蔣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

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口其名曰歧知而

呼之即當自却耳一名曰超空可兼呼之又或

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又或如人長九尺衣

裘戴笠曰金累文或如龍有五色赤角名曰飛

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敢爲害玄中記山精如
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

異苑

廁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
除不知其名呼之則死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
有滿則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其精
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
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
灰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
去水之精名曰明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
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古書之精名曰

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故
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文以
其名呼之可使取金銀故廢丘墓之精名曰無
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春以其名呼之
使人宜承穀故道徑之精名曰忌狀如野人行
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故車之精名曰寧野
狀如輻車見之傷人呂以其名呼之不能傷在
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

之則去故曰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
則去故井故淵之精名曰觀狀如美女好吹簫
以其名呼之則去故臺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
赤狗以其名呼之人目明左右有山石水生其
澗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
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三軍所戰精名曰賓
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轉以其名呼
之則去故水石者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
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反魚其
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為捕獠矢狼以
鷄羽以射之狼鬼化為飄風脫履捉之不能化
也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團而無手足以其
名呼之則去故室之精名曰僕龍狀如小兒長
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以其名
呼之則去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如行以其
名呼之可使取虎狼豹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鬘
鬘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
夜見堂下有鬼被髮走物惡之精名曰溝以其

名呼之則無咎故洞之精名曰畢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愧則去也

白澤圖

其言如之類

河精者人頭魚身師曠時所受讖也

宋譜

曰

或以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嶽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共陰玉女其法六十月而成厥期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薦花及秋葉麻勒勿能妨寸也忽然

欲臥而聞人語之以所不覺之奇計凶立定

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有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采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瞻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

則害人也爲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驚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不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弗答也或有侍從瞭睥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深嘴隆鼻秀斜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

三理下敝足有八下以神龜爲林金書云玉童白銀爲指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金鏡之飾

黃金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托上晃晃昱昱

抱朴子。又云說八歲威之節佩老子玉童則山神可使豈服爲害呼

依七佛經云若有人能受持五戒感得二十五神侍衛殺戒有五神一名波吒羅二名摩那斯三名婆臘那四名呼奴吒五名頗羅吒盜戒有五神一名法善二名佛奴三名僧喜四名廣額

五名慈善姪戒有五神一名貞潔二名無欲三名淨潔四名無染五名蕩滌妄戒有五神一名美旨二名實語三名實直四名直答五名和合語飲酒戒有五神一名清素二名不醉三名不亂四名無失五名護戒

法苑珠林

庖義氏使鬼物以致群祠以犧牲登薦百神則祭祀之始也

拾遺記

炎慶甲者古之炎帝也今爲北太帝君天下鬼

神之主也

真經

黃帝會鬼神於泰山

在魯車六穀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沓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卽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譙戲奏媿媿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汎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葦葦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

皇娥跣坐撫桐琴接其曲如倚瑟而清歌曰天
 清地曠浩茫茫萬象之漭漭無方洽天蕩蕩望
 滄滄乘桴輕漾苦三力言冥何所至窮桑心知
 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為琴心也白帝子
 荅歌曰西維八挺渺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
 宮夜靜當軒織桐峰文梓千尋直棹作器成
 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滄游浦來棲息及皇
 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
 桑丘子著陰陽書即其餘裔也拾遺記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

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
 蹄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天行吠於前禹
 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
 為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鯀身人面禹因與
 語神卽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版之上又有八
 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
 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
 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卽執持此

簡以平定水土馳身之神卽義皇也上

禹治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五伯
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與禹怒召集百靈搜命獲
龍桐栢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商童
氏兜氏盧氏犁婁氏乃枝淮瀾水神名無支祈
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
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
力踰九象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不
能刈受之垂長能刈爲卑直胡木逃水靈山妖
不宿奕奕襲竊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野鎬大
索鼻金鈴徙之淮陽之龜山足下裨淮水永安
流注海也 古嶽瀆經

禹理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
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 尸子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禦
計善事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
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
石於江中崔嵬噴峴列作三峰平治泝水順遵

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
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
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
裳宛然如彩画者肅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
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
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
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
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
子廟以顯神功諸葛亮堂

昔三苗

天命禹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

身降而福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
固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禹乃克

三苗而神民不違

隋巢子

伯益字贖歟爲唐澤虞是爲百蟲將軍

今鞏洛嵩山有

百蟲將軍廟是也自漢有之水經云
晉元康五年七月順入吳鎡復立

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醜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

亂往攻之予必使汝乃戡之

墨子

有神降於莘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昔

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
商之興也禘祀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
之興也鸞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子都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
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
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

湯時有神牽自狼脚鉤入朝乃東觀沈璧於洛
獲黃魚黑王之瑞

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

門外欲謁武王武王將不出見大公曰不可雪
深丈餘而車騎無跡恐是聖人王使太師尚父
謝五大夫曰賓幸臨之失不先問方修法服太
師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進五車兩騎曰大夫
在內方對天子天寒故進熱粥以御寒未知長
勿從何起兩騎曰先進東海君次河伯風伯雨
師粥既畢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告武王曰客
可見矣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

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句芒西海
神名蓐收河伯名馮修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
之武王乃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外引祝融進
五神皆驚相視而嘆祝融拜武王王曰天陰乃
遠來何以教之神曰王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
勅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武王子歲時亦無廢
禮焉

太公金匱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來甚衆恐有試者何以
待之太公曰請樹槐於王門內有益者入無益
者避之

天子西征鶯行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

都居

穆天子傳

關中有金魚神周平王時十旬不雨祭此神俄

生涌泉魚躍降雨

述異記

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躡子相見講道躡
子稱墨家右鬼神是引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
之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而
秦穆晉文言之夫謬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

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

論衡

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器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虜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僞告其諸侯曰衆謂號亡不久吾今乃知之君不慶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瘳吾

用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

夢後心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八疾其惑天

又誰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平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族也將行以

其族適晉六年號乃亡

國語

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車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於霍泰山而歸其逢君於澮乎君其有喜焉

古文苑語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一人曰實沉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

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姁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左傳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舂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
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
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
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見二人怒公恐謂泰山

之神晏子以宋祖湯與伊尹爲言其狀湯姿容

多髯鬚伊尹黑而短卽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

車轂毀公恐乃散軍不伐宋

物異志○晏子云湯胥營而長顏以

辨先上擊下浴身而揚聲伊尹黑而雍蓬而髯

上白而髯對仰而聳鄭繆公晝日處廟有神人而烏身素服面狀方

正繆公大懼神曰無懼帝厚汝明德使錫汝壽

十年使若國昌公問神名曰予爲勾芒也

墨子

孔子生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微在之房

因夢而生孔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

以沐浴徵狂又有五老列於微在之庭則五星

之精也

拾遺記

孔子母徵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已

黃傳勿忘 卷之十一 高軍堂

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

春秋孔
演圖

項橐魯人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

國

孟子生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疑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闔巷皆見有五色雲覆孟子之居焉

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荃茹草混同禽獸采栢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

靈賦降漣漣想東門之秋山其神遊於天可青

晉秦漢二代大典祈禱所祭太乙神陳寶八仙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况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肴祝愿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

抱朴子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夫怒殺之投屍于水乃隨波漂流至今廟處巫人常令殯斂不須墳墓卽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霧中

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
徑溺沒之患巫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法苑珠林

珠林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所出處傳云時有
神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今盡起立巖巖東
傾如相隨行狀又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
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秦皇于海中作石
橋或云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

神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魄約莫圖我形當與帝
會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在石

有巧者潛以脚畫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

卽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三齊嬰

秦始皇與神女遊忤其旨唾之生瘡始皇怖謝

乃爲出温湯洗除辛氏三
秦記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

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

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風俗通

漢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降常與帝圍碁帝乃

逼之玉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此其時也

幽明錄

漢武帝宴於未央方噉黍臠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頽頽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處何所痛苦而來訴朕翁緣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

帝曰陳布初必穢此果是招芴潮溼溼團團具

日頽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宮室足於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聲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霑濡或有挾樂器者帝方食爲之輒膳命列坐於食案前帝問曰聞水底樂奏爲是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卽息咎

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樂否曰故齋樂來安敢不奏長人便絃而歌歌曰天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窟宅兮庇微身願天子兮壽萬春歌聲大小無異於人清徹遠越梁棟又二人鳴管撫節調契殷諧帝歡悅舉觴並勸曰不德不足當雅覓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聞無以譏此物

曰東方生知之耳帝曰可更以珍異獻帝

命取洞宛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帝甚愛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上

蜀有迴復水江神嘗流殺人文翁爲守祠之勸

酒不盡拔劍擊之遂不爲害

水經注

初宣帝時陰子方者至豸有仁恩臘日晨炊而
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
自是暴富

後漢書

文選注引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王褒謹拜

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

云

歸來歸來

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
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

北山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

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

紫鴛鴦耗牛青兕奇禽怪獸委積其間移沙爲

洲壑激水爲波潮其中置江鷗海鶴兮雜產殼

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

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所親或以僭侈

戒之廣漢傲然不從其家常祀太一神一夕假

寐忽見神告之曰不卽歛戢且禍及旣覺終不

能從後竟被誅

西京雜記

習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頰祠刻二石鹿俠神道百姓謂之鹿

門廟或呼蘇嶺山爲鹿門山

襄陽音

漢朱遵仕郡功曹公孫述僭號遵擁郡人不伏述攻之乃以兵拒述埋車絆馬而戰死光武追贈輔漢將軍吳漢表爲置祠一曰遵失首退至此地絆馬訖以手摸頭始知失首於是士人感

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除山

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

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

拋扞子

汝南銅陽有於田得磨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

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磨著繩因持去持一

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磨反見鮑

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

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祠舍衆巫數十

幃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

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

風俗通○李君事同不重錄

范丹少爲尉從佐使徵謁督郵丹有志節自志爲廝役小吏及於陳留大澤中殺所乘馬捐棄

官幘詐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范史雲也爲劫人所殺疾取我衣於陳留大澤中家取得一幘丹遂之南郡轉入三輔從英賢遊學十三年

方諸先生不復載焉

東晉人高其志行及受虎爲貞節先生

漢時泰山黃原平旦開門忽見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繼犬隨隣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人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牆廻匝原蹙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碁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咲云此青犬所引至妙音罍也一人留一人入閣演

更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爲君婦旣募引原入內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照膜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六美交禮旣畢宴寢如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神人道異本非久居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泣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三月旦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期常

漢中有廟神藥佛常布承塵上善食餅菜前知

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經處禾稼輒盡太守遣使告樂侯祀以鮓菜侯謂史曰蝗虫小事輒當除之言訖翁然飛出吏髣髴其狀類鳩聲如水鳥吏還具曰太守卽果有衆鳥億萬來食蝗虫

頽史皆盡

列異傳

龍舒陵亭有一大樹高數十丈黃鳥十數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

者夜起室中忽見一繡衣婦人曰我樹神也以汝性潔佐汝爲生來朝父老皆欲祈雨吾有求之於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立爲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表術劉表相攻龍舒之民皆流去惟憲里不被兵

捷神記

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真漆犀簪與蠶不取應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剖之得簪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曰去故地卽死旣而參佐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

名曰僂囊引去故地則死諸人未之見也

並上

司馬懿拜司空日有人叩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內懿手中戒曰兩世慎勿開墓中絕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龍子長三四尺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世墓中絕元帝渡江都建業

獨異志

孝武帝遊於清暑殿有一人黃衣自號天泉池神搗冰佩及神怒曰君何有違當備姑之醫夜見遂聞鼓蓋之響而去帝乃請大沙門爲齋夜轉誦見一臂長二丈來摸經案甚怪之後帝與宮妓汎龍舟宴飲於池有慢色神乃見形攀龍舟沈帝遂溺死

經

烏傷陳氏有女未醮著履徑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爲神今便長去惟左蒼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出見之舉手辭訣於是飄聳輕越極睇乃没人不了蒼黃之意每春輒以蒼狗

秋黃犬設祀於樹下 異苑

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
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
下以所買餌暫著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
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謫云此石
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以
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
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
具雜豚後用牛羊爲立唯張管玄不絕如此故
每前忘餌母問之乃爲人謫無復往者

西門豹之神夢交於苟氏而生符堅

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與著
相見婉見著欣悅命婢瓊林取栗出婉撫琴歌
云登廬山兮鬱嵯峨瞻陽風兮拂紫霞招若人
兮濯靈波欣良運兮暢雲柯彈鳴琴兮樂莫過
雲龍會兮樂太和著意不安屢求去婉垂涕爲
別并贈織成禪衫 搜神記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晢端

正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病墮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中神諸君行便可過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昔時臨去云久不聞嘔思一聞之其伴慧觀便爲作嘔訖其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懷

倉凡此之能形神論散等撰之欸清可可言既而戲說不能形神論散等撰之欸清可可言既

晉明時獻馬者夢河神請之及至與帝夢同卽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褒亦好此馬帝云已與河神及褚公卒軍人見公乘此馬矣孔約志怪

徐登趙昞貴尚清儉祀神以東流水削乘皮以爲脯搜神記

永嘉中有神見兖州自稱樊道基有姬號成夫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聞人絃歌輒便起舞

上

廬江匡先生廟舟人往來致禱能分風送之晉曹毗詩云分風爲二擘流爲兩

海錄

豫童有戴氏女久病不差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神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爲立祠山下戴氏爲巫故名戴侯祠

搜神記

晉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巖峻甚惡于時有一客

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呪辟諸邪毒並皆

行驗別有小僧號藏學呪經於數年學業成就

故請亭湖神廟止來請呪伏神其依見神遂到

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呪致死懷忿自來夜到神

廟瞋意誦呪神來出見自亦致死回寺有僧每

恒受持般若聞師徒並云遂來神所於廟夜誦

金剛般若至夜半中聞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

見有一物其形偉大眼光如電經師端坐正念

誦經神來至師前右膝著地聽經訖師問神曰

檀越是何神靈初來猛峻後乃容豫神答曰弟

子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然甚信敬經師又

問若神信敬何意前二師並皆打死荅云前二師死者爲不能受持大乘經典瞋心誦呪見弟子來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伏于時二師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殺二僧左近道俗見毒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看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競共問由具荅前意寃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

法苑珠林

釋僧稠常於鵲山靜處感神來媵抱肩築腰氣

靈如豐利城山春

對隱雲火九洞不樂

梁高

太元中遊剡後懋始豐赤城山見林泉清曠互之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葦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見車騎隱隱從者彌峰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旣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旣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荅云樂安縣葦鄉山久服夙聞今與家

累仰投乞受歸戒蘭自受之受法竟觀錢一萬

密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天響振山谷法苑珠林

沛國戴文謙居陽城山有神降妻焉謙疑是妖

魅神已知之便去遂見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

枚從有雲覆之遂不見

搜神記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尅山石爲室下有

人奉祠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

公之靈也清淨不烹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

獲筆一丸墨石室中謂請乞先開石室中有發

獲筆問來人何術謂請乞先開石室中不見其形

至今如此上符堅入寇今繕玉以威儀鼓吹求於鍾山

之神長以相國之號又堅至壽春望八公山草

木皆類人形若有方焉晉書

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

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績紡遺中書郎李崇

賁輔國將軍羅陽縣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

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於蒼龍門

續博物志

外爲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吳志

宮亭湖孤石廟嘗有估客下都經其廟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相厚報估客至都市好綠履并廂盛之自市書刀亦內廂中旣還以廂及香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破魚腹得書刀焉

搜神記

有商人區明者過彭澤湖有車馬出自稱青洪君要明過厚禮之問何所須有人教明但乞如

願及期以此願除清渠借借借加頭有神光發

願並爲卽得後至正且如願起跪乃打如願如願走入糞中商人以杖打糞掃喚如願竟不還

也 錄異記

陶侃家童子千餘人嘗得胡奴不喜言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

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異苑

王猛少貧賤鬻畚爲事嘗至洛陽貨畚有人於市貴買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直隨去忽

至深山此人曰且住當先啟道君須臾猛進見
一公踞胡牀頭自將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
大司馬公可進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
卽發入遂猛出山旣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音中
典書

顧劭爲豫章禁淫祀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

諫不從夜有人經前狀者方相云是廬山君劭

要之入坐與談春秋燈盡燒左傳毀續之鬼欲

凌劭劭神氣湛然累返和遜求復廟劭咲而不

答劭曰復廟劭曰私豈膽正結報劭

紀

蘭啟之家在南鄉有楞蒲婁廟啟之有女名僧

因忽氣而寤云霧滃君遣婢迎僧坐于帳中仍

陳盛筵以金銀爲俎案五色玉爲杯棹與僧共

食一宿而醒也

上

陳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遊於都下與

人對語而不見形吉凶多驗得酒輒飲之經三

四年乃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

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南史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允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有數婦人像其端正某等各指像以妻匹配戲弄之卽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甚醜陋而隈蒙榮顧輒尅某月某日悉相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訊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

會稽趙文韶宋元嘉中爲東扶侍解在清溪中

橋清夜步月悵然思歸乃倚門唱烏飛曲忽有青衣詣門曰女郎聞歌聲有悅人者遂月遊戲故遣相問湏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許容色絕妙謂文韶曰聞君善歌能爲作一曲否文韶爲歌草生盤石下聲甚清美女郎顧青衣取篋篋敲之泠泠似楚曲又令侍婢歌繁霜自脫金簪扣篋篋和之婢乃歌云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

心寸意愁君未知又云歌闕夜已久繁霜侵曉
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將旦別去以金簪
遺文部文韶亦贈以銀盃及琉璃七明日於清
溪廟中得之乃知昨所見青溪小姑也廣陵蔣
子文嘗爲秣陵尉擊賊傷而死吳孫權時封中
都侯立廟鍾山清溪小姑者蔣侯弟三妹云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詠爲

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

之語曰玄機正帝廟則素衣其難重也

廟旅行多以酒餽祈禱罄獨酌水具祝詞曰酌
彼寒泉水紅芳掇岩谷雖致之非遲而荐之隨
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旣暮宿傳舍憑軒望月
作鳳將雛合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合嬌何
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靡
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
明吟畢聞簾外嘆賞之聲復云閑宵豈虛擲明
月豈無明音音清婉頗異于常忽見一女子窈

簾而入拜云張女郎姊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
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
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
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
郎相顧而微笑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
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
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
中幽寂良夜多懷願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携手
共登一榻併植駕六馬馳空而打棹至一

外入內簾幌多金織翠羽間以珠璣光照滿室
湏臾二女郎自闌後復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
酒斝於是大女郎即知靈養小女郎援琴爲數弄
皆非人世所聞警竚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
郎笑而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
所製不可傳於人間警粗記數弄不復敢訪及
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
遇兮暫爲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

桓小女郎歌曰洞蕭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警
絃迢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題
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沾餘誰念衡
山烟霧裡空看雁足不傳書警歌曰義熙會歷
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
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
女郎謂警曰蘭香媛智瓊姊亦嘗懷此恨矣警
見二女郎歌詠極激而未知名所在警顧小
女郎寢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如
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
見君子舜帝廟讀湘王碑此時想念庶切不意
今宵得詩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敘叙不能
自已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促會賒
况姪姊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
陰幾時何勞煩瑣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
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異無宜卜晝大姊已

在門首警於是抱持置于膝共叙欵湏吏大
女郎卽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警
又歌曰直恁行人心不平郵宜萬里阻關情只
今隴上分流水更沈從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
郎指環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結心纏萬
縷結縷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
郎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望看明月
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滅贈荅極多不能備記

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侶
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回至廟中于神座後
得一碧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叙離恨書末
有篇云飛書報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
風月兩相忘從此遂絕

異聞錄

會稽山陰賀瑀字彥瑒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
尚溫居三日乃蘇云吏將上天見官府府君居
處甚嚴使人將瑀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有

印及劍使瑀取之雖意所好短不及上層取劍
以出問之子何得也瑀曰得劍吏曰恨不得印
可以驅策百神今得劍惟使社公耳疾既愈每
行卽社公拜謁道下

錄異傳

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陰暎甚佳後霖雨奇獨
在家鄉有小吏言大承雲府君來乃見承雲著
通天冠長八尺自稱爲方伯某第三子有雋才
方當與君周旋明日覓樹下有異每晡後
送護言樹材可用欲貨之郎常不聽今試共斬
斫之奇遂許之神亦自爾絕矣

幽明錄

曇邕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
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少時
邕見一人著單衣袷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
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授
戒神視以外國七筋禮拜辭別倏忽不見至邕
臨亡之日奔赴號踊

神僧傳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社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于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于齊伯吾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至社林中取樹葉投之于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木精林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刀子贈敬伯相好誼和特親切滑無水苑疾敬伯

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來樹俱沒

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著所敬伯看之牀乃是

一大竈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社林下有河

伯家

標組

河南陽起字聖卿少時疾瘧于社中得書一卷

譴劾百鬼法爲日南太守母至廁上見鬼頭長

數尺以告聖卿聖卿曰此肅霜之神劾之來出

變形如奴送書京師朝發暮返作使當千人之

力有與念患者聖卿遣神夜往趣其牀頭持兩手張目正赤吐舌柱地其人怖幾死

幽冥錄

宋齊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時

善相占云年不過三六父母兄弟甚爲憂懼僧

欽亦增加勤敬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景平末

得病危篤家齋祈彌厲亦淫祀求福疾終不愈

時有一女巫云此郎福力猛盛魔魘所不能親

自有善神護之然病久不差運命或將有限世

自疾命斷沙靡夫神類饒其教當爲君試勸之

感見見諸善神方爲此郎祈禱蒙益兩算矣病

必得愈無所憂也僧欽於是遂差彌加精至其

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巫所言則一算十二年矣

冥祥記

僧達返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

子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

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

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童曰日無

暇今故叅拜并奉米糕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
為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各也

神僧傳

玄光見思大和尚後返錫江南屬本國舟楫附
載離岸時綵雲亂日雅樂沸空絳節霓旌傳呼
空中聲云天帝召海東玄光禪師光拱手避讓
唯見青衣前導少選入宮城且非人間官府羽
衛之設也無非鱗介參禩鬼神或曰今日天帝
降龍王宮請師說親悉瀛門吾曹水府蒙師利
益死難遺骸東勝高漫和潤和集翠煙北州雲
經半日而已

上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吳郡趙文昭字子業爲
東宮侍講宅在清溪橋北與吏部尚書王叔卿
隔牆南北當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棲之詞音旨
閑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羅之衣絕美云王尚書
小娘子欲來訪君文昭問其所以荅曰小娘子
聞君歌詠有怨曠之心著清涼之恨故來願薦
枕席言訖而至姿容絕世文昭迷惘恍惚盡忘

他志乃揖而歸從容密室命酒陳筵迺相歌送
然後就寢至曉請去女解金纓留別文昭荅琉
璃琰後數夜文昭思之不已偶遊清溪神廟忽
見所與琉璃盞在神女之後及顧其神與畫侍
女並是同宿者

入朝窮登錄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
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
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
蘇林返視如見兩輪車馬與一婦來拜

君作何計問女鄭姓何郎得忽相見覆有一年
少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
上車云大人誓欲相見因迴車而上道中絡繹
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廳事有信幡題云
河伯儀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符衛繁多
相對欣然敘行酒炙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
給君箕箒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備辦今就
郎中承白已辦遂穿縑布單衣紗及袷絹裙紗

衫禪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壽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關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爲壻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嫁官

附明錄

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甌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九旬有三月朔風清歌唼之際忽聞扣扇有女子語咲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尚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

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叙情有慚于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向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人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共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及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繾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

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留與汝汝勿貪多娛少感烈郎言訖天咲乘風而去于是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但申情愛莫問閑事臨曉將去謂卿曰我姊實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說與郎郎必異傳故不欲取咲于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慎跡藏心無使人曉卽姊妹每旬更至以慰

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會寢後子卿
遇亂歸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
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
壁間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也

入朝册
怪錄

蕭總字彥先自建業歸江陵值宋廢帝元微中
四方多亂因游明日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
常於峽下枕石漱流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入

其容貌當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
香非世所聞謂總曰蕭郎遇此未會見邀今幸
良辰有同宿勢總恍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
宮闕臺殿甚嚴宮門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
四五並神仙之質其寢臥服玩之物俱非世有
心亦喜幸一夕綢繆以至天曉忽聞山鳥晨叫
巖泉韻清出戶臨軒將窺舊路見烟雲正重殘
月在西神女執總手謂曰人間之人神中之女

此夕歡會萬年一時也總曰神中之女豈人間所常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間之官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生他處今與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別神女手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嘗服玩未曾離手今永別寧不相遺願郎穿指慎勿忘心總曰幸見願錄感恨徒深執此懷中終身是寶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別携手出戶已見路分明恩不致珍題類看畫花見巫和神女之詞也

嘗遊巫峽見神女指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云

是晉簡文帝李后曾夢遊巫峽見神女神女乞

后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親見在

神女指上今齊得之是世世異人矣總齊太祖

建元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卽位累爲中書

舍人初總爲制書御史江陵舟中偶而忽思神

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昔年巖下客宛似成

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濕巫山雨廣記

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周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

南齊書

陳霸先討侯景進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稱下征侯景湏臾便還云已殺景死

陳書

孝武初裴粲出爲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據胡牀舉杯曰僕白君在古依斯後刺借拜禱深相

不肖拜

北史

劉晝夜嘗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後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爲興後縣令得假暫來辭別云

上

蕭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盡歡極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時江陽人濟荀兒反

猷乃禱之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病馬斂又曰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當此時廟中請祈驗十餘日乃見侍衛上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苻兒

梁書

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困於山澤斂見輜車自天而下既至見美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

前所由處果復相見此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語訖而去子卽世祖也

後魏書

吳興徐長夙與鮑南海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術先謂徐宜有約誓徐誓以不仕於是受錄常見八大神在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縣鄉翕然有美談欲用爲縣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七神餘一神倨傲不如常徐問其故答云

君違誓不復相爲使身一人留衛籙耳徐乃還

籙遂退

世語

北齊盧元明聘于梁其妻乘車送至河濱忽聞
水有香氣異常顧見水神湧出波中牛乃驚奔
曳車入河其妻溺死

北史

隴西董斯張纂

吳郡須之彥訂

靈異四

鬼

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
心蔽幽憂者魘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
心蔽盟詛者竒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
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
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

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焦氏筆乘

莊子云遊島間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擊鼓噪呼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崇爾

逐篇

季冬尤臘一日大儺謂之疫選僂子百二十人

皆赤幘早製執大鼗鼓方相氏黃金目蒙熊皮

逐末末末執黃青幣率有鼓秋墮子飾儺獸

食虎熊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祭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蟲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驅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諸

爲擗

後漢書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龕生丙午日鬼名挺濃乙卯日鬼名天陪戊午日鬼名耳述壬戌日鬼名遶辛丑日鬼名迅乙酉日鬼名聶

左丙辰日鬼名天邁辛卯日鬼名懋凶垂鬼名
髮廷迤厠鬼爲瑣天竺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
臨產呼之不害人馬鬼名賜蛇鬼名塵井鬼名
瓊衣服鬼名甚途

酉陽雜俎

儉儻亦鬼名見東方朔罵鬼書

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戶而共一門石榜題

以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卽有人語

神異經

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產天地朝產之暮食
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連異記

黃州治下有黃父鬼出則爲祟所著衣袷皆黃
至人家張口而笑必得疫癘長短無定隨離高
下自不出已十餘年土俗畏怖廬陵人郭慶之
有家生婢名採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
人自稱山靈如人裸身長丈餘臂胸皆有黃色

膚貌端潔言音周正土俗呼爲黃父鬼來通此
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數來常隱其身時或露
形形變無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氣或爲石或作
小兒或作婦人或如鳥如獸足跡如人長二尺
許或似鴉跡掌大如盤開戶閉牖其入如神與
婢戲笑如人

述異記

山中鬼常迷惑使失徑者以葦杖投之卽死也

復益諸五嶽神其類衆曰遊光遊光爲鬼也

青天魔王巴元醜伯赤天魔王負天擔石白天

魔王反山六目黑天魔王監醜明馥黃天魔王

橫天擔力五帝大魔萬人之宗

度人經

張大師傳八部鬼神劉元達行雜病張元伯行

瘟病趙公明行下痢鍾子季行腸腫史文業行

暴汗寒癘范巨卿行酸痛姚公伯行五毒李公

仲行狂魅赤眼

當有一人著平上幘多髭鬚長著紫皮袴褶將

黃娥來此人是鬼帥王延也

真誥

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
天蓬九元煞童五丁都司高刀北公七政八靈
太山浩凶長顧巨獸手把帝鐘素杲三晨嚴駕
夔龍威劍神王斬邪滅蹤紫氣乘天丹霞赫衝
吞魔食鬼橫身飲風吞舌綠齒四日老翁天丁
力士威南禦凶天驕激戾威北衝鋒三十萬兵
衛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卻不祥敢有小鬼欲來

應味覆衣水會消鬼五形衣下裂九此并

赤靈丈人皆以玉女二人一女名華正一女名
攝精丈人着赤羅袍玉女二人上下黃衣所存
畢乃叱咤曰廟中鬼神速來使百邪諸赤靈丈
人受斬死眾精卻千里此是三天前驅使者捕
鬼之法

並上

獼猴之鬼令人病瘡龜鼈蠱之鬼令人鬼欺

抱

害馬之神曰馬步

通典注

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羣來趨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逕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來財利迷惑眾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

答言汝前世作天和王常教眾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周徧塗漫亦復啗之是罪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其上特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汗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

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餓困衆生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啗食糞有大羣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中爛臭饑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食具汝以蠱供設客僧細者自食復有一鬼言我身上徧滿生舌芥來斫舌斷復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雜糲似芥斯之益食相石初製銷煉取來新置入腹玉藏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茄子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賣衆生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瘦九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任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

斗與他重稱大斗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已侵
剋餘人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胸有口鼻
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
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髻
挽之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出入我身受
苦無賴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
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馴汝以鐵針刺脚又時
牛遲亦以針刺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

然與爾可刺水調引聖察常故爾是作修羅

值王卧起去時所愛夫人卧猶未起著衣卽生
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卽以灌其腹上腹爛
卽死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
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爾
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
妄語或誑人心不得隨意復有一鬼言我身常
如塊肉無有脚手眼耳鼻等恒爲蟲鳥所食罪
苦難堪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

他人

崇墮兒胎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絡我
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
以羅網掩捕魚鳥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
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
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姪犯外色常畏
入見或畏其夫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
恐怖相續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有
銅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
緣故受此罪也

法苑珠林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陳之稿
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
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禮葬之吏曰此無主也請
以伍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
之也

賈子

杜伯名曰恒入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
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竊與妾交宣
王信之使薛甫與司空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
諫而王不聽後三年宣王遊圃田從人滿野日
中見杜伯乘白馬素車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
彤矢射王中心折脊伏於弓衣而死顏之推還
宛記○王

濟寧與此畧
同不重錄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

日其形甚偉耳數寸鬚如石葉顏淵乃納履拔劍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吐子叱之唾
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
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
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
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殺呂氏
春秋

燕臣莊子儀無罪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
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當使君見之明年簡
公祀於祖澤子儀起於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

車上

顏之推
還家記

宋公鮑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
楫而與之言曰何而棗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穢
之不肥廝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
其鮑之罪歟夜姑頰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
褓不預知為審是掌之厲鬼舉楫而撻之斃於
壇下

論鑑

梁北有鵄

陸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侄昆弟

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
其泣血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
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諺是必夫奇鬼也
我國嘗有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
之明日市而隣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
遂逝迎之其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

呂氏春

秋

隴西辛道度者遊學至雍州城四五里北見一

大宅有青衣女子在門度請門下求殮女子入告秦女女命召入度趨入閣中秦女於西榻而坐度稱姓名叙起居既畢命東榻而坐卽治飲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經三宿三日後女卽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葬此會可三宵不可久居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旣已分飛將何表信卽命

宇惟有一家度當時荒忙出走視其金枕在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以枕於市貨之恰遇秦妃東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着詰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乃遣人發冢起柩視之原葬悉在唯不見枕解體看之交情宛若秦妃始信之歎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度爲駙馬都尉賜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

人名女婿爲駙馬

搜神記○談生盧充寧同不重錄

梁緯枉殺段孝直孝直寃愬於漢景帝帝勅下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靈孝直訟生人此之謂也

江夏劉次卿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避劉問曰子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言我本無術出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絳囊裹之令以繫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襍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各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

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
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水亭長龔壽操戈持戟
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
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
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得樂也妾懼怖不從
壽卽持刀刺脇下一劍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
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
車車釘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旣死痛感

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哭掘之果
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
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表壽常
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首隱密數年王法
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
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搜神記

陳仲舉徵時常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仲
舉不知夜三更有叩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

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曰是男兒名阿奴常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此默志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矣仲舉後果大貴

幽明錄○列異傳華蓋魏舒晉

蔣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

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

母忽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爾耳不足恠也然驚暮復夢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木發之頃

明日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

暫得才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得歸侯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啟

重啟云夢不足恠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候雖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如兒言

請太濟涕泣曰幾負我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
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
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
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
乃厚賞之言詭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
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
痛已時傳阿劇月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
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

鬼竊其符因以殺長房

糜竺家傍有古塚夜聞哭聲尋見一婦云漢末
爲赤眉割棺見剝乞葬衣自掩竺從其言復見
婦云君應遭火厄今遣君青蘆杖一枚奉報後
隣人見竺家有青氣如龍醜之形旬日火從庫
起燒其珠玉十分遺一火盛之時見青衣童子
十數個來撲火即滅

以遺記

潁川鍾繇字元常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

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
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卽前止戶外繇問何
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
斫之傷髀婦人卽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
人尋跡之至大家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
人者白練衫丹繡襖襠傷左髀以繡襠中綿拭
血

搜神記

廣陵王瓊之爲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
嗜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作仙人飛來去受福
甚快非復疇昔也

齊諧

賈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帳下
都督周勤時晝眠夢見白餘人錄充引入一徑
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視所夢之道遂往
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
而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者必爾與
苟勗旣惑吾子又亂吾孫聞使任愷黜汝而不

去又使庾純嘗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
斬張華汝之暗慙皆類此也若不悛慎當旦夕
加誅充因叩頭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且辱而
名器若此者皆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
鐘簾之間太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
之下苟勗爾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
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
顏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謚死於鐘

晉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
孔氏媿婉綢繆遂有姪焉十月而產產悉是水

異苑

晉鄒湛南陽人初湛常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
無所言如此非一人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
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
人也檢之果然乃厚加殮殮畢夢此人來謝

宋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有一書生

葛中脩刺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加矣言絕而失明日岱死

語林○樓神記阮瞻

事同不重錄

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爲赤菟所魅始見一丈夫容質研淨著赤衣自云家在廁北女於是恒歌謠自得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後其家伺候唯見有一株赤菟女手指環

生其地也夫菟之有言統歸先其錄所不在女狐屬

曰何物鬼擔去戶外卽有應聲言暫借避雨實不偷鑿宜就覓之姥驚懼窺外畧無所見鑿尋獲

吳興施績爲尋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有理意常求無鬼論忽有一黑衣白袷客來與共語遂及鬼神移日客辭屈乃曰君辭巧理不足僕卽鬼也何以云無問鬼何以來答曰受使來取君期盡明日食時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人似君

者否門生云施續帳下都督與僕相似便與俱
往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尺餘安着
都督頭便舉椎打之都督云頭覺微痛向來轉
劇食頃便亡

長神記

晉王敬伯仕東宮爲衛佐休假還鄉過吳維舟
中渚登亭望月倚琴歌泣露之詩俄聞戶外有
嗟賞聲見一女子入曰女郎悅君之琴願共撫
之有頃女郎至資質婉麗綽有餘態從以二少

魏今之春

魏今之春

魏今之春

爲此聲自茲以來傳習數人而已復鼓琴歌遲
風之詞因嘆息久之乃命大婢酌酒小婢彈箜
篋作宛轉歌女郎戲頭上金釵扣琴絃而和之
意韻繁諧歌凡八曲敬伯惟憶二曲將去留綿
臥具繡香囊并佩一雙以遺敬伯敬伯報以牙
火籠玉琴軫旣別敬伯船至虎牢戍吳令劉惠
明者有愛女早世舟中亡臥具於敬伯船獲焉
敬伯具以告果於帳中得火籠琴軫女郎名妙

容字雅華大婢曰春條小婢曰桃枝皆善音相

繼卒

異誌

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揚州右尚方間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光仍聞擘蘿聲令婢子松蘿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從太微紫宮下來過舊居乃留不去或烏頭人身舉而是毛擲灑糞穢引弓射之應弦而滅並有絳汗染箭又覩一物形如猴懸

鬼羣至醜惡不可誦論松蘿牀帳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逢一鬼著衣憤乘馬衛從數十人採菊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污答曰糞穢者錢財之象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頃之青果爲揚武將軍北虜郡太守清歎毒旣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毘誦咒文見諸鬼怖懼踰垣穴壁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蘿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十

一人戴幘送書粗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遂擬羲獻又歌云生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答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蘿一函書題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箋以弔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銓次復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利問君消息寄五九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有姻產於此遂絕上

家仍住不復去巢恐爲禍夜輒

婢聞與婢謳

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者

唯婢而已恒

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

笛而歌歌云

閒夜寂已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

我者姓郭字

長生

幽明錄

晉升平末故鄆縣老公有一女居深山餘杭廣求爲婦不許公後病死女上縣買棺行半道逢廣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窮逼君若能往家守父

屍湏吾還者便爲君妻廣許之女曰我欄中有豬可爲殺以飴作兒廣至女家但聞屋中有撫掌欣舞之聲廣披離見衆鬼在堂共捧弄公屍廣把杖大呼入門羣鬼盡走廣守屍取豬殺至夜見屍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廣因捉其臂鬼不復得去持之愈堅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廣語老鬼殺公者必是汝可速還精神我當放汝汝若不還者終不置也老

何章人至東野還暮不至門見路傍有小屋燈火因投寄止宿有一小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家女自伴夜共彈琴箏篴至曉此人謝去問其姓字女不答彈琴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綫復一綫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吳興素乞妻臨終執乞手云我死君再娶不乞言不忍也旣而服竟更娶乞白日見其死婦語

之云君老結誓何負言因以刀割其陽雖不致

死人性永廢

異苑

臨川聶包死數年忽請南豐相沈道襲作歌其
歌笑甚有倫次每歌輒作化土盈盈正聞行當
歸不聞死復生事異辭惟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在月中坐臨風撫奏
忽有一人形器甚偉着械有慘色至其中庭稱
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縣翟願不和願以宋元
嘉中爲方與令忽爲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
縣職解官還家入山伐林翟兄銅烏執弓持矢
并賞酒醴就山覲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
害民叔無緣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卽死銅烏其
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
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廣記

元嘉二十年王懷之丁母憂葬畢忽見樹上有

嫗頭戴大髮身披白羅裙足不踐柯亭然虛立
還家叙述其女遂得暴疾而乃變作何樹杪鬼
狀迺與麝香服之尋復如常世云麝香辟惡此
其驗也 異苑

宋沈攸之在鎮米道珍嘗為孱陵令劉廊為荆
州戶曹皆好園基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
月上至數月廊坐齋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廊云
朱孱陵書題云每思基聚罪意致闊方有來緣

卷之五

為縣令鞭朴嘗鬱鬱懷憤因逃墟墓之間彷徨
惆悵不知所適忽有二黃衣顧見總曰劉君頗
憶曩日周旋耶總曰弊宗乃顧氏先未曾面清
顏何有周旋之問二人曰僕王粲徐幹也足下
前生是劉楨為坤明待中以納賂金謫為小吏
公當自知矣然公言辭歷歷猶見記室音旨因
出袖中軸書示之曰此君集也常諦視之總試
省覽乃了然明悟便覺文思全涌其集人多有

本唯卒後數篇記得詩一章題云從駕遊幽厲
宮却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
喈詩曰在漢繩網緒溟瀆多騰湍煌煌魏英祖
拯溺靜波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
公府掇拾盡幽蘭始從衆君子日侍賢王款文
王在春宮蒸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圃恣遊
觀木臣戴簪筆翊聖從和鸞月出行殿涼珍木
清露團天文信輝麗鏗鏘振琅玕覆命仰爲和

遊于離宮足躡浮雲端却想西園時主死普悲
酸昔昔漢公卿未央冠萃賢儻若念平生覓此
同愴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木工案謂總曰吾本
短小無何娶樂筵女文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別
君後改娶劉荆湘女尋生一子荆州與字翁奴
今年十八長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參丈人也當
渠年十一與予同覽鏡予謂之曰汝首魁梧於
予渠立應予曰防風骨節專車不如白起頭小

而銳子又謂曰汝長大當爲將又應子曰仲尼
三天童子羞言霸道况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於
術則予予知其子子過人矣不知足下生來有
誰教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識因曰王君旣是總
友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
訴於縣宰則脫矣總又問坤明是何國幹曰魏
武開國鄴地也公昔爲其國侍中遽忘耶公在
坤明家累悉無恙賢小嬌羞娘有一篇奉憶昨
見與兒買李市甘瓜誦訖總不覺涕泗交下因
爲一章寄嬌羞娘云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
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重尋旣
而王粲徐幹與總殷勤叙別乃遣劉楨集五卷
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楨集後詩驚曰不可使
劉公幹爲小吏卽解遣以賓禮待之後不知總
所在集亦尋失時人勗子弟皆曰死劉楨猶庇
得生顧總可不修進哉

玄惟錄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慕晉
關康曾隱京口與同志李士烟同宴於時秦江
初霽共歎金陵昔傷興廢俄聞松間數女子笑
聲乃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館娃宮歸路
經此胡君志道高聞欲冀少留綴香顧盼語訖
二女已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綃綬馨
香襲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烟不覺起拜謂曰
人間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任爾輕

看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至殆不可
堪深願思飲焉衣紫絹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宮
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爲君子導語夷光
曰夫人之姊固爲導匹乃指士烟曰此夫人之
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
足相匹夷光曰阿婦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
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尚未天明西施謂導曰
妾本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爲越所

遷妾落他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居故國今吳王
已老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昔貢吳王
者妾與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
行亦因緣會言訖惘然導與士烟深相恨聞京
口曉鐘各執手曰後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
留與導夷光拆福珠一雙亦贈士烟言訖共乘
寶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見時梁武帝
天監十一年七月也窮莊鮮

物當以相寄後月小女探得金指環一雙

某靈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

被徵詣州道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閣相接

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湏見崔郎什恍然

下馬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

之中忽重蒙厚命素旣不叙無宜深入青衣曰

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

行故欲相見什遂前什就牀坐其女在戶東坐

與什叙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女呼一婢令以王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諷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皆若吟嘯故入一叙王頗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一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一子仍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知一之第一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

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屈歷下以爲不祥遂躬設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繫河隄于栢家家遂於幕下話斯事于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無何什在園中食杏忽見一人云報女郎信俄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魏錄

煬帝夕泛舟北海忽見水上有小舟至乃後主

也帝起迎之後主曰聞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以奏云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除二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小瑕溢流隨隄岸濁浪噴黃沙兩人迎客至二月柳飛花日脚沈雲外榆梢噪暝鴉如今遊子俗異日使天家且樂人闌景休尋海上槎人喧舟艤听風細錦帆斜葉言無後利千古壯京

華海山記

左右中一人迺美帝屢日之後主云卽麗華也乃以綠文湖海醞醞紅梁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

隋遺錄

也帝起迎之後主曰聞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

遊維揚因作詩以奉云隋室開茲水初心謀大

業千甲力役自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

却之奉也

謂薛舉

隋主問薛舉收其入帝曰春臨煇漢各

耀因語舉帝後主樹葉舞外麗華翁臥錄一曲

以發之薛舉曰珠葉海嶼帝帝趙之甚

式口中一人曰天帝墨日之對主云唱翼華曲

式口中一人曰天帝墨日之對主云唱翼華曲

隴西董斯張纂

茂苑吳晉卿訂

峯仙尚書

職官上

總職諸京職

三公

神農之法一君二臣三佐四使言有虞氏官五十者孤矣

黃帝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

二十官有秩以之其理而視四民

三公六卿即為九卿二十

四官與三少即二十七大夫靈樞有黃帝問少師則時有少師論語禦政云黃帝受地形象天

廣博物志

卷之共

高軍堂

文以制官蓋至
是名位乃具

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

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

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

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

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

皞摯之立也厥鳥適于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

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

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鳩氏司徙也鳴鳩氏司農也鷹鳩氏司空也爽

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

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

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

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

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顓帝立九寺九卿

路史

帝堯黃收純衣彤車白馬乃立三公六卿百揆

醫百執事上

官數唐六十員夏百二十員殷二百四十員周

內外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

通典○荀子云古者天子

千官諸侯百官

舜設三公四輔師保疑丞官不必備惟人也

四輔

三公何故所謂聖王爭臣七人者建官惟百三
公九卿備矣王吉書以舜湯爲不用三公九卿
之世妄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所謂
四隣也大傳以爲前後後丞左輔右拂其爵視
卿祿視交國之君非百二公論道者故周六官
無之非專稱也莊子說堯有舜問子丞之語師
保卽輔也

定政

路史

聖王在上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

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卿之高

以爲八十一元士

淮南子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

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

於萬物之情通於大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

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

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脩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險與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官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大之事常在於仁也烈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徇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烈士故烈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空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說苑

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

晉志

天設三光以照寔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

鹽鐵論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

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其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

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

大哉禮

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謀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除害者所主也論語曰賦性剛明剛體樂正賦性賦性剛明

以傷害爲度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徒人者徒衆也重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主之何况於實以微見著

白虎通

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

國語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十

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天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者先君桓公身體懈惰辭令不給則黜朋驅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竽驅侍田野不脩民氓不安則審戚驅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驅侍居處佚息左右攝畏繫乎解首乎胎則棘郡舒驅侍德義不興備行我衛則解首乎胎則棘郡舒驅侍德義不具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晏子

木者司農也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鬪雞走狗美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爲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桓是也行霸任

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

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木春秋

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諧愬人內

離骨肉之親外踈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

去夫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

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

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邱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

朝有和讒焚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

一水勝火

土者司營也司營為神王所為皆曰可王所言

皆曰善謂順王指聽從為比進王所善以快王

意導王以邪陷王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雕

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歛無度以奪民財多發繇

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

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

姓罷弊而叛反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

奢侈過土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

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耻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士卒不爲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水者司徒也司徒爲亂是謀小謹巧言令也

受賂阿黨不平懷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馬

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

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

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

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

義治齊今予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

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

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不知地形肥瘠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濬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寔司馬食谷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木生昭然獨見存亡之

幾得失之要治亂之原家法未然之前執事而
大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

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
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源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大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劉隆副車

魏何昌奏

司馬王天司空王主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熟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

韓詩外傳

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司徒知百宗成部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

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脩堤梁通溝澮行水潦

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

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省農功

謹畜藏以時順脩使農夫僕力而寡能治田之

事也脩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以時

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帥之事也順

州里定廛宅養六畜開樹藝勸教化趨孝悌以

順時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

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
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禘兆
鑽龜陳卦主禳擇五十知其吉凶妖祥僂巫跛
擊之事也脩採清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
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并急禁
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
作同寇之事也木政教正法則兼聽而特稽之
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填脩使百吏勉盡而
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黃教也

美風俗兼覆而謂一之牌公之事也今遺德至

隆高綦文理一天下震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
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
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
天王非其人也

荀子

王者官人有九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
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
足以爲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侍者爲之師智
足以爲礪勵行足以爲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

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
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忻國有法
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與民死之者大臣也脩
身正行不愆於鄉典言語談說不作於朝廷智
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歡執
戟居能舉君之過失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之
臣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
則不敢泄君之謀君有過失雖不能正諫以其
死持之而然卒有憂危者持御之臣也唯諛之
行唯言之非耶耶之間事君者願後也

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待詔等官其
八部大夫於皇城四維面置壹人以擬八座謂
之八國常侍侍置左右出入王命三年置八博
士官典煑煉百藥天錫元年八月初置六謁官
准古六卿其秩七品屬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
屬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屬官有置令長秩八
品令長屬官有署丞秩九品又減五等之爵始
分爲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四帝欲法純

質每於定制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
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
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也以伺察候占官
謂之白鷺亦取其延頸遠望也自餘之官義皆
類此神瑞元年春置八大夫官大人下置三屬
官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大帝二年夏置六部
大人官有天地東西南北都皆以諸侯為之大
人置三屬官自太祖至高祖其內外百官屢有
減置或出當時不為常目如萬騎飛鴻常忠直
意將軍之徒是也

凡諸官稱師自伏羲龍師始諸官稱史亦自伏
羲置史官始諸官稱監自軒轅置左右太監始
諸官稱正自顓頊置南北正始諸官稱司亦自
軒轅置司徒始諸官稱大夫自堯設司徒屬大
夫始諸官稱典自舜命夔典樂始諸官稱大稱
少自商湯設太傅少傅始諸官稱令自楚若敖
置令尹始諸官稱尉自晉武公置軍尉始諸官
稱丞自秦獻公置丞相始諸官稱郎自秦武王

置常侍郎始諸官稱事自秦始皇置給事始諸
官稱使自漢武帝稱都木使始諸官稱知自後

魏太武置叅知政事始

物原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于隋
大業六年

商容嘗執羽箭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
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
公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

恐也不能而意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
三公遂固辭不受命

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卽三公
之位家不過十乘當世置置非患儒之鷄廉患
在位者之虎飽鷄咽於求覽無所予遺耳

盎錄

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

若在吾不敢先

佩綬後漢書

靈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
錢千萬中使幣之續乃舉縑袍以示之曰臣之
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上○又古今善言云續出黃紙補處

周書卷之二十一
以示使人時人諱曰

天下清嘗羊續祖

景祐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橋洛水浮橋三柱三折三柱三公象也時徭役大興三公垂頭隱匿

故也

秦

何嘗

太子少傅常稱臣拜荀彧曰太之與少

自

之名次耳非於天子有輕重也詔曰秦

漢

章廢滅隨時改作真舊不可依用宜

準古義

定二傳不拜

為桃子侯射黃鵠少師後魏書○

管仲

奚菊云罌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云臯

子名臯

問之子伯益也

夷齊之諫周公曰義士王欲以為左相去之王

摩子

征難之遂不食而死

列士傳

晏子獨齊衣十丹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菘菜而

已

晏子相齊燕之遊士有泚子午者南見晏子於

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禱國細可以益
 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懼而不能言晏子假
 之以悲色聞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
 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
 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
 里之塗也泲于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
 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千里之上也且不能
 殫其言於我况齊人之懷言而死者乎上

公義休 州魯君死在魯則門公義休曰此
 池淵言不利豈山至不財請令吾不亦吾已

心矣何閉門哉 說苑

蘧伯玉為相子貢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
 治之於是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覘馬還報曰
 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 淮南子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晉無衣
 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
 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 韓非

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

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呂覽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問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說苑

系叔故相楚賤車北馬騰并菜羹

韓子

百里相秦名存雀錄蕭張輔沛姓在河書

北齊書

靖節君相齊與故人父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父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况以吏

勢乎

韓子

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

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吏盡掄刀削其押券升石

魏安釐王問于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承視者必禮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才大臣其回非不備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語得罪

孔叢子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我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

說死

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咸服諸侯

淮南子

李斯相秦苟卿為之不食

鹽鐵論

上常輕服爲微行時丞相公孫弘數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况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士聞而悲之自爲誄

高暉傳記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管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超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上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此贊左理舍揚脂越欽賢館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上

東海王越爲太傅問王尼何以獨不拜尼數越事事非宰相以是不拜

晉書

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能奉禮率法至使盜賊公行則是與自盜無異也尼舍資財軍寇掇畧公爲宰輔未能禁賊令

尼窮困是亦明公負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疋

沙門惠琳嘗著均舍論頗貶裁佛法其歸以爲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馬會稽孔顗常詣之遇賓客填咽瞻京而已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南史

元善以高頰有宰相之具常言於上曰楊素相陳蘇威法便元吳正似烏耳可以付事

戴驪爲宋太山羊夜使三數之有乘輜車

至李史門者誣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

見有奉筥而與李史語者有問李史受筥道何

故寔本筥本令伺奉筥

彼當易具籌○韓非子

商大宰使少嫫子之市顧反而問之何見於市

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大宰因召市吏而

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矢市吏甚怪大宰知

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上

褚炫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正門庭蕭索賓客罕得出入左右常捧一黃紙幅風吹紙剝殆盡

南齊書

何戡字慧昌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戡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

張緒字思曷爲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日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並上

何敬容爲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

維衣浣衣云而左右衣必須鮮潔嘗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床熨之暑月肯爲

之焦梁書

庾仲文性好潔爲吏部尚書用少府卿劉道錫爲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車嘗自乘馬

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車裝飾甚

嚴麗有之乎仲文懼起謝

南史

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對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華胄

梁書

元脩義爲吏部尚書唯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爲京師白劫

後魏書

段孝言爲吏部尚書孝言旣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唯厲色遣下而已

北齊書

魏舒爲司徒有周震者屢爲三公府掾辟書下公歎亡時人號爲段公掾及舒命之竟無他也

梁武代齊袁昂不屈後梁以爲民部尚書帝嘗

曰齊明帝拜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

書良以多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

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

未爲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梁書

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劔入省陵訶叱令出劾奏

冀弟不疑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以自伐也陵

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守公憲以

答私恩

後漢書

桓階爲尚書文帝行幸見諸少子無禪上搏手

曰長者子無禪是日拜三子爲黃門郎

桓階別傳

黃香遷僕射月餘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上惜

其幹用臺階舊習遂見尊重香亦勤力憂公畏

慎周密每旦奏議所建畫未見流布

後漢書

明帝車駕幸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

之帝曰欲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

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爾其職則請死

王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

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

梁書

古弼爲尚書令大武大閼將校獵於河西野

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

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

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

魏書

何胤爲左民尚書後辭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

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

梁書

孝文初王凝爲南部尚書時南州多事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並見誅戮而凝委隨不斷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寔寔寔昏終得保存史羊侃爲都官尚書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闍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真正梁書○以下諸

京

江淹幼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母曰此乃汝之休徵也

歇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繫送之牋云承復湏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

犢鼻

宋拾遺

李元忠爲侍中唯以聲酒自娛每言寧無食不可使無酒元忠常爲太常卿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

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

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謂作僕射不勝飲酒樂

汝愛僕射時宜勿飲酒

北史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爲學士命僧以官始此

唐書

錄

後魏羅結世祖初爲散騎常侍遷侍中年一百
七歲精爽不衰詔聽歸老太寧中賜東川爲居

業并爲築城卽號曰羅侯城

梁蕭暎爲北徐州刺史及徵將還鍾離人頗思

遂執又行部伍中暎見其甚老使人問之對曰

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

今唯小者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

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

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

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俸宅朝夕進

見年百二十卒

南史

傳咸爲尚書左丞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讐楊濟

與書曰生子痴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

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入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免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晉書

崔洪字良伯少以清厲顯名武帝世爲尚書左

丞詩人語曰嚴正東門來自博陵正自高

劉覽字孝智爲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妨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大齧行路覽嚙家人

南史

尚書令符雅爲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時人爲之語曰不爲權翼富寧作符雅貧

十六

國春

王僧虔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
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
則樛馳之不已則贊弘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
宜疾當時嗟賞以此座右銘

南史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著文案初不肯讀上嘗
問獄敬弘不對上問左右何不以訊牒付僕射
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馮豹拜尚書郎每奏事未得報俯伏省闕從昏
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衣履豹拜令
驚

後漢書

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沼渚
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幾客
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
關何彥德也

齊書

何尚之在選日有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
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
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

所求又何疑焉當時以爲名言

南史

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庶平常有止足之志調子弟曰祿豈湏多防滯則退年不待暮有

疾便辭

隋書

顧憲之爲吏部郎初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

此官

梁書

陸慧曉除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

曰陸慧曉年命三十一

父頴起始作尚書郎即

專乃復以爲殿中郎

梁武帝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遠諄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器止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尚書儻曹郎多所改作每建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任昉嘗謂之孔獨

誦南史

孔休源字季雅

卞彬除南海玉闕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椀皮爲着着帛冠十二年不改

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下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慙五木子十擲輒捷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正極此耳

勸齊書

齊書

索聿脩字叔德在官廉慎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手酒之饋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於省中語戲嘗呼聿脩爲清郎太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遣送

白曲爲信聿脩

不受與邢書云今日即遇有異

云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謹承來旨吾無間然弟

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北齊書

孔邊爲齊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

謂王儉曰孔邊真所爲儀曹也

南史

後周裴俠爲工部中大夫疾沉頓忽聞五更鼓驚起曰可向府即遂瘳晉公獲曰危篤如此不廢憂公聞鼓聲疾遂愈意天祐其勤也

北史

李肅字彥邕位員外常侍初諫附侍中元暉後

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
隱屏為紹求福故紹愛之

上

何胤字子季為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
並為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
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
服祭酒朱服自此始

南史

丘靈鞠領東觀祭酒曰人居官廩數遷使我終
身為祭酒不限也

孔廣字世原美谷上善士論張緒教者之每歎
云孔廣使我成軀薄祭酒

韓子熙除國子祭酒使百官並給兵刀時以祭
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
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北史

甄字北海人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書賜
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字先自取其一瘦者

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

東觀漢記

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助教
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答曰散愁自少

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
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
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
娶者也乃賞絹百疋

北史

陳後主在東京欲以江總爲詹事凡與曰江總
有潘陸之才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切謂非
宜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將許之與乃
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
於總與曰都官尚書王廓立慙郭極以居之

前可與曰都官尚書王廓立慙郭極以居之

時後主在側乃曰廊王泰之子不居太子詹事

與又曰宋朝范擘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

後王固爭之遂以總爲詹事

陳書

徐勉門客有虞蒿者求五官詹事勉正色答曰
今夕只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之

南史

蕭惠開家雖貴戚而車服簡素初爲祕書著作
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之多不同比肩三年
不共語

宋書

梁朝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

宋訓

文選不同其義三

柳詵煬帝嗣以拜祕書監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與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親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刻木偶人施關節能坐起拜伏以象詵帝每月中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坐與相酬酢而為歡笑

隋書

判筆之文心為者非耶尚直子孫人多不

憾

杜臺卿患聾不任吏職請脩史上許之拜著作

郎

並上

趙孝以父田禾將軍任為郎每告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問孝當過灑掃待之孝既到長不肯內因問曰田禾將軍子何時到孝曰尋到矣顯宗皇帝聞孝名詔拜諫議大夫遷衛尉

風俗通

風俗通

風俗通

廣博志

卷之七

七

高祖堂

秦黃門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時京兆常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及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書

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楊惛同爲黃門郎至惛爲尚書人抗禮如初會路逢惛威儀導引乃於樹下側避惛望見令呼謂曰凡何意

書

王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瑯

琊王誦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特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

丘園常着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

爲家乞爲太常專脩家業漢武遂用之

宣秉字巨公爲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布服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

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幃

後漢書

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

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郎坐處

南史

張緝為中丞號為勁直梁武帝遣圖其形於臺

省以勵當官

北

元仲景性巖峭孝莊時庶御史中尉京師肅然

每向臺陌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北史

李道真為侍御史青州七十八郡能東中舉為樂安
兩事其後皆病七十縣並棄官遁去其威風如

此商芸小說

後魏河間邢山賓遷殿中侍御史嘗有疾策山

桃杖帝問此何杖答曰巨源杖太武諱燕故言

焉談數

始李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歎難得乃為木

于擊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

北史

汝南何比干字少卿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

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殺無冤囚淮汝號曰

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于在家
 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明
 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束寄避雨雨甚而衣履
 不需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子曰公有陰德今
 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
 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子曰子孫佩
 印綬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自比于以下
 與張氏俱授靈瑞累世為名族三輔舊語曰何
 氏策張氏鈎也三輔決錄

益言為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持燭吉

持丹筆相向垂淚會稽典錄

顧榮字彥先以南土秀望累遷廷尉正晉書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

卿恭法度敬解襦與之揮其清嚴不敢發口謂

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

不敢以遺之海史

張永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

天下復無冤人上

宋世軌爲廷尉少卿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衷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也

北齊書

東郡商鏗名子爲外臣外臣任爲廷尉評鏗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外臣何爲令其入仕鏗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上天院

太平廣記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潁巨陵

亭從者擊亭亭收下亭長問又其者生人

昔助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見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因乃得免時令

范伯弟卽殺其亭長

風俗通

張子孝平陵人性矜嚴非禮不動過妻子若嚴君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爲光祿數諫正嘗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

矣

續漢書

王遠爲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露

齊書

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

難經伉伉劉太常

華嶠後漢書

祭彤爲太僕光武嘗謂彤可屬以重任從東巡守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阮修字宣子王敦時爲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

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

魏志

李安世天安初爲主客令齊使劉纘來聘纘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得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

魏書

永明元年熒惑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

各任一省謂之四戶旣總重權勢傾天下會玄

象失度太史奏宜脩福禳之太尉王儉謂帝曰

天文乖忤此由四戶仍其舍人王文明等奏之

南齊書

荀士遜好學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湏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

北齊書

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不知

虞玩之高帝鎮東齊朝廷改改元之高火帝

躡屣造席高帝取屣視之問曰卿此屣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者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奮喙因賜以新屣玩之不愛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舊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不敢當帝善之

南史

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敢聞後漢書

李琦爲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菜悉不從事無

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東觀漢記

天文乖忤此由四戶仍其舍人王文明等奏之

南齊書

荀士遜好學博通經史其言合人狀貌甚陋以

其不可與也而不與當帝嘗之後唐因左右

受問其姑答曰公之愚以華其重而薄其德

食土竟不飽是帝帝谷知因以薄其德之不

以之曰嗚呼其非其許其覆之許曰三十

載其盡亂帝帝與氣縣之間曰嗚呼其日

隴西董斯張纂

郡人沈聖岐訂

職官下 刺史 郡縣

李壽長為青州刺史其所經歷他州縣察視牧

守治政優劣上言曰夫東家有犬不忍見西家

之有鼠臣之所見敢不以聞後漢書

李珣為兖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

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東觀漢記

百里嵩時爲徐州刺史境旱行部傳車所經甘

雨卽降謂刺史雨

後漢書

王闕遷冀州刺史閎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

賓客號曰王獨坐

巴祇爲揚州刺史與客坐闇冥之中不燃官燭

並

裴潛爲兗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

織荆篲以自供家人小大咸并食而食

魏略

陳泰字伯玄爲并州刺史懷柔民衆甚捕之於

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

魏志

交州刺史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

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

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縣

吳志

吳孫皓時以燻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僊

人騎五色羊魚五鬣來迎而去今州廳事梁上

畫五僊人騎五色羊爲瑞

齊國志

杜預爲荊州人號爲杜父舊水道唯泂漢達江

陵千數百里預乃開陽口起夏水導洪洞達巴陵徑近千里南土美而謠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及卒州人諱其名改戶曹爲

薛曹

晉書

劉卞字叔龍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爰不成卞教之數言卓嘗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

公府祿之請者卞以爲亭子論卞召爲門下吏祿爲車馬糶軍州刺史

卞

卞

祖述爲豫州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克已務施不畜資產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得虜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思歌且舞

荀晞字道將領兖州教暴虐殺人流血號曰屠伯其弟純領青州刑殺尤甚於晞號小荀慘於

大苟也

並上

羊暨爲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

遺之而去

曹嘉之晉紀

晉陵韋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中有

一人出高長尺許被帶組甲髦伍相應相隨出

門良久乃盡朗兄數頗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

至刺史朗後領青廣

一州

其亮

蕭憺爲荊州刺史惠及百姓徵還朝人歌曰始

與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來補乳我爹

父爲爹○南史

劉秀之爲丹陽尹初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

子弟宴集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曰汝等

各以栗遙擲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栗獨

入焉

珠書

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

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

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旣而曰吾思得人矣乃

使陸慧曉爲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

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

則人不煩上大悅

南史

蕭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爲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於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宋氏晚運典籤之權重宗慤爲豫州典籤母多

連執慤大慤曰慤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

臨川王映爲雍州刺史嘗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賈貨至都迴艘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

齊書

王峴爲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峴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峴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

上

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旣薨四州裂爲白帽送之

梁書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史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北山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楫之志

薛聰爲齊州刺史卒於州吏人追思留所坐榻

以爲遺愛

後魏書

崔暹守元劍爲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乃默然而去

奚康生爲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

王襲爲并州刺史州人爲立銘稱美或曰襲所

教也尚書奏免官

夏侯夔爲豫州刺史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
境內賴之夔兄亶先居此任兄弟並有恩惠百
姓歌之曰我之有州賴彼夏侯前兄後弟布政
優優

鄭述祖天保中爲兖州刺史父道昭亦嘗爲此
州並有政蹟百姓歌之曰天鄭公小鄭公相去
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河間王深字思賢世爲守年遷刺大府謬曰我
夕多所受納貪樹之極及還朝靈太后謔曰我

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
更復叙用由是遂棄廢於家

元誕爲齊州刺史在州貪暴有沙門爲誕採藥
還誕曰師從外來有何得對曰唯聞王貪願王
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每家未得三升錢何
得言貪

崔挺拜光州刺史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
峰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挺於頂上欲營

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蚪龍儻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代卽爲風雨所毀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來者因置陸曰王食王陸故侯長子也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州中有德宿老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知此者十人虎曰十善於是發姦撻伏事無不驗

封回爲度支尚書鄭雲諂事劉騰賂紫襪四百疋得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晚詣回問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位爲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慚去

並吐

張華原字滿國爲兗州刺史獄有繫囚謂曰三元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親期盡還也果應期而至

其齊書

卷之十一

尉景爲冀州刺史大納賄神武令優人石董桶戲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不爲不剥公華京守董桶景曰公剥百姓董桶不爲不剥任城王諧爲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浣衣存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諧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切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

時稱明察

時稱明察州刺史用南方初舊俗官人皆通

餉遺微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送者數十里不絕微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讀遞相誦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並上

長孫儉爲荊州刺史吏民請爲儉建清德樓立

碑頌德詔許之

後周書

豆盧勣周武帝時爲渭州刺史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谷呼爲高武隴其山絕壁

千尋由來乏水詣羗苦之勸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廳前孔子而後去民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後因號其泉曰玉漿泉

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羅服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土深加譴責坐廢於家

隋書○以下郡縣

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舅犯

對曰虞子燕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

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

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新序○韓非子解狐邢伯都事與此相似不重錄

董闕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瘖聲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

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韓子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信敢安

子曰安忠乎曰忠于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

乎曰敢於不善人安子曰守此三者足矣

上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筆綬還至舍亭而國人

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

乎遣與純扇買臣至郡列爲上客

西京雜記

淮陽僞鑄錢更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爐

不刑一人而淮陽政清論衡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旦化爲虎食郡民呼之曰

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語曰無作封使君生

來治民死食民

述異記

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

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後漢書

又云卅一剛布
鉤敗糊紙補之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

但聞誦聲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

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

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又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和帝時蒼梧太守以清白爲治郡頌之曰於惟

蒼梧交趾之域大漢唯宗遠以仁德

陳時子然爲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

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一男人歌曰

君恩廣大公死罪囚有後代德叅古賢

天也並其後子孫繁庶並登榮要果符所祝

和帝時李盛仲和爲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

曰狗吠何譴誰有吏不在門披衣出門應府記

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

中中可與思往從鄰貸鄰人以言遺錢錢何難得

令我獨憔悴華陽國志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

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

莫力太僕杜密周南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

縣多所陳說牋記託屬太守王昱頗厭若之語

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

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
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
土賓俯伏甚於鼈蜩冷澁比如寒蟬無能往來
此罪人也清雋就義聽居焉學時所不綜而密
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
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
之一豈甚悅服待之彌厚

風俗通

魏甄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
舍念兒嫂在家勸告而獨享樂嘗服冠履不食

任延拜會稽郡尉吳有龍丘萇者掾史白請召
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召之不可使功曹
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
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

王阜爲益州太守神馬四出填河中甘露降白
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
致

並上

岑熙爲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叅政事無爲而

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根棘岑君伐之
我有蠹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鼈含哺
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於斯時美矣岑君
於戲仁慈

漢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
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
胸中語曰諸君視有頭爲佳無頭佳乎吏泣曰
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錄異傳

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常蔬食衣布受奉常取赤

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爲宰守何不
爲蓄以遺子孫慎曰吾之勤苦以清名爲基以
三千石遺之也

陳留耆舊傳

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
志節爲戶曹史令地餘歸取資用因持車馬三
去至丹陽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
史志節拜揚州刺史郡還曹衣冠子弟皆出斌
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卽明使

君地餘也斌後爲蒼梧太守

風俗通

羊茂字叔寶爲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

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鹽鼓妻子不歷官舍

後漢書

張盤爲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餽盤棋一奩其小

男年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兒棋鞭卒曰何

故行賂於吾子

永建中吳資爲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

吳資其辭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恤

辭勢嚴且勤邊繞夜是愴懼當德循恩澤實難

忘悠悠心永懷

上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

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

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

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

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

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風俗通

趙瑤自扶風太守來之郡司空張溫謂曰第五

伯魚從蜀郡爲司空今掃吾第以待足下

後漢書

東郡趙咨爲東海郡人遺其叢枯魚者噉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鮑德爲南陽太守號神父

並上

黃穆字伯開爲山陽太守有德政致甘露白兔神雀白鳩之瑞弟真字仲開爲武陵太守貪穢無行武陵人歌曰天有冬夏人有兩黃言不同也

襄陽耆舊傳

東明吳平吳不厭於陳

漢有牛通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

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風俗通

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導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箕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

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
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
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乘等皆伏地物故高
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爲差代
以旌幽中之訟

水經注

後漢時鄧殷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女子猛
獸自後斷其髻囊占者曰水邊女汝字也斷髻
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作汝南太

異見

字大備齊國開濟人以清自守正和爲君

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
曰齊郡遭僮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
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
人庶困乏今良爲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
竊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
言是賜良鰓魚百枚

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
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

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因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可爲兄弟已否衆曰諾因結義爲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相將請衛國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侍奉敬如事親母孝心無二已經三年其母遇疾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爲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母去其地未幾徐沛之者亂賊劫近魏頸場使吾平生之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鬢足下有通徹之紋父喪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記之他日有如此子卽我子也宜話我之由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原忽叔仲橫被朝歌合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氏具以對之因話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擗地此吾母也吾以幼小兵革離亂母子相失迨

今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并具表聞奏於魏帝東
其流浪之由并述五人孝狀善其人義重可以
旌之各爲太守仲伯河中太守文仲河東太守
叔仲河南太守季仲河西太守雅仲河北太守
并贈贈葬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太夫人仍遷張
遺爲魏府都護

搜神記

賈逵在豫郡云家迎喪去去後恒見形於項城
吏民以其戀慕彼境以立廟廟前有栢樹有人
寫來斯城始板斧期不擔懈

對神音

魏周泰爲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毓調曰君
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
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
故守吏職彌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王經堂前有一流光燕雀入懷殷殷有聲管輅
曰吉遷之徵頃之拜爲江夏太守

孟宗爲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
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爲官

運資以刺諸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

吳錄

葛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沈沒不者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啾啾有人聲往視槎移去船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爲禱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也

明錄

吳郡荊黃者廢木太守請通同吳州

洪矩吳時爲廬江太守清儉徵還船輕皆以載

土宣城記

鄧攸爲吳郡太守自載糧食惟飲河水而已

王隱

晉書

胡母輔之爲樂安太守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駒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

悅之擢爲功曹

鮑靚字子玄上黨人博究仙道爲海南太守晝

臨政夜來羅浮山騰空往還

羅浮山記

龐德公子真字世文晉太康中爲牂牁太守去

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

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代老者擔

襄陽

阮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

風社帝休婉柳埤津平湘簡儀鹽利都懷軒八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馬馬

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

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

者登視矐者卽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

錢帛固已積山矣

抱朴子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當歲儉夏節忽榜

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

租

南史

虞愿爲晉安太守郡舊出蝻蚘膽可爲藥有遺愿蚘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蚘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親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瑯琊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謝朓字敬仲爲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爲請贖新書吳太守不省新事悉付新書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太守耳

孔奐除晉陵太守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承氈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蕭推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至必赤地大旱其人號旱母焉

江秉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以

留府庫

王秀之字伯奮為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郡豐壤祿俸常盈我生資已足豈可少留而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孔琇之為臨川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片武帝嫌其少知琇之清乃嘆息

初顧琛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顧解者若去顧根也御筵莖菓應曲舞伴於岸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梁范述曾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罷郡惟得白桐木火龍朴十餘枚而已

褚翔為義興太守郡西亭古樹枯死忽更生枝葉善政所感也

傳昭爲臨海郡有審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昭
以爲文王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

封

劉之遴除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
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
卽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
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周捨嘗戲之曰雖復
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何胤爲建康太守物不取牛犬胤每夜因還家

臧厥爲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

蕭勵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去郡之
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至新淦縣听
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鱸魚自送舟側奉上之
童兒數十人人水扳舟或歌或泣

殷均爲臨川內史郡舊多山瘡更暑必動自均
在任郡境無復瘡疾

孫廉爲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

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屐謎以喻廉曰
刺鼻不知嚏塌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
勝人譏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各位

任昉爲新安太守爲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

惟有桃花米二寸斛無以爲飲遺言不許將新

安一物還都

妙又爲義興守被代而還無裙衫綉環以迎

蔡樽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水齋前自種白菟

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

並注

宋世康爲清河太守

八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

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

並史

蘇瓊爲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

常得守令爲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

債來無由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

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也

崔和位太守富而吝其母春月思董惜錢不買

後魏

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鹿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諺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

韋孝寬除浙陽守時獨孤信爲新野守同隸荆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爲聯璧

裴俠爲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

惟飯麩耳取茹公真惠集世類是飲用與詳物

守俱謂周文帝周文帝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

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

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文帝乃厚賜俠朝野服

焉號爲獨立使君

並上

王晞爲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爲侍中苦辭不受

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北齊書

魏愷辭青洲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

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

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

無人因放還 北史

趙軌為齊州別駕考績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

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

壺酒相送公清若水清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

飲之 隋書

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

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

漸以益處有孫賈之怨備心計歸焉

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

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愆然曰今年無麥明

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

於魯不加疆喪之不加弱今民有自取之心其

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

忍見宓子哉 賈子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因力之順之

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

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入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無厭從善者所術也而親善也

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說苑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上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曰汝以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矣子路心服

而退

家語

齊人欲伐魯畏卞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衛

畏子路不敢過蒲

荀子

景公欲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悅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

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

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於內三年而毀聞乎

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

淫民說不舉僉力孝弟不罰偷竄而惰民說決

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

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

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

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

公知晏子賢廼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說苑

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目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圉圍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

淮南子

言齊威王而烹之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晏子長不過三尺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其相晉國晉國以寧皆

有德臨淄也穆身位不辱

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恍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

淄宰

孔叢子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

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

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

欺也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

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

曰邯鄲子可公曰非子之讐也曰私讐不入公

門公文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

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

韓子

西門豹爲鄴令清刻潔愨而甚簡左右左右因

謂曰此有術也臣聞海濱有邑曰彼其壘約自

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

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

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

壘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

壘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

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

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

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敵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敵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澣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新序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

無財言入傲信禮地信天法義成

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淮南子

梁車爲鄴令其妙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別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墮而

免之令

韓子

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臆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若母而未之目耶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

人將歸也也遂不復歸而以爲中大夫

昭帝時蒙人焦貢爲小黃令路不拾遺詔遷貢百姓揮涕守闕求索還貢天子聽增貢之秩千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

俗風

通

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才爲高唐令密乘輿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從何官來何時到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

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敷
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
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重名忍而不
罪後爲大將軍榮蕘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
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仄厥形悉表露將軍
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坐推問將軍嘆曰是
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

積薪坐其上以自燬火起而大雨上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
白不負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令鄉人共送之
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

元曰本不之官

高士傳

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爲縣令道取慮城良
馬踟躕軒輜圍進顧訪病嫗乃其母也

水經注

祝良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

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
登降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天王自
出祝令持苦精符感應湧沱下雨

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

一無所發

魯國先賢傳

瑯琊董種爲不其令有赤雀乳於廳事前桑上
民爲作歌流傳樂府

袁安爲陰平長有惠化縣先有雹淵冬夏未嘗

而不起

小說

公沙穆爲弘農令元壽元年三輔已東漂沒穆
曉占乃預告百姓徙高地遂得免

後漢書

王渙除河內溫令商賈露宿入開門財人爲作
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吳祐爲弘農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降年
穀豐童謠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
知人處

崔瑗爲汲令開溝造稻田瀉鹵之地更爲沃壤
民賴其利長老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
父臨民布德澤恩惠施以序穿溝廣漑灌決渠
作甘雨

董宣字少平爲洛陽令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
師號爲卧虎歌云抱鼓不鳴董少年

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桓帝時除順陽長縣
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勇力能以死易生

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並上

王譚字世容爲武成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父

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

吳錄

閻憲字孟度爲綿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
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
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
曰閻尹賦政旣明且脉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遷
蜀郡民涕泣送之以千數

華陽國志

何隨字季業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相語曰聞何安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因爲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爲之償鄭鄭潭字文公禁人殺子民咸舉育男女皆以鄭爲字三國志

吳褚瑤字孔珽爲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

與之中應解道性值置羅易曲不

寒羊道密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笠一枚蘆席數

領遂啓用瑤爲昭信中郎

吳書

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遊蟻

以娛其意

應殊與曹昭伯殿

鉅鹿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犍牛歲餘生一

犢及代留犢而去

魏略

宋登字叔陽爲汝陰令政教民能號稱神父汝

陰人配社祠之

上

萬亮爲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木刻作亮身燒柴煮湯火熾桃人自鼎跳去

異苑

滇陽令羊嗣貪而不治縣功曹吏共逐嗣嗣饒鬚乃以嗣內羊關中始興太守尹虞聞之大怒手劍功曹

鄧黎晉紀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旣而果

明晉書

袁甫字公冑自言能爲劇縣荀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縠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最善之除松滋令上

高爽經途謂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
爽代爲晉陵令蒨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
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蒨之自餉晉陵令
耳何關爽事

南史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懸
曹啓輪臺庫武帝嘉之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
表矣

樂書

顧憲之字士思元徽中爲建康令清儉羸力爲
傅琰字秀珪爲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
縣皆謂之傅聖

范岫字懋賓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
時有梓材中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
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

傅翹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
發姦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
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傅翹爲官有能名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嘗爲天下第一終於司晨卿後翹又代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旣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張融出爲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以清脫不事本在漢清曰至遠金裝
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曰至上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並上

貴鄉館陶人爭請以魏德深爲長詔遣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

境悲泣因徙而居者數百家

蘇威薦房恭懿授新豐令爲三輔之最上呼至

榻前訪以理人之術

隋書

黃穆字子敬安成人也爲郡主簿太守荆寓舉

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

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適足以興

論議便投板於內寓知不可移遂從之

周斐汝南先賢傳

傳

在廡役車殺馬裂衣冠適至捷爲從姜撫

學妻子

一在取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

衣裳朽腐以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

干乃還鄉

後漢書○范火雲車稍類此入神部

漢雍仲延高河神物拜爲洛陽尉時謂之香

尉

述異之

本草綱目卷之十

本草綱目卷之十

本草綱目卷之十

本草綱目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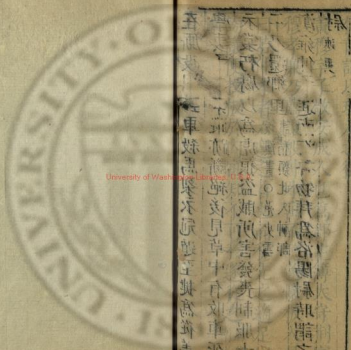
本草綱目卷之十

本草綱目卷之十

本草綱目卷之十

本草綱目卷之十

本草綱目卷之十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廣博物志卷之十八

隴西董斯張纂

吳趨馮夢桂訂

人倫一

總論人倫子

君臣

父子

賢子

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
鬻就而後能行三季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
而後能施化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齟齒女七月
生齒七歲而亂齒

韓詩外傳

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



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

十月而生

淮南子

人皇之後有五姓四姓七姓十二姓紀則姓疑

起於此

通曆記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
氏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
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
氏合而爲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

鄭樵氏

言議之不傳也久矣自晉夏漢五姓皆稱氏

寇離散而致然也夫京房之先李姓也牛弘之
先遼姓也踈之後乃爲東民之後乃爲氏元魏
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而冒之者益衆則譜不
可以不知也

塵史

昔侯霸之于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
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
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非風俗言其祖及
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爾凡與人

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畧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_{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以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已母同不云

尊字人所行非也

顏氏家訓

昔堯與姜如妯娌也妯氏曰有夏伯夷爲晉

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以爲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

所謂居也三鳥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
姓氏皆出屬而不可勝紀也

潛夫論

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玄孫之子爲來
孫來孫之子爲暵孫暵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
姊妹爲王姑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姊妹爲從
母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始姊妹之子曰
出出之子爲離孫倅之子爲歸孫婦稱夫之父
母曰君舅君姑謂夫之庶母曰少姑夫之兄爲
兄公夫之姊爲故公夫之弟爲姪女姊妹之父
爲姪婦之父爲姪同門婿爲亞

爸

少可切

父也

子我切

母也媯孟姊也媯音妹也

父渠也母牧也兄况也弟悌也子敬也孫順也

男任也女和也

廣雅

親視也言相隱視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父甫
也始生已也母冒也含生已也祖祚也祚物先
也又謂之王父王雅也家中所歸睢也王母亦
如之曾祖從下推上祖位轉增益也高祖高臯
也最在上臯韜諸下也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

人謂兄爲荒也弟弟也相次第而上也子孽也相生蕃孽也孫遜也遜適在後生也曾孫義如曾祖也玄孫玄懸也上懸於高祖最在下也玄孫之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意踈遠呼之乃來也來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昆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貫遠也仍孫之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皆爲早娶晚死壽考者言也父之兄曰世

父言爲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自也也仲父之

弟曰叔父叔少也叔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父之世叔父母曰從祖父母言從已親祖別而下也亦言隨從已祖以爲名也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爲久故之人也姊積也猶日始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姑謂兄弟之女爲姪姪迭也共行事夫更迭進御也夫之父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夫之母曰姑亦言故也母

之兄弟曰舅亦如之也妻之父曰外舅母曰外
姑言妻從外來謂至已家爲婦故反以此義稱
之夫妻匹敵之義也妻之昆弟子曰外甥其婦妹
女也來歸已內爲妻故其男爲外甥之甥甥者
生也他姓子本生於外不得如其女來在已內
也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出之
子曰離孫言遠離已也侄之子曰歸孫婦人謂
嫁曰歸侄子列故其所生爲孫也妻之姊妹曰
娣娣弟也言與已妻相長弟也母之姊妹曰姨
亦如之禮謂之從母爲娣而來則從母列也故
雖不來猶以此名之也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
於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已姊妹有恩私也舅
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
其制字男旁作生也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
爲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嫂嫂也嫂老者稱
也嫂縮也人及物老皆縮小於舊也叔少也幼
者稱也叔亦倣也見嫂倣然却退也夫之兄曰
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章灼也章灼

敬奉之也又曰兄忪是已所敬見之怔忡自肅
齊也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忪亦如之也少婦謂
長婦曰奴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
婦曰娣娣弟也已後來也或曰先後以來先後
言之也青徐人謂長婦曰穉長禾苗先生者曰
穉取名於此也荆豫人謂長婦曰熟熟祝也祝
始也兩壻相謂曰亞言一人取娣一人取妹相
亞次也又並來至女氏門姊夫在前妹夫在後

亦曰亞而相倚共成其禮也又曰友誓言相親

友也婦之父曰媾言壻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
成禮也壻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天子
之妃曰后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諸侯
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卿之妃曰內
子子女子也在閨門之內治家也大夫之妃曰
命婦婦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於朝妻受命於
家也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
齊等言也天子妾有嬪嬪賓也諸妾之中見賓
敬也妾接也以賤見接幸也姪娣曰媵媵承事

嫡也

釋名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天之經也王曰善哉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動勞在地名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

莫貴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

王曰善哉

堯子

父歿子繼何法法木終火旺也兄死弟及何法
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
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上
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
復讐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
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
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
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
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
陽共叙共生陽名生陰名煞也臣有功歸於君
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
子諫父何法法火孫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
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
法木達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
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
也子爲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

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踈遠何法法
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
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
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
夏養長木此火養木也不以父母廢主命何法
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
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
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
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生可
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水
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季一閏天
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
天氣亦爲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
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
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
更照何法法日亦更用事也臣之諫君何法法
金正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
恩故但揉之也

白虎通

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
孳無已也

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者老人
之稱也謂之姊妹者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謂
之兄弟何兄者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
也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
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主者所以必有

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
率群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為
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
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
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其為祖後者
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
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
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
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
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

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也喪服經曰
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族者何也族
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
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
族所以九何九之言究也親親恩愛究竟也謂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
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
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
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一族
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身者男女皆在外親
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
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三族
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

逆上○以下君臣

管仲射小白中其鉤白陽僵鮑叔割指血塗之

傾蓋以覆之哭曰吾君死矣魯攝兵

班固幽通賦注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讒之曰甯
戚衛人也去齊不達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
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

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

劉豐新論

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富中者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嫁之乃令

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韓非子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

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說苑此典

上文小異並存之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

桓公曰昔者吾闔譚三年得之而不自與者仁也吾非伐狐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昔太公之言而侵管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誦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裝衽非文也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言天處甚高其德甚下附者過者天自開之桓公曰寡人有過子幸教寡人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說苑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公不聽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從竇入得至公所告之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吾何面目見仲父地下乃援素襪裹首而歿葬以楊門之扇

管子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達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彈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

牙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

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

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

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

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

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

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轅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

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

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我身與有深憂吾安得

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說苑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

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入君如此也麋豕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

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於是文公恐歸遇樂武子樂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

俱歸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

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郗虎
公召郗虎賞之郗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
之者也公曰子無辭乃受賞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
及陶叔狐舅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
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暴浣我行昭明我
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
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
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免我於患難
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

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
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
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
伯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前上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莞蘇與我處犯我
以義吾與其處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以得也
其功不細必爵之申伯與我處吾所樂者勸吾
爲之吾所好者勸吾服之嘗與處不見思之雖

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也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
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苑蘇為上卿而逐申伯

出於國 新序○恭王名氏作
文王薨蘇作苑蘇

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
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
以臣為葆吉王之罪當咎王曰不殺免衣緹縲
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咎葆申曰臣承先
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咎是廢先王之令也
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

王伏葆申東細荆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

再謂王起矣王曰有咎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
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
葆申趨出自流于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殺之
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
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
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 呂氏春秋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
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

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遑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殺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籛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殺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

荀子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醜重裘而立猶愴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年閭閻襲郢昭王奔隋諸

當房之賜者請還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十徙

臥不能賴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賈子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

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

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

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

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

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

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

與焉是少五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汗吾

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

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

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

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

來吾踰子隰侯重伏橈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

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

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

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無死與子同莒國杞梁

齊世宗志

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昔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宛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隳而隅爲之崩

說苑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返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美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

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君之無道又安得治君而死之

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

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

餐則失匕上車失軾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上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

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

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

民好禽臣聞之魚驚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

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歿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駟乘而歸

韓詩外傳

景公登箚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楹者公令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纒紘琬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歿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晏子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搃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簞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景瑟右擊竿行歌而出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見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其墜者何如曰如履辨二子者出晏子入呼宰人具盥漱者具巾刷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墜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並上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

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緘紼桓公知衣而
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訟譽之以五味
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
之羨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
君之力也

新序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
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
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三世
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勸爲其賜之多也今
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
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說苑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
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
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
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
譽也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
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會爲人臣侮其主

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
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
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
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
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
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
者不爲鬪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
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
罷群臣不推車以虎會爲上客並上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
使問之對曰願爲諤諤之臣筆墨搯牘從君之
過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
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淇波之臺酒酣簡子
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
曰大夫皆無罪昔者簡紂默然而亡武王諤諤
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豈無
日矣是以寡人泣也韓詩外傳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

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齊夫之所在執而殺之

說苑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鮪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鮪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上

昔顏回外魯定公聘諸弟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

抱朴子

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欲

入耶曰然黠從城上繫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
爲師也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黠因
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黠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
明星之光躍黠不能前黠曰畏于之目願覆之
子路以衣袂覆目黠遂殺之

論語隱義

白公之難楚人有莖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
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
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
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二處
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
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
及公門刎頸而死

說苑

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百姓離
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
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
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友郢五官失法百
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封之
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

苟往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
中戰國策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集梁君下車執弓欲射之
道有行者白鴈群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
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
欲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
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
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使
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言之言未卒而天
大雨方千里何爲有德於天而惠施民也今主
君以白鴈之故而欲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
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也人
獵皆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新序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
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
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
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
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

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臣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憾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墨子知伯罾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罾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及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天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何之及而死

豫讓爲知伯報讐爲襄子所得使兵環之讓願請其衣而擊之襄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與之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衣盡出血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

瑣語史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韓非子

齊負郭之民有狐嘔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按
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
於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其于戚之音在人
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
於天子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
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
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
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
今見民之泮泮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
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狐援乃言
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使人之朝爲草
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
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
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卽狐嘔也

墨者有鉅子腹蘅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
生之季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
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蘅對曰墨者之法曰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天下

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弗誅腹蘗不可其不行
墨者之法遂殺之

呂氏春秋

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將師於楚許以
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旣寧楚使請城蔓子曰藉
楚之虛克攝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
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使王歎曰使吾得
臣若巴蔓子用城何爲乃以上卿禮葬其頭

華陽國志

不付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始讒之復
是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謂者易也

故以微爲羽非絃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

也說苑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
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尺而
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

韓子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
子之謁敗子之道申子避舍請罪

上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

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昔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

呂氏春秋

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價可以見人乎

下存子

伯奇旣沉於江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其聲以爲子也乃援琴作子安之操或云期門離湏兄弟三人兄從軍二季不歸離湏當往輸屬其弟於所知弟欲同往離湏固止之去數日弟夜亡莫知其處離湏歸分布求之卒不可得故其操曰子安之

琴操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

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籜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甚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起禭婦人履澗者計其以說苑存已一夕二起禭婦人履澗者計其

也子子

崔子渡河操閔子騫所作也崔子蚤失母後母常以其死母名呼之不應輒笞之崔子乃以渡

河爲辭繫石於腰自沉而死

琴操

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閔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俗說

蘇母曰今昔客定益吾體也

曾參出薪於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

參方到卽以左手搯右臂臂痛參卽馳至問母

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搯吾臂呼汝耳

曾子見益母而感

本草

曾子見益母而感

曾參行牽枯井湧泉

曾參行牽枯井湧泉

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事親也

若事嚴主烈君

淮南子

若事嚴主烈君

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

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

脫然愈復

脫然愈復

死者半

莊子

陳玄字子元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

有子曰昭周氏說陳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

聽引白羊誓曰死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

誓言周后又說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有

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

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又

投水而死

蕭廣濟

投水而死

張掖邱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以淚灑石則成痕着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卽鹹俗謂之鹹鄉拾遺記

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出師覺授
李于傳

竺彌字道綸父生時畏雷每至天陰輒至墓伏墳悲哭有白兔在其左右王欽季
子傳

孫朝字中義少爲諸生習京兆勸善

吳郡馬皓父爲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懷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遂得免

馮衍子豹年十二後母惡之因夜行毒而豹敬事逾謹

汝郁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哭亦不嘗飲食母憐之強爲餐飯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其異之因字曰叔異

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

還乃噬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

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上○搜神記周暢事與此大同

不重錄

孫禮字德達後漢獻帝時初喪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温恢恢嘉之具白曹操各減死一等

莫指初禮獻喪林葬人失火初旬區止以

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讐海內聞名昭然光著

漢蕭固字秀異少有孝謹遭父母喪六年雉鵲遊狎其居麋鹿入其門牆徵聘不就固生子芝字英髦亦孝心醇至後官至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宿其廬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側人以爲孝感所致

陳元方有至德絕俗烝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

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勵風俗

焉

海內先賢傳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

素狸擾其傍皓烏鵲雀集於隴

華陽國志

吳王虛之廬陵人年十二喪母三十三喪父二

十五季鹽醋不入口疾病者牀忽有一人來問

疾謂之曰君病尋瘥俄而不見病果愈庭中楊

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口橘

樹一冬再實

樂恢年十一父爲縣吏得罪將殺恢伏市中書

夜號哭令哀之而赦其父

季子傳

晉孫畧有孝行卒時大殮日有一老父緼袍草

履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動左

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喪主

怪而追焉直去不顧時人以爲孝行感通故神

仙來弔之

昔有人姓蘭名期者稱之曰蘭公初居于曲阜

縣高平鄉其家百餘口精修孝行致斗中真人

下降其家自稱孝悌王諱弘康字伯中語蘭公曰始炁爲大道於目中爲孝道仙王元炁爲至道於月中爲孝道仙王玄炁爲孝道於斗中爲孝悌王夫孝至于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後晉代當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爲衆簡之長因付蘭公秘旨及金丹寶經銅符鐵券令傳授丹陽黃堂靖女真譚母且戒之曰將來有學仙者許遜女當以此授之在弟王遂將蘭公遊於水亭

道傍忽見有三古塚指以示蘭公曰此是汝三生解化之迹其第一塚乃昔尸解所遺仙衣而已第二塚乃太陰煉形形體已就今當起矣第三塚藏脫骨耳宜移塚傍之路勿令人踐履也孝悌王言訖昇天蘭公乃榜示行人斷其舊路人謂其妖妄擅移路逕執以詰官官吏拘公而詰其驗公具以前事對官吏曰必若妄言將加誅公曰吾言得之孝悌王安得妄官吏遂引蘭公與地分對開其塚其第一塚果有仙衣一領

其第二塚見一人童顏弱質如睡初覺之狀第
三塚見連環骨一具衆咸驚嘆吏乃持仙衣還
獻府君府君着衣不能勝還與蘭公公服之卽
同塚中仙人合爲一體疎身輕舉官吏悔謝虔
懇拜問何時再降人間蘭公俯語之曰我自此
去十日或百日一降施行孝道以濟迷塗其後
吳都有十五歲童丹陽三歲靈童並是真仙之
化身也將弘孝道之教以接合仙之士焉

劉設母王太盛家學地而於澤中慷慨節有絕者

半月于是忽然有人云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

重生焉因得斛餘而歸

十六國春秋

晉末黃祖至季母病篤庭中稽顙俄頃天漢開
明有一老翁以兩丸藥賜母服之衆患頓消翁
曰汝入三月可泚河而來依期行見門題曰善
福門內有水曰酒源池有芙蕖如車輪

幽明錄

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季母患癰腫形容日悴
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卽得安寢乃夢一小

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卽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水凍僚仰天歎泣脫衣上水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水忽自開一雙鯉魚躍出僚將歸奉其母病卽愈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

搜神記

羅威事母至孝及天寒常以身自温席

上

郭世道孝行淳備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

大莫有呼其名者元嘉四年散騎常侍袁詡衣

冠濟行太祖崩之敕君朕未聞門益其秘諱改

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

宋書○又晉張敷以變死季武改所居爲孝張

里附記

于此

宋王朋喪父母家貧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哭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磚磚瀆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檐連汲困而不周朋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磚窻前忽生泉水水壅竟水復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為通靈里

宋辛繕字幼文母喪倚廬旁有大鳥頭高五尺
鷄首燕頰魚尾蛇頸備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庾道愍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
行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
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
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僅得自達及至交
州尋求母日夜悲泣嘗入林中暮雨驟至乃寄
止一家且有一樞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
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休發泣遠逝之莫不摧
淚

庾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劭見而奇之謂曰
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

齊雁門解叔謙徵為朝請不赴母疾叔謙夜於
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云得丁公藤為酒便差
訪醫及本草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遙
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
風尤驗叔謙再拜流涕具款行求之意此翁愴

然以藤與之并示其漬酒之法叔謙受領此人
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疾便愈

齊春秋

齊松滋令蘭陵蕭叔明母患積年叔明晝夜祈
禱時寒凍叔明下淚凝結如筋額上扣血成冰
不溜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
病叔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
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卽愈

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爲母所養母病元
卿在達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
爲常具棺里宗敬率號宗曾子

齊廬陵匡昕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亡

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叫母便蘇

並上

張敷生母亡至十歲餘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
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恩輒開笥

流涕

齊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武帝之子也始年七
歲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
者衆僧以銅罍盛水浸之如此三日而花不萎
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因此勝緣遂獲

冥祐願花竟齊如故七日齊畢色更鮮紅看視
罌中稍有根鬚淑媛尋差

劉璠母在建康遭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
措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
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卽母死之日

南史

梁彥先七歲父篤疾求紫石瑛不得彥先憂悴
忽園中見一物持歸乃紫石瑛

北史

齊袁昂字千里明帝時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

夏去職以喪還上洛風潮暴發昂乃博首

誓同沉溺及風止昂舟皆深唯昂乃得免

齊江綰字含潔幼有孝性年十三父倩患眼綰
侍疾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
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綰第三叔祿與草堂
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泉
見真能度彼岸菡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
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齊武帝勅荅曰純誠孝
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
智者以卿子夢云飲慧眼水則目差蓋慧眼則

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因瀟故
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
稍覺有瘳因此遂差

庾黔婁至季父病危每夜稽顙井辰求以身代
聞空中曰徵君壽盡命不可延汝誠禱旣至政
得至月末耳

師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
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
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開家哭聲
一呼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

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泣血
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嵩板爲功曹不就
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
心符三教以父沒德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
銜罔極之郵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
義滅于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典踴
其閭里鬱林詔勝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南齊書

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

南史

秦季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踰日不痊季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明旦迎吾于石壇之上當有藥授子所居十里外有廢觀古石壇往而見老父在焉拜迎至家卽于囊中取九靈丹一九以新汲水服之卽日而瘳

庾域母好鶴吸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

庾沙彌晉司空米六世孫母死所坐薦淚霑爲

之爛墓忽生松柏許沐有異常俗

子與字有卿武帝時爲尚書其父域出

巴西子與以蜀路險峻艱難啟求侍從以奉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與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及父卒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灘瀆石高出二十許丈次有瞿塘大難行旅息之子與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

並上

甄恬字彥約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墓側恒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梁始興王憺表其行武帝旌其門賜爵

韓懷明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懷明於星下病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

柳遐字子昇有孝行其父卒于揚州遐自襄陽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之理唯得人吮膿可愈遐應聲卽吮旬日遂瘳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其所居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

悲鳴全似哀泣

劉霽字士湮母明氏寢疾霽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以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果以壽終霽廬於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廬側

褚翔字世舉少有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

梁阮孝緒母疾入藥須得人參字者竟一死至一所遂溺初視果得參

胡叟曰我此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携榼執壺至郊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特燉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於叟或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給恒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

魏書

張元字孝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

書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鏡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史崔子約喪母不瘡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卽倒

隋華秋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患瘧秋容貌憔悴髮落盡改母終遂絕棺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輒拜而止之獵者嘗逐一兔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嘗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誠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隋陸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側泉出忽湧而有魚遂得

以供母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焉

梁何翹字重寶爲非征諮議事親恭謹母病求醫不乘車馬忽感聖僧體質殊異手執香爐來求齋食而至無早晚故疑其非常如此十餘日母病有瘳僧便辭去留素書般若經一卷因執香曰貧道是二十七聖賢不退相人感檀越至心故來看病今病者已差貧道宜還言訖前行

忽不見爐煙香氣一司方歌以下

後漢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爲牧守

荀淑有子八人儉繩靖肅汪爽肅專時人謂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令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後漢詩

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語林

陳紀父實實子群魏使持節給事中文帝曰卿

何如祖父群曰臣父有言而治臣有言而不治

梁翻東王
釋季子傳

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

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

當有新豐齊士所當出也三輔決錄

公沙穆五子並有令名號公沙五龍後漢書

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

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

木杖植其門則子善異人也其父守史人曰

示人人占曰古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

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當杖子

力矣論衡

李宓字令伯六子皆英挺逸秀號曰六龍華陽國志

杜軫字超宗二子長子毗字長基少子秀字彥

頰珪璋琬琰世號二鳳上

戴碩子延壽善書延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

富有錢三十萬鄉人云戴碩兒敵陳載三十萬

錢宋書

王僧虔年數歲與子戲僧達下地戲作虎僧虔獨正坐採蠟爲鳳曇首曰此子終爲長者

南史

王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人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褚彥回謂任逸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昉名聲播甚

並上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爽尚書郎兄覽曠弟寶

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

卷之十八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

讀書因以青箱名之

此唐事因依文附此

王忻字元景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九龍

齊書

張充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逢充正獵右

臂鷹左彘徇過緒舟至便放繼脫鞞拜於水次

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

立今五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

有焉明歲齷然易操尋師就學鬱爲名士

上

季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

奚當聞來牒

後魏書

傳豎眼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名融以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此人乘有一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

人皆讀不能解本曰惟有傳靈越能解此文也

人曰汝聞之不鬪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識文也

上○以下試子

范文子莫遑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

委笄

國語

趙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賢國人美而稱之

號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門趙王疾之玉乃使擇其果之繁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猶伐之况其人乎吾將以爾爲累矣去之則免乃携老持子逃於白雲之巖終身不返趙人思之符子後漢司馬熾誠子書曰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膏設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晉羊祜誠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

更詔以典文年九歲便悔以詩書然尚道其

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聘信請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知先看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豁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宜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耻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王僧虔宋世嘗有書誠子曰知汝恨吾不許學
欲自悔禹或以闔棺自期或更擇美業且得有
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觀其實請從先師
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耳吾未信汝非徒然也
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日許復
從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
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
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
言女開老子卷頤五尺許未如蒲嗣河所道一
何所說馬鄭何所與措例何所明而便盛於
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
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老聃可復言未
嘗看耶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
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荆州八家又才性四本聲
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
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
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
何由至此汝嘗未窺其題目未辯其指歸六十

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泰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文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非年自勉

故音許券劣及吾耳世中七則舉限是女兒知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掛八閻難

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此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儀况我不能爲汝陰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

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
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汝試三思
勿諱吾言猶播捷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
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
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栢寧復知子弟毀
譽事因汝有感故畧敘胸懷矣南齊書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

曰丹朱不慙乏教寧越不聞被橋

南史

魏文以子孫抄手兩誠馬遂著虎中篇以戒

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

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

答嘆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

不願汝曹爲之

顏氏家訓

蔡邕書曰也早來

父執之猶老幼童其學在公則此

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輒

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

養事勿忘

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
 郎時邪為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汝試三思
 勿諱吾言猶悔志竟與於萬一未死之間豈
 有成就者不知當有命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
 不厭哉曹為之乘機應丹公及相復知子弟毀
 譽真過也人之慈子也昔由北業自好懶睡亦
 此為寡人嘆無不爾愛亦愛寡也昔執劍之而不
 賊却善不慈其稱善語又戰鼓詩詩六面稱以

隴西董斯張纂曰

隴西董斯張纂曰

人倫二

叔侄 兄弟 夫婦

戚屬

演訂

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張讓書

蔡邕書曰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

父親之猶若幼童車則對坐食則比豆

皇甫謐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瓜果輒

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

孝汝今年踰三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
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
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爾魯鈍之甚也
因對涕泣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勸力不
息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
之言

晉書

王僧虔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
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憫喻之僧虔曰昔
馬愛趙兒侄之間一情不異鄒叟于弟子更喻
以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凶兒之微不宜忽
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
矣

南齊書

魏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遷任收浩然收
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首季景者故大司
農諸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
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
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
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其所唾哉收怒良

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

北史○以下兄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者爲弟今雖俱口亦宜以先產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宜爲弟居下句羽生宜以葬生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成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曰巳日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爲弟君以在上者爲兄囂亦當爲弟若許釐注公一產二女曰姪曰茂楚大夫唐

功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長荷女曰長荷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荷女生二男

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

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

西京雜記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貞潔有兄風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始白日欲寢矣

晉書

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陶丘洪薦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

公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矣

吳志

孟顛字彥重衛將軍昶弟也昶顛竝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晉書

梁讓字伯言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堂堂二中兩房未若二梁

瓌文綺章

十六國本秋

劉歊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習業不廢聚徒

教受弟子數十人揚州表奏公後堂文集開

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歊

琰之曾孫琰晉時爲丹陽尹

南史

劉訐與從兄歊各履高操族祖孝標曰訐超超

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

儉歲之良稷寒年之織纈

蕭光祿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

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

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

之以况已也

王僧佑儉從弟也儉鳴笳列騶至僧佑門佑輒

稱疾不出贈儉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

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嘆曰此吾所望於

若人也世竝賢之

南齊書

沈懷文三子淡深沖任爲御史中丞與兄淡深

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

南史

辛普明居貧與兄共處一帳

列傳字茂謹弟合字茂昌皆有文才兼善玄盟

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並上

裴之橫不事產業兄之尚爲狹被蔬食以激之

之橫曰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及後立功乃作

百幅被

梁書

張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

將軍永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

上

廣陵王羽字叔翻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領廷

尉高祖幸其第與諸弟言曰朕昨受民訟始知

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爲廣陵兄明爲廣陵弟高祖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復何

恨

後魏書

世宗與高祖對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

盧思道小字釋奴從兄昌衡小字龍子宗中俱

稱英妙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北史

梁愔爲從兄昱所重曰是兒我家文龍

北齊書

盧潛與弟士邃少爲崔昂所知云此昆弟足爲

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

世宗擢駿鴻兩弟仲文爲銀青光祿大夫同

崔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崔光悌之子也光

悌召鴻弟而語之曰阿鴻已摩天去矣汝可不

勉上

瑯琊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饑人所食自縛叩

頭代兄爲食饑人美其意兩舍不食兄死收養

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

殺其子活兄之子

通鑑

繆彤字預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

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自掩戶
自撻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
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
叩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後漢書

李鴻字奉遜弟育爲人夙侵辱育後陰結客報
怨爲執法吏所得當伏罪時未有立嗣鴻爲太
尉掾在東師傷育以義劾耻門戶斷絕自分代
育遂刻印還歸欲過家恐見妻子虧移其意到
縣止亭顏延之代育通記更欲爲而死
李元字大遜留人家貧尤東老人同衣出入

並上
陳業字文理業兄渡海傾命時同依止者五六
十人骨肉消爛而不可辨別業仰皇天誓后土
曰閻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
應時歎血餘皆流去會稽先賢傳

趙喜字伯陽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喜常思
欲報之遂往復讐而讐家皆疾病喜以因疾報
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讐曰爾曹若健

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
殺之

東觀漢記

田輝字叔都與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
名郡欲察授之輝耻越躐兄遂託病瘖後居田
舍連日陰雨友人密共穿穴奔輝衣衾窮夜獨
處竟無聲響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
垂綬還鄉薦和叔都沃醢神坐頽仰因語吐六
陳留太守太山吳文章少孤遭憂衰之世與兄
伯武相失別二十年後會下邳市曾計共出武
伯圖之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懷憤手不能舉杖
杖於地因還相尋問乃親兄也

風俗通

王祥後母數以非理使祥後母弟覽輒與祥俱
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

晉書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其兄弟皆早亡撫
養孤遺慈闈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

封觀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
之遂稱風疾暗不能言火起徐出避之忍而不
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稍損而仕州郡焉

並上

裴楷營新宅基宇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行牀
帳儼然櫺軒疎朗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楷心
知其意便使兄住

別傳

頰舍字洪都兄畿得疾死於醫家人迎喪引喪
者頰仆曰我受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
及還婦夢之曰吾當復生急開棺以手刮棺指
爪盡傷氣息甚微飲食所湏托之以夢舍侍養
足不出戶者十三年畿竟不起

搜神記

晉隆安二年吳郡人朱期孝義立身而家大富
與弟同姓其妻欲棄兄期婦曉短躬乃以金
帛餘穀盡給與弟唯留空宅忽一夕狂風驟起
悉吹財帛還歸明家弟與妻羞見鄉里自盡明
乃舍宅爲寺號爲朱明寺

吳地記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慕老
萊巖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
外非其力不食

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能
及口不言人長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常

以他語亂之

家書

荀林宗字君儒乘水省舅陷河而死兄淪於水

側投牋與河伯岸側水開君儒執牋浮出

異苑

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

東宅與弟軌

南史

侯景之亂韋鼎允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

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

有物流注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

歛元帝聞之以爲精誠

感上

夫婦

涼改業賊魁又值大風偕於棘津誓而不庸屠

牛朝歌天焚肉敗凡往不遇乃釣於滋泉西伯

出獵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爲師及武王平商

封於齊東就國道遇婦人泣問之其前妻也再

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太

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

今有馬母塚

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

飲酒酈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

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晏子

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

夫人所若不若賜死君前君因信妾余之詐爲

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衣以示君而泣曰甲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君怒而殺甲也韓非子

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卽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飾萬人之上吳越春秋

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奔卒

敬君常居饑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
家日久思念其妻遂畫其像向之嬉笑旁人贖
見之以白王王卽設酒以敬君相樂謂敬君曰
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請妻可乎不者殺
汝敬君愴惶聽許

說苑

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馮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手搏躡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敬不立
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答焉

左傳建武七年制其類妻亦不答志曰

隣人聞其凶凶也窺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慙
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夫以無敵之
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輕之無備故也

孔叢子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
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韓子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
唐叔偕女小名文喻誓爲夫婦尋王道平從征

南國九年不歸父母見女長成卽聘與劉祥爲妻女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常思道平悵悵而死死三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隣人云此女意在於君破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與劉生死永訣

然女有靈聖史我見

記

嚴子陵娶梅福季女

樊英常病臥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英答拜或

問之英曰妻齊也

別傳

初黃昌爲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
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
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
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爲賊所略
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
昌左足脚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爲二千石昌乃
出足視之因相持悲泣還爲夫婦

後漢書

漢末零陽郡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乃密

使持解板楯等物疑懸出飲救其父兒備備

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仆地化爲水窮問之具

省前事遂以女妻書佐

搜神記

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才美

流譽桓帝時嘉爲曹掾赴洛淑歸寧於家晝臥

流涕覆面嫂怪問之曰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

病亡一客守喪一客賣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

驚書至事如夢

幽明錄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

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天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風俗通

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白

責妻下堂謝過俟覽冠乃敢升堂

後漢書

洛中一人失妻管輅令與擔豕人鬪於東陽門

豚逸入一舍突壞其牆其婦出焉

吳苑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

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卽變爲

死人

西陽雜俎

上洛都尉王琰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爲琰富貴

更取妾故也

典論

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

產後如其言矣

幽明錄

吳黃龍年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有容

止夫妻相重時人號爲比肩夫婦後妻死東美

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塋未一歲塚上生梓

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

於上孫權聞之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

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異記

鉅鹿有麗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觀阿心悅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妻極妬聞之使婢縛送石家中路遂化爲煙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婦大驚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婦自是常加意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自拘執以詣石氏石氏父

見此所始曰我適從內

來見女執以詣石氏父

焉父疑有異故遣其母詰之女曰昔年麗阿來廳中曾竊視之自爾彷彿卽夢詣阿及入戶卽爲妻所縛石曰天下豈有如此奇事夫精誠所感靈神爲之冥著滅者蓋其魂神也旣而女遂誓心不嫁經年阿妻忽得邪病醫藥無徵於是乃授幣石氏女爲妻焉

廣記

東晉馬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宿旣中夜夢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

海徐玄方女不幸蚤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方得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否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牀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使漸額而出以頭形體皆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尋常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

子向來至遂至死口言吾生五年人皆謂之鬼

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醮其喪前去瘞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毡帳中唯心下微煖口有氣令婢四人養護之常以青傘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月持杖起行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禾初爲秘書郎小男敬度作太

傳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乃延世之孫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
塋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季
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
常自言前府君子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
愛樂故來相見就如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
薰香殊絕遂爲夫婦寢息衣皆有袴如處女後
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見
此女一儀履皆如生前世之何田得
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竝謂可
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頰姿如故唯右腳有
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
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
而別

平原陶丘氏反渤海臺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
令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聳女聳
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李德

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
遣實無他故

符子

石肇聘廣川劉典尼女肇甚懼之拜長樂太守
治官每入門動稱阿劉教可爾不可爾時人以
爲嘖譏也

李弁隴西狄道人也弁本名良又妻姓梁張駿
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
以目其舅氏皆取食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超

女亦能安貧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

水經注

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
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眼淚更奴
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牀上以示奴
奴云適從郎聞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便
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亡是其形了無
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
牀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懷怖如此少時

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

續搜神記

劉瓛居上元青龍山爲儒林之宗仕至四十未婚其友爲娶王氏乃詣澗折蕪而去因名蕪蕪

澗金陵長事

楊大眼妻潘氏善騎射楊稱之爲潘將軍

北史

昔者夫婦有三餅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餅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既作要已爲一餅故各不敢語須更有賊人家偷盜取其

材物一切所有盡舉賊手夫婦二人以光其夫

眼看不言則見不言則其夫前偷其餅其夫

眼見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爲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啣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世人聞之無不嗤笑凡夫之人亦復如是爲小名利詐現靜默爲虛假頹齷種種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遂墮三塗都不怖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嬉戲雖遭大苦不以爲患如彼愚人等無有異

法苑珠林

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部第

子起七寶塔時彼塔中有佛形像面上金色少處缺壞有一貧女遊行乞得一金珠見像面壞欲補像面迦葉爾時作鍛金師女即將往責令修造金師聞福歡喜爲治用補像面因共立願願我二人常爲夫婦身真金色恒受勝樂從是以來九十一劫身真金色生天人中快樂無極最後託生梵天時摩竭國有婆羅門名尼俱律隨過去修福聰明多智巨富無量金銀七寶

千余田宅奴隸車乘七寶妙莊莊器珍異其家但作九百九十九具金犁唯少一具其家有毬最下之者其價猶值百于兩金有六簞金粟一簞有三百四十斛其家雖富而無見息於其舍側有一樹神夫婦常往祈請祭祀求乞有子多年無應嗔忿語曰今更七日盡心奉事若復無驗必定燒樹樹神愁怖告四天王王告帝釋釋觀闍浮提無堪彼子卽詣梵天王廣宣上事梵王卽以天眼徧觀見一梵天臨當命絕卽

往語之勸其往生梵天受教即來託生滿足十
月生一男兒顏貌端正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
四十里相師占曰此兒宿福必當出家父母聞
之甚懷愁惱夫婦議曰當設何方斷絕其意覆
自思惟世所耽著惟有美色當爲娉娶端正好
女用斷其情至年十五欲爲娉妻語父母言我
志清淨不須婦也父母不聽兒知難免便設權
計語父母言能爲我得紫金色女端正超世我
當納之父母即召諸婆羅門徧行娉求者莫能
門鑰一金女端正奇特異行相清淨
有女人得言金神禮拜之者後出嫁時必得好
壻身真金色端正殊妙女聞悉出唯有一女軀
體金色端正殊好即是往日施金女也以昔勝
緣有此妙身志樂清潔獨不肯出諸女強將共
見金神此女即到金色光明映奪金神婆羅門
見即爲娉得既到夫家夫婦相對各皆清潔了
無欲意共立要契各住一房父母知已毀除一
房令共同室安置一牀迦葉語婦我若眠息汝

當經行汝若眠息我當經行後次婦臥垂手牀前毒蠅入室欲螫其手迦葉見已以衣裹手舉著牀上婦便驚寤而責之曰共我立誓要不相近今復何緣竊舉吾手迦葉答言有蠅來入恐傷汝手故舉之耳卽指蠅示之婦意乃悟夫婦節操深厭世間啟辭父母求欲出家父母見已卽便聽許於是夫婦俱共出家來至佛所佛與分座佛爲說法卽於座上得阿羅漢婦於後時

不得羅漢付法藏經

一婦來見夫欲其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

噉之婦來見夫欲其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羞其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卽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狀似石癰以刀決之可得瘥耳卽便以刀決破其口米從中出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

吐米以刀決口乃顯其過

譬喻經以下城語

王僧孺被勅撰譜訪劉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勿行邪上並効周譜以此推之當起漢代

梁書

夏侯竄辨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曰竄侍御座高祖謂竄曰夏侯溢於卿疎近竄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竄已疎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辨族從竄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恐言族時以爲能對上

勸士安饑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遺鹽菜今送之是昔城陽太守而輕

梁柳也

晉書

謝蘭安八世孫也父經蘭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旣不覺饑強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孝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臨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

南史

陸杲字明霞好學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口下惟舅與甥注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繁援焉他日董祁趨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

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旣繫矣求援旣援矣欲而得

之又何請焉國語

陳勝旣立爲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

長揖不拜無如其禮妻怒曰古亂禮者不能久矣不而按陳王與勝逆不

王心慙焉以問孔鮒子魚對曰禮以婚爲昆弟

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有之可知王

曰善孔叢子

晉劉弘牧荊州朝廷以弘壻夏侯陵爲襄陽守

弘曰若必臣至親然後可用則荊州一州有十

郡矣安得有十女壻乎晉書

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爲劉景旣卒以馬肥良

引爲直士侍立通夜未曾體倦景因問之廣流

涕申欵曲有章條景執其手曰吾皇人也久負賢者謂妻曰爲女求夫三年不覺屢中有麒麟於是妻之

十六國春秋

姜宇字子居少孤貧爲陳不識家時羊年十五聰慧美丰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不聽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立王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母雖宇家之牧人汝言云何女曰

後仕符堅遷涼寧二州刺史歷京兆尹御史中丞

承

顓頊師於大款赤民栢夷父桓亮父淶圖之流

涕申欵曲有章條景執其手曰吾皇人也久負

志卷之十九

甲

水

女... 陳史... 女曰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一

隴西董斯張祭

閩中陳一元訂

人倫三 師 友

伏羲師於宛華 即登華子
○ 野史

神農師於濼陰之老黃帝拜空桐之叟

黃帝師於大填學於封鉅赤誦復岐下見岐伯

引載而歸訪於治道

顓頊師於大款赤民栢夷父栢亮父淥圖之流

以濟其明而畀其聖

深从水見何氏姓苑傳多作絳新序晉紀作錄圖非

帝嘗致學相昭而師於赤松舟人投書於鍾山

而拜師於牧德

記言帝信拜師牧德按四極明行謂九天真王於牧德之臺授

借以靈寶內文帝以道治世遂秘之鍾山而太

霄單當謂靈寶秘文內符九天真王等以授帝

借藏之鍾山北河劍經則言王子請鍾山授九

龍紀青城有天皇受帝書五符文於此山後德之臺焉

帝堯禮聖姑射拜師沮洳

善總

堯師於善總許由尹中而學於務成子附

善總

卷尹中尹善也荀子許由居崆峒務成子附

云彼衣蒲衣之子尸子云八歲舜遜以天下矣夫親單卷即善學於務

成軺問於務成軺曰天下未治何以使我對曰

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治也避天

下之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治也避天

子作務成昭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年八歲而舜師之遂讓以

天下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皇甫士安

黃帝學乎大撓顓頊學乎祿圖帝學學乎赤松

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

國湯學乎貸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

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

韓詩外傳

神農師悉諸葛帝師乞于頁師伯夷文帝

學師伯招帝堯師子州天帝舜師許由禹師大

成贊湯師小臣

呂氏春秋○悉諸作悉老姓辨作悉清非

禹師墨如周公師庶秀

潛夫論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

呂氏春秋

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

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

劉子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

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成之

以文德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也

子貢對辭以不知文子曰吾子學焉何謂不知

也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則難故君子曰智

廣博勿志

卷之二十

三

高暉堂

莫難於知人此以難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吾子親游焉是敢問也子貢對曰夫子之門人蓋三就焉賜有逮及焉有不及焉不得辨知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淵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在貧

一曰家使其臣如階不慙怒不探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德也孔子曰有士者不怨也

用也然後怒匹夫之怒惟以亡其身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告之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曰性都其富哉任其戎是仲由之行也夫子未知以文也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夫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恤孤不怠賓旅好學省物而不斂是冉求之行也孔子因而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老則近禮克篤恭以天下其稱之也宜爲國老

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
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
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
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主人聞之以成
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
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
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不學其貌竟其
德敦其言於人也無不信其橋太人也常以皓
皓韋微之屬也備德之所也忠信之正也教也
中夫四德者矣哉以此稱之也業功不伐貴位
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是顛孫之
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
百姓者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
以其仁爲大也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
下交銀誤手如斲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貴
之不喜賤之不怒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

以佐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耻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是如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聞之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自見孔子入戶未嘗越屨

凡在於室卑者之履皆伸於戶外故雖後至而不越焉

往來過人不履影

不越人之履不履人之影謙慎

也開蟄不殺則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湯恭以恕是以日躋也此賜之所親睹也吾子有命而訊賜則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百姓歸焉若吾子之語審茂則一諸侯之相也亦未逢明君也

大戴禮

顏回魯人字子淵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
閔損魯人字子騫
冉耕魯人字伯牛

冉雍字仲弓 宰予字子我 端木賜字子貢

衛人 冉求字子有 仲由字子路

言偃吳人字子游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

武城宰 卜商衛人字子夏習於詩能誦其義

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

尚之嘗逐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

河子夏曰非也巳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

曰巳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

之止魏文侯師事之而魯國政事

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

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

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

不衰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 高柴齊人

字子羔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 樊須魯人字

子遲 有若魯人字子有 公西赤魯人字子

華 原憲宋人字子思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

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 公冶長

魯人字子長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 公皙哀

齊人字季沉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

嘗屈節人臣孔子特嘆賞之 曾蒧曾參父字

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 顏繇

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

雕開蔡人字子若習尚書 公良孺陳人字子

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

商瞿人字不惑其父瞿教與孔子父以梁也

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駮乘

使孔子爲次遊過市孔子耻之顏刻曰夫子何

耻之孔子曰詩云覲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司馬黎耕宋人字

子牛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孔子將近行命從

者皆持蓋已而暴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旣日

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

暮月宿單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

知之 梁鱸齊人字叔魚年三十未有子欲出
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
母爲吾更娶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
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
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冉儒魯人字
子魚 顏辛魯人字子柳 伯虔字楷 公孫
寵衛人字子若 曹卣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

武伯見孔承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
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
自然也 秦祖字子白 奚蒧字子偕 公孫
茲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與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默 公西蒧字子尚 穰駟赤字
子從 冉季字子產魯人 石處字里之 薛

邦字子從 懸宣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

黑字子皙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楚

人榮祈字子祺顏噲字子聲魯人原桃

字子籍公肩字子仲秦非字子之漆雕

從字子文燕伋字子思公夏守字子乘魯

人勾井疆衛人步叔梁字子車齊人石

子蜀字子明邾選字子飲施之常字子恒

申績字子周樂欣魯人字子聲顏之僕

字子叔魯人孔弗字子茂漆雕侈魯人字

子歛懸成字子橫顏相字子襄

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

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

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

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

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

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

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

貳也

列子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

子同三年自謂不及孔子

論衡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

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

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

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此六人者刑

戮死辱之入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

為天下名士顯人以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

之也

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

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

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

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

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

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

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說苑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

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新原

論語卷之三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於是孟嘗君曰敝閣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

論語卷之三

孟嘗君

論語卷之三

子胥結心於越欲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

越絕

於吳楚齊魯魯諫其棄而後子與揚亦和流也

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

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

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大息嘆曰

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

呂覽

楊雄死侯芭負土成墳朱普死桓榮負土成墳

王吉死桓典負土成墳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

還踵化之所致也

淮南子

卷之二十一

鍾興封關內侯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

後漢書

禮震平原人光武時師事歐陽歛歛爲汝南太守在那教授數百人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賦罪千萬餘發覺下獄諸生守關爲歛求哀者千餘人至自兗別者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自繫上書求代歛死曰伏見五節未前傳歐陽歛之德亦爲廢經上公閣下成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歛命書奏而歛已死獄中歛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繚三千疋

范升光武時人楊政嘗從之學易升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傷大言曰范升二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驚懼乘輿舉弓射之又以戟又政

傷胸不退帝悟出升

並上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

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漢紀

李固爲梁冀所害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虜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冀乾履坤義之所

劉暉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

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誦於零陵界許云已死騰以爲已子而使聘娶焉

劉愷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

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與

旣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

終

李膺以黨錮死獄中門生故吏並被禁待御史景毅子規爲膺門徒而未有牒錄故不及譴毅

曰謂膺賢遣子師之遂自表以免歸
邊孝先教授常數百人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
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孝先潛聞
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筭但
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
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並上

李仁字德賢涪人也益都多貴今文而不崇童
句仁知其不博乃游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

兩原節錄以爲日列於華陽國志

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藏書於家游學八九年
歸以書還松

楊厚字仲桓門生三千人卒鄉人謚曰文父

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

惇殺之

魏志

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
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
牀下其見尊異如此

上

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劉巴學巴曰昔遊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賢甥摧鸞鳳之豔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

零陵先賢傳

蕭濟奏學者不恭肅慢師酣酒好訟罰飲水三

升

魏名臣奏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

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何以

本肥之日我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爲之語曰魯

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

聲名不過孔氏各不成

魯國先賢傳

庾異行嘗與子弟樹籬跪而進條或云今在隱

屏先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

也吾不忍爲之

王隱晉書

劉瓛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游

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

請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
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
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

南齊書

鄭灼字茂昭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
嘗夢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因唾灼口
中自後義理並進

南史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
其不精答曰賢豈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

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
以讓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
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關欽
乃大怒於是待客稍厚

李謚字永和事孔番數年之後番還就謚請業
同門生謂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
經

華陰徐遵明字子判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內

莫不宗仰頗好聚歛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

劉焯在信都天下名儒後進質爰受業不遠千里至者不可勝數而性嗇于財不行東修者未常有所教授

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自容不雨

賈思伯兄弟二人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瘠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並上

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光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頽頽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

風頸龜背鬚垂至腰參知也與之行俯然而色
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旋而不懼是必
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
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
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
仗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
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

文中子

賈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

文中子

散宜生闕天南宮適學於太公太公見三子之
爲賢入遂酌酒切脯約爲朋友

尚書大傳

管仲曰天之生隰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吾
焉得生哉

管子

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
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
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
若子也耦世接俗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

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沈尹筮游於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爲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新序

郢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曩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權今僕

來過而弗辭郢成子曰夫上之而賜我且陳樂而不樂且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齊之

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竈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歸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郢成子之謂乎郢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上

蓬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

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遽伯玉爲之軾車公
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
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遽伯玉曰謹
受命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楚王
曰何國最多士遽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
用王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申胥生於楚而善
用之鬻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
公子皙澗水之上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於是

昔者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因賃
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
之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
罪當刑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
者願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
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
同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容
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張溫自理表

范蠡字少伯本楚宛三戶人被髮佯狂侗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奉謂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聖之資必有佯狂之義內有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蓋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項種至抵堂而談旁觀者聳聽

會稽典錄

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博學無所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韓非子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試

趙襄子遊於園中至於梁馬郊不肯進青井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井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井曰去長者且有事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吾不言之是失

力圖勝羊能死與力伯桃爲友聞趙玉賢俱往

仕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并糧與角哀哀至楚用爲上卿後來收葬伯桃伯桃墓逼近荆將軍陵而伯桃告云我日夜被荆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知勝否云我向地下看之遂自刎

死

列士傳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閉心目足矣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並上

孟嘗君每待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吏主記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使謝餽無所

遺失

秦後後語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

若反拘而死閻閻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更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死

新序

漆園思惠有捐金之歎伯氏安期有勦絃之憤

抱朴子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的弘太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殺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西京雜記

文其

平陵吳敞在吳章門下後爲王莽所殺莫敢收

梁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爲臣及友爲郡吏

鴻以書責之而去

東觀漢記

鄧暉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暉友人董子張者父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暉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暉歔歔不能言暉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子張但目擊而已暉卽起將客遮讐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暉詣縣

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憚曰爲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憚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憚曰子不從我出敝以死明心憚乃出因病去

後漢書

楊政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

廉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令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乃託病求去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謂曰卿何以我故功曹范訶之曰君困厄脅亂耶融繫出困病范

隨而養侍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至南陽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遁山谷與馬融蘇
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父病
長水校尉竇童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
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
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騫何細疾之足患耶龔
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疾釋愁

陳留尹苞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貧出入共
長沙陳平子與范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
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
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
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座愴然感
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
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
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孔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

養親賃爲阿里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

朱暉與同郡陳楫交善楫早卒有遺腹子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遂召之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同受學南陽及綱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復往南吳詠嘗爲馬賢所辟又爲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自刎而死二人慙和解並上

高陵龐勃爲郡小吏東平衡農爲書生窮乏客鍛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酬直過常農曰爲馮翊乃相報別七八年累官爲馮翊勃爲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召問乃悟遂舉勃三輔決錄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

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謂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爲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舉寤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玉都慙悔自絕

風俗通

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卽嚴便出徑詣牀尋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

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賞餽粥身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強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後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爲公府所取

杜喬與李固俱舉於成敗其流爲後漢所取

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屍喪

後漢書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韞李實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李實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卽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李膺恒以疾不送迎賓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

陳仲弓來輒乘輿出門迎之

膺家錄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

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撫手嘆息

薛勤仕郡爲功曹陳仲舉十五爲父齋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迂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汝南言議盡日

先賢傳

崔瑗好士愛賓客殫極滋味不問餘產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並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

且無爲者子所當也

冬不能交奉錄是冬

漢記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蔡邕崔寔號並鳳又與許受號三龍

王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雅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汜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

論衡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

宇歡情自接泛舟襄裳率爾休暢

荆州記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芟
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草門

琴書自娛

故南光賢傳

昔那高昌安飲於市仰天而泣二子非有喪之

哀傷相知之晚耳

前子

王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爲昔今年未

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

祖崩雖身歿而誠哀楚歌餘之而傳不廢及太

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

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趙儼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爲一

家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諸葛恪恪問何當復

來恕言某日當復至至日恪欲爲主人停不飲

食須恕至時賓客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豈

得如期俄恕至一坐盡驚

會稽典錄

吳潘童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故來求爲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爲共枕樹

廣記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豔欲與其請思遠許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

聞

與曹與盛彥陸書友性不交潘童與陸書傳

談極日

文士傳

孫拯晉惠帝時人孟玖誣陷陸機陸雲極力救之雖掠數百終不誣二陸陷兵之罪孟玖令吏詐爲拯辭亦夷三族門人費慈詣獄明冤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安可負君固言拯冤孟玖又殺之

晉書

許邁字叔玄入臨安西山改名玄字遠遊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

上

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衿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

宋紀

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謝混見而以檳榔贈之執王手謂曰王郎謝叔源可與周旋否

吳俗記

謝靈運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原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

之四友

南史

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謝述字景先少有志行蒞官清約殷景仁劉湛並與爲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

宋書

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尤貧素不推先之劇戒柳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唐郡以事繫獄請峻求救焉峻終不助之

南史

蔣負義興人與晉陵薛彪之爲俗外之交去來
茅山有志栖託齊永明中陶隱居一遇便盡素
契陶後解綬結宇中茅仍請負度嶺相就經典
藥術常並論之

太平經

柳琮字伯騫爲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
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之語曰得黃
金一筭不如柳伯騫所識

益部耆舊傳

張纘字伯緒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勳
何敬容殘容

柳暉字文暘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

淪隣居深見友愛淪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

鮑正爲湘東王佐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爲之
語曰無處不鳥

鮑正不逢鮑佐

並上

盧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携酒就之言
別賦詩爲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
朝市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
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

爲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夢之夜

北史

崔瞻與趙郡李榮爲莫逆之交榮後東還瞻遺之書曰使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宋遊道與李英交

寇雋字祖雋有士行爲於仁義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雋雋結交雋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雋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

禮券君甥不遺其爲通人所稱也

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叔先亡忽見形謂都曰吾不幸先亡心恒相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暮果有婦人在寢室中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爲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爲南郡太守

幽明錄

思對爲南嶽太守

由良雅

之交受後果星曆

敬拜詣其家大喜以爲天降與也戲與之半一
宇朝當具絳不映何骨至此潘昔之姑莊夫
每寡室中常聞其由曰非取南人父爲書而太
昏誠遂填之賦至日大風蓋碧回暮果亦敬入
驚猶曰吾不幸式二心曾康念曠無誠當慈懷
盛東謀惟殊王志憐朕朕空學對式二慈景汛

表決必下

表決必下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一

隴西董斯張纂

太原王稗登訂

高逸

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璩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

史通

巢父許由樊豎相友由居沛澤其道日光堯朝焉而道之父適聞之洗耳於潁豎方飲其牛乃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一

一

高軍堂



歐而還

路史○又西湖遊覽志云詩由歐
林山稽語等者卽其遺蹟也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
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
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

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

抱朴子

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公伸一足
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
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

此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乎可不說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
極者子路曰是褻褻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
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
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
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
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
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

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莊子

陸通字接輿與妻俱隱蜀蛾眉諸名山食菌櫨

實服黃精俗傳以爲僂

高士傳

楚狂士陸通高卧松間以受霞氣幘挂松頂有鶴銜去水濱通洗之因與鶴同去

莊周隱于山岳齊湣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

位周謝使者去引聲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

乎翕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避世守遺志潛如王鼎柱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

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涼固回可以

久長

琴操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

潛竟終身不屈

上

野老六國時人游秦楚間年老隱居著書言農

家事因以爲號

真隱傳

嶠以西有二石又南五六步臨溪有恬漠先生

翼神碑蓋隱此山也

水經註

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十篇言道家事韓非稱

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

袁淑真隱傳

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

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大藥

集古錄

冠子常居深山耳

洗耳清溪

老萊子親歿隱蒙山之陽枝木爲牀薦艾爲席

高士傳

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

百騎造之

東方朔傳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黃氏自軒轅之

代歷於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泊周末復還中

國居僕濱鬼谷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

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術時王綱頽弛諸侯相
征陵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
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暴以辯譎相高爭名
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
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
既將老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
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所居者然也
子不見嵩岱松栢華霍之樹上葉凌青雲下根
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

不逢斤斧之悲此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血豈

所居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
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哉悲夫二君
痛哉悲夫二君儀秦答書曰先生秉德含弘饑
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
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
秦匡霸欲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
闇誠銜其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
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

之巢自撥泯滅悲夫痛哉

錄異記

韋庾字宣明襄邑人也嘗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爲友皆修道潔已非義不踐當秦末入商洛山隱居

自娛

限解志

建成侯招四皓委髮蛻卧詳憊不屬曰老臣不足以辱太子使者庶無所之長安千里而逢老臣固道路之遺骨也且焉敢以子先父也使者三請不可乃反建成侯憂曰若之何更見留侯留侯曰子爲之號者於市曰鶴也其曰非鶴而訛之

者十九號山鷄於市曰鷺也其不卽以爲鷺而訛之者十不一也夫鶴恒見而鷺不恒見也四皓之避世人久矣帝嚮者固高之特上之耳建成侯曰請受教闕使者問狀貌所近而推得之舍人中老者爲隱衣冠抵掌而談商山甚悉

短長

秋

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間翁孺者臨邛人亦君

平友

惠車子與嚴君平雅相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嶽

湖廣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城都里中化之斑白不負擔男女不雜行弘嘗被召為縣令鄉人送之

仲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遊奔不之官惟揚雄重之曰不及

不惠居於可否之間高士傳

鄭樸字子真隱於谷口高節不屈耕於巖石之

下名震京師時人因子真所居名為鄭泉雲陽官記

王玄隱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名

侯山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與太史令

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脩身德隱於阡山遷既清

貴乃與書勸峻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

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

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世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蛟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峻遂

高尚不仕卒於阡山阡人立祠號曰阡君

高士傳

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南巡狩過潯陽詔舉逸民時老人澹然處於巖下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巨之樂也帝曰卿不願任耶對曰束身王朝其如

井山之雲何

南康志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

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

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

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

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

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高士傳

張楷字公超隱華山谷中能爲五里霧有玉玦

金匱之學坐在立亡之道人學其術者填咽如

市故云霧市嘗跨驢至雲夢縣賣藥今縣有會

僊橋云

湖廣志

范史雲黨禁屢空齋卦梁宋之域好事覺之輒去

袁安負暄晴簷令人搔背曰甚快人意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不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以見敬為高愈日指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隱遯山谷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道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

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僊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兔豕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高士傳

梅福曰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乃棄官隱洪崖玉笥山

鴉冠子隱於幽山衣弊履穿以鴉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馬援常師事之援

交頤於道鴉冠子懼其驚已乃與援絕高士傳

陳留父老見張升與友人瑤草而坐相抱而泣

趨而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籠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

何及乎

後漢書

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

陸著字文伯漢桓靈時府州交辟不就惟娛棲

遁臨卒戒諸子弟云吾少未嘗官於世四十餘年以汝輩必矜義勿苟仕濁世子孫奉遵遺訓

遂二代不仕皆有盛名

王僧虔
災地記

公沙孚字允慈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

爽違約割席而坐

非海著
告傳

後漢袁闓散髮絕世欲投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四周築土於庭以爲房室自牖納食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闓時往視之母去更

兄弟妻子莫得見焉

牛宇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遊夜講說識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

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

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卽位徵牢稱疾不至

詔曰朕勿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

官者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

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高士傳

孔子建與崔篆交善篆事王莽勸子建仕對曰

吾有布衣之戀子有袞冕之志其道乖矣

後漢書

桓帝徵韓康伯休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先使者行亭長以韓徵君當過發人牛治道見康乘柴車來以爲田叟也奪其牛康釋駕與之使者至曰奪牛翁卽徵君也

梁鴻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來四十四人作頌

後漢書

夏馥以聲名爲中官所忌遂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馥乃自剪鬚變形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瘠弟靜於潁陽市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高鳳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子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

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
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
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
今其溢目紛紛欣欣今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
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
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風讀書不知暴雨
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
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
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報知
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
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
屈原廟

桓帝問陳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爲先後蕃對
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
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
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並上

徐穉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叅
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于穉墓首曰思

賢亭別傳

申屠蟠居蓬萊之室依桑樹爲棟前後徵辟文

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

謝承後漢書

管幼安不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鬪幼安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

王烈太原人太守欲以爲長史烈爲商賈自穢

待免

並上

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織箕爲業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其中日收之

三輔決傳

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特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污君之朝也

抱朴子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

人號爲任徵君

高士傳

焦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羊食之日入山伐薪以施人或忽老忽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應謬歌祝祝祝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爲殺群羊更殺殺魏軍敗人推其意群羊指吳殺魏指魏也後與人別去不知所

鉅鹿張琦字子明養志不仕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自承前致板謁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豈此板謁所可

光榮哉但主簿本書致羊酒之禮

嵇康常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時有推蘇者過之咸謂爲神

阮籍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唯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已

晉書

籍游蘇門山見一隱者莫知姓名惟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

上

孫登字公和嵇康從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

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爾然嘆息

文士傳

郭文字文舉少愛山水尚嘉遯每遊山林彌旬

忘反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王

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

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

鹿囚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箕

踞倘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嫉

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

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

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

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

則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

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

而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

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

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

晉書

夏統字仲御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

採杞求食或至海邊拘兼虺以資養雅善談論
 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
 朝接自當顯至統勃然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
 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
 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陰之間自當耦耕沮溺
 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
 寒毛盡戴白汗言者大慙

晉齊王冏秉政張翰曰吾采南山蕨飲三江水

正史別傳

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

葛洪貧無僮僕籬頭頽破常披榛出門排草入

室抱朴子自序

皇甫謐讓徵聘表曰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入
 網否閉鳥獸為羣伏自惟忖瓶甕瑣器實非瑚
 璉之求稊稗之賤不中粢盛之用小人致災久
 嬰篤疾仰追天威不能淹留所苦加篤不任進
 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仰惟陛下留神恕恩垂
 憐微命索隱於傳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

濁清流

晉書

皇甫謐子方回少遵父操刺史陶侃禮之甚厚每造之着素土服望門輒下而進

上

許邁小名阿狀上山採藥經月不返每言眈好山林猶魚得水也

真誥

衛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齊以高行聞郡九察孝廉公府州十辟公車三徵不應董扶任安從洛還過之曰京師天下之

朝也足下禽之人耳何其遠以虛名屢動徵書若至中國則價盡矣衡笑曰時有險易道

有汗隆若樊季齊楊仲桓雖應徵聘何益於時乎苟無所則尼軻栖栖是以君平子真不屈其志其予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安扶服之敬其言也

華陽國志

庾袞有異行潁州太守以功曹命之不俟駕而往請受天下之役適遭遇之遂巡形益恭而有不可屈之色乃厚禮而遣之

晉書

索虛靜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常造焉經日

忘返退而嘆曰世人之所有餘者性中富貴也而日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加也遂謚爲玄居先生上

晉翟莊字祖休湯之子以孝友著名守父操州致禮命並不就莊子矯亦高節家居無事好種竹辟命屢至嘆曰吾焉能易吾種竹之心以從事於籠鳥盆魚之間哉竟不就矯子法賜節樂

尤佳祖父子孫皆有行義世稱潯陽四隱南康志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不榮產業嘗

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耶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成通儒

晉書

劉凝之與兄盛公俱高尚不仕志安隱居荊州適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

見有饑者悉分與之

劉凝之隱居南郡臨川王義慶鎮江陵遣使存問答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之凝之曰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

王逸少居山陰或默數花鬢摘撚咀嗅怡然自若

陶潛或云字深明

南史

張野字萊民居壽陽柴桑與陶淵明有婚姻之契學兼華梵累徵不就

宋織字令文敦煌人少有遠操沈靜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不應辟命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太守馬岌造焉織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十六國春秋

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起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于水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遁傳耶虎悅其言而止

宗測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之聞其愛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

按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南史

雷次宗字伯倫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

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使爲王太子諸王講喪服經

並上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寘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爲叅軍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

爲叅軍測答曰性同麟羽愛止山整脊戀松柏輕迷人路縱石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

今鬚髮已白豈容課虛責有羨魚慕鳥哉永明二年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遷爲南郡丞傳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

南齊書

趙僧巖栖遲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

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
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屍至夜而亡上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
各營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
開門教授居城市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
士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
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
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
賦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教請附高節有弱
東海而死爾

劉訐字彥度家甚貧苦并日而食隆冬之月或
無氈絮訐處之晏然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
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
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上

劉訐嘗着敝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
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
遇者皆謂神人甲秀堂帖

孔淳之與王敬弘竝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

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空
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
固農夫田婦之禮也 南史

褚伯玉居剡瀑布山宋孝建二年徵聘不就齊
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
不欲違其志敷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南齊書

伯玉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

若禮致之伯玉不得 王僧達言伯玉或交致言而

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

居貴館此子減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

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

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食霞

之人乃可斃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

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蹇紆清塵亦願助為譬

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
或留慮男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
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

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
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阮孝緒嘗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
麀可騷何以異夫騏驥

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
爲上品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品桂冠人世
棲心塵表爲下品中品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
歆劉詩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
十之數將錯吾辭聊阮對曰所謂獨處性切
事當何錯吾辭聊阮對曰所謂獨處性切
子矣歆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潔錄
其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劉蚪字靈預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
致書通意蚪答曰蚪四節財病三時營灌暢餘
陰於山澤托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
宏施蚪進不研幾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辨退不
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旣灑仁規先
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畫之義蚪精信釋氏

永巖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日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

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栢望之五采出呼爲婦人巖伯珍移居之二年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

明二年東史諱華王 尚書曹從事不就家甚貧

襄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

並上

齊始豐赤城山有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止赤城山石室於是栖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

神僧傳

蔡會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攜謂江敦曰古人稱安平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

至於蔡休明者不可謂之夷白乎

南史

王素少有志行隱居不仕山中有蜺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蜺賦以自况

顧歡字玄平隱於天台山開館聚徒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齊高帝輔政徵爲揚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歡東歸上賜塵尾素琴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

一作終隱於掛山其言其不處有日影九鼎

尚其事亦竟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乃賜竹根如意筍籜冠

何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又謂何氏三高點遊人間不簪不帶或乘柴車或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

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遣以嵇叔夜酒杯徐

景山酒鐺

並上○世論以點在孝隱士弟胤爲小隱士

何胤初遷秦望山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
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耶乃指一處云此中
殊急忽不復見胤依言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
石皆倒拔惟胤所居室巋然獨存鍾磬作瑞室
頌刻石以旌之

梁書

胤答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
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
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賦畝栖息丘壑
夕水清潭於茲永已

上

劉慧斐年宣文游匡山有終焉之志遂居東林
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稱離
垢先生

南史

鄧郁字彥達荊州建平人少不仕隱於衡山洞
靈臺立小板屋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
澗水服雲母屑梁武帝建五嶽樓駐之天監十
四年有青鳥降于隱所語弟子曰吾當去矣遂
逝武帝命周捨作傳

仙鑑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

桓不能已已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恒欲就之

南史

蕭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堽王皆竊言曰其後必大裴衡字文舒自梁歸魏授通直郎欲辭朝命請隱嵩山表曰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臣攝性乖和誠希藥此沉疴庶偶彩風雲永歌至德詔曰和欲養老阿中欲來百嵩翁和素雲根創芝青鬚深用嘉焉便從來請

書

釋曇延常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粟遂隱于太行山百梯寺

沐並少有志介嘗過其姊姊爲殺鷄炊黍並不留

胡叟家於密雲蓬室草筵以酒自娛謂其友人宗舒曰我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棲謝其高矣

養子蝮蛉以自給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犛牛弊
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餘
肉以付蝮蛉見榮華蔑如也

鄭翻字靈雀隱居滎陽三窟山傲誕不自羈束
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韉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
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
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雲棲幽谷靜掩

衡茅不亦林間翰三十載服餌芝朮以異其志

欲應之至高洋又徵亦不起道康書齋常有雙
燕爲巢歲歲未嘗不至道康以連徵不去有懼
見抑不覺嗟咨是夕秋月朗然清風颯至道康
向月微思忽聞燕呼康字云景怡卿本澹然爲
樂今胡愁思之深耶道康驚異乃知是燕又曰
景怡景怡樂以終身康曰爾爲禽而語何巢我
屋燕曰我爲上帝所罪暫爲禽耳以卿盛德故
來相依道康曰我忘利不售人間所以閉關服

道寧昌其德爲卿所謂燕曰海內棲隱盡名譽
耳獨卿知道卓然置外所以神祇敬屬萬靈歸
德我來日晝時往前溪相報道康乃策杖南溪
以伺其至及晝見二燕自北嶺飛來而投澗下
一化爲青衣童子一化爲青衣女子前來謂道
康曰今我便歸以卿相命故來此化然無以留
別卿有隱志幽陰見嘉卿之壽更四十歲以此
相報言訖復爲雙燕飛去不知所往時道康已
年四十後果終八十一 太平廣記

賈少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逼召之不
得已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
生不及名利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
授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挑簡卿已爲司
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 後魏書

徐則入天台山因絕粒所資惟松水而已雖隆
冬沒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

柱淹宇執禮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

嘉遁蘇威以逸人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爲

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

隋書

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十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不有言者誰

明道乎

文中子

仲長子光往來河東傭力自給賣藥爲業人莫之知也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瘡疾未嘗交語者獨遊頤可者先生傳有請道者似皆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廣博物志卷之二十一

之夏收解收趙長後遇教家者則塗焉牧者
 曰從誰狀解夜討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言
 鳥則從之天有言者彼則辨于辯知道者蓋
 狀者之辨之辨解收曰獨善可長不有言者誰
 明道乎

長行光往來可說請夕自給賣藥為業人言
 之印也許今至許也現謂先生辨久看矣未嘗
 見二字示之眼琴喻樂以錄其世

廣西通志卷之二十七

隴西董斯張祭

郡人范 訥訂

方伎

醫

十筮

相

碁博諸戲

幻術附

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呂氏春秋○又郭璞巫咸山賦云巫咸以鴻術為帝

堯之醫未詳孰是

神農始窹息脉辯藥性制針灸作鑿方軒轅臣

巫彭始制藥丸伊尹創煎藥秦和始為鑿書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毒病謂五毒藥謂五藥

醫師聚之以共衆 凡邦之有疾病者死傷者造

醫之所用 馬輕曰疾重曰病頭瘡曰死身瘡曰瘍皆

造醫師求藥死首七瘍音羊造七到反 則使

醫分而治之 醫師使疾醫治疾 病使瘍醫治死瘍 歲終則稽其醫

事以制其食 每歲之終醫師考衆醫 十全為上

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

為下 周禮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醬百醢八珍

之齊 六食謂六穀六飲謂六清六醢謂六牲百

鑿入珍謂八物此皆膳夫所掌食 凡食齊既春

齊眠冬時 飲宜 凡和 大凡調 春多酸 酸以養肝

夏多苦 苦以養心 秋多辛 辛以養肺 冬多鹹 鹹

養腎腎 調以滑甘 脾屬土分王四時 凡會膳食

之宜 畜與穀各 牛宜稌 牛土畜稌 羊宜黍 羊火

火按此二者 豕宜稷 豕土畜稷水穀此 犬宜粱

以同氣為宜 鴈宜麥 鴈火畜麥木穀此 魚

宜苽 魚水畜苽水穀此亦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食醫雖以養生為主然君子 所以自養者亦可依放之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

疝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

嗽上氣疾病酸劑也上以五味五穀養其病味五

鹹苦酸辛甘五穀麻黍稷以五氣五聲五色五

其死生五氣五聲所出之氣心肝脾肺腎也五

五行相生則生相克則死故以此脈之兩之

以九竅之變九竅謂陽竅七兩耳兩目兩鼻孔

湯變謂陰陽之參之以九藏之動九藏謂神藏

癘醫掌腫癘潰瘍金瘍折癘之九藏謂神藏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酸木味木立以辛

養筋辛金味金之理以鹹養脈鹹水味水之流

以苦養氣苦火味火之出以甘養肉甘土味土

者似以滑養竅通利往來似竅也凡有瘍者

受其藥焉逆止

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

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離陌之

問顧盼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

不用醫

枕肘子

僊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玉者隨

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

四季或作六月

黃秋白

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炭火大如斗則無所

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

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冠覆其頭以盟

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

腎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

閉氣思力士搯千斤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

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藥名散玉

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

一作崔

文黃

一作星散

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

符皆有良効者也

上

夫醫者非仁愛不可托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

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

物

理論

伏義祭六氣審陰陽以賞之身而四時水火陸

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嘗草治

砭以制民疾而人滋信世謂神農嘗百草而孔
子世祀皆以爲伏義

炎帝命僦貸季理色脉對察和齊摩踵詵告以

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

黃帝謂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

盪之外喜怒攻之內天昏凶札君民代有乃

上祭宗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極谷

之室命巫彭桐君處方盪餌湔澣翫而人得以

盡年

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爲醫也以堯爲席以舜

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

平復如故中古之爲醫者曰踰附踰附之爲醫

也擗木爲腦芟草爲軀吹竅定腦灰者復生

韓

詩外傳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疾不可爲

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若君不歿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虐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蘇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闡搖木不生危松栢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還而罷其政八季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種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愚殺之飛實生之物

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愚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爲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國語

孔子有病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居處飲食何

如孔子曰春居葛室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
飲食不饋飲食不勤醫曰是良藥也

公孫尼子

龐煖曰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

申庶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

國霸其善一也然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

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邪曰子昆弟

二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

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

兄治病見血脈者彭御徐此救陽也扁鵲者

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

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

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

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

敗之雖幸不死創伸服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

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鵲冠子

扁鵲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

說苑

醫家二扁鵲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

曾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臟者同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

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列子

文選

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謂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

新語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
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
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
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
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
國凡此無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
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
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
曰命龍叔謂子而遊取應前後栩栩寤寤死
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
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
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
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
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
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

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貶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列子

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必盡其心力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卽差召玉誥狀玉曰醫者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貴者處尊高以臨臣懷怖懾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

愈也

後漢書

漢河間王病瘕醫莫能治有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合巴豆雲母賣於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下蛇數頭問其藥意俗曰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語竟遂不見後見在常山下

稂神記

有一郡守病華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惠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華佗剖腹治病不起於華佗抱朴子云仲景開懷以納赤餅素問亦云割肌解膚古固有此法也

佗嘗行道見一人病咽嚥食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聲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

並上

何顥妙有知人之鑿初張仲景總角造顥顥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顥不能高將爲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及三十當着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後至二十果覺眉落其精如此小說

劉平阿行醫術有功德救人疾病如已之病行遇仙人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仙傳

斷腸以向瘡口須更有若蛇者從瘡中出長三尺華佗別傳

裴頴通博多聞兼明醫術晉書

趙泉性好醫方拯救無倦善療衆疾於瘡尤工甚爲當時所嘆服焉

皇甫謐後得風痺疾因疾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遂盡其妙

殷仲堪父師病積季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

精妙

劉德彭城人也少以醫方自達衆疾於虛勞尤爲精妙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孱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齋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嘉其誠意得請親視之曰軻劉石請之但願生亦當療之况百日耶仲堪於是處之別室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言惟食薄粥其勵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並上

元帝渡江有王離妻季氏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

卒火亦經時而滅人號其所居爲聖火巷

建康實錄

注

許永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卽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旣至病者忽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入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卽愈

續搜神記

遠近贈遺累積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

冥祥記

晉殷文祥一名道笮自稱年已七十而面光白若四十許人曾賣藥於荊州時多疫癘無貴賤皆與之藥所活不可勝數人謂之神醫得一錢卽施與貧者又多爲橋梁以便往來凡利人之事行之不倦一日謂人曰吾夜見神人謂我有陰德當登仙矣衆疑其妄明日遽辭別往甘露寺北崖遂乘雲而去後十餘年人見在江西賣

藥又見在蜀者終莫知所之

晉洛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
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永嘉年中天
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大神降藥以愈萬民一
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
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

劉涓子晉宋間於丹陽夜射一物高二丈走聲
如雷明率人跡之見一小兒曰主人爲劉涓子
所射問之書黃散魏龍虎呪癩碑社現生人
走遺一帙癰疽方以治病神驗號鬼遺方

宋明帝宮人患腰疼牽心發卽氣絕衆醫以爲
肉癥徐文伯曰此髮癥也以油灌之則吐物如
髮稍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馳能動懸柱上水
滴盡一髮而已病卽愈

談藪

徐文伯精醫業張融謂之曰昔王微嵇叔夜並
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勿論得之者由神
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

南史

徐嗣伯字德紹善清言精于醫術曾有一媪患
滯瘀積年不差嗣伯爲之診疾曰此屍注也當
須死人枕灸服之可愈於是就古塚中得一枕
焉以半邊腐缺服之卽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
五腹脹面黃衆醫不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
虵耳當以死人枕灸服之依語灸枕以服之得
大利虵垂頭堅如石者五六升許病卽差後沈
僧翼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之嗣伯曰邪氣入
許可愈至爇地磁服之境可瘳枕於文德如其
人枕療之俱差何也答曰屍注者鬼氣也伏而
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
復附體故屍注可差石虵者醫療旣僻虵蟲轉
堅世間藥不能除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
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
以鈞其氣因而去之所以令埋於故處也晏深
嘆其神妙

南史

王僧孺工屬文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工素

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疾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

梁書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

晉書之妻員南史
父母疾篤醫雖數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瘳

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

軍叅軍李猷焉

魏氏家訓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東武城人博學瞻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律曆醫方藥品卜論旣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於御對百寮與之談論多屈於敏帝賜敏書五百餘卷他物倍之四公進曰崔敏學問踈淺不足上軫冲襟命臣腎敵之必

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
徵覈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者宗仰其
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諍論借機破
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
若儒之與道救於未聞敏兼三教而擅之頗有
德色晉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
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晉公貌
寢形陋而聲氣清暢敏既頻勝群僧而乃傲形

三物其氣五符神二教十晉公御殿談論優劣

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韜畧機
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
十餘日辯揚六菴百氏與敏互爲主客立談絕
倒觀者莫不盈量忘歸然敏詞氣單沮於晉不
自得因而成病與疾非歸未達中路而卒

梁四
公記

崔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
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

怠縱貧賤廝養亦爲之療護

非史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錄祖

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徐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舩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嘗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枚如榆莢又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痛也問得處云於古塚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剖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

僕射徐亮州刺史時給饒吹一部之才嘗術

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

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輒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効 北齊書

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士曾叅士開病醫者云須服蜚龍湯士開有難色叅曰此物其易王不須疑惑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

其意爲之彊服遂得汗病愈

續世說

非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

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

隋書

子謂井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文中子

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

始著醫則乳劑專講醫或費則乳上

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乃設芥醋一甌因飢

愛之遂愈

于法開深思孤發妙通醫法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答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人不亦可乎

隋許劼藏阻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子曰爲人子者嘗瞻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

以下並

說卦言昔者聖人作易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故

鄭鮪記云黃帝受河圖而定玉籙伏羲得神著
而乘皇策易乾鑿度所謂乘皇策者羲也古史
攷云伏羲作卦始有筮其後殷巫咸善占筮則
筮自伏羲始矣

伏羲始造龜卜神農始以耆筮漢張良始造基

一京房始以錢卜

物原

之善揲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
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

示多移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彼中示彼

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
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
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
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辨尹子

夫著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
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耆不神龜不靈蓋取其
名未必有實也無其神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
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
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

人親問其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

論衡

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讎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曰卜著曰筮何卜赴也

爆見瓦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
書冠經曰筮於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於廟何
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
春秋何方以爲於西方東面蓋著之處也卜時
西向巳卜遲東向問著於東方面以少問老之
義皮弁素幘求之於質也禮曰皮弁素幘筮於
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入諸侯七人大夫
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不覲告凶於著復以下何著者易道多變變少

不覲告凶於著復以下何著者易道多變變少
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
也必以荆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
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著何以爲嘔則是也著
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襲尊者也白虎通

大小掌三兆之法兆灼龜之象也一曰玉兆如男子弄璋之兆其

象在左者二曰瓦兆如再瓦之兆象在右者三曰原兆如易地吉原筮

原之言再也象之上下左右未定者宜再推之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

十經常也三兆之法其常體各有一百二十也其頌皆千有二百頌

兆之繇辭也每體十
則得千有二百也 掌三易之法
易變也 一曰連

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

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
出于思慮有二

曰騎夢
角一俯一仰為騎人畫俯 三曰咸陟
無

感物為咸陟升也謂無 其經運十
運即啞稜所

所神書而自有其夢 占夢之吉凶運
每輝九變 以邦事作

龜之八命
國有大事則作龜 一曰征
行討 二曰

象
天象 三曰與
與人 四曰謀
居事 五曰果
事成

占曰至兆三爻曰而占八曰象
夢疾夢以八命

之以視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周禮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
開謂出其 一曰方兆二

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占書也 凡卜事眠高揚

火
大事天下低高則 揚火以作龜
熾其火 致其

墨
明其兆廣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上謂

下謂筮也左左視也右右 以授命龜者
卜師辨

倪也陰後余也陽前余也 而詔相之
詔告以言也相贊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
天龜

者靈也。地龜曰繹屬。地龜黃仲東龜曰果屬。東龜青前

管果反也。果西龜曰需屬。西龜白左倪南龜曰獵

屬。南龜赤後非龜曰若屬。非龜黑右各以其方

之色與其體辯之。色謂玄黃青白赤黑也凡取

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

春覺龜。以非血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

往。

董氏董則木也掌其焦契。焦即灼龜之木也契

以明火爇爇遂翕其燠契以扱卜所遺之

卜以明火爇爇遂翕其燠契以扱卜所遺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將占八命之事也

頌占之。以八卦占簪之八故入卦即三易之經

故以取吉凶。取其從詳凡卜簪。龜為卜君占體

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史占墨。墨兆廣

大小人占圻。圻兆骨也圻有微明尊者視兆。○

凡卜簪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

占之中否。用以進退占

簪人掌三易以辨九簪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鄭氏曰巫字皆當為筮筮

更者筮變動也二曰巫咸筮衆心也三曰巫式作法則也四曰

巫目凡也五曰巫易命也六曰巫比包選荒也七曰

巫祠筮牲與日八曰巫參筮御與七參七南反九曰巫環而圍

之也孟子曰環而攻之也以辨吉凶辨其從違以占吉凶凡國之大事

先筮而後卜當用卜者先筮之筮不吉則不卜也上春相筮上春歲之始相視揀擇其著草可為筮也凡國事共筮以共國家占筮之用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而占之謂凶也

二曰噩夢驚愕而三曰思夢覺時所四曰寤夢覺時所

覺時所道而五曰喜夢在悅六曰懼夢恐懼季冬聘

王夢歲十二月聘問王夢獻吉夢于王王夢之吉則獻其兆玉拜而

受之古夢在王而佑之者在天拜而受之尊天之所佑也乃舍萌于四

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駭疾並上

古司怪主卜元命苞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

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高麗堂

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忒忒音敕揚也此之謂

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

凡射奇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

者爲鬼所嫉坎壇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

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

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

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

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

履玉變玉曆十許種書對求無驗尋亦每罷也

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卦凶德刑不可不信

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

少妄多至如友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

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顏氏家訓

蓋聞玄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

而緹幔曉披卽辨黃鐘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

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

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

之書略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

逝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
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
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
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三古山
陽王氏直解談玄河東郭生纔能射覆燕而兩
之竊自許矣

梁元帝
洞林序

昔者桀筮伐有湯唐而牧卜占於熒惑云不吉
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狸我爲鼠勿用作事

傳謗實爲

解藏

不者者言涉巖以自終

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

拾遺記

武王伐紂卜之而龜魘占者曰凶大公曰龜魘

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

太公

推著筮龜而曰枯
骨死草何知而凶

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藪澤蒼

蒼其宜正公戎事則從

穆天子傳

民西大冢者勾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

冢爲秦伊山

越絕書

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蠶卜傳

說自給

春秋後語

漢武帝與越王爲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

命一周迴朔經二載乃至未至間帝問左右朔
久而不至今寰中何人善卜對曰有孫賓者極
明易筮帝乃更廢服潛行與左右賞緡二疋往
卜叩賓門賓出迎而延坐未之識也帝乃啟卜
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
朔在淮南西陽揚水東夢到此謂許君

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

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

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

天子與帝對坐因此而嘆帝深異之

搜神記

嚴遵賣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

簾富人羅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

也子柰何以不足而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

無擔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

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
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非我
有餘而子不足乎

高士傳

魯平曰吾非不

漢安定皇甫嵩常自筭其年壽七十三於綏
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屋壁以記
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筭時常下一筭
欲以告之慮脫有言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真
又曰非卽青蠶上孤檣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
尺滄歎聲也也及有元辰吉生福得古詩空

曹元理嘗從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
忘其石數子爲吾計之元理以食者十餘轉曰
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困六百九十
七石八斗遂大畧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
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
圭合元理後歲復遇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
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剝面皮
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臠元理復算曰廿簾

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
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
將五萬雛羊豕鶩鴨皆道其數果庶殺核悉知
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具之福廣漢慙曰
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組上蒸肫一頭
厨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爲設廣漢再拜謝罪入
取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項滔項滔
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焉上

州界中賣卜給衣

後漢書

太尉喬玄字公祖梁國人也初爲司徒長史五
月末於中門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
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捫摸之壁自
如故還床復見心大怖恐其友應劭適往候之
語次相告劭曰鄉人有董彥興者卽許季山外
孫也其探贖索隱窮神知化雖眚孟京房無以
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間來候師王叔

茂請迎之。湏臾便與俱來。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其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鷄鳴時。聞南家哭。卽吉。到秋節。遷其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至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七

日。事巨。能。不。正。五。是。月。全。夜。高。天。五。子。星。集。天。

後漢汝南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柱。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符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子傳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善易。卜安平太守東萊王基。字伯興家。數有怪。使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

又烏來入室中與鷺共鬪鷺死烏去有此三卦

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爲占其吉凶

輅曰非有他禍直客一作舍久遠魑魅魍魎共爲

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來無忌之妖將其

入竈也大蛇銜筆者直老書佐耳烏與鷺鬪者

直老鈴下耳夫神明之正非妖能害也萬物之

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浮精必能之定數也今

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故知假托之數非妖咎

之徵非龜所算也昔堯崇之龜非龜所算也

殺誓生大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

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神奸污累天眞後卒

無他遷安南督軍後輅鄉里乃太原問輅君往

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爲蛇老鈴下爲烏

此本首人何化之微賤乎爲見於爻象出君意

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

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定

體或大爲小或小爲大固無優劣萬物之化一

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高之子而鯀爲黃能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黔喙之類也况蛇者協辰巳之位鳥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軀化爲蛇鳥不亦宜乎

搜神記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于是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二十里埋之無復疾病

利潛民郭恩字義博兄弟三人皆得壁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飢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

孤冤冤痛自訴于天耳並上

管輅謂鍾毓曰我卜可以知生死毓曰命付天不付君魏志

郭璞嘗遇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晉書

義興方叔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得唯羊子玄有一白牛不肯備僕憐救此知日有

楊州別駕顧球幼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郭璞筮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嘉冢墓柏楊無英華振動遊魂見龍車身被重累嬰妖邪法由斯祀殺靈蛇非已之咎先人取案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迹訪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樹得大蛇殺之女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是爛其大非常有頃遂滅上

王宗以賣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耻占驗見知懸綬于縣庭而逃賦何效百思莫計國合雙四王長文聞益州亂筮得老蠶緣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拜蜀郡太守暴疾卒華陽國志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人上黨鮑瑗家多喪疾貧苦謂曰淳于叔乎神人也何不試就卜瑗乃令智作卦卦成謂曰君宅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

愈

晉中興書

韓友字景先善占卜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畫作野猪著卧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瓜邑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板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韞泥臥上立愈上

隗炤者汝南民善于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
死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到後五年春當有
詔使頓來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
責之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
到後期日有龔使者果至妻遂齋板往責使者
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
妻曰夫善易而未曾爲人卜使者曰可矣乃顧
命侍者取著而筮之卦成謂炤妻曰吾不相負
平廣床利物美身却惡盡高陽氣感金鐵書卷
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瓶覆
以銅盤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
還掘之皆如卜之言 錄異傳

晉王導病令戴洋推算法洋曰君侯本命在申
而於甲上之石頭立冶金火相鏢水火相煎故
受害導卽移居東府病痊

段醫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有
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畧窽要術辭歸鄉里醫爲

合膏藥并以簡書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
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搥破從者頸生開
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
生用其言創者卽愈

長神記

水

火

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若人王旻
因貨殖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
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卽活遇暗卽死
再三戒之令誦此言足矣旻忘之及行途中遇

夫而聰達量而俗未幾其易見而教住莫住洗

之妻已私鄰比欲媾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
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
將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
非此也堅不從妻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旻
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
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卽死矣但
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命
未得行法乎旻問曰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

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辨雪誠遇明活之效

上

釋法願移居吳興長城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禠伎及著爻卜相備盡其妙

神僧傳

有日者柳休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瘻積年不差漸因垂命休祖遂占之得頤之復按卦曰應得姓石者治之當獲灸鼠而愈也既而鄉里有

三處鼠瘻在石自是避而愈然此病遂灸病者頭上

犬噬殺之視鼠頭上有三灸處病者遂差

洞林

寧遠參軍弘景則其姊病四十餘年令弟卜之得明夷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鳥來鳴卽便發作按卦當得獨蹄猪畜之後婦人如欲眠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在戶前立遙呼婦人語其來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病始小間吾嘗與殷侯共議此事曰烏日之禽猪月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數故取玄陰之伏物用消太陽之飛精

日中三脚故以獨足者當之

上

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

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

人命典籤李當取筆及高齒展題簾箔旌曰永

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齊書

阮季緒隱居不仕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

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

既揲三爻曰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

在者用書如象不為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

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

高謝許生

南齊書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

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

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荅上賜之衣服

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

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

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

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帚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請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一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取東莊心不得也常其意不然而易揚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塗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違爲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有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

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疋

隋書

近世有兩人精妙士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于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碁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

此類是丹青傑術不絕然

顏氏家訓

銅合盛金玉琥珀指環請奉元射覆卦遇垢之履曰上旣爲天其體則圓指環之象金玉在焉寅爻帶午寅則爲虎琥珀生光在合中央合中之物凡有三種按卦而談或輕或重格於是神服

後周書以下相

伯益始相獸周史佚始相人

物原

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

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着四瞳麗目斯
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泊乎日角月偃之
奇龍棲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纏天關運于掌
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麟交映井
宅既兼食置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
其深目長頸頰頰蹙鵠蛇行鷺立猥喙烏喙筋
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蕘之柔髮有寒蓬之
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歎至
如姬公疑負圖之容孔父取栖遑之迹其本後實中其可畏其間或謂馬路或謂

而食肉或皂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巖無以飽生

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梁劉孝標相經序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爲我相吾子

孰爲祥九方歎曰相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

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

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于是極也九方歎曰夫

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于父母乎今夫子

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

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于酒肉入于
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
牂生于與未嘗好田而鶉生于突若勿怪何邪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于天地吾與之邀樂于天
吾與之邀食于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
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
之相櫻吾與之委地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
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
非我與吾相之罪幾天與之也吾與之
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別而鬻之於齊適當
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莊子

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
人聚周有識者翌日吳帝吏善相者見之曰吾
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

吳越春秋

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微與善相者俱行見

一婦人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爲封侯者夫人

其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卽娶以爲妻

其後次公果至丞相封爲列侯

論衡

韓太傅爲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辟雍之中相辟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于骨肉後名聞于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丞皆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

有龍淵者桓帝時善相人也公意趨倪寬少見

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

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相見輒往來之會解瀆

侯往相到門淵曰公當有至相何憂病乎侯去

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爲償債別以數

百萬修居置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爲天子

濟遂至司空

項氏始學淵註

趙壹以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不就善相者相

壹不過郡吏後果如其言

後漢書

穎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調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戲言遂驗於今欲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無以加也

魏志

孝武李太后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繼天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遍相宮人時后在藏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烏菴至有者云此其人也而有虎厄帝召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驗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因以手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

梁宜豐侯修參軍陳晃善相人修因法會將晃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畿蹙侵兼恐不得善終

三國典畧

後魏末有吳士至非間目盲而妙察聲丞相嗣
渤海王澄使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當代貴王
侯將相死於其手然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耳聞
趙道德之聲曰亦貴人也聞太原公洋之聲曰
當爲人主聞澄之聲不動崔暹私搢之乃謬言
亦國王也王曰我家羣奴猶當極貴况吾身乎
後齊諸王大臣賜死多爲桃枝之所拉殺焉而
澄竟有蘭京之禍洋受禪是爲文宣王

宣修善善辭願之斬金樓子

過學諸生竟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
生死富貴在天也何遽相乎

周書

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
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至魏司空陳長
史見此書歎伏以示許士宗韋仲將管輅郭景
純以夜兼晝方得其妙理

初學記

庾道愍精于相手板時山陽王休祜屢以言
語忤顏色以手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

貴然令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性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釋

南史

許允善相印出爲鎮北將軍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閤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

魏氏春秋○以下恭博諸戲

桀臣烏曹作賭博圍棋季咸造胡面子韓信作紙鳶漢武帝作猜拳鬪草劉向作彈棊

物原

衛道固懲賊情提慈桂遺額要者張置而後移者守邊趨作罽白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皋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趨作罽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罽中死碁皆生

桓譚新論

杜陵杜夫子善奕碁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西京雜記

碁之無比者則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於

今有碁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忠於今有木聖之名焉

抱朴子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悵連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峻再從子也團碁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旣進御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孤城

魏五

紀五

祖納字士言好奕碁王隱謂之曰垂惜寸陰不聞數碁對曰我亦忘憂耳

晉書

晉鳩摩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西陽雜俎

魏子建爲前軍將軍十年不調在洛閒暇與李韶李延寔頗奕碁時謂爲耽好子建每曰碁于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時用博奕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不對局

唐書

卷之二十二

高祖

梁國張暉字義元爲郡吏入值太守圍棋投札于地暉曰知府君患風取以支戶太守輟棋令坐

晉陽秋

宋文云天下五絕皆出錢塘杜道鞠彈碁范悅射楮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

宋大明時瑯琊王喜善碁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碁

南史

梁武帝召一高僧入宮僧至而帝與大臣奕帝

忽云殺却左右誤以爲命殺此僧遂牽出臨刑問僧曰師道德旣高何爲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爲蜎老僧鉏地誤斫其頭所以報也

羊玄保爲黃門郎善奕碁品第三太祖亦好奕數蒙引見與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宋書

宋明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直物議共欺

以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杭圍碁依品賭戲杭
饒借帝曰皇帝飛碁臣杭不能斷帝終不覺以
爲信然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碁廢業夜令蒼頭
執燭或時睡頻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
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聞暮日夜不息
是豈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慙感遂詰許赤彪假
書研習聞見日優

負之采

說文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能激矢還一
矢謂之驍

西京雜記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
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狼
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
瑣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
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

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

家訓

魏時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季幼序洛陽丘河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曹植作長行局卽雙陸也胡王作握槊亦雙陸也

後魏

李邵

王弘少嘗樗蒲公城于野舍及當權有人就弘

求 求縣此人嘗以樗蒲戲得罪弘詰曰卿得錢會

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于野何所在弘默

然

南史

有人乘馬山行送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樗蒲遂下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漙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旣還至家無復親

屬一慟而絕

異苑

高陽堂

非齊祖琨字季微以舍人事文襄王客至請買
華林徧畧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
本曰不須也琨以徧畧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
之四十

北史

周武爲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爲
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
歎曰此言非常人所及

雍門周謂孟嘗君燕則鬪象碁則戰國事也

說苑

幻術

軒轅始制厭禳法漢武帝始用商越禁呪方京
房始制娶嫁撒帳此厭禳法也

有誦呪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
炁變化萬物

謂尹子

丁侯不朝武王乃蓋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
劇使人卜之其在周恐懼乃遣使者請之於武

廣博物志

卷之二十二

五

王顛舉國爲臣虜武王許之尚父謂使曰歸矣
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遣人來降勿
復過也比使者歸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
各以其職來貢

太公金匱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下至崑山反還未及中
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
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
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爲若俱觀之翌日偃
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偃師來者可入

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節于
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
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
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
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
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胃腸胃外則筋骨肢
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
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

不能視廢其賢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
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

歸列子

王東巡大騎之谷詣春宵宮集諸方士僊術之
要而躡鵠龍馳之類奇種憑空而出

拾遺記

周靈王時有長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
氣蒼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
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鱗其衣皆絳
緝毛羽也王即迎之其席待天下大旱也

坐者皆凜然宮中池水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
裘紫羅文褥羅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
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卽席爲炎乃以指彈
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
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
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踈萋
弘而求正諫之士

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

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于纖毫之中綴
金玉毛羽爲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
聲或化爲群犀象獅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爲
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于指掌
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歛忽銜麗於
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俗謂之婆猴
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沐晉之國來朝則市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

銘記羅荷楊特扼云蔡洪國五年乃至蔡都蓋

天神德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
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噴水爲霧
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霧霧乃止又吹
指上浮圖漸入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
白虎始入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
至雲起卽以一手揮之卽龍虎皆入耳中又張
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鶴直入於口內復
以手抑胸上而聞懷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

則見羽蓋鸛鶴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
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爲老叟或爲嬰兒條忽
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
形呪術術惑神怪無窮

並上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
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
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
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
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多易皆

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
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
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
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備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水
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列子

曾般焯煌人巧伴造化嘗作木鸞其父乘之至

吳會吳人以爲妖殺之般怨吳人殺其父於肅

州城南作一木僊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

年卜曰般所爲也於是賫物巨千謝之般爲斷

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

酉陽雜俎

秦有烈裔者含丹墨嚙壁以成龍獸善畫龍鳳

駕鶩軒軒惟恐飛躍

拾遺記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爲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輿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未有白虎見

魏安登王觀翔鶴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鶴之飛

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鶴而獻

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

奸民也召隱遊欲加刑焉隱遊曰大王知有用

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爲大王翔之乃

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也

異苑

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

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
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
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
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
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椳船巨力千人能浮
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齋不死之藥乃至閻海
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
死復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
夫人形刻成置于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
畫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而輕
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
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爲丸服之不復思夢乃
作靈夢臺歲時祀之

拾遺記

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人自縛
見形帝聞而徵之曰吾殿下夜光後常有數人
絳衣披髮持杖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
易消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頓臥俯地

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後漢書

非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婦死已數季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此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卽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往當出戶時奄忽執其衣裾戶開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

石苞謂管輅曰君鄉人翟文耀能隱形君何以不隱輅曰此陰陽救匿之道苟得其數四岳可藏况七尺之形遊于變化之內僕正身以明道見數不爲異知術不爲奇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

魏志

曹公欲害左慈慈目眇葛布單衣至帝視之一市十萬人皆眇一目單衣無非慈者竟不知所

在神仙傳

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昞並善方術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昞次禁楊爲生稊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昞師事之後登身故昞東入長安百姓未知昞乃昇茅屋據島而變主人驚怪昞笑而不應屋亦不損

後神記

趙昞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于是百姓敬服從者如

晉永嘉年中

有天竺國人來渡江南言語譯道

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
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
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
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旣而還取含之有頃
吐以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布絹與人各執一
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
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爲幻作陰而試之猶是已

絹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糠而含之再三吹吁而張口火出因就熱處取以爨之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繩瓔之屬投火中衆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

有道人外國來解含刀吐火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甚怪之處是狂人便語之曰自可

爾言亦可許有擔人速快之乃下擔入籠中籠

更不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覺重於先旣行數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食不肖出止住籠中飲食器物羅列肴膳豐腴亦辦乃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婦共食腹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曰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食籠中便有三人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

夫內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卽以婦內口中吹及食器物此人旣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貴財巨萬而性慳吝語擔人云試爲君破慳卽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上忽失去尋索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便語曰君作百人厨以周一方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裝器忽然見父母在澤壺中不知何由復生有定與休作矣

靈鬼志

安開者安成之俗師也善於幻術時王凝之爲江州向王當行陽爲王刷頭簪荷葉以爲帽與王著當時亦不覺帽之有異到座之後荷葉乃見舉座驚駭王不知

幽明錄

元嘉初上虞孫溪奴多諸幻術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間治人頭風流血滂瀟噓之便斷瘡又卽斂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昏差向空長嘯

則群鵲來萃夜呪蚊虻悉皆死倒至十三年乃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幻術慮必亡叛約縛枷鎖少日已失所在

異苑

王泰字仲通瑯琊人慈之子僧愛之孫嘗爲廷尉有一人與道士訟泰殊不直道士道士不服泰怒欲加拷訊道士於髻上拔一鐵簪投於地登時化爲青龍掣睛呀口據泰案有欲嚙之狀泰震懼乞命於道士道士止之遂飛入雲去泰

執法太過耶泰殊汗背道士凶書蜻蛉二字示之後泰遷吏部尚書命下忽有蜻蛉數十止泰堂檻上少時乃去始悟道士以書字也道士臨別泰送至門道士仰天呼曰青龍來忽有利劍空中飛下止有青龍二篆字道士携之而去蓋劍仙也

廣記

顧歡好黃老通解陰陽書爲無術多驗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

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鼯鼯自入獄中者甚多卽命除之病者皆愈

悅殷國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升或盈升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又能霖雨黑風大雪及行潦水之池後魏書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適入城至劔門外忽見

萬市天妾千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

墅後乘衣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

殺忽有老翁負大笈至坐于席末適怒而詬

之命蒼疾出叟不動亦不嗔恚但飲滿啖炙

而笑云比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吾金去不

記憶乎取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

笈中之貧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適令蒼頭馳逐

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卻復昔日生

計十餘年卻歸蜀到劔門又見前者老翁携所
將之妾游行儻從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
逼之又失所在訪劔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
測也

廣記

楊素有美妾姿色絕倫時有千牛桑和有妖蠱
異術常一見婦人卽便能致煬帝密使竊之素
宅深遂和朝奉詔夜便竊以送帝竟其能詔素
賜之

兩京記

大噓氣盡 灰雪

廣異記

計十餘年卻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者老翁携所
將之妾游行竈從極多見道皆大笑問之不言
逼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
測也

趙素有多姿姿色絕倫時有千七桑和有妖蟲

一見婦人即便能致煬帝帝使竊之素
深迷和和太詔夜使竊以送帝帝其詔素

大觀藻蕓

以雲 卷之二十一

隴西董斯張纂

吳趨馮夢龍訂

閨壺

賢母

賢婦

節婦

才婦

孝女

封丘者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崔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爲封丘縣以封翟母焉

陳留風俗傳

崔發事王莽位至天司空母師氏通百家之言莽以殊禮加之號成義夫人金印紫綬乘文軒

丹穀

後漢書

漢馮異欲從光武其母囑之曰汝今盡忠莫思

盡孝我自爲計以絕子內顧之念遂縊而死光

武卽位命建廟祀之廟在饒陽縣

郭丹後母爲鬻衣漿賣產業與從師長安

後漢昔

秦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

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

辭母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

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仲子仲珍白母請客

於先人故時人爲語曰三苗口止四珍復起

華陽

國志

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學共處母爲作十二幅

被其隣婦怪問之母曰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

庶聞君子之言耳

列女傳

陶侃爲潯陽縣吏常監魚梁以鮮遺母湛氏封

鮮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

益吾乃以增吾憂也范逵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朱序鎮襄陽符堅遣將圖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既退人以此城爲夫人城上

符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尚傳零落周儀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常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綬終是就來家第購置置莊積廬置學復行

於世前秦記

王大司馬魏夫人性甚嚴整王在滏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業家訓

任逢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臥夢有五色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降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遂生昉年十二從叔畧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

堆吾家千里駒也

南史○以下賢婦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將何去終不聽其母而作采芣之詩

列女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鄉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於狹路之中妾避之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幸妾豈不遷怒哉既怒僕而反怨妾豈不貳過哉

上

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蹑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

聘與婦去之

韓詩外傳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親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王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父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愍鹿州犁焉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荆

國語

名子濟陽二年名與富三倍其妻獨

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之而遠害犬豕不擇食以肥其身坐而瀕死耳今人亦不脩德而家益厚敗亡之徵見矣期年而笮子果以盜誅

列女傳

廣博物志

卷之三

五

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然已滅子匿之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着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列女傳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女諱有淑德傳玄求為繼室意便謂之乳女其何異強風不移髮等每欲

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柰何與之為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默贍耳吾恐邪破雪消行自有在晉書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劉凝之妻部銓女也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簿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

輒以施人

並上

魏姚氏婦楊氏閨人符承祖姨也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楊氏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承祖遣人乘車往迎之楊不肯起遣人彊舉致車上反大哭言爾欲殺我也以是符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庭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罪

比史

尚遂字仲陽隱居不仕時歲饑荒來糴者甚衆常昂其斛糶者歸昂輒過其本時人號為昂斛

夫人

荀氏別傳

陳順謙成固人也順謙適鄧令曹寧十九寡居長育遺孤八十餘卒兄弟陳規著書歎述之惠謙適張亮則在扶風官下吏白欲重禁嚴防以肅非元脩訪於惠謙惠謙曰恢弘德教養廉免耻五刑三千益亦多矣又何加也兄弟伯思學儒道惠謙戒之曰君子疾浸世名不稱不患年不長也且夫神僂愚惑如繫風捕影非可得也

伯思乃止陳伯臺稱云女尚書之後耳

華陽國志

禮脩趙嵩妻趙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脩終無慍色及寧父母父母問之終引咎不道姑卒更寤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妻乎使惡姑知變可爲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疾姑却之曰我死固當絕於賢婦手中後遭來賊嵩死乃碧塗面亂首懷刀託言病賊不逼也養遺生女依父叔立義終身者也

上朱百年卒會稽守恭與示胸其妻孔氏米百斛

孔遣婢詣郡門固辭時人以比梁鴻妻

南史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宣武時金龍爲魏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脩理戰具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諭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

至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襪器悉儲之
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
乃退豎眼嘆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北史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
之先任齊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
至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爲海上蓋今作機中絲
得路遂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
是貫綿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
詩肅甚有愧色洛陽伽

德基少遊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
耻衣服故弊盛冬止衣夾襦袴嘗於白馬寺前
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
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
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姬姓名不答而去陳書○

婦

貞女引一曰處士吟魯次室女倚柱悲吟而嘯
隣人口欲嫁耶吟之悲也女曰嗟乎吾傷民
心悲而嘯豈欲嫁哉自傷懷潔爲隣人所疑于

是襄裳去之入山守見貞女廟喟然太息援琴
歌曰繫骸骨於林竹託神靈於貞女自縊而死
或云見女貞木而作歌亦謂女貞木歌

琴操

思歸引一曰離拘撫衛侯有女邵王聞其賢請
聘之未至而王薨太子欲晉之女不聽拘於淡
宮欲歸不得援琴而歌曲終縊而死或云離拘
操箕子所作也

衛侯女嫁於齊太子室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

如傅母曰且在當水喪服不肯歸琴之怨二姓
傅母撫之取女所自琴子象上鼓之怨二姓

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爲雉耶言未畢俱飛

而起遂不見傅母悲痛因作操曰雉朝飛

並上

魯陶嬰妻者夫死守志不二作歌詩曰悲夫黃

鵠之早寡七年不雙死頸獨宿不與衆同夜半

悲鳴想其故雄天命蚤寡獨宿何傷寡婦念此

泣下數行嗚呼悲哉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况

於其良雖有賢雄終不可重行

列女傳

韓榭南南鄭人趙子賤妻也子賤初爲樞功曹

李固之誅詔書下祁殺固二子憲公季公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赦更驗實就殺之及固小子爕得還子賤慮爕報讐督人刺之爕覺告郡殺子賤初封南諫子賤子賤不從及臨死許共并命兄弟嫂付婢視守之經百餘日乃怠白兄嫂念一死萬不得生不敢復圖死也上下以爲信然無幾時於幕下自殺

本陽國志

蜀郡張貞子船覆溺死貞婦黃因投江就之積

陸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弟曰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閒俱著荀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蠲建寒松之簪而齊玉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

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推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巖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乞蒙聖朝樹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棄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收視矣

三國志注

二寡婦者淑也曷也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之

誓而不許

自守黃中賊陳寶欲殺之榮執節不聽寶遂殺

之是夕疾風暴雨雷電晦冥寶恐懼叩頭焚之而去慶府君聞榮高行出錢助縣爲冢因名曰

義婦阪

列女後傳

永初中廣漢漢中羌中虐及巴郡有馬妙祈妻義王元墳妻姬趙曼君妻華夙喪夫執共姜之節守一醮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沈於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

其亡處徘徊焉國人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黃鳥

爰集于樹窈窕淑女是繡是黼維彼繡黼其心

匪石嗟爾臨川逸不可獲

華陽國志

陰喻早卒荀采豐少父爽奪之以適郭奕因令

左右澣浴既入室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

未成懼有人來以衣帶縊死

晉書

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

服膺道教速嫡孫氏格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

未周彥母喪嫡喪殯半年彥倉亡沒環率禮奉

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

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貞定夫人 蘇氏 虞定夫人 薦 瑛 夫

人書

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

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

中爲誓乃止遂手爲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栢

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

前一栢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顏城何足

奇

南史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溯水而死玉京守志養舅姑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爲鷺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周迴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

貞所亦死

唐本公撰燕女墳

班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昭著女誡豐生爲

書以難之辭猶可觀昭年七十餘卒所著賦頌

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

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東漢書

皇甫規妻善屬文能草書上

壽張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

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爲聘娶成善

士謝夷吾爲令薦于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

戶

謝承書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璉妻也璉既没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言

晉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每嘲謔未嘗困躓嘗女會有女善調謹往觀於是盛飾共載行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毓等初不覺車後門生云向已彼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高兩頭低也蓋言無也兄弟多持故云

左貴嬪名芬思芬少學善經義蓋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脩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稱體羸多患常居深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從莫不稱美帝重芬辭藻方物異寶必詔芬爲賦頌

邠氏羲之妻也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洸之操之并工學隸凝之妻謝道韞亦善書而有才華甚爲舅所重

婦人吳郡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

被賞入宮宋明帝時用爲宮中職僚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官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云

南史

蘇氏

蘇氏

前秦符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晋令武功道質弟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近於急頗傷妬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弟二子也風神秀偉符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譽

州刺史以忤旨譴戍燧煌會堅寇晋襄陽慮有

危逼藉滔才畧乃拜安南將軍晋鎮襄陽焉初

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

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

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焉

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

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擄陽臺之任斷其音問

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采稍宣瑩心耀

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三十餘首計八百餘言

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
超古邁今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
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
之能解遂發蒼頭賞至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
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徒如禮邀迎
蘇氏歸於漢南思好逾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
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廻
文盛見傳寫

齊鮑令暉詩齊韓蘭英詩令暉詩生所尚

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
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
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
階之賦純素之辭未詎多也

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

隔紗帷以聽之

鄒洛鼎
時記

陳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太捨等爲女學
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

煬帝至廣陵備月觀行宮有郎將自瓜州進合

歡果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吳絳僂遇馬
急搖解絳僂拜賜私附紅牋上進曰驛騎傳雙
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薛帝里無復合歡心帝歎
曰絳僂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
何謝左貴嬪乎

大業拾遺
以下孝女

晉敗齊師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
師敗矣邈女子

齊侯也齊侯單
婦人不知之也

女子曰君免

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

交免矣可若何齊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壁
司徒之妻也

注壁壁予之石郊
盧縣東有地名

石郊音
晉左傳

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台孝女李娥娥父吳人
文帝時爲鐵官台以鑄軍器一夕煉金竭鑪而
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十
萬卽坐斬仍又没入其家而娥父所損折數過
千萬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於鑪中
赫然屬天於是金液沸湧溢於鑪口娥所躡二
履浮出於鑪身則化矣其金汁塞鑪而下遂成

溝渠泉注二十里入於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吳俗每冶銅鐵必先爲娥立祠享而祈福

記開

漢雍青東郡民之女母疾積年青扶持左右四體羸瘦村里乃歛錢營助湯藥母痊許嫁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獲成禮乃求青母見青託以其父母青許之俄而命終青以供養其父母爲務十餘年中公姑感之勸令更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並自殺女姑告青殺之縣收青以誣歎刑于市青臨刑語監殺者曰乞樹長竿繫白幡青若殺公姑血入泉不殺血上天血乃綠幡竿上天

蜀郡太守王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立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十萬一女築墓二女各建石樓以表孝思樓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質有綠光可以鑿窮功綺刻妙

絕人工沐經五

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人為長沙賊所攻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走還正見塢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數十丈娥仰天呼曰皇天有神不我為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高開廣數丈平路如砥羣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姐初賊皆壓死山裏頭出山外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汲器化為石形頭似鷄土人號曰鷄山其水為娥潭

健為叔先泥和其女名雉永建三年泥和為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尸喪不得雉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不得雉乘小船于父墮處哭泣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云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期如夢與父相持并浮出江

養神記

諸暨東澇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痲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鳩父母遠住苧蘿樵採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聞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婦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魃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中溪蠱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治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爲山賊劫

史南齊書

永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亡盲女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姝爲舐之左眼卽開愈時人皆以孝感所致也

蘭陵蕭矯妻羊氏至孝居父喪哭吐血母疾晝夜祈禱忽一日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疾愈

羊緝之女佩任母亡不飲食三日而死鄉里號

曰女表

緜氏女玉爲父報讎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申屠蟠時年十五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弒死論

列女傳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驅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清出行聞壽此言還以故娥親娥親旣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隣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

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
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強弱不敵邂逅不制
則爲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許
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
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
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
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况我則李壽不可得殺
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
刀訖扼腕切齒悲弟長歎家人及隣里咸共笑
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
殺壽故也嬰當以壽頸血汚此刀乃令汝輩見
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二年二月上
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
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
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
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
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
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格其喉反覆盤

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
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
嘉不忍論娥親卽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
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
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
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
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宦自匿娥親抗聲大言
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
已得歸法以合國體非復爲死於娥親畢足不

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

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恐人之罪法所不縱今
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
法越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
奪疆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
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
弘農張奐貴尚所媿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
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
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

皇甫謐
娥親傳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會所圍力竭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而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卽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華陽國志

蔡家有女子名曰大木木年十歲其母死

龍西陵張氏

吳郡沈名臨訂

閩靈二 婦人 卒言 蔡氏女婦

叔向之母死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

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也余懼其生龍地以禍

女余何憂焉使在龍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美

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國語

杜蘭香降張碩碩妻無子取妾妻妬無已碩謂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
許無從出灌得鎗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而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
入魯陽山獲免自詣龐參軍又爲崧書與南中
郵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
千人會石覽俱救然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廣博物志卷之五

隴西董斯張纂

吳郡范允臨訂

閨壹

二 婦 美 人 孕 育 裸 乳 女 婦

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

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余懼其生龍蛇以禍

女余何憂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

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國語

杜蘭香降張碩碩妻無子取妾妻妬無已碩謂

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碩妻患創

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香曰此創所以治妬創

已亦當疑數日之間創損而妻無妬心遂生數

男杜蘭別傳

武歷陽父嫁阮宣武絕忌家有一桃樹花葉灼

耀宣歎夫之卽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

花如女記

宋世諸王莫不嚴妬太宗疾之湖孰令哀愔妻

大夫人石忌酒孫教當尚世祖女上使人爲教作表

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

表恩典外顧審翰蔽伏用憂惶臣寒門領族

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室貧

業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

每不解無偶迄茲謀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

門慶風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醜末懷憂抱惕

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

臣非幸仰緣賸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